

1 - MAY 1935

中 學 生 文 藝 季 刊



司徒葵作

春 季 號



中學青年的隨身文庫
基本知識的豐富泉源

中學學生雜誌叢刊

全部共三十二冊
每冊二百五十頁
三十二開本平裝
上等厚報紙精印
定價十九元二角
六月三十日出書

發售預約

預約期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四月三十日止
月底止

全部
九元六角
（照定價）
對折
三元五角

郵包費另加

普通省區	八角	全部	十冊
蒙古新疆	六角		三元
香港澳門	一元		二元
歐美南洋	一元		二元
日本朝鮮	二元		二元
同普通省區	一元		二元

上海總店自取郵費免收
分店經售處得納郵費

■ 全書次序及書名著者一覽 ■

- | | | |
|----|-------------|--------------|
| 1 | 給中學青年 | 夏丏尊·金仲華·葉聖陶等 |
| 2 | 學習與鍛鍊 | 蔡元培·朱光潛·李石岑等 |
| 3 | 讀書的藝術 | 陳望道·茅盾·朱自清等 |
| 4 | 寫作的健康與疾病 | 尤墨君·葉聖陶·傅東華等 |
| 5 | 英語的學習與研究 | 林語堂·方光燾·劉延陵等 |
| 6 | 數學與天才 | 陳建功·劉薰宇·章克標等 |
| 7 | 史話與史眼 | 周予同·陶希聖·王伯祥等 |
| 8 | 發掘與探檢 | 楊鍾健·賀昌羣·周予同等 |
| 9 | 火與手 | 向達·劉叔琴·祝枕江等 |
| 10 | 偉大人物的少年時代 | 茅盾·巴金·趙景深等 |
| 11 | 人物與事業 | 徐懋庸·黃素封·徐調孚等 |
| 12 | 都市的風光 | 郁達夫·鄭振鐸·靳以等 |
| 13 | 我的旅行記 | 王統照·許欽文·李宗武等 |
| 14 | 中國面面觀 | 葉作舟·吳覺農·谷春帆等 |
| 15 | 世界面面觀 | 胡愈之·張明養·金仲華等 |
| 16 | 哲學與社會科學 | 朱光潛·高覺敷·祝伯英等 |
| 17 | 科學的創造 | 黃幼雄·周建人·余雲岫等 |
| 18 | 從電子到宇宙 | 顧均正·王勤培·陳嶽生等 |
| 19 | 化學與我們 | 鄭貞文·程祥榮·孫君立等 |
| 20 | 人與生物 | 賈祖璋·周建人·顧壽白等 |
| 21 | 三分鐘的科學 | 黃幼雄·顧均正·胡伯燾等 |
| 22 | 投資(短篇小說集) | 葉紹鈞·巴金·徐盈等 |
| 23 | 憧憬(隨筆集) | 豐子愷·夏丏尊·王魯彥等 |
| 24 | 沒字的書(隨筆集) | 朱自清·俞平伯·謝六逸等 |
| 25 | 我是燕子(徵文當選集) | 胡珍鐸·章文彬·彭雪珍等 |
| 26 | 自己描寫(徵文當選集) | 朱瑞廣·黃元龍·李鵬翔等 |
| 27 | 游泳(徵文當選集) | 芷痕·尤秉琦·沈桂祥等 |
| 28 | 中學生的切身問題(上) | 萬榮·忍寒·蔣元樊等 |
| 29 | 中學生的切身問題(下) | 薛覺非·徐潤珠·其揚等 |
| 30 | 中學生的出路 | 倪文宙·艾寒松·樊仲雲等 |
| 31 | 中學畢業前後 | 章錫琛·胡仲持·汪靜之等 |
| 32 | 升學與就業 | 畢雲程·鄭振鐸·劉薰宇等 |

開明書店印行

一九三五年本

全國出版物總目錄

每冊四角

曾在去年
向本店函
購課交易
在五元以
上者均可
索閱一冊。
五元以下
者須附郵
一角。其他
外埠讀者
附郵二角。
本埠無贈。

本目錄搜集全國各種出版物，依杜威分類法編成，詳載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處。每冊並加以何種程度適用之符號，極便內地讀者之購買。兒童用書更另編附錄。其分類法又可幫助規模較小之圖書館解決分類的問題。倘就用本目錄所編的號碼抄製卡片，亦儘夠應用。

開明書店印行

卷頭語

中學生文藝由年刊改成季刊，這是第一期。這裏所選的六十多篇作品，都是最近三個月內的來稿。一季的時間本來很短暫，但因為來稿很多，選得的結果也還可觀。小說大多是接近時代的作品，地方印象記包括的範圍很廣，詩歌中也不乏成熟的作品。若要從另一方面下點批評，則隨筆似乎缺少精警的作品；遊記、印象記着重於大的輪廓的描寫的居多，而根據於深入的觀察的較少；戲劇因為須要較高的編寫技巧，可選的作品也就少了些。

在這三個月的前後，經過一九三四年中學生文藝、中學生正月號的「讀者特輯」和這個季刊的「春季號」的三次選稿，接觸到的中學青年的作品可說很多，我們所得到的綜合的印象是這樣的：許多不能入選的文字，題材大多是很抽象的，如「雨天」「月夜」「夏景」「秋風」之類，描寫也未脫陳詞濫調的圈套；這也許是多作命題的課藝的影響，但寫作時沒有經過深刻的觀察，不能選擇具體的題材，確是一種普遍的缺點。有的作品選材很好，但作者信筆寫來，結構不求緊密，敘寫不知簡練，結果在表現方面便大為減色。所以培養觀察能力和鍛鍊寫作技巧，始終是文學青年所應注意的基本工夫。

中學生文藝的性質和別的刊物稍有不同：在別的刊物，編者的主要事務是約稿；但在中學生文藝，因為所有的中學青年都應該是撰稿人，編者的事務只是幫助諸君集理稿件而已。諸君平日有所

見或有所感，覺得可以表現在文字上，給他人參看，或引起他人的同感的，便寫了下來。寫得適當與否，諸君自己也許不能確定，編者便根據了客觀的標準代為判斷一下。在標準以上的便刊了出來，給大家參看；不足標準的便留下了，待將來寫出再好的。所以，諸君實在是這個刊物的主人翁；而這個刊物能夠辦到怎樣的有聲有色，主要便在諸君的努力，這一期編得匆促一些，不及徵取諸君的意見；現在就以這一期做標準，請儘量提出應改進的各點。最後，還希望諸君多多寄稿。

編者

一九三五年三月。

目次

小說

冬至記事	吳潛英(一)
暴風之夜	菲里(二〇)
姐姐	陳祖文(二六)
夜奔	李像鏡(三二)
黑洞里的喪	金桑戈(三六)
一個苦學生	王正己(四〇)
鴻生	何家柱(五二)
陷阱	卷深(五九)
細九爺	清波(六八)
夜景	譚英梅(七二)
末路	贊之(八二)
二哥	若(九三)

夢裏還家記

.....王克讓(一〇四)

年尾

.....鄭容熙(〇九)

待

.....姚忠德(二三)

夜漁

.....琳慕(二六)

隨筆

我與國文

.....紹孔(一)

街頭

.....敏修(六)

新堤的維他命

.....軼羣(二〇)

病

.....王煜(二三)

陀螺

.....夏照濱(二六)

昨夜

.....雷甄野(二八)

喜雨

.....小墨(三)

四月裏的香草

.....盧樵(三四)

遊記·地方印象記

曲阜記遊……………孟粹夫(一)

一張模糊的漢陰風景片……………方景(八)

幾處餘姚的先賢故居……………陸守懷(一六)

大連之遊……………安民(三二)

泗水夜航……………鄧懷基(三四)

佛山……………滄徽(四二)

馬家溝……………子文(四七)

徽州……………李紹忠(五六)

肇慶……………區偉乾(六一)

成都……………臧癡(七〇)

揚州……………老丁(七七)

鄭州……………壽芝(八二)

開封……………胡守德(八八)

安慶……………蘇紹業(九一)

汕頭……………李維統(九四)

詩歌

晚鐘	菊隱(一)
夜行	菊隱(一)
大年夜	礪成(二)
新年	沉思(三)
漂洋船	沉思(四)
老乞丐	耐岩(五)
賣卜者	片鱗(六)
舵工	澤永(七)
賣花女	張文麟(七)
檢垃圾的孩子	衛增本(八)
一幅流民圖	蕭舟(九)
夜車廂里	金桑戈(一〇)
朝暾	常連陞(二)
憂慮	吳小武(三)

眺……………	吳小武(二三)
故鄉之秋……………	沈春鴻(二四)
殘冬……………	茗 (二四)
築路……………	吻心(二五)
旅人……………	徐光霄(二五)
荒城……………	徐光霄(二六)
風雪的早市……………	徐光霄(二七)
逃脫……………	馬際融(二八)
新生……………	周定一(二〇)
秋天的歌……………	薏冰(三四)
戲劇	
絕糧……………	陳 崑(一)

茅盾的創作

三人行
為中學學生而作

五角五分

蝕

二元四角

幻滅

四角半

動搖

七角

追求

七角

虹

一元二角

＝

子夜

一元四角

茅盾短篇小說集

一元

春蠶

七角

一宿莽

六角半

一野薔薇

六角半

開明書店印行

冬至記事

蘇州女師 吳潛英

我和姊姊間的衝突原是無可避免的，可是我們竭力在避免着。

日裏，拿着姊姊寫來的請假信曾躊躇了好一會，去呢，還是不去？姊姊的信是這樣寫着的：

妹妹！

今天是冬至夜，盼望你來吃晚飯。

去吧，兩個性情脾氣完全不同的姊妹對坐着喝悶酒有什麼趣味？不去，姊姊卻誠心誠意在等着我，而且在蘇州只有她冷清清的一個人。最後，「冬至夜」三個字打動了我底心，我覺得我不應讓姊姊感到孤零，祇少是爲了姊姊，我一定得到她家去盡陪伴的責任，這樣，我下着決心的到姊姊家去了。

可是，我沒料到我們間的無可避免的衝突卻就在這個美麗的，動人心的冬至夜爆發啊！而且，爆發得這麼快，這麼早！

到她家時已近黃昏，姊姊已經等得不耐煩，先在喝酒了，看見我，便端着酒杯立起來：「妹妹！等你好半天了，快坐下來，菜也冷了呢，爲什麼挨到這時候才來？」

浴在電燈光底下的姊姊雖然不十分美麗，在我的眼裏看起來是難以描畫的好看了；彷彿我從



她的身上找到了溫暖，而這溫暖是我失去了的媽曾給過我的。

我在她的對面坐下來，喝着斟在玻璃杯裏的紅色的酒液。兩個人慢條斯理的談着兩星期來學校裏和家裏的瑣瑣屑屑的事，講到有趣的時候，間或也有一絲兩絲淡淡的笑影掠上兩個人的面頰，隨即很快的恢復了固有的平靜，依舊慢條斯理的喝一口酒，揀一筷菜，屋裏充滿着安閒舒適的空氣，很諧和地配上了淡藍色的燈光。

瑣瑣屑屑的兩星期來的家裏和學校裏的事講完了，接下來的便是沉默。兩個人各把眼皮垂下來，對着酒杯想心事，誰都避諱地不肯向誰先訴說。

聽得見壁上的時鐘在滴答！

想到了這星期來在校裏計劃着的事，應該告訴聲姊姊，我先開口了：

「大姊姊！寒假我不想住在你家了，因為我想好好地讀書。我已和同學們講好，我們四個人，光熙，惠珍，舜華和我合租了一間房子，死心塌地的預備會攷。你說可好？」是帶着希望得到滿意答覆的口氣。

總以為姊姊一定不贊成我們這種舉動的，然而，出乎意外地姊姊的臉部微微抽搐了一下，立刻很爽利的對我說：

「只要能讓你安靜地讀書，我沒有什麼不贊成，那麼你們吃飯，洗衣服，怎麼辦呢？」她很關心的問我。

「什麼都自己動手。」

聽見這句，話姊姊的臉部又微微的抽搐了一下，露着不以為然的神氣。

「自己動手，什麼都自己動手，那我可不贊成，你們租房子的目的是爲了要溫書，預備會考；自己煮飯，自己洗衣服，還有什麼時間溫書？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也配自己煮飯，也配自己洗衣服？手沒有伸到冷水裏怕就要癢痛。照我底意思，你們既然要溫書，便該雇一個老媽子。」

我知道姊姊的所以會不以為然，所以會說出這些話來全是好意，她的出發點是爲了愛我。然而，在當時，這種好心的「不以為然」對於一個正做着夢的人卻會引起極大的反應的。我底心裏也明白十隻手指伸到刺骨的冷水裏總該不會好過，一天到晚忙粥忙飯忙小菜了沒有多少時間能溫書，可是我底嘴巴卻滾出了完全相反的話：

「雇一個老媽子，你倒說得容易。誰像你這樣家裏有着一個兩個三個傭人，也得替我們想想，雇老媽子是要錢的吶！」我用眼睛斜乜着她。

這幾句話說到了姊姊心病，一個雇着兩三個老媽子的女主人是頂不歡喜別人半帶着譏諷的說她雇二三個傭人的。姊姊把臉沉了下來，頂着我說：

「誰來管你們有錢，沒錢，總而言之，我替你想太不值得。」提起了酒壺，她滿滿地爲自己斟了一大杯酒。像恐怕要鬧翻了似的，她企圖轉回頭來，鬆着氣說下去：「真的，潛潛，你太獸，人家不回家是爲了路太遠，來來去去不方便，才異想天開的想租房子住；一面又爲了要省錢，才無可奈何地自己

做飯，你呢，你憑什麼要去加入她們一夥幹家裏在等你回去過年，父親每次寫信來總問起阿潛爲什麼開學到現在祇寫了一封信回家，是不是讀了書就忘記了爸爸；就算你爲了要會攷，要溫書，恐怕回家了會妨害你的工作，那麼姊姊家樓上不是空着麼？姊姊不是老早就跟你說過寒假時讓你一個人住在樓上溫書麼？那麼你究竟爲什麼『有了白飯一定要粥吃』我總覺得你太戩，你這樣做是不值得的。」

姊姊呷了一口酒，抬起頭來瞧着我，想從我底臉孔上找到她所期望的答覆。

這樣一大套嚕嚕嚕的充滿着溫情又似乎帶着惡意的說教是姊姊的拿手好戲，只要她的壓臺戲一出來，我這隻羔羊幾乎每次都是服服貼貼的甘心把圈子套上的；可是，今天，也許是爲着酒意吧，這隻羔羊的頭上生出了兩隻堅強的角，有點像隻野牛，擺出要望前面撞一撞的姿勢。我看出姊姊的弱點，姊姊的企圖轉圓，就是她想避免我們底衝突的爆發的表示，我揀中了她底空隙給她來個兜心一拳：

「什麼叫做不值得？怎樣才算值得？像你這樣關在屋子裏只曉得『孩子』和『丈夫』的生活總該算是值得了吧？」我從鼻子裏哼着氣。

姊姊畢竟不是弱將，尤其對於我這種強有力的挑戰她是決不甘心雌伏的，她把酒杯「碰」地望桌上一放回答我：「像你這樣『有了白飯吵粥吃』就叫不值得！像你這樣有着好好的家庭嚷着要走，走，走，就叫發傻！我沒有說我底生活一定好，不過至少要比你值得些，別看輕了賢妻良母，能做像

賢妻良母便不容易吶！至少我已經替社會國家盡了一部份責任！你呢，我倒要看看你『走走，走走』到底走了些什麼出來？

哈哈！那麼國民政府一定要傳令嘉獎了。失敬！失敬！我毫不放鬆的又奉敬了一拳。

明白我們間的衝突已到箭在絃上無法避免之勢了，姊姊放下了筷子，拿起酒壺來給我和她自己的杯子斟得滿滿的，並不即刻喝，閉着眼睛在沉思，我知道她正在計劃着的不單是如何舉起盾牌來防禦我，而是如何想法還擊了。她現在跟我的關係已經由姊妹一變而成切齒的仇敵了。我用我底銳利的目光，直射到她底沒有一絲笑容的鐵青的臉上，像兩把鋒利的刀子在細細地鱗剖她的臉龐，我看到她的牙齒緊緊的咬着嘴唇，蒼白的沒有血色的嘴唇在喃喃地顫動。「說呀！說呀！怎麼不說了？」我催促着她。

突地姊姊像隻輕易不肯動而發怒起來卻很驚人的野獸似地，她搖動着她的披着長而捲曲頭髮的頭，眼睛裏閃着紅光，大聲咆哮起來了。

「這算什麼話？難道我關在家裏看顧孩子的目的是爲了要國民政府傳令嘉獎？那麼你的行徑又該算什麼？離開了家庭，拋棄了父母，算得是有益於社會嗎？告訴你，你的理想是錯誤的，你的行動只足以擾亂社會，破壞社會的安定。社會！我們底社會是不須要這種擾亂份子，更不需要像你這種嚷着要走的亡命之徒的！中國就是爲了像你這樣的專喜歡搗蛋的人太多，才會糟到這個樣子！要是中國人全像了你，那還成個什麼世界？我沒有說做賢妻良母一定好，無論如何總比做亡命之徒要值得。」

些！姊姊振振有詞地說着她底理由，樣子像隻老鷹伸長了腳爪預備捉小雞。

「不，中國幸虧有像你這班人才沒有亡國。賢妻良母萬歲！」我沒有姊姊那樣來得認真，仍舊帶着虛偽的笑。

本來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光，被我這樣冷冷的一笑減退了姊姊對我肉搏的勇氣；她發覺自己把事情看得太認真，竭力的想安靜下去。那種樣子在我看來更足以表現她的怯弱，她把手指抓緊了頭髮，可是立刻又放鬆了開來；她痛苦地把半個身子伏在桌子上，又痛苦地勉力的把身子撐起來；她沒有勇氣抬起眼皮來看一看妹妹的臉，而我底鋒利的逼人的眼光卻一刻也沒離開過她。

我試想從她身上找出十年以前的她底影子，聽得家裏的人說過，十年前的一個春天，北伐軍剛到南京來的時候，那時姊姊還在二女師讀書，在某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裏，姊姊是鼓着熱血，瞞着父親偷偷地跟三個同學不顧一切地從蘇州跑到南京去當過兵的，雖然沒有到三星期爲了吃不慣苦而給父親帶了回來，可是到如今這件事依舊爲家裏人認爲姊姊一生中光榮的片段，現在呢，眼前的姊姊是曾經咬着牙當過兵的麼？我不相信！從什麼地方能找出她是曾經一度有過勇氣的呢？除了開口說話，兩手做事還能證明她是個活人。

是什麼原因呢？一個自告奮勇地能離開家庭的人，現在這樣的眷戀於家？一個吃過苦來的姊姊要禁止她的妹妹不準像她一樣？誰能給我解答呢？我呆呆地問着自己。

不知什麼時候起，姊姊在哭了，她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望酒杯裏滴，紅色的酒面上起着一個個小

小的水泡，她的肩頭聳動得很厲害，她在遏制自己不哭出聲音來，我看着她無力的舉起杯子，我看着她把酒液和着辛酸的眼淚一起望肚子裏吞。

我底臉上泛起了笑，——最殘酷不過的笑，我覺得我勝利了，我忘記了她是我底姊姊，我只知道她是阻礙我前進的最大的敵人，她愈哭得悲傷，我愈感到痛快！

「說什麼？」看見她的嘴唇在掀動，我問她，仍是毫不動心的樣子。

「潛妹！我和你中間的距離相隔一百年了。每次，當人家問起我底妹妹像不像我時，我只有悽苦地回答着『完全兩樣。』爲什麼我僅有的一個妹妹不能像我呢？難道這是命裏注定的嗎？」姊姊嗚咽的說着，像隻戰敗的公雞，淚珠大滴大滴的沿着頰骨淌下來。

真是奇怪透頂的事，在平時，爲了芝麻大一點小事就會氣得哭半天的人，在這種景況下卻一點眼淚都沒有了，我還是那樣殘酷地回答姊姊：「問你自己呀！」

「這給父親一個很大的教訓，爲了女兒，什麼苦都忍受了下來，懷着顆熾熱的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師範畢了業能帶給他一些安慰，可是，那個能料到才長滿翅膀的小鳥一出母巢便忘了本呢？潛！難道你從不爲年老的爸爸打算過麼？我，我也未始不知道我自己，可是我有『丈夫』，我有『孩子』，我是無法拋棄了家庭望社會上跑的；因爲阿潛是我底妹子，是我僅有的一個妹子，所以我總想我底妹妹是應該同我走一條路的。」姊姊不哭了，可是我知道她心裏底無聲的痛苦卻比淌眼淚還來得難受。

其實我是很明白姊姊的，姊姊的缺點並不在她的甘心做賢妻良母上，生活環境決定了她的一切，姊姊不是具有大勇氣的人，當然跳不出這圈子，我和姊姊間情感破裂的致命傷是在姊姊的強迫我跟她走同一條路線上，聽了姊姊的從心坎子裏傾出來的話，幾次幾次我想跪在姊姊的面前懺悔着說：「大姊姊！我聽你的話了。」可是一種無名的力在後面鞭策着我，我沒有把身子投到姊姊的膝前，反而毫不遲疑的說着下面的話：

「大姊姊！你的話沒有錯。我的確爲爸爸和你打算過的，可是更要緊的我還得爲我自己打算，爲除了我以外的許多許多人打算。你比我大十歲，我叫你大姊姊，我們間的距離正如你所說相距了一百年，以後愈走愈遠，我們中間的這條鴻溝是沒有法子可以消除的。你用不到哀怨，更用不到苦苦地想念着已經死去了八年的小姊姊，小姊姊在這裏時不是更增加你的悲哀，便是更加強我底苦痛，小姊姊也一定不能爲我們消去這人與人之間的鴻溝的。我們遲早總有拆夥的一天，那麼乾脆些不更痛快，好吧！我們以後各走各的路，各奔自己的前程，誰也管不了誰，也許三十年後的冬至夜我會跌足捶胸的懊悔當初不早聽姊姊的話……」我底心像有槌子重重擊着似的有說不出的痛，我把酒杯一杯的望肚子裏灌，我要靠着它來麻醉我自己。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樣擺脫，潛潛！你別忘記了我們是姊妹。」

「是的呀！爲了我們是姊妹，所以才會請了假出來陪你吃冬至夜飯。大姊姊！請放心，我並沒有說我立刻就走，我們的姊妹關係依舊存在着，不過我們以後大家不許提起『將來』的問題，星期日

我仍會到你家來，你仍會燒紅燒蹄子給我吃，我們不是仍可以一塊坐着談談天氣的麼！似乎忘記了剛才的躁忿，我恢復了小妹妹的地位，撒驕着向大姊姊說，大姊姊的「姊妹關係」四個字打動了我底心了。

爭吵已填飽了空虛的肚子，徐媽盛飯來，兩個人划了幾口便再也吃不了。

夜裏，姊姊早已把剛纔的事遺忘得乾乾淨淨，睡在床上逗小英唱催眠歌：

睡覺吧，我底寶貝呀！

你媽沒錢買個搖籃兒，

你媽可有雙手來抱娃。

……

我喝酒喝得太多，兩頰火辣辣的發燒睡不着覺，在姊姊的房裏踱着圈子，一圈、二圈。感到房間裏太悶氣，我悄悄地打開了朝南的兩扇小窗，我把頭伸到窗外，我看到暗夜的天空，黑漆漆的祇有幾顆星星閃着微弱的光。

似有所悟地我背過身來指着天空喊姊姊說：「大姊姊！你所看見的天空就祇有這樣大一塊！」

姊姊沒有說什麼，停了好一會，她對我投下了個令我永遠忘不掉的苦笑！

第二天午後，當我回到學校裏的時候，姊姊送我到門口，叮囑着說：「小妹妹，記好了問光熙要買

多少柴，多少米，姊姊可以早些替你們預備好，還有對光熙惠珍她們說，「年飯一準到我家來吃啊！」
辛酸苦辣的濃液浸透了我底心，我怎麼回答我底大姊姊呢？

走到校裏，第一個碰着的便是光熙，我底在姊姊面前忍耐了一夜不肯示弱的眼淚終於不自主地流下來了，我哭着對光熙說：「我太殘酷，我不應該跟姊姊吵得這麼厲害！」

我有點懊悔，爲什麼我要把身體孱弱的姊姊氣得哭呢？姊姊這樣的愛我，難道我不應該給她一點安慰麼？至少我底心裏不承認她底話，我底嘴上應該給她點溫情，難道我底姊姊連一點虛假的溫情都不能在我身上取得麼？我真太殘酷了。

姊姊啊！我愛你，可是我更愛自己的理想啊！

世界上最大的悲劇已經無可避免地在我和我底姊姊間爆發了，而且我知道，這悲劇將同樣地發生在我和父親，許多許多的先生，朋友，同學之間，我們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走到兩條路上去了。
這刻骨鏤心的悲哀啊！什麼時候我能忘掉它呢？

暴風之夜

菲里

深秋的黃昏。

西天雲山相連處攔着血色的日輪，不強烈的光投射在渤海邊底一個漁村。村中佈滿高大的樹，濃綠的葉反着淡黃的日光閃閃地擺着，靜穆的村莊升起了絲絲的炊煙，自叢密的樹隙冒出來。鴉棲

在樹梢，偶而振振翅，啞——啞——地叫幾聲。屋頂蓋着厚而柔軟的海草，有幾個屋頂晾着網。

在莊頭上有兩座豎旗桿的廟：一座是土地廟，一座是龍王宮。

海天盡處，浮着百多片小得如手指般的帆，有幾片略大些的，像半個手掌。海面像不平的曠野，崎嶇的山地，滾着怒濤，捲着雪浪，怒吼般吞噬着沙灘。幾個尖頂的高梁秸棚，一列地沿着海站在那兒；臨近坐着，臥着，蹲着，立着一堆堆人羣，歇着一付付筐子，都在閒談着等待滿載的歸帆。陽光射到海面，像在起伏的波濤上抹上一層耀眼的金光。

沒有人知道以後的事情，也沒有人注意到南邊天氣底驟變。在閒談時誰能料到將要降臨這不可避免的災禍！

渺小的遠帆，慢慢地馳回來。

突然一陣風，帶着隱隱的雷聲，挾着烏黑的雲塊，水似地流滿了海面底上空；接着陽光沒了，風繼續着大起來；氣溫降低，使每個人都感到冷。浪高得像屋脊般潑上岸來，吼聲如雷鳴一樣。霎時間，一個靜穆的漁村，進入了叫竄的險境。岸上集滿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嚷着，盼望船快些收網攏岸。然而太遠了，當船上發見南方底天色時，大家便打招呼向岸上駛，但很快地浪像山一般倒將下來，一陣暴風，於是有幾隻船傾覆了。

大家心裏一涼，像飛了魂似地都沒有辦法。人本來懷着恐懼而焦急的心，現在更不知如何動作才是。還是白老四年紀大了些，有點兒經驗，知道這不敢保險的生活死是時時在頭上盤旋的，然而有

一線希望能不死，還是盡力回頭走。有些船向附近荒島駛過去；白老四卻領着向岸上來。白老四底船上統共是五個人。在平時，五個人足以支配全船而有餘，現在卻有些支配不開；雖然他底船走在別人底前面。

陣陣的狂風，阻得船很難前進。篷不但失去了效力，而且被風逼得很利害地左右傾側着，牽連得左右舷迭次地浸到水裏去。

看那桅篷是要不得了，白老四用力扶着舵軸，高聲地呼，聲音帶着顫。

「砍篷！砍篷！快……快點……砍……」

「砰！——一陣亂，嘩喇——船來一個很大的傾側，一半船面浸到水裏，人嚇得黃了臉，屏着氣，抱定了固定在船上的東西，廣的篷連着高的桅倒入了水裏。

然而船依然行得很慢，浪圍在四周像兇猛的野獸撲着，像要吞下這一葉飄搖不定的漁船。

天黑得看不見船上底東西，只遠遠望見岸上似乎有光在耀着。身上是又涼又溼。浪越大，風越猛。突然，一個高浪從船後趕來，嘩喇——打在船尾上，忽地船尾高起來，船頭沉入了水。

「哎……姆……」

「哎媽……」

幫助白老四把舵軸的伙計被從船尾衝上來的浪打鬆了手，一昏，從高的船尾滾到船頭前面水裏去了。

白老四拚命把着舵沒敢撒手，被水澆個上下淋漓。覺得對面少了個人。

「萬順萬順」沒聽見一點應聲。

浪一過，船尾一撤，味——船尾載着白老四撒進水裏。白老四咬着牙，緊緊握着船舵軸，水從頭頂流過，他覺得有個什麼東西從頭頂滾到海裏去了。然而僥倖這船尾又露出了水面，白老四擺擺頭，深深地吸了口氣。

一個伙計又葬在海裏了。

黑漆漆的也不知道那些船怎樣了。白老四心裏很急，眼望岸上閃耀的火星，可是攏不了岸，「打槳罷」心裏想着，然而傾側的船面站不住人，忽然想到：

「朱興財朱興財！」

「什麼？」聽見了應聲。

「姜老二呢？」

「不知道喲！」

「那麼狗剩呢？」

「在這兒呀！幹什麼？」是狗剩底應聲。

原來狗剩與朱興財在中間抱着砍斷剩下那桅柱在聽天由命！

「尋着槳打槳罷！快些……離岸還有十多里呢！得想法攏岸才行……龍王爺保佑罷，龍王爺明

天……」白老四禱告着，但是，

「不成呀！坐都坐不住，那裏能打槳！」

「不是有篷纜子嗎！一頭綁人，一頭綁桅柱，還不行，輪着也得往回划呀！」

朱興財一手捧着桅柱，一手在身子附近摸着，在身後摸得根篷纜，遞了根給狗剩，兩人綁着。忽然朱興財向外一滑，急忙抓住了繩。狗剩也隨着船底向右傾側，向前一倒，頭撞在桅柱上，急忙捧定了桅柱，痛得發昏。

在黑暗中，兩人摸着了槳，很慌促地擊着水。船上滿是水，人是坐在水裏的。

船也許是在前進着，但是黑黑暗暗什麼也看不見，只是風灌得人不能喘氣。船不時地鑽入浪底，又躍到浪頭底上面。

浪越來越大，漸漸地火光似乎大了一點；於是各人面前展開了一線希望，用力划着槳。

「快呀——快——」白老四急得亂喊。

又一個巨浪，自船尾拋到船頭，船尾又筆直地豎起來。白老四打了個寒戰，頭頂猛涼。

一個側浪將船身衝得一橫，接着又是一個猛浪撲過來，嘩喇——忽然白老四把持舵軸的手感到一輕，船身不由得橫過來了，三個人支配不住這船身。

「怎麼的？老四！好好地把舵呀！」朱興財喊。

白老四慌了，「舵……舵……折啦！」渾身打戰。

「怎麼，舵折壞了！哎呀！——天……」狗剩與朱興財同時喊。

「走不動了罷！」白老四知道這大的風浪無舵怎能走？然而卻要勉強問一聲。

「怎能走！船身這樣橫着，怎能走！」狗剩在黑暗中哭喪着臉顫慄着。

「那麼……櫓呢？」白老四要櫓搖到岸，在這風險中累死也得累死啊！雖然離岸這麼遠。

「櫓丟了！剛纔找槳時就沒摸着。」朱興財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哎呀……拋錨罷！等風息了再說。」

「拋錨！拋錨！」

「對啦！只好拋錨！」

兩隻錨拋進了水，船頭與船尾。

船尾豎不起了；於是船身左右很利害的搖起來。

「不行啊！老四，船不穩不行啊！」狗剩驚恐地。

突然浪一衝，船身一翻，船底朝天在那兒搖擺着，只剩幾聲尖銳的悲慘的叫聲被風送到岸上。

岸上聽見叫聲，知道有船近岸，大家用力喊「快呀——用力呀——靠岸啦——」然而海上寂

然了。

遠望龍王宮明亮亮的正有許多人在祈求着風平浪靜；但沒見有一隻船攏岸。

將夜半了，風漸煞住了它兇猛的威力，濃密的黑雲飛一般地散開了，露出了皓月，瀉出了銀光，海

面慢慢恢復了先前的平靜。

「啲！龍王爺保佑！」

「龍王爺保佑！」

但遠矚銀光鋪滿了的海面，雖平靜起來，那裏有一隻船底影兒？於是滿岸起了大恐慌，騷擾。

「不好啦！怎麼不見船影呢！」

「哎呀！百多隻船……！」

「哎呀！我底孩子——……！」

「呀！爹爹……！」

混亂的哭聲又突破了剛纔恢復的寂靜。

夜是一個美妙的秋夜：藍的天綴着擠眼的銀星，樹葉反射着亮亮的月光，遠處山頭仍然像暴風前安定地矗立着。一切都很安靜，不像有剛纔那一幕悲劇；除了海岸上男女底哭聲。

明天，各家都在海岸上痛哭着「領魂」。

姐 姐

唐山豐澤中學 陳祖文

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頗富於情感的人。爲了一件「算不得什麼」的事，有時竟「老大不自然」起來。雖然現在已經長成了「人」，已經不能再退回去，變成一個小孩子；可是仍然難免偶然間

在心頭湧出那種「老大不自然」的情味——似乎像絲，雖然極細，卻是很長。

記得當我八九歲時，那時，我正在村裏的初小念書；每天下學後或上學前我時常獨自個兒走到林中去。有時躺在綠草上，仰面向天，靜聽風刮樹葉的響聲；也有時將背倚着樹幹，口中哼着什麼歌兒——如果哼得起勁，那就改哼爲唱；如果唱得起勁，就要覺得自己的歌聲誠然感動了自己；微微一笑，同時眼睛卻有些溼——落下淚來。什麼緣故呢？自己也說不清。

這就是我所謂之「老大不自然」的情味了……

說到這裏，使我聯帶想起——當然，這又是「老大不自然」的咧！——關於我的姐姐的事。

姐姐是一個很可愛的人：性情柔和；有着兩隻極其靈活的眼珠。在我有什麼煩惱的時候，她總要竭力轉動她的眼珠子，滴溜溜的，風車般快；她叫我瞧着這個玩意兒，結果，我常是被她這玩意兒逗得發笑；煩惱便颯的一下從頭頂飛去了。

姐姐在村裏念了兩三年書，便跟着爸爸到一個較遠的灤縣城中去入高小。她固然捨不得媽媽也捨不得我；但結果依然是哭着和爸爸上了車。他們走後，天就落了雨；雷聲隆隆的，有點令人害怕；四外是漆黑的，空氣變得有些涼；閃光線一般的，倏忽顯現，倏忽消失。我像是丟失了什麼似的，又「老大不自然」起來。

「文兒，你想念爸爸吧？」媽媽坐着一袋又一袋的吸着煙，問着我，眼卻望着外面迷濛的天。

「是的，想爸爸！」

「那麼，姐姐呢？」

「姐姐，想姐姐！」

媽媽沉默着，不吸煙了，喝口茶，吐口唾沫。

「爸爸，姐姐一定會被雨淋壞了的！」媽說：像對着我，又像自己對着自己。

「不會！他們有傘呢！」

媽媽沒有再說什麼。

窗外的雨聲不住的嘩……嘩……

只有老灰貓在呼呼的打鼾。此外一切都靜寂着。

我心裏不知道想些什麼……

光陰過的快姐姐長的也快。她已經是十六歲了。當然，她的眼珠依然是那麼靈活，頭髮還是那麼黑；所差的，就是身子加長加寬。然而，在這年她也要出嫁了。

我還不知道出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所知道的，只是一個女人出嫁後就有了丈夫，她跟着她丈夫過日子，永遠，永遠……我當然不能知道姐姐對於「出嫁」有着怎樣感想。

可是，她終於漸漸忙起來了。什麼縫衣服、量尺寸、買布疋、手帕、鞋襪……她一個人當然忙不過來，媽媽便幫着她；這還不夠，更請旁人幫忙。我覺得不高興，原因是姐姐沒有工夫陪我玩了；而且，近來她好像有點討厭我；比如我和她說話，她十句只答理我一兩句。

一天早晨，我喫過早飯，走進姐姐的屋子。她剛洗完了臉，正對着鏡子仔細的搽粉。我問她說：

「姐姐幾時出嫁呢？」

「胡說！不用你管……」

我好意和她親近，她卻這麼大聲呵斥我；她以前並不是這樣的。她現在竟改了皮氣，到底爲了什麼呢？……弄不明白，我更輕聲問她說：

「姐姐，出嫁後還回來嗎？」

「爲什麼不回來呢？」

「不是有了姐夫了嗎？姐夫肯叫你回來嗎？」

「爲什麼不肯呢？」……

說到這裏，姐姐忽然低下頭去；臉皮有點發紅。再問什麼她也不理我了。真使我納悶得很。喜期終於來臨了。

在這以前，早已接來好些親戚：大姨、二姨、大姑、二姑、表姐、表妹……鬧嚷嚷的擠不開啦！上年歲的人愛說話，拉不斷扯不斷的；煙袋不夠用，還得到外邊去借；一時一刻也不休息，她們吸、吸……吐在地上的痰真是夠受，走在上面幾乎使人滑倒。

門外吹着喇叭，震得人耳膜欲破。娶親的是一個中年婦人，走向院裏時，一步、一步……看着怪費勁的！抬東西的人把瓶、罐、櫃、箱……紅的，綠的，黑的……所有姐姐的東西都先行抬走。

一頂花轎抬到外屋，放下來，等候姐姐。

姐姐已經打扮整齊，呆呆的站在地上。那旁是姑、姨、媽媽……一羣人。他們兩眼都注視着姐姐。看姐姐那部分裝飾得最美麗，那部分還欠修正——如果發見她的衣角沒有舒服的展開，或者幾根頭髮沒有弄得平貼，他們就搶着給她矯正過來。

在姐姐上轎之前，媽媽像是很難過似的，對她說：

「你走後，一定很想我吧？」

姐姐沒有回答。低着頭，搓弄手指。我向她仔細看時，幾滴豆大的淚珠，晶瑩，放光……滴在她的新衣上，發出一種如屋簷的雨滴慢慢的滴在地板上一般微細的聲音。

媽媽也瞧見姐姐哭了，走近來，用手帕替她擦淚；一面說：「不要難過……哭一哭也好……現在的淚珠兒就是將來的金豆子……你要發財了……你要有福了……」

姑、姨們也都附和着說：「你要有福了！」

姐姐似乎並沒有聽清他們說些什麼；兩肩顫動着，把胳膊舉起，靠貼了臉，啾……啾……的發出一陣嗚咽……

姐姐上了轎。外面吹起喇叭來。看熱鬧的人散開了。

此時，我覺得比以前冷靜得多了；而且彷彿還在肯定的想着姐姐，可愛的姐姐將從此永遠離開了我。於是，我眼道一閃，在陽光裏我看見了姐姐那豆一般大小的眼淚——晶瑩，放光……

夜奔

濟南高中 李像鏡

夏天。

爲了聽夜戲，回家的路上，上弦月快落了。

跑了十多里，弄得異常疲倦，到家水也沒喝，就躺在涼棚下的床上，沒停多久，便睡着了。

在模糊意識裏，聽見有人喊我；是母親的聲音：「屏屏，睡着了吧？」

想回答，可是嘴很澀，嚥口唾涎算了。

「是睡着了。」停一會，母親說。

「年幼人好盹！」老福祥的聲音。

我很奇怪福祥這時怎還在這裏說話。

「今天他上東莊聽戲去了，有些累。」

「唔！」

「事情你辦得很妥當吧？」

「都辦好了。」聲音小些：「他舅舅同他表哥都是明天來，女家準到後天送。——明天可別教他

再出去了。

「那當然！這才算完了我的心事！」

「哎呀，後天要我結婚哩！」突然，心裏像垂上一隻鐘擺似的，哭吧，哭吧！志志的振動着。午夜鷄聲鳴了，談話聲停止了；可是我的心跳還沒有停止哩！

「網怎麼佈得這樣快呀！來家沒有三天，就把陷阱弄好了。這網八成在暑假前就織着的！」又過了好一會子，福祥早回中屋裏去了，母親怕也安息了，可是我的心還在想哭。

「咦，怎麼能哭得想法子掙脫呀。這事可不同旁的，可不能再當孝順兒子了。這一屈服，可不是玩的。——是像魚兒入了密網。」

不能再沉默了，挺起身子——慢慢的，院子裏滿睡着人，真得慢慢的。因為除去我的哥哥外她們大都是要我入網的人，教任何一個覺察了，對於我的逃走都是不便的。

「不能這樣簡單的就跑開呀，至少得與母親說明我的苦衷，並且還得與哥哥說一句。要先寫信，不然，同哥哥說話長了，就不能爽快的走。反正關於我將來的求學問題，我倆早就商議

好了，臨行前只要同他說一句就行。」

三脚兩步的趕到西屋，裏面真黑呀，幸虧是熟屋子，不然，哎呀……：

真傲倖，火柴在桌角上摸着了；可是點燈可難啦，燈殼裏真像有吹氣鬼，好容易才慢慢的擦着根火柴，但一插入燈殼裏就滅了，一連滅了四五根，我氣極了，把燈心直擰到燈殼上面。

「哄！」火柴一插，像火山爆發似的，不簡直像是地雷把我擊毀了。呆了一會子，意識突然清醒轉來，把燈光擰小了。

「哎呀，這時院子裏像有人醒着，從窗櫺上看見屋裏的燈光，啊，一切要完了。」我的心像歪着嘴對我說。

燈光雖然小得只能射一尺遠，但總還是心悸，終於用書把它三面包圍了。

現在我常悔恨當時爲甚麼要自找那些多餘的恐懼，如今一想起當時的狀態，還要有些心顫，可是那時卻還這樣想呢：

「要仔細想想，寫沉痛些，輕抹淡描可不中用！」

靜坐在椅子上，又默想了會子，才開始寫了：

「母親，狠心的母親——」

我不知你是甚麼心理，願把自己的兒子殺死，以贏得頑固愚昧人們的稱贊……」

「在寫信麼？」

聽見有人在說話，驟然像陷入冰窟裏似的全身的汗毛都直了。——可是，是虛驚。

「是哥哥呀！不用怕。」自己安慰着自己。

「唔。」我呆癡的應了一聲。

「不用寫了，走吧！在你偷偷起床時，我就醒着，其實是根本沒睡。我想你是到屋裏拿點東西就走了的，但是一等再等總不見出來，並且燈也被你燃着，我只好來打擾你了。——願你放心，我不是阻止你走，而是催促你快走的。——呵，不料你竟作起小說中的人物，在寫逃婚以前的離家信哩！」哥哥慘

笑了笑。「你的書籍衣被不都是在城內存着麼，你去城裏藏着好了，等到學校開學後，我再設法與你送錢去；這會你可暫把抽屜裏的五塊錢零用。」沉寂了一刻，哥哥悲傷的說：「呵，屏弟，這一別也許很久才能見面，我倆握握手吧！」我們的手互相緊捏了一分鐘。

「可是，你還要快走呢，現在怕有三點鐘了；西寨牆的尖端坍了，現在可以爬過去，可是走時慢些，尤其經過二門時，老福祥是常醒着的。快明了，走吧！」哥哥說着，把抽屜裏的錢拿出來後，慢慢的回到院子裏去了。

當時我真想跪倒在他的面前，以報答他對我的體貼與照顧，可是變成二句這樣的話語自我口中悠悠的吐出：

「哥哥，你對我的恩惠，在我死前的一分鐘，我的心還是要對你致無窮的感謝的。」
拿起了錢，吹熄油燈，慢慢的出來；經過哥哥的床邊時，他又低低的對我說：

「屏弟，願你路中平安，並望你努力！」
我倆的手又握着了。停一會，他放開了。

「走吧！屏弟，不要老是躊躇，這裏沒有你留戀的！」
我慢慢的，但是勇敢的走開了。

開二門的時候，我的心每秒鐘都在顫抖着。門門一寸一寸的被挪開了，我像魚兒逃出密網似的跳出了家門。

「別了，可憎的而又可愛的故鄉的一切！」

沒走多久，就到寨牆邊了，我摸索着一步一步的爬了上去；尖刺的夜風陡然增加了它的涼冷，銳利的侵透我單薄的衣服，使我顫抖了一下。

灰色的原野，灰色的前路，使我茫然的孤立在荒涼的寨牆上。

時間大約在三點以後了，上弦月早埋沒在西方，夏夜的星辰雖然很稠密，但多被雲片遮掩住了，縱有些在烏雲外放着閃光，但我的前途呀，不過是呈現點灰色而已。夜風掠過了高粱的長葉，發出如野鬼嗚咽般的啾啾鳴聲。

「這灰色的煙霧迷蒙的漫漫長路，就是要我奔涉的呀！」想到這裏，我不禁發出一聲驚慌的喟歎，兩眼也幾乎落下淚來。

「母親呀，假使你現在知道你兒子正孤立在寨牆上目睹着荒涼的景物而感到無限的悲哀與難過時，你願把你的網收藏起嗎？」爲了徹心的悽楚，淚水終於流下了。

呆立在牆上，讓夜風侵襲了大約十分鐘。雲朵漸漸的消散了，被黑霧遮蔽了的東北方也漸漸露出白色；我的勇氣突然增大了：

「不要這樣的膽怯呀，一個應在他自己偉大前途努力的青年，能因爲一點小小的困難，就徘徊踟躕的不前進了麼？你將來的責任很重大，要勇敢些！你看你的前途灰暗麼？但比你所留戀的故鄉要光明的多！前進吧！看東方發白了，太陽將來催促你呢！」

我帶着極大的興奮，由牆上直跑下去。

還沒走上半里路，四周淒然的寂靜又使我起了無名的恐懼。因為除了風吹禾葉的嘩嘩聲，遠村的鷄鳴聲及我沙沙的脚步聲外，整個的宇宙就像似死滅了的樣子。

「哎呀，天怎麼還不明呢！這時假使遇見了一羣盜匪……」

一個人在危難的境地，不要說別的玩弄你了，就是自己的眼睛耳朵也在欺騙你；明明是禾葉互相磨擦的息索聲，而我竟認作匪盜們的私語；明明是一棵矮矮的桑樹，而我竟認作一個蹲在路旁的劫道者。這樣的自欺不只是發生一次，而在每一次我都要飽受一次虛驚。

因為終年住在學校裏，由鄉間往縣城去的道路雖然也走過幾次，但總不能把每一段路都記熟，況且又是在這高粱稞正長成的節季，尤其是在這夜間，所以沒走多遠，（我忖度大約有五六里。從鄉間到縣城約有三十五里。）我覺察出路是走錯了。

「走錯也好。」我當時索性想着。「這才省得有人趕來呢！方向反正是不迷，只要直往西北走去就得了。」

一程一程的前進，天空中的星辰漸漸稀少，東北角更加開朗了，這是太陽露臉的先兆；禾田間已依稀早耕的農夫，持着鋤犁在開始他們的勞作了。

我感到像是這樣迷糊的前進要多跑路子，當我走到一個半老的農夫的面前時，我停住了。

「勞駕。」

那位正在低頭鋤地的農夫，聽見我的話聲，急忙停止工作，轉過身來面向我。

「唔，早呵，從那裏來呀？」

「請問，從李舊閣到城裏去，走這條路可是正道？」

「呵，從李舊閣！」他像是很驚奇。「起身很早呀！但這條路是錯了，正道得由這北邊往西去。」

我的臉紅了，心又撲撲跳起來，只對他回答了聲「謝謝！」就低着頭很快的往前走了；因為我覺察到那位農夫像是已知道了我的底細似的；那兩隻懷疑的眼光，好像對我說：「你這個孩子，是偷跑出來的呀！」

太陽出來了，同時我也走入正道；我很自信的我是走錯了，因為它正是從×鎮到縣城去的汽車路。

爲了聽戲，昨天已走了十多里路，沒得歇息過來，就又接着摸摸索索的走了這段長路子，身子不但有些疲乏，兩隻脚也直跑得酸溜溜的；當我走到一排柳樹下的時候不禁蹲坐下來，在樹根上歇息。因爲恐怖的心意已消逝了，在柳樹下歇息的時刻，這幕傀儡戲的最後一幕，竟又在我腦子裏演映起來：

「這時家中大約正在一種紛亂的狀態裏：母親在哭着，也許在罵着；哥哥假裝的把臉孔沉着；老福祥四處的尋找着……假使我逃跑的消息被東鄰的張二夫子知道了，他也許在感嘆着『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對我詆毀着……」

因為我不願再教我的心靈難過了，（回想到這裏，我不禁又有些悽楚。）所以我竭力把我的幻想打斷了。

「你已經從網中掙脫出來，不要再把這事提起了，因為這種幻想對你是一種極大的刑罰呀！你不應當再犯這種罪！現在你所需要的就是往前幹！」

我急忙站立起來，又開始往前走。

以上這篇記錄，是我永遠忘不掉的事；因為它不但算是我已往的生命中特出的事，並且它還是一件現在還糾纏着我苦惱着我的事。我很想能把它遺忘得一絲不剩，但那裏能夠，那裏能夠呢！

黑洞裏的喪

蘇州中學 金桑戈

河西廟的附近，往了有三十來間人家。

這裏是金沙縣的貧民窟，有着毗鄰的草棚子，都是差不多大小，像是一個模子裏脫出來的：一隻手舉起來可以擦到屋頂，在屋頂上面有好幾個破缸底合爬睡着，那天用來防禦劫掠棚蓋的大風的暴力的屋頂下，永永是暗澹陰幽得像地獄，似乎是太陽的不公平，不肯給牠以多量的光明，使牠變成一個洞，黑的洞。

洞裏面白，天藏着幾個被工作去的大人，摔下的孩子，夜裏，多橫了幾個被生活的重力壓得疲倦了，在喘息着的大人。

夏夜，天上的星子特別擠，不時地閃爍着，像火花碎裂似的。草棚子裏住不得人，草棚子變成蒸籠了。

沈大的一家全在門口乘涼，三個孩子睡在擱着當床用的門板上，老婆和媽媽隔坐一張小板櫈，靠近孩子揮着扇驅蚊子，自己便和那個鄰居的同事二子坐在一起。

「熱死人啦！這個天，這個天……」沈大正說着的當兒，忽然停住嘴，彎下腰去向腳踝上一「八」的一拍，說：「喔，這個蚊子可真……」還沒說完的時候，二子便補充他第一句沒講完的話：

「這個天不落雨怎麼得了，我們拉車子的人也不得過呀！」沈大和二子都是拉車子的，原來金沙縣自從和鄰城丹縣通車以來，黃包車也爲了應時的需要而興旺起來了。

「就是呀，按說熱天人怕走路，總該有生意囉，可是這末大熱天倒弄得人家不敢出門了。我今兒拉到三角十七個子兒，付去租錢兩角大洋，還剩幾個？」他的聲音越發高起來，像一種激昂奮慨的演說的調子。他舉了頭望望天，天上的星子向他開玩笑似地眨了眨眼，他下意識地怒罵道：

「媽的！但他心裏也不知道罵的天還是人。」

「聽說米又漲了，——三百八呢。」二子嘆息地說着。

「米又漲了？沈大的媽媽沈奶奶驚疑地喊了。」

「又漲了——三百八呢。」二子重複說了一遍。

「唉！這個天要滅人啦！我活了五十九個年頭就沒有見識過，幾時有過的，黃梅不落雨，現在小暑也過了，再不落雨還有望？——拉倒！」她這時看見她的一個孫子把腳溼溼地搗了一下，嘴裏又哭樣地哼了聲，她便急忙拿扇子拍他的腳，說了聲「乖乖不哭，奶奶替你拍蚊子，好好睡。」便又繼續她的說：「阿彌陀佛，菩薩也不——不過現在的人心也太壞，菩薩……」

「霍浪浪！」這奇突而又高大的響聲從沈大的棚子裏傳出來，意外地給每個人嚇了一跳。

沈奶奶婆媳兩個瘋了似地站起來向棚子裏奔，沈大媽一面嚷道：「總是那隻有剩下的大麥粥碗給偷嘴貓打碎哪！」

孩子們恐怖地哭起來，沈大也提了一張小板凳預備衝進去，當他剛到門口的時候卻聽着他的老婆大聲喊道：

「打呵，打呵，出來了。」

一隻黑貓似的東西，飛也似地從門裏竄出來，在沈大沒有注目的當兒便溜出去了。可是剛巧遇到二子的攬頭一當，便又跑回到沈大的身邊，沈大趁勢把板凳一擲，那隻東西便倒在地上。

大人孩子一齊圍攏來看。

「媽的。」沈大透了一口氣，「你偷嘴吵，試試老子的家伙看。」

「嗚嗚……」那隻東西掙扎了幾下，不再動彈了。

二子聽了聲音不像貓，拿脚尖踢牠幾下，再蹲下去看看，說道：「不像貓呢。」
沈大也蹲下去看。

「噫，黃鼠狼呀。」他說。「倒也不壞，打摔一隻碗，弄到一隻黃鼠狼，這張皮可就值十幾隻碗哪。」
他快樂地笑了。

當夜他同着二子到一個河邊去把這隻黃鼠狼的皮剝下來，心裏打算着明天到街上去買幾個錢的問題。

二

時鐘打過四點半，是金沙站的丹金長途汽車開往丹縣最後一班的時候。乘客只有四個，售票員和腳夫們都顯得非常閒暇，所忙的工作只是揮着扇子和抹頭上的汗。

司機的爬進開機處，隨即汽車「嘖嘖嘖」地喘着氣，又發着顫，頭一轉便向北邊的平坦道上駛去了。

留下的是一陣灰，像烟那麼地。沈大知道這是最後一陣灰，經驗告訴他再不會有生意了。
於是，他拖着車子預備回家，在這時他覺得頭昏沉沉的。

沈大今天交了財神運，生意好，做到兩塊大洋。可是也就跑了九十多里路。

在今天早晨第一班車開的時候，有個胖胖的商人帶了一捆有牛肚皮那麼大的貨物上丹縣，汽

車上放不得，——不，照行李票扣下來要加四毛錢，再加自己的票價一共就一塊四，不上算。叫部黃包車頂多一塊，一起在裏面。只是慢點，慢就慢得，一定叫黃包車。

這筆生意落到沈大頭上。

沈大有牛那麼的一副筋骨，什麼事情總是拍拍胸脯不在乎，憑着那股勁兒，什麼都不怕。就說今天，太陽像火球似的晒在腦袋上，腳底心踏到地上也發燙，空手來往的人都沒有。可是沈大就不怕，拉着車子，車子裏載着人和那麼重的東西，還是聳着肩向前跑，一面喘氣，一面揩拭落進眼眶裏的汗，口渴了，隨便到一塘邊蹲下去渴口水。雖說天這麼熱，路這麼遠，化了三個多鐘點，打了一個停，便到了丹縣火車站。湊巧，車裏下了一個和先前那人有同樣困難而要往金沙去的商人，沈大又快樂地接這筆「回頭生意」。

回頭，他走的更興奮了，他忘記了疲倦，忘記了熱，在他腦中跳躍着的是兩塊洋鈔。

當他回到金沙站的時候，是下午三點多鐘，他還想等一個機會尋些零錢，可是不會有，最後一班車已經開了。

拉着車，一隻手不時地摸那個放着兩塊錢的肚兜高興地走着。同時，疲倦可又襲擊着他，並且頭昏。

不一刻，他走到了車行裏，放下車，正預備掏錢付車租的時候，心裏突然一酸，他不忍心把這兩塊白晃晃的洋鈔兌散了，他要帶回家去，給媽媽和老婆看，媽媽看了便笑得閉起眼睛，拿起兩塊錢在桌

子上攢給孫子聽，一邊說：

「三土子看囉，三土子大了掙十塊錢一天。」

於是，三土子也就拉開小嘴牙牙地叫，兩隻腳直蹦……

「沈大租錢呢？」車行老板把他從沈思裏抓回來。

「租錢——」他這時忽然被啓示他想到昨夜剝的那隻黃鼠狼皮，把牠賣掉來付租錢不是省得兌洋鈔了嗎？於是他說：「租錢——我——對不起老板，停刻就送來。」說完後他跨出了車行門。

「可不要調皮呀！」車行老板不放心地追出來大喊着。

「喔唷，幾時賴過你的租錢的。」他傲慢地回過頭來發怒地答着。他似乎感到了很大的侮辱。便「你以為老子這點也不值了嗎？老子有的是洋錢，不給你找，反正你也找不出。」低聲地囁咕着。

他的脚在滾燙的石板上移動，心裏在估價着黃鼠狼皮——
頂多八角，平價六角，至少四角，不——

「不，兩毛大洋也好，只要夠付車租。」他又這麼自語着，同時便加快了步子，想早點到家裏把那張皮拿出來賣掉。可是有點盤扭，那雙腿就像有幾斤鉛垂着，輕易提不起來，而且頭又更加昏，頸子也不大好轉動，身子站不穩，走起來七倒八歪……

——不對，見什麼鬼？難道今天跑了一趟丹縣就跑壞了不成？我不信，這點子算什麼……這麼想着的時候就挺挺胸膛，怪提勁地快點走。

「可是不行，頭還是昏，最整扭的是頸項發了僵。」

沈大一走進家門，就聽見自己的老婆惶恐地喊道：

「三土子的爸，怎麼面色不好看，有——有病嗎？」

「我，我……」他再也說不下去，彷彿有個人把他的身子死勁地一推那麼地他倒在門板上。

「奶奶——奶奶三土子的爸發痧哪！沈大娘帶哭地喊起來。」

「怎麼——怎——怎麼哪！——我去請挑痧的人——不——不要急。」

此刻沈大的臉子發了青，又變成紫，眼珠子向上翻着，一動不動，像死魚那麼地。轟地又哇的一聲，一大股黃水從喉嚨口直湧出來，接着就把腰背縮成一團，手脚起了痙攣。

「喔！——喔媽呀！——他直着喉嚨亂喊，瘋狂地蹦了幾下，便像才從河裏撈起來的魚，跳了幾跳後就不再動彈了。」

哭聲，雷也似地響起來。

這間草棚子裏瀰漫着熱的分子，慘的霧！

三

沈奶奶和沈大媽一夜沒睡覺，現在又將近黃昏了。可是她們被一件事整天整夜地在心上打擊着，東西也不想吃。

沈大媽躺在門板上，看看身邊的三個孩子：那個頂大的是五歲，略為懂得一點什麼，其餘兩個是一個三歲，一個兩歲，自然還不曉得有怎麼一回事，儘是在地上匍匐着。看到這情形，她又變抽咽而為放聲大哭了。

「我的天呀……」額角上的汗和眼裏的淚滴在門板上，門板上濕了一大塊。

「大媽，不要哭，這熱天身體要緊。」坐在牆角裏鍋腔子門口的沈奶奶看到媳婦在門板上哭得死去活來的慘象，禁不住擔憂起她的身子來，便溫柔地勸着她。可是她自己的老淚卻又和她剛在說的話作對似的滾出來。

「我們今天一點東西沒吃，我來燒點大麥粥吧，幾個孩子也餓了呢。」她說着。眼裏包着淚，立起身來澆四碗水到鍋裏，隨即就燃起一把草塞進灶肚子裏去，紅的火舌從灶口裏吐出來。

她偎了牆角坐着，跌進了悲哀的深淵中。

——唉！從今天起這個棚子裏就少去一個人，永永地少去一個人……什麼病來得這末快，挑痧的人還沒到家，三筒煙的工夫也沒有呀，他就……他就……咳……三個孩子一個媳婦，連自己，一家五口子，都是張着嘴等飯吃的人，平常全靠他一人——他一個人天不亮就出去，夜晚歸來，一天到夜苦着兩條腿奔……以後靠什麼過呢？三個孩子不談起，連草也不會拾一根，自己呢，老了，不中用，要末帶帶孩子，讓媳婦替人家洗衣服怎末的，但是……還有呢，媳婦的年紀還這末輕，二十幾歲的人哪，以後……

——以後，以後……

鍋裏的水突然嗤嗤地叫起來，告訴她是滾了。她連忙站起揭開了鍋蓋，端起大半碗大麥粉向鍋裏撒下去，撒完了再到鍋腔門口坐下，投幾把草進去，便又墮進沉思中：

——我前世作的什麼孽呵，這個苦命！索性我替他死了倒也罷了，反正我也活了五十九個年頭了，死也值得。

她這時心裏有千萬個螞蟻在爬着，她不想再活下去，她想即刻就死。

「唉！」她蹬蹬腳，拿後腦蓋向牆上一撞，把眼睛閉着，彷彿這樣就可以死去了。她失去了知覺，昏頭昏腦的。

一簇攔在鍋腔口的正燃着的草落到地上。湊巧靠近一根從屋頂沿着牆壁掛下來的草繩。然而她沒有看見，因為她的眼睛糊了一層水膜，隔住了這水膜什麼東西也跳不進眼眶裏，

從沉思中她又記起鍋裏的粥該好了，便轉到那邊去拿幾隻碗把粥盛起來，隨着就跟沈大媽倆把門板攔到外面去。

西邊那顆挺亮的星睜大了眼睛，天色漸漸地暗下來，蚊子佔有了這個世界，扇子的聲音撲撲搥搥的。

「大媽，你吃點子呀。」沈奶奶拿放在門板上的一碗粥端給大媽，想她接過去，可是那個搖搖頭，只是抖呀抖地說：

「我不餓，奶奶。」她的音調沒半絲兒勁，彷彿喉管子給鎖住了。
 「你吃點呀……吃點呀！——身體要緊哪……吃點……」奶奶發了急，急得舌頭也打不過滾來。

鄰人們也勸她該吃點東西，不要把死了的儘放在心上。

「吃總要吃的呵，不要馱氣啦，身體可不是玩兒的。」鄰人們說着。隨後說呀說的就說到死鬼沈大身上去了。

「什麼病呀，有這樣快？」

大媽聽到這些話又拚命地哭起來，三個孩子也就附和着，那聲音就更加洪大，淒涼，像是奏着一曲高低音混合着的悲涼的音樂。

這串哭聲像波浪那麼地在空氣裏激盪着……

突然，一聲更大的聲音從哭聲裏跳出來：

「火——失火——了呵——呵——」喊的人指着沈大的棚子。果然從棚子的門裏湧出大團大團的白煙，頂上又吐出一條火舌來，把人家的棚子也映得發紅了。

「呵呀——不得命啦——不得——不……」沈大媽忽然從門板上跳起身，像一隻負傷的野獸向着棚子直奔，可是，猛地給一張小板凳蹙住腳，一個筋斗翻下去幾尺遠，只聽得嘿地一聲，那口氣便落到胸底裏，人也昏過去了。

沈奶奶顧不得媳婦，便瘋狂地亂喊亂嚷地跑進棚子裏拿幾個包袱和一隻破竹箱拖出來。一邊又握往一把篾對着一個破洋鐵面盆死敲：

「噹噹噹……」

嘴裏還咆哮着：

「救命呀！——救火呀！——救——火呀……」

「噹噹噹……」

孩子們都莫明其妙地號哭，囂嚷，爭着奔向大人的跟前挽住他們的腿股兒，可是大人卻不顧小孩，只是向着冒火的地方亂跑亂竄，有的提了水桶，有的荷着九齒釘耙，一面發着猛厲的喊聲：

「小把戲——小鬼旁邊點，要踩死的呀！」

「喂，讓開呀喂……」

這時，火鐘也噹噹地敲着，街上起了鑼聲，警察吹着警哨，人無目的地狂奔，像被鎗聲驚散了的雀兒。全個的城市在沸騰了。

幸而，這般鄰人的救護的得當和迅速，棚頂燒掉門那麼大一塊的時候火勢已漸漸地弱下去，半點鐘以後只賸了幾縷白煙在繁星的空中裊着。

沈大媽已從昏厥中恢復了知覺，可還是夢夢地不大清楚有過怎麼一回事。但看見自己的棚子周圍圍着一大夥人。

這大夥人在憫憐着，奇怪着：

——怎麼這人家這樣倒霉，昨天死人，今天又失火？而火又從棚頂上先燒起！

「天火，天火。」許多人說着。

「我說末，這人家一定交了磨苦運，不是風水不好，就是惹了什麼東西。不然那裏會有這樣巧法？——火從屋頂上燒起，一定是惹了什麼。一定。」一個老人嘟嚕着，搖着把鵝毛扇，拿頭一點一點地微笑着，好像某種玄妙給他闡明了。

「惹了什麼？除非惹了黃鼠狼。」站在旁邊的二子反駁地說着。接着又把沈大前天打死一隻黃鼠狼的故事告訴眾人。

「噯，黃鼠狼？現在是什麼辰光？夏天還有黃鼠狼？看清楚嗎？倒不是狐狸精哇。」老人的嗓子提高了一些，覺得這種事情他挺熟悉。「狐狸精這東西……」

他說狐狸精這東西頂不好惹，惹了這東西就有得纏，失火哪，死人哪。有的時候會給你玩玄虛。

「水缸裏還會失火哩，不要講屋頂了。」他指指這個燒了個大窟窿的棚頂。聽的人汗毛直豎，一個個毛孔裏在打着冰水針那麼地。

「那末怎麼辦呢？」二子記起狐狸是他幫沈大剝的，他有分，便更加恐懼着。「嚇，說不定的，以後，以後……」老人就搖着鵝毛扇子離開了。

於是觀衆也離開了此地。只留了二子一個人在對着那個燒燬了頂子的草棚發楞。

「一定是狐狸精，狐狸精就……」二子獨自個嘖咕着。兩個眼睛便釘住草棚，彷彿這裏面馬上有個狐狸精跳出來。他混身戰慄，一轉身就跑。一面想着：

「我，我去對沈奶奶講，想個法兒。」

四

沈奶奶站在北新橋背上請「代寫信札」的人替媳婦查「玉匣記」那個人說給她聽：

「病者西北得之，冤鬼作祟，頭痛，恍惚不安，鬼在背上坐。用黃錢五張，西北五十步送之大吉！」她不大懂，可是她相信黃錢五張，朝西北五十步一送就好了。

她拿了兩張朱筆畫的符，嘴裏在背書那麼地：

「一張燒灰吞下，一張貼在房門上。」便跑向一戶店家去買黃錢了。

當店伙拿黃錢遞給她的時候，她聽到怪響亮的一串話：「你還不曉得，全城都傳遍啦。」是從店堂西邊一桌喝酒的人裏面發出來的。

於是，沈奶奶又聽到全城都傳遍的是什麼：

「我告訴你呀，河西廟有個草棚子裏打死一隻狐狸，歇了一夜死了一個人，後來又失火，還說有個人又快要死哩。」

聽了這話，沈奶奶的心裏就有一個鷄爪子那麼的東西在挖心，那顆心就一皺一皺地，眼淚又預備滾出來了。

可是她咬緊牙齒，用勁咽一口唾沫。那顆探在外頭的淚珠子隨着縮進去。她又豎起耳朵來聽別人的話：

「那末，這個人家就糟哪，今後還想過好好的日子嗎？真是作死，哼，好好地去惹狐狸精，哼，真是……」說的人話還多，他預備停住了，喝口酒再繼續，他拿兩個指頭從桌上取起一隻酒杯來。

可是猛不防一個老婦人對他衝過來，那麼帶哭帶跳地一把揪住他的膀子：

「那末，先生——先生以後怎麼過呀！——嗚嗚……嗚，怎麼過呀嗚……」

「羊癩瘋，羊癩瘋。」店堂裏的人發了楞，街心裏的人就湧進門來。

「先生，我不——不是羊癩瘋。喂！我——我，我是——」

她說她就是死鬼的娘，家裏病着的是她媳婦，她現在來買黃錢給媳婦退冤鬼，她真弄得不曉得怎麼辦，她不得過。

「怎麼辦呀，先生，我——我不得過呵！」她揩了把鼻涕，拖住衣角往眼皮上揉了一陣。又：

「我不得——不得，不得過呵……」

聽的人覺得有趣，又覺得太可憐，便把掛着笑的嘴唇咂了幾咂，算是已盡了同情和憫憐她的義務。

「我不得——不得，不得過呵！……」她不得過，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扔着，好像眼淚鼻涕扔光了她就得過了。

「我說末，」先起說話的傢伙出了主意。「老奶奶，你儘哭也沒得用，你得想個妥當的辦法，妥當的辦法……」這個辦法如何妥當法子他可沒想得出。

「我看這樣，」一個老頭子搶過去說，他說：「我看末，老奶奶你去起個課，起了課就曉得了，看到底——到底……」

「對啦。起個課看看到底——到底……」許多人附和着。可是到底什麼也沒說出來。可是沈奶奶她懂，到底什麼，起了課就可以曉得的。她似乎定了一下心，拖起衣角來揉了揉眼皮就走了。

在毒辣辣的陽光下她帶着一身汗跑到家裏，燒過了黃錢就拐到媳婦躺着的門板跟前來了。

「大媽，你，你現在好過嗎？」大媽的頭髮蓬亂着，臉上像塗了層黃蠟，眼睛凹下去，而眼皮卻腫得葡萄那樣的，許是被淚水泡得發漲了。

「唔……」那個眨了眨眼，不說別的。

「二子昨晚說的不錯哇，今兒我到街上去逢路聽人說，說是惹了那個東西，那個東西……」她打一個停，抬起腦袋望望棚頂上的洞，她深恐那個東西會蹲在上面偷聽着，等到看清楚了沒有，她才：「那個東西顯靈，不得了呵，我們——我們……」她的眼淚又想跳出來，但是她怕媳婦會打她比賽，

她只好僵住喉嚨抖呀抖地說

「人家叫我起課，說是起課就曉得哪。」

「唔……」大媽又是有氣沒力地一聲唔，跟着拿視線移到棚頂上，棚頂的黑影就落到她心上，她絕望地說：

「奶奶，我——我怕活不下去了！我……」瞅住地上三個孩子，吐口怪重的氣，又轉過身拚命哭，天呀天呀。

沈奶奶也瞧瞧地上三個孩子，那衣裳角就被拖到眼皮上去，她可又叫媳婦不要哭。可是媳婦卻更加哭得起勁，死命地把身子在門板上滾。

沈奶奶嘆氣。

「不要哭呵，哭也沒用呀！我去，」她三個指頭掠了一把鼻子，「我——等我去起個課末就曉得囉，菩薩——菩薩總保佑人的囉，你不要哭，我去——我就去……」她想她應該去了。

於是沒說完她就去了。

五

沈奶奶離開起「文王課」的人，便想順便到城隍廟里菩薩面前禱告禱告，求個籤，可是她猛地記起城隍廟已經不叫「城隍廟」，說是叫做滅蟲（民衆）什麼的，以前還做過「文明戲」，菩薩早

就嚇得逃走了。

於是，她找到自家靠近的河西廟的菩薩。

先在菩薩跟前點了股香，拜三拜，跪在草拜墊上抽了一根籤，然後再爬起來。

和尚告訴她籤是「中下」，說是籤還算好，有點小晦氣，不會有大災難。

「阿彌——陀佛，」和尚合十拜了拜，再攤開手掌來跟沈奶奶討香錢。

香錢她不在乎，她感到心頭很痛快，——小晦氣，媳婦的病不關緊。可是一轉念她又有點不放心，

她不知道菩薩究竟同她有多少交情，她還得求求菩薩。

「求求菩薩，保佑……」她把身子伏到地，鼻尖子就碰到土。「阿彌陀佛，菩薩呀！——求求菩薩

呵！——我的天菩薩有靈呀！——我們老大已經——已經……」她的眼淚已經開了花，「就留下這

末三個小孩囉！菩薩有靈末總要可憐可憐我家媳婦囉！——菩薩末菩薩——可憐——保佑保佑我

家媳婦囉！——我前世作了孽末菩薩就拿我去——第一不能不能——阿彌陀佛，菩薩有靈末就要

來進香火呀！——菩薩——阿彌，阿彌陀佛！」

她仰起來望望菩薩，菩薩面孔上紅光光的帶着笑。她相信菩薩已經給她感動得要笑了，媳婦應

該馬上就好，再依起課下來的去做，那個東西——呵不，大仙（起課人叫他說「大仙」）該不會怎

麼了。

她覺得事情已經做完，而且多稱心，她應該快點回家去看看媳婦怎麼了，這麼想着，她就站起來

走。

她出了廟門，一頭走一頭想着起課的事：那個課多麼凶，二子的話究竟不錯，得罪了那個——不，大仙了。幸而早點，不是又要「尋人」啦！如果……

「如果……乖隆東多凶！」她的心就一蹦，跟着又快活起來。

她想總不關事了：大仙面前許了「願」，明天就辦，菩薩跟前也燒過香，媳婦該會好了。走到棚子里的時候，她看見媳婦坐在小板凳上，低着頭，對住那蓬頭髮望過去就像是亂草把。

「大媽，這會好點嗎？」沈奶奶問。

「奶奶怎麼說的，起下課來？」大媽只記得起課，好不好她似乎沒聽見。

「倒正是那個，那個……」沈奶奶不想說下去，她覺得媳婦應該懂得下面的話，只把兩支眼光釘住媳婦看，可是看了那張臉，黃蠟色里又夾了層灰，真像個爛番瓜啦！她的心忽然一怔，又可憐起這個爛番瓜來，覺得不把話說完是對不起她的。便又拿嘴套住媳婦的耳朵：

「……二子的話不錯哇。」最後一句就說得怪高的。

「那末怎樣呢？」那個的眉毛就併起家來。

「說是大仙要還牠的原身，連皮搭骨一根不得少。」

「這個要，這個……」可是沈奶奶不等她媳婦說完又接下去：

「還要末，頭是頭，脚是脚，孝子搭着下材。（棺材）」

「吼，我打牠這末纏！」那個彷彿不服氣，自己的丈夫已經給牠弄死了，還要這個那個的。「還要……我——我不……」眼睛也要凸出來的模樣。

這來沈奶奶可着了急，她覺得事情差點兒就成功了，什麼都做得周周到到，如果再給媳婦幾句話一說，出了岔子，不糟！她連忙掩住媳婦的嘴，自己提着嗓子叫：

「快些不要說這些話呀，不好說呀……阿彌陀佛，大仙既然答應末再好沒有囉，你要說——你還說這種話，你——阿彌陀佛——」她又想她應該對大仙陪不是，便：

「大仙你不要動氣呀，她孽障哇——」她，她說的話不算數哇！「誠虔地咕嚕着。」

咕嚕了一番後她又再三再四地叫大媽不得說，她該聽她講下去，她往下還有話：說是大仙這會子很動了氣，不是隨隨便便可以算數的，牠要做她們的祖宗，祖宗死了是不得馬虎的，所以——

「所以還要披麻帶孝，和尚道士，吹手鼓打……統統都是全的。」

沈大媽聽到這里差點子沒氣得昏過去，因為提到這個她總要想起她的三土子的爸，三土子爸是死得怪可憐的：一躺下來，當夜就擡出去，棺材是人家做的好事，薄薄的。擡出去的時候沒點兒響聲，有那個曉得不要說是和尚道士，連狗也沒叫一聲！現在現在——

「嘿！」她嘆了口大氣，

沉默。

「還有，那裏來的錢呢？」隔了一會兒她迸出這句話。

「錢，錢末——」沈奶奶停了會才接着說：「就是人家不肯做好事末總可以借的呵……」
 那個還想說話，可是把嘴拉了幾拉後還是沒說出來，到底就哇的一聲哭了。
 哭呀哭的調子就早已發了沙，不容易放聲了。現在沈大媽就喘着氣，在喉嚨口一抽一抽的，臉子也越發難看，兩個眼眶彷彿又往下落了。

沈奶奶着了慌，覺得媳婦不對勁，就瘋狂地嚷着：

「大仙，大仙……」她又對媳婦說：「我出去，我出去……」

她出去了。她以為剛才媳婦的話又說得得罪了大仙，大仙又要「找」到她了。她現在出去是向大仙陪罪，向人家借錢，借到錢就可以給大仙一個保證——明天一定辦。

六

明天早晨，金沙縣里出了件奇聞：

「給狐狸精出棺材。」

可是，就在這天下午，給狐狸精出材的草棚里就死了個女人！

一個苦學生

正定中學 王正己

晚飯喫過了，我獨自一人在操場上散步。晚秋的涼風不斷的吹來，淡白如水的月光，籠罩住大地。

我來去的徘徊，月亮似乎有意和我玩戲，我向東他也向東，我向西他也向西，這時心中充滿了愉快和安閒。

操場上有人了，三三兩兩笑語低昂的遊散着，忽然我的背上吃了一拳，回頭看時原來是狡猾的陳君，他這時的面容異常嚴肅，完全消失了那狡猾的形色。

「會武自殺了！」他顫抖着聲音說。

「你又開玩笑吧？」我雖然這樣的反問，但是他那嚴肅的態度，顫抖的言詞，卻不容我不相信這話的真實。

「不信嗎？問老李去！」

我們回到寢室裏去，全室的同學都已經聽到了會武自殺的噩耗，這時才使我確信。

我想會武的境遇，雖然有自殺的可能，不過這消息也未免有些太突然了，於是我立刻聽到自己心臟的跳動，立刻看見會武的憂鬱憔悴的面容。

唉！會武，可憐的會武！腦中舊有的印象，都繼續着湧來。

他是我班的插班生。他入學時的情景我還記得很清楚。是三年前的一個下午，那時正當舊曆年過完的時候，學校開學也不過才一個月。我正從操場往講室裏去，過號房門前的時候，這裏正站着兩個引人注意的人——一個是商店小夥計般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一個是老農形態四十多歲的漢子。

那青年人戴着瓜皮小帽，穿着黑布馬褂，藍布長袍和一雙半新的雙臉鞋，完全是守舊的商人裝束。那個中年人穿着短衣服，厚厚的棉袴在腿腳交界處用兩條黑帶纏紮着，破舊的棉襖卻還有兩個顏色較淺的補綻，頭上也沒有帽子，臉上黑黝黝的顏色，十足的表現着生活的艱難。他們默默的站着，靜候着號房的老頭子向內傳達。我這時見了這種情景，便趕快傳給了其他的同學，結果引動了許多人出來觀看，並且有的人還鼓掌歡笑，他們受不住這些好奇狡猾的眼光の注視，於是在老頭傳達回來之後，便趕快走向裏面去以逃脫同學們的視線。但是有些同學卻跟了他們，想看個究竟，而我卻沒有往裏面走，因為我看見了他們的窘狀，深深悔悟到自己的過失了。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我才發現了這商人裝束小夥計般的少年在我的坐位前面聽講了。這時我更感到自己罪過的重大，感到將來會有受他處罰的機會。

一學期過去了，我們都收拾東西回家去，他也收拾回家了。這一學期他完全處在孤立的地位，同學們與他的情感都很冷淡。

又一學期開學了，同學們都來了，他也來了，從此以後我才從他身上發覺了品行優良，才智過人，思想新穎等等的優點，於是我就漸漸和他接近。

感情漸漸的濃厚了，於是我從他口中也漸漸知道了他的家庭概況：——只有四口人，父母、他、和一個妹妹。有六七十畝地，和十餘間祖傳下來的房屋，父親以農為業，母親整日作針線活計。家中雖不十分富足，然而每年除日常用度外卻還略有存積。因此他高小卒業以後，父親便叫他上了中學。在他

老人家的意思，並不是叫他出來以後，爲社會爲人民謀幸福，只不過是抱了顯親揚名，升官發財的慾望而已。

光陰很快的過去，我們相處已有一年的功夫了。時代的巨浪波及到鄉村，影響到他家，於是他的臉上便增加了愁容，便向我訴起苦來，他說：「今年秋收很好，家中打了好幾十石穀子，但是——一些也糶不出去。長此以往，我的求學恐怕要發生問題了。」怕什麼？普遍的農村經濟破產，家家都是這樣呢！我想不出好的話來，只好拿這話安慰他。

又過了幾天，父親給他來信了。說：「店家秋季討賬的時候，家裏實在有些發窘，剛低聲下氣的將這個打發走，然而一會又一個來了。討賬者老是接連不斷的光臨，自己一天總是在同人家說好話。今年過年的時候，恐怕更不容易了。」

我看了他父親給他的信，不禁聯想到自家鋪裏的夥計向人討債的情況：惡狠狠的面孔，令人聽了不起快感的言詞，處處表現着威嚴與厲害。但是欠債者卻不因之腦怒，只是和言悅色向討債者求恩。我想到這裏，愈加憐憫他，愈加同情他了。

家中又給他來信了，說家中買煤買米的錢還發生問題，何況每年一百多元的讀書費呢？那當然更是付不出了，所以只好輟讀回家爲農了，並且還說了些天注定的窮人不配享讀書做官的福等等的话。

我見了這封信，更憤恨現在的社會，雖然憤恨，但因爲與我還不發生切身的關係，所以也只是憤

恨而已。但是他呢？他卻因憤恨而悲觀起來了。他曾這樣的向我說：「在當初我面前也曾隱約的出現了大學之門。夢幻中也曾看見了豐滿的生活。可是現在大學之門是幻滅了，理想的美滿生活也成了泡影。」

「考官費學校吧！」

「哼！沒門子，那怎麼行！」

「可以託親友啊！」

「親友？」他冷笑了一下又接着說：「有錢的親友看着不能沾我們的光，漸漸的都斷絕了來往。沒錢的親友還求我們幫助呢！你想那還中什麼用？」

這個重大的經濟問題我也不能替他解決，於是就只好由着他去了。

他離校後不多時，便給我來信說，父親因為到南方剿匪，送了命。母親也在今年患霍亂而離開了人世，家中只留了他和小妹妹相依為命，過着孤寂的生活。現在深感到人生沒有意思。

我還曾去信為他勸解，給他說人生是奮鬥的，應從奮鬥中取得快樂，這一類的話。

他又說看穿了人類和社會，他說人生怎樣也是死，弄得大名鼎鼎，高爵顯位也是死，弄成無衣無食，不露頭角在社會上，那結果也不過是死，橫豎都是在死的圈子裏鬼混，在向墳墓裏奔跑，就不如早些鑽進墓裏去，倒來得痛快。我總是再三的勸慰他，但是總不能打破他厭世的人生觀。

現在聽到了他自殺的噩耗，一方面可憐他，一方面卻又嫌恨他，可憐他環境惡劣，不能享到快樂，嫌恨他不能打出惡劣的環境，助成社會的改造，救出那許多與他受到同樣苦痛的人們。唉！可憐的曾武，怯弱的曾武。

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他入校時的窘態，出校時的愁容，以及他素日待人的和氣，才智的聰穎，都一一的湧上心來，一會兒，又都沒入暗影中，那便是他自殺的噩耗形成的。這時我心中只覺得寂寞淒慘。

鴻生

何家柱

清晨。

空氣很靜。

風，緊緊地刮着。河邊有幾棵枯樹，在極淡的陽光下立着；上面沒有一片葉子，很蕭條。河兩岸的許多田地，因為昨夜下了一陣細雨，所以很濕。

天邊，雲很低。遠處有幾座山的山頂，差不多都裹在雲朵裏，今天恐怕還得下雨。雖然這時有一些淡淡的陽光在東半邊的天空中模糊的照着。

遠處，三個人影，慢慢地在阡陌上動着，動着，他們漸漸地近向河邊來。那三個人影，二個比較高，一個很矮，好像只有十三四歲的孩子。

那三個人已走到河邊。河邊停着一隻船，河水是那麼柔軟，船浮在上面，隨着高低不停的水波起了一種不安寧的盪動。三人中一個最高大的漢子，撫着那小孩的頭，額上的皺紋，一現一隱的，好像有許多話想說，可是他只把嘴唇顫動了一下，不響。

還有一個男子，一手提着一個包，一手拿了一根很短的旱烟管，徐徐地吸着，望着他們父子兩個。良久，他有些不忍了，說：

「鴻生爸，好啦，你回去吧！鴻生跟我去，又不是不回來，爲什麼依依不捨。快去吧，我們要走了！」

「好好地聽話些，鴻生，跟陳老伯去，不要偷懶……陳老伯，那末我去了，請你照顧照顧，託着你。」

鴻生爸把按在鴻生頭上的手縮了回來，望着自己的兒子噓了口氣。

那孩子雖則只有十多歲，可是他現在深深地感到別離的悲哀。他望着遠處幾間破落的茅舍，這是他的家，是他遊玩的地方。他想起方才出來的時候，母親一副難堪而帶強笑的臉孔，這印象刻在他的腦袋上，很深地。他望着爸爸，望着陳老伯，突然去捉住他爸的左手，抬着頭淚已滾在臉上，咽喉裏勉強透出了一絲聲音：

「爸……你呢……不去嗎？」

「我？我那裏能去。別傻，快跟陳老伯上船！」

他爸臉上的表情很苦惱，他極力避開他兒子的眼光，所以抬頭望着天空。他知道自己再去望他的兒子，恐怕也會流出眼淚來。

「鴻生那裏去玩。不讀書嗎？」

一個跟鴻生差不多大的孩子，挾着書包在那邊走過。他望着鴻生，揮着手。

鴻生對他的小同學，僅是茫茫地望上一眼。鴻生爸回頭看時，那孩子已走遠，他微微地嘆了一聲。過了一會，鴻生爸終於把他兒子的手脫開，輕輕地把他推到陳老伯的身旁，姿勢很不自然。

「那末，我們走了，你回去吧，放心好了！」

陳老伯拉了鴻生，提了包袱，跨上船。船家就把篙一點，船已離開河岸，慢慢地盪去。鴻生站在船頭上，望着他的故鄉，父親，他覺得眼前很暗，沒有光，這似乎象徵着他未來的命運。

船已遠去了。鴻生爸茫然地走回家去，剛進門，鴻生媽提了一隻洗衣桶走出來，遇見他，便說：「山芋喫盡了，怎辦，今天喫什麼？」

二

都市是這麼煩囂。

馬路很闊，汽車行在柏油路上很快。還有電車，無軌的，有軌的，公共汽車，更有二層的公共汽車。馬路上，幾乎沒有稍斷的時候。兩邊行人往來不絕。

高大的樓屋，聳起在空中。商店，公司，誘人的窗飾，無線電。這上海，真是繁華的地方。不看見嗎？那邊紅的綠的燈光在一閃一閃的亮，雖然現在還是在白天。

「上海真大，不要說地方，單說這些馬路，房子，夠驚人了。人家說上海是好地方，實在是眞話。」
初來上海的鴻生，隨着陳老伯在街上漫步。他看着這種偉大的建築和新奇的情形，他有些呆了。他不住這麼想，覺得自己太藐小了。

他們漸漸地行着，陳老伯以到過上海已有幾次的資格，告訴鴻生許多關於上海的情形。

「這是紅綠燈，你看，紅的，不好走。如果綠的，可以走了。這是一定的規矩。」

「那邊是上海有名的三大公司，這裏叫大馬路，最熱鬧。」

「這是紅頭阿三，——巡捕。誰在馬路上犯法，他就要打的，有時，還要捉到巡捕行裏去。」

他說着，已走在一條不甚熱鬧的街上，在一家一開間的煤炭店門口站住了。對鴻生說：

「這裏便是你學生意的店，跟我進去，我叫你怎樣，你就照我做。」

鴻生呆呆地對店裏一望，小小的一間店面，差不多有一半地方堆着柴炭等貨物。一只賬桌靠在牆壁的一角，裏面還有長檯，桌子，擠得很。鴻生跟着陳老伯進去，兩腳踏在地板上沙沙作響，因為滿地板都是炭屑，煤屑。

「這是先生，拜一拜。」

陳老伯指着一個坐在賬桌邊的一臉孔正經的中年人這麼說。鴻生好像做戲地對他拜了一拜。

「這是師母，拜一拜。」

陳老伯又指着一個抱着小孩的黑臉婦人說着。鴻生也過去拜了拜。

那先生跟陳老伯談着話，良久陳老伯對鴻生說

「你就在這裏住下吧！好好地，在這裏不要常想着家，不要偷懶，聽話些。我去了，明天再來看你。」

陳老伯的背影就在馬路上消失了。

「鴻生來，替我抱一抱。」

師母娘兩手一伸，把一個孩子交給鴻生。

三

鴻生開始學徒的生活了。

他每天早上很早起來，做做，做到夜，到深夜才睡。每天連睡覺休息的時間只有六個鐘點。這樣小的年紀，幹起大人的事來，那裏能夠長久過下去，而況他身子又弱。

他真的忙，早上，退排門，又要掃地，揩桌椅，生爐子。先生起來了，倒臉水，奉茶，裝烟，備早點。等到師母起來，大概須到十點鐘，於是抱小孩。飯由師母娘燒的，但是飯後，又得洗碗。有時正值師母娘竭力，那又得替她洗衣。店門口的做生意，當然是分內事。晚上上排門，幫先生數銅板。

並且，店裏又不僱什麼司務，於是顧客來店買貨，就由他送去。這樣小的人，挑上這麼重的擔子，兼任了店中的老司務。在先生方面雖可以少出些錢，省開支，可是在鴻生就苦啦！虧他力氣卻有一些，可以勉強，但那裏能夠長久。

他漸漸感到這日子過得太苦了，他想起家中安適的生活的可戀。他每天想着家，故鄉，父親，母親，人就覺得呆了。因為呆，先生也時常責罵他。

鴻生因為想念家鄉，受不了這種苦的生活，終於逼出病來了。先生那裏會知道。

有一次，先生正在喫飯，他在旁邊等着。先生喫完了一碗飯，湊過碗叫鴻生替他添。鴻生正因為想家，所以在出神，沒聽到。那先生突然大怒，掀起衣袖，拍的狠命一掌打在鴻生臉上。鴻生因為一月來的勞苦已經有了病，那裏經得起這出其不意的一掌，他竟倒身在地上。

「沒用的東西，快起來，近來益發呆了……怎麼不起來，你裝腔嗎？」

停了一會，他自己爬了起來。他要求先生讓他休息，理由因為有病。

「呸！你昏了。白米飯你知道喫的，做事就想賴，沒這麼便宜的買賣，你要休息，就不必在我店中。」

鴻生他雖然病着，可是沒法呀，還是工作着！

四

風刮得很緊，還下着雨。

天早已暗了，都市的夜色本來是很熱鬧的，但是今夜有些異樣，其原因倒並不是爲了今天的淒風慘雨。

小小的煤炭店裏，一盞光頭很小的滿積着灰塵的電燈也開了。鴻生抱着小孩，坐在門口。

一個顧客走進來，對坐在賬桌邊吸烟的先生打了個招呼。那顧客說明要送一擔煤去，並說了地址，去了。

於是，鴻生把孩子交給師母娘，掙起一個疲倦的病體，挑了一擔煤，稱好，一擺一擺的走出去。他顯然是很竭力了。可是他那裏能夠不挑，終於掙扎着挑了去。

雨下得大了。鴻生慢慢地挑着擔在柏油路上走着，橡皮底的鞋子，很滑。他覺得腦袋不很清，昏沉沉地還是走。

馬路兩邊的商店，公司，明亮的燈光，紅的，綠的，一閃一閃，眩目的一閃一閃。這，在鴻生看去是很眼花的。

「嗚。」

一輛汽車從鴻生背後開來，勢很急。

汽車前面的兩盞很亮的燈，向前照射着，地面頓時亮得發白，像雪。把鴻生斜躺在地上的影子，拉得長長地。從他的散亂的影子裏，知道他是怎樣的慌張，怎樣的手足無措！

車子開得太快，不及停，衝了過去。

「呀……不好了……」

汽車的輪子已接觸着鴻生的身子。一擔煤，已倒翻了，散了一地。一個生病的鴻生，那裏經得起這猛力的車輪的一撞；眼前一陣昏花，腳底下一滑，身子已倒在地下了。

車輪經過了他的身子，地上，一大堆血，紅。

簡單的情形釀成了一件悽慘的悲劇，由這一件悽慘的悲劇引起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衆。他們圍着看，像看戲。雨，他們不怕。

風，雨，慘淡的吹着，落着。高大的樓屋上紅的，綠的燈，一閃一閃的亮。在風雨交迫下，顯然是淒涼了。

陷 阱

杭州高級中學 卷 深

三月裏的深夜。五香茶葉蛋的叫賣聲剛打街頭轉入小巷。

寓所的電燈因了房東愛省錢，照例在午夜十一點便關熄了。燈熄後的寓所全部都埋在黑暗中，靜悄悄的。爲生活勞苦了的房客們，在每晚二更還沒打起，均勻的呼吸就已經輕的透出各個房門，只讓一些迷糊的夢在疲倦的潛意識中活動着了。

住在臨街的前樓的青年李雄，×鎮火車站的一個小職員，這一夜卻還抓不到一絲夢的邊緣。他明白聽見樓下客廳中的擺鐘敲過十二下，又明白聽見房東太太從夢中起來關電燈的關鈕，聽見對房一對年青夫婦夢中的笑，他的心卻像是暴風雨下的小草似的得不到一絲的安靜。

他在暗中摸索着，點亮了桌上的小煤油燈，又點起一枝紙烟，默默的坐到窗前的小靠椅上去。

小小的房間中這時爲煤油燈暗淡的光所充滿，透出一種古舊的衰老的情味。李雄把頭埋在從自己口中吐出來的一層層的烟圈中。早晨上工時脣上綴有兩撇小鬍子的站長對自己的一笑，傍晚回家時小王的一番話和他手中的一捲鈔票都在烟圈中跳動着，在他的耳邊響着。

「李雄，我說這正是站長給你的一個好機會。做車務員賺二十塊錢一月決不夠養活一家的。不是嗎？我常常覺得你很窮。但眼前有這一筆……這麼大的一筆呢！」

小王的猴子臉上來一個使人怪難堪的笑，接着把執有鈔票的手一揚。「是的，這一大筆呢，怕有一百吧？」

李雄的心猛的跳起來，和桌上煤油燈的火焰似的。

「有了一百塊錢就好了：欠這裏房東的二月房飯錢，欠車站旁小紙煙鋪的，欠小喫店的，有了這一筆就都得付清了。同時寄三十元回家去，餘下的還夠做一套新的衣服呢！身上這一套制服可不是太寒酸了嗎？」

一疊鈔票在煙霧中跳着，在李雄的眼前飛着，花花綠綠的。李雄的眼睛閃了火，臉在發燒，他看見站長的小鬍子和小王的猴子臉在對着他笑。他想：「就幹一下吧！」

一陣風從門縫中吹進來，吹散了埋住李雄的臉的煙霧。李雄又發現了坐在煤油燈光中的自己。他望着洒上自己身體上的暗黃的燈光，記起了父親臨終時的情景，恍惚地他聽到父親喘息的聲音：

「孩子，到外面去得時時留意呢。這些年頭社會上多的是陷害青年的陷穽。你不能怕路上的荊棘，總得步步都腳踏實地的。」

「我得步步都腳踏實地呢。」他想着：「也許這是小王這壞東西安排下的陷阱。難道站長能更改法律？『私運毒物』是法律上訂下的罪名啊！」

他似乎看見了法律的鐵鑄成的字跡，略帶心慌的站起來，重新又點上一枝紙煙。輕輕的，在房中踱着步。

這時候，末班的火車到了站，尖銳的汽笛聲衝破了深夜的寂靜。李雄想像着輪到夜班的小王這時該已在月台上揉着眼發忙了。

「也許在火車沒到以前，他和站長正談到了我呢。但是我可怎麼辦？」

他摸摸火熱的耳朵，靜靜的用脚打着地板。他聽得火車又尖叫一聲開出站去，聽得在車站上等候夜車的人們唱着高調回家，接着又聽到一種熟習的口哨聲吹着小曲打街下走過。這聲音是怪熱的，走過自己樓下時吹得分外地響。他急忙打開窗來，吹口哨的人卻已在街角轉了彎。

「這準是小王，他是常常到土娼金花的家裏去的。」

李雄的眼前又湧現了小王的猴子臉，帶着那麼的一副使人難過的笑容。他又開始怨恨命運了：小王和自己是同樣的初中畢業生，又是同一的小車站上的車務員，可是他卻有錢宿娼賭錢，自己不但養不活家，反連自身的房飯錢還得拖欠着呢。

他覺得心頭怪悶的，站長的小鬍子，小王的猴子臉，家中女人的瘦臉，都凝成了一塊冰，壓在他的心頭。

他恨恨的把手中的半截煙丟到街心，看紙煙頭在黝暗的街燈下迸出一叢火星，便又關上了窗。

二

聽見窗外電桿木上燕子的呢喃，清早醒來的李雄覺得頭腦怪重的，他已忘記昨夜是什麼時候入睡了。他在窗口春風的吹拂中喫了每天由房東預備着的炊餅，接着從晒進窗戶的陽光中意識到了時間，便拍拍身上黑色棉制服的灰塵預備上車站去。但一回頭，他卻見到了房東太太擎着一張紙條躡進房來。

「李先生，這是車站上的一個瘦臉兒先生一清早就送來的。他叫你好好的睡一忽，說是昨晚十二點鐘還見你不曾睡下。」

李雄的經過半夜安眠和一早晨春風吹拂才安靜下來的心情又被房東太太的話搗亂了，像塊石子搗碎一池靜水似的，他很快的搶過那一張字條來，他明白這又是小王搗的鬼。

信上的字像一串小蟹似的爬進李雄的腦袋。

李雄：

我勸你別做大傻瓜。你相信我準不叫你喫虧。

站長把整百的錢送給你，難道你還不要嗎？別那麼傻！

昨天考慮了一夜，今天總得答覆我了吧，我希望你會答應，這不是害你的事呢！

早安！

小王

李雄的臉色變了，他的內心起了矛盾的爭執。一張張的鈔票在眼前的春風中飄忽着，父親的嚴肅的臉又在記憶中浮現着，他想喊：「怎麼好呢？」不答應幹吧，他怕站長的小鬍子根下埋着的陰險；幹吧，森嚴的法律可不是玩兒的。

進退兩難的苦惱把李雄逼住了。他只呆呆的注視到地板，看見地板上房東太太的小腳慢慢的移近來。

「李先生，我說……我說你的飯錢有二月了呢。房錢倒可慢慢的說，飯錢卻是要去量米的。」

「唔！」

「我早就想和李先生說，但沒有機會，今天卻不得不請你付一付。」

「唔！」

「就是付一個月的也行，我們真的要量米呢。」

「唔，現在真的是不能付，到晚上再說吧，看可以預支一點錢不？」

李雄低着頭，從桌上抓到帽子，很快的衝下了樓。他怕聽房東太太嘴中吐出的聲音，像怕赤練蛇的舌子一樣。

他走在街上。街上這時已晒遍了春日的陽光，一顆不安的心在陽光下猛烈的跳着。走進車站的辦公室，站長已坐在單人沙發上抽着雪茄看報了。他一見到李雄就會心的笑，李雄覺得這笑是怪陰森卻怪誘人的。他低着頭很快的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敢看站長一眼，只反覆地想着房東太太的話。

「唉，我得有一點錢呢，沒有錢怎麼可應付得這些？」

突然他發現小王的猴子臉又出現在身旁，拉着自己的衣角輕輕地說：「李雄，到外面去，我有話和你說。」

他覺得小王在一步步的逼緊，自己已是隻被逼得無路可跳的小羊了。但只稍稍的遲疑一下，便立刻和小王並着肩走向廁所去。

像一個將被宣判的罪犯似的他和小王走過月台。月台上因為頭班車還得在一小時以後才到。所以這時只有路警和脚夫在談笑——李雄似乎見到他們也全在自己的身後扮着鬼臉。

小王拖了李雄在廁所附近的石櫈上坐下來。李雄望到他的掛了笑的瘦臉，發現了這笑是和站長的相似的。

「李雄，那張字條見到嗎？現在你該答覆我！」

「唔……」李雄搖搖頭，父親的臉在他的眼前一閃。

「我說你太傻了，你不是很窮嗎？」

「唔……」女人的臉和房東太太的話又使他抖一下，他點點頭。

「但是你爲什麼不要這錢？站長說過，他還預備把你升入文書課呢！」

「哦，怎的你反不要幹？」

「我嗎？我得和你聯絡呢，這不是一個人可幹的事啊！」

「唔，但是……」

「但是，你怕嗎？告訴你，別人幹了這事情十年，卻不會漏過一絲風。」

李雄沉默了。文書課職員的生活和大捲的鈔票在他的腦殼中擴大起來。

「幹不幹呢？李雄！」

「……」

「說啊！幹不幹呢？說一聲幹，這捲鈔票就是你的了！」小王從制服袋中掏出一個紙包來。李雄認

識這紙包是昨天見到過的，他對着這紙包呆住了。

默默的，他終於咬着牙點了點頭。

小王很快的把紙包塞進李雄的手，拍拍他的肩，輕輕地笑着：

「好朋友，這就對了。你但等着上面把你升入文書課的通告就得了。但也許不日站長就要你出

馬呢。」

李雄蒼白的臉掛上了個惶惑的苦笑。

三

九點三十分的慢車駛進了車站，人的喧譁和機輪的聲音響成了一片現代文明的嘈雜。月台上的人們和車廂中的乘客起了交流，和八月的錢塘潮似的擠擁。

李雄懷了一顆戰慄的心，提着沉重的旅行皮篋，也慌張的擠下了一零九號客車的門。他的臉是蒼白的。新西裝的硬領像枷似的壓着他頸部的動脈管。一種爲犯罪行爲所引起的心虛和不安使他儘向着人多處鑽。

出發時被站長的鼓勵所引起的勇氣，在沿途長長的思索中全消失了。現在，他只希望在車站上找到小王，把手中危險的行李交給他，他便能恢復了心的自由，算度過一次生命的險灘了。

可是月台中的人是那麼多，李雄擠遍了整個的月台和候車室，卻始終沒見到小王的影子。

包探們的眼光像探海燈似的掃過他的臉，一個穿黑衣服的「便衣」跟在李雄的身後。

「上帝保佑我！」李雄默默的祈禱着，他的蒼白的臉更透着驚惶的灰色。

手中的皮箱的重量在隨着時間的閃過一分一秒的增加，這重量都像增加在他的心上，他不得不在候車室的長靠椅上坐下來。本來是約好了在車站上等候他的小王失了約，現在他是只能孤單地坐着了。

一個個穿便衣的偵探打他的身旁擦過去，一張張粗眉大眼的臉從候車室的窗口探進來，李雄擔心着，怕一個想像中的惡運將要落上自己的頭頂來。他廝守着那裝滿了危險和惡運的皮箱，開始

懊悔幹這工作了。

他懊悔受了小王的那一注錢，雖然這錢使他還清了欠賬，使他的身上增加了一套新西裝，但這是一個生命的賭注呢。這賭注的失敗的一面正隱隱的矗立着有惡運的碑坊。

三月以前在車站附近槍決的私運紅丸犯的怕樣子也湧上了他的記憶，一張塗滿了紅的血和白的腦漿的破臉在向着他笑，隨着槍聲而起的一聲尖叫，像一枝箭的射破了他的膽。一個不祥的預兆和烏鴉的影子一樣的掠過他的心頭。李雄畏縮的望了腳下的皮箱一眼，他覺得這裏面關着無數的魔鬼。

內心的恐懼和外界威脅的力量把李雄逼得快暈過去了。最後，靈魂的最後掙扎的決心鼓動了他，他終於放棄了腳下的皮箱，迅速的衝向門外去。他明白自己還年青，還需要有更長久的生活，不能讓這小小的皮箱裝去了自己的一生；可是這時候的李雄已是隻落下了陷阱的山羊。無數張弓弩都已埋伏在四周，他怎能跳出自己所激起的惡運的漩渦呢。

一隻粗大的手揪住了他的衣襟，一個黑色的槍口對準了他的胸脯，當他立起身的一刹那。

「朋友，識相點，別動，我跟得你久了呢！」

李雄沒有話說，只瞪着眼看另一個人在開他的箱子。

父親的嚴肅的臉在怒目的看着他，站長和小王的陰森的笑，塗滿了血和腦漿的破臉在對他狞笑，李雄覺得心頭有一把火在燒。「完啦！」

這是真的，這時候是一切都完了。

李雄的手戴上了白鋼的手鐐，二枝黑槍的口逼着他上了汽車。他雖然看見小王的猴子臉在一家茶館的窗口一探，可是，突然眼前來了一陣黑。

「完啦！我踏了一個空！我跌入了一個深的陷阱！」

細九爺

清波

對於細九爺的死，我覺得有些惋惜。

他是我「芳隣」中的一個，雖然我對於他有一層普通情感的關係，可是我惋惜他的，並不在這點。

在我們那村莊碧村中，近一二十年來一切都走上了衰落的途徑。因為衰落，那留在一般老農的腦海裏的關於過去的印象，便時常活躍起來。他們說在過去那着團花馬褂，挺腰凸肚皮的紳士們，巍巍的坐在轎裏，城市鄉村，衝進衝出，好不威風。還有那巍巍的屋宇，一、二、三，點綴得村裏又多麼雄壯。然而現在除掉那僅存的傾圮過半的短牆矮屋而外，其餘的連痕跡也難尋找了。「衰敗呀，衰敗！」他們老是這麼一面把旱煙桿向地下一頓，一面搖幌着腦袋來作結論。有時給生活鞭策着無法出氣了，他們更會忿恨的把「衰敗」的下文，接上一句「這個世界，是什麼世界呢」的疑問來。

他們的理由是：現在不能生活了。在過去一個銅錢當得上一兩個毫子，兩三個錢一個的雞子，二

三十個錢一升的白米，生活不是容易嗎？倘若是在那些有聲勢的人家，找上一個木工或轎工的雇主，賺上八十百把銅錢，夠了家用還有餘裕，那才是世界呢。如今就不行了。——說的人還豎起大拇指來，發出羨慕的笑聲。

誠然，生活艱苦的滋味在碧村裏幾乎每個人都嘗過了。可是他們都相信那是命該如此；就是一部分過慣了舒服生活的公子哥兒，也會這末說：「命運帶來了劫難，那是沒法反抗的。」因此碧村在這一二十年中，又老是這末沒有生氣，大家只是在圈子裏打盹。

但在這「衰敗」和「沒生氣」的景象中，細九爺居然從一貧如洗的境遇中，一躍而進到不愁衣食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碧村裏的新生。

在十多年前，他算是個極貧苦的青年。

山邊有一所矮小的茅屋，屋前滿堆着零亂的柴枝；屋裏很黯淡，只有幾件破舊而塵垢滿鋪的用具，是那末不整齊的陳設着，真使人感不到一絲兒生氣。——那便是細九爺的家。

那時，他不常在家；他彷彿和田園山嶺結了緣似的，不是在這兒種菜，便是在那兒給人家犁田。他有一個那末粗手粗腳的妻子；妻帶着兩個孩子乞食去了，門也就常常的關着，只是把照顧的責任讓隣家肩了去。

他曾對人家說過，不是家裏太不堪了，他決不會叫妻子出去乞食的；但是他卻否認乞食是羞恥的事。有時妻故意和他辯論，他便理直氣壯的睜開着兩眼給她解釋：「這又不是去偷，去搶，偷搶那才

羞辱呢！——並且我們歷來就窮，也不是前輩人遺留着十萬八千給我們化了；這有什麼羞呢？」

終究他也很憐卹他的妻子，他覺得手裏攜一個，背上背一個，這責任未免太重了。因此在一兩年後也便叫她停止了這勾當。

他不信命運，沒有見他拜過菩薩，也沒有見他算過命，更不肯多說話，只是埋着頭苦幹、硬幹。他說：「只要不懶惰，不墮落，準不會餓死人的。」他從來沒有把時光浪費過，只是一清早就起身做事，一天到晚不休息；甚至在他的工作喫緊時，你用閒談去打擾他，他還會抿着嘴唇沈着面孔，給你一句「空事」使你的話無法繼續下去。

他也很誠實，他給人家做事，如果他應允了，沒有不盡心盡力的。所以我的外祖母便抽了一部分田給他耕種，還叫他住在我們的隔壁來。——這便是我和他那普通情感的開始。

我們那房子是一幢軒敞的舊式房子，雄壯的聳立在碧村中，使人一望而知在那裏是曾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的。因為時代的變遷，自然受了風雨的剝蝕，和其他的房子一般只剩下現在這破舊的骨骼，在和風雨掙扎。那裏有二十多家人家，除細九爺外，不用說其餘的各個鄰家，都感到生活的艱辛，門庭的衰落。可是墮落怠惰的程度，卻是在這村裏豎大拇指的。吸鴉片、喝酒，那是他們所謂前生帶來的脾氣；扮演花鼓、賭博，那是他們的消遣。有時還悄悄然的在黑夜裏竊上一兩件衣服賣去，來湊湊熱鬧。甚至給賭牌弄得頭暈了，自己的女兒失掉了貞操，還漠然不知。——這些事我們的細九爺是老不滿意的，他恨極了。

「田不耕，地不種，儘管吸煙賭錢，真該活活的餓死！」有時他冒出火來了，還使勁地和我們說過這樣的話。

他有兩個孩子，大的那個雖然成人了，可是他對他並不客氣，有什麼錯失，就當着人前給他以難堪。他常常叫我們拿玉生來作鑑誡。他說：「你們看，玉生從前多麼有聲有勢，如今弄到和我們一樣了！人不務正業，那怕你有錢有勢呢！」接着便是一個諷刺的笑。

他的妻子死了多年了，卻沒有誰聽見他說過關於她生前的事，似乎他是個寡情的人。好事的會爲着這事和他開過玩笑；「細九爺！對面五嫂新寡呢！」但是他的答復，卻會使你失望；不是給你一句「不相干的事！」便是「你們這班人真無聊，正事不做，儘管幹這些沒出息的勾當；別怪我細九說得直！」不過，他也曾對我們說過：「她是爲生活而犧牲的！」——這裏，我們便可以知道他並不是不需要女人，實在是妻子的死給他的刺激太深刻了。

今年他不過五十歲，老是穿着一些破舊的青衣服，布襪子，鞋子更爛得幾乎着不上腳了；喫食也很隨便。他不曾爲着他的壽命將有一個時期會終止而擔憂過。甚至有了痛癢，他也不甚注意，連容易辦的方子也不辦來喫。你去慰問他，他必定會這末答謝你：「別信吧，我的病睡一會兒就好的！」有時他還帶病工作着，痛哩，苦哩，他一點也不覺得。在旁人看來，這個人至少可以再活二三十年；誰知在今年暑期中被瘋狗咬了；就一病不起。——這，我相信就是他自己也沒料想到的。

當他被瘋狗咬了的時候，我還在家；我很擔心的去看他，他正在門前收拾柴屑。他告訴我被咬時

的情形，並指給我看他的三處傷痕。我問他：「痛嗎？」「一點兒痛，沒什麼要緊的。」他從容的答復我。不久我離開家了！離家的時候，聽說他的傷還沒有好。大家爲他擔憂，我也很念及他，但願他不久的將來能夠痊癒。——我記得，我那時還誠懇的爲他默禱過呢，因爲我覺得細九爺雖然是那末平凡的一個農夫，然而在「衰落」的村中，要算是一個典型人物了。——這便是我對於他的死有些惋惜的原因。

時光荏苒，現在距細九爺的死去又是一兩月了。可是他那「一點兒痛，沒什麼要緊的」的話兒，還在我腦海裏翻來覆去。

夜 景

譚英梅

只有今夜裏第三號宿舍才平靜一些，那一種粗狂的叫笑聲和放蕩的嬉戲聲可以不刺到遠遠的地方去。原因是明天英文法要考試了，第三號宿舍的幾位主人不得不停止今夜的歡笑來預備一點。然而也祇有我們這位「OX」謹謹慎慎地捧一本英文書坐在那一角裏有勁地讀着；我們底情書聖手劉鼎新呢，他現在坐在靠窗的一張寫字桌前凝思，手裏握着的派克筆並未在抗日將士箋上寫下一個字，只皺着眉對牠呆望，因爲寫了一個「冰冰」就不容易往下寫，滿肚子的話在他腦裏混做一團，他將從那裏寫起呢。於是放下派克筆，眼睛從「冰冰」上向旁邊移，溜過窗子，溜過牆壁，正碰在小李底光滑的頭上。

我們這李愛卿是一位讀書專家，什麼書籍都會讀過，而且能將這些書裏的材料統統的記得，然而這裏祇限於小說方面的書，尤其是描寫愛情的。劉鼎新每次都是見着小李捲着一兩本書，伏在自己的書桌上甜甜地看着，能夠半天不抬一抬頭，不動一動身體，這使劉鼎新有點佩服小李讀書的精神。真的，第三號宿舍裏有誰比得上小李的用功呢。

當然今夜小李仍舊繼續的照那樣子看着，劉鼎新以為小李要看看英文法了，可是，那是一本紫色封面的軟軟的書；這一來，我們底劉鼎新有點動氣了：

「小小李，喂！還看什麼那勞什子的書，我看你明天 *Diagrams* 怎樣說？」

這聲音送過去，將小李從「青年的婚姻」裏喚醒過來，抬起那光滑的頭，又傳來一種像是不高興的聲音：

「管它呢，管它什麼呢，反正大和尚不收書！」

這聲音一消滅後，劉鼎新看着小李又照樣子伏下頭去了。

「小小李，你得留神點！上一次要不是……嘿！」

這一次小小李沒回音，然而有一陣陣讀英文的聲音在響着，朗朗地怪有勁的。劉鼎新一轉頭，那是由那邊的 $\text{O} \times$ 的嘴裏傳出來的；他不覺笑了。眼釘着那邊的 $\text{O} \times$ ，看那個兩手抱着書，腿順在一邊，大屁股坐在張文的牀上；腦袋不住地來回幌着，帶着兩根鬍鬚的大嘴津津有味地讀着句子，看到這情形，劉鼎新將剛才對於小李的盛氣全消了。

「老牛，老牛，」劉鼎新將抗日將士箋推在一邊，站起身來，使自己的聲音超過（OX）的，「好了，好了，明天一準一百分；你去管管小李，他就死在那些勞什子的書裏。」

OX聽見了有人喊，停止了讀聲，將大屁股從張文牀上站起來，放下書，挺起胸脯子，右膀子用力向外一揮，叫骨節裏「各得各得」的響着，然後放開了喉嚨：

「嚇！一百分，拿一百分的是什麼人嚇！我管小李？我自己還管不了媽的，這鳥東西難熟呢。」

「熟不熟幹你什麼？」

「嚇，幹我什麼？上次險些兒下海，要不虧我們那位……」

「下海又怎麼樣？」劉鼎新眼釘着那個的臉。

「那像你——」那個臉上浮起一絲笑，手揮了兩揮，「嚇！出名的大和尚信徒。」

「別恭維。」劉鼎新趕忙轉了口氣，「喂，老牛，張文說你們今天又是錦標比賽？」

劉鼎新這句話提起了我們OX的精神，他離開張文的牀，將運動褲往上縮縮，拖着那大皮鞋走近了劉鼎新的面前，臉上擺了個雄赳赳的架子，聲音比讀着英文的時候更來得朗朗地：

「怎麼？你還不知道嚇！你一天到晚只會去……」

「別要瞎扯，到底比賽沒有？」

「你想，嚇！不比賽那說的什麼話？」

「那一隊——火車頭？」

「當然。」

「怎麼樣？」

「你猜——嚇！你想我們……」

「那當然是你們勝仗。」

「火車頭」○×說起火車頭就起勁，兩隻手用力揮着，臉漲得紅紅地，「火車頭那些傢伙真正是沒用，嚇！做中看不中喫。要是我們喜馬拉亞隊敗給他，那真真算是……告訴你：銅頭固然不行，張禿子，就連張禿子見了我……他一連在我手裏四次侵人犯規。嚇！你想除了他底下還有誰？這傢伙，嚇，真正弔兒朗當！」

劉鼎新看○×越說越起勁，臉上加重地擺出那付雄赳赳的架子，兩隻手不住地揮着，連肥胖的身體都連帶着搖動起來，細碎的唾沫從牙縫裏繼續不住地向外噴，飛到地板上，飛到劉鼎新的臉上，飛到被推在一邊的抗日將士箋上。

「看你明天和得溜風的。」劉鼎新拿手帕往臉上抹一抹。

「哈哈！那倒不用你擔心。」○×臉上露着得意的微笑，「媽的，我老牛不戰敗得溜風，也不算是個……嚇！」

「祇剩明天一場吧。——嚇，老牛，起勁！」

「好，你瞧着我們明天的最後決鬥，不奪得錦標，至死不休！」

「我預祝你們喜馬拉亞隊勝利。」劉鼎新忘形地舉起手對着 OX，「籃球大王 OX 萬歲！ OX 萬歲！」

「哈哈，哈哈，那我們喜馬拉亞隊可就……嚇嚇！」

OX 放出粗狂的笑聲，肥胖的身體笑倒在寫字桌的一頭，一口唾沫往外一吐，可是沒給吐好，就順着嘴沿往下掉，「托」正掉在被我們這劉鼎新推在一邊的「冰冰」上面。

「嚇嚇嚇！弄污了你的信了。」

OX 彎下身體用手那麼一抹，可是勁用得大一點，手指一帶，一張抗日將士箋就給撕成了兩段，一段飛落到地板上，剩下的上一段夾在 OX 的手裏。

「老牛，怎麼亂使蠻力，瞧好好的信被你撕毀了。」劉鼎新收斂了笑容，拾起地板上的信箋，板着面孔釘住 OX。

OX 到這時候放下那上半段信箋，抹着臉，「哈哈，要這麼多信箋幹嗎？我知道你一天到晚夾着牠寫情書。鼎新，嚇嚇，對不對？」

這種帶嬉笑的戲謔使劉鼎新感覺到難堪，「老牛你別說這話，嘿，你瞧我寫過多少呢？」

「寫過多少嗎？嚇，我來瞧瞧這是什麼信？」

這一來叫劉鼎新急了，他向前想搶那半段信箋，可是沒有 OX 那麼迅速地一下子就抓住，然後將眼睛掃着信箋，嘴邊浮起了微笑，一隻手摸着那稀稀的鬍鬚，「嚇嚇抗——日——將——士，好漂

亮的信紙！

「老牛，」劉鼎新沉重地板着面孔，伸手去搶○×手裏的，「怎麼看我的私信你——」

「嚇私信？那個腰一閃，就轉了一個身，「什麼：冰——冰，哈哈，冰冰，冰冰。」

「……………」

「冰冰怪可愛的名字。嚇，到現在你還瞞着我老牛。」

「沒有什麼希奇，這是我的表妹。」我們底劉鼎新到這時反而鎮靜了，他索性坐下來，將那下半段信箋忿忿地撕得粉碎，擲進字紙籠裏去。

「嚇，鼎新用不着生我老牛的氣，你得瞧瞧老牛是什麼人嚇嚇，老牛得要問你，現在進行到什麼地步了？嚇，鼎新我老牛沒把你看做外人，哈哈！鼎新你說是不是？」

○×的幾句話使劉鼎新消了氣，咳嗽了一下，吐一口痰到痰盂裏，「老牛，不是這麼說，你得知道我的苦衷，是在小李張文他們眼前……」

「嚇，小李張文？」○×哈哈地笑起來，「你得瞧瞧我老牛嚇，到底現在怎麼樣？」

劉鼎新現在將椅子拉近○×，用手帕揩揩手，聲音放得溫和地，「你瞧我每天在這裏寫，還不是這麼一回事，可是現在我什麼我都不妄想，只希望她回一封信給我那——」

「這都是心急，你以後得靠靠我老牛嚇，你別瞧老牛這付雄架子。」

「靠靠你老牛有什麼辦法？——那不能用你底籃球去對付？」

「嚇，你真是懦夫，你想張文那回事，要不是我那麼一着……嚇老牛就是條直漢子，歡喜打抱不平。這有辦法，我代你想個辦法，不管你手到成功。哈哈，鼎新！」

「好，老牛——」劉鼎新湧起一股勁，全身就輕快了許多；一隻手從抽屜裏拿出抗日將士箋，那一隻手就拿起派克筆來又寫下一個「冰冰」。

「老牛，這一封信我寫得厲害一點，叫她得預防預防，老牛你看怎樣？」

「那當然。這一封信去要是再沒有回音——嚇，那對不起，我得要施展施展我老牛的手段給她瞧瞧！」

「那麼，」劉鼎新注視着信箋，「老牛，現在就這麼着？」

「對的，就這麼着。」OX用勁地應了一句。

劉鼎新拉正了椅子，想了一下，手裏的派克筆就不停地直往下寫，很快地寫滿了一張，於是揭過去，又很快地寫着第二張。

「鼎新，嚇嚇，到明天你瞧瞧老牛的成绩——嚇，我老牛……鼎新……嚇嚇。」

劉鼎新心裏加增了一種愉快，越寫得起勁，週身的細胞都活躍起來，像觸了電一般；過分的興奮使得他停下了筆，讀着信箋，臉上就湧起一陣紅，身體軟軟地躺在椅子上，偶然頭偏向左一望，窗外新上的明月正對着他顯出微笑。

我們底OX也好像盡了他的使命，拖着皮鞋走回張文床面前去，大屁股往下一沉，就倒在床上，

兩隻手托着頭，眼釘着帳頂。我們可以想到：這時的○×大概在想他的辦法了。房間裏現在得着了暫時的寧靜。

然而僅有一會兒的工夫，張文的床裏就有了一個大的呼喝聲，○×從床上跳起來，捏緊拳頭用勁往桌上一攢，「嚇，那還便宜它！」——拉拉，對的，就這麼着，就這麼着。

於是又坐下來，將皮鞋在地板上「得得」地有節奏的響；拳頭往回一縮，那一本放在桌上的英文法就給摔到大腿上，○×拿起一瞧，一股氣就湧上來。於是用力一合，一順手往牆角一扔，——「砰。」

「弔兒朗當讀這鳥東西幹他媽的用！」

視線從牆角裏移到屋角的一邊，——嚇！小李還伏在那書桌上。嚇！這使我們○×又添上一股氣：「小李，小李，媽的！你還看那弔兒朗當的書嚇……！」

那邊小李像是還沒聽見聲音，祇動了一動。

這真使○×格外地氣，他突地站起來用勁捏着拳頭，兩隻膀子就漲起一條條的青筋，腿向前走着，放響了喉嚨：

「小李，小李，你不聽見我老牛的話嚇，我來瞧瞧你！」

小李這才移動了身體，伸着懶腰，「老牛，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嚇，那弔兒朗當的書幹嗎要拚命地看？」

「怎麼？」小李帶一點反抗，「你有什麼權力禁人看書？」

「嚇，老牛那能禁止你看書？可是我得勸告你，像你這樣子，我老牛瞧不慣，你非得改一下不可。嚇，要這麼改一下！」

「好，就改一下。」小李順了○×的口氣，「可是現在不看書得做什麼？」

「嚇嚇，不看書做什麼？」○×一伸手就拐了小李膀臂，回到張文的床上，○×坐下來，不覺就想起張文。

「小李，你知道現在張文到那裏去？」

「到那裏去？——他一天到晚的女人女人，現在不過是在女人家裏。」

「不見得嚇嚇，這兩天爲我們底『那個』很勤苦地代她忙他媽的什麼呢。傢伙也祇得做她底走狗。」

「我說張文不知道走的什麼紅運，居然看中他。」

「嚇！看中他？」○×忽然起勁起來，粗壯的手緊緊握着小李，「小李，你別瞧林曼玲……嚇……」

可是○×說話的聲音就很快地傳到正在看信的劉鼎新的耳膜裏去，我們底劉鼎新清清楚楚地聽見○×說的是「林曼玲」三個字。

「小李，喂喂！什麼什麼？」

這邊小李掉轉了頭：「老牛說林曼玲的事情。」

於是劉鼎新連忙將信箋套進信封裏，走到○×面前：

「老牛，這得要聽聽，『我們底丁香花』怎麼樣？」

「嚇嚇。」OX顯出愉快的微笑，慢慢地說着，「你們別瞧林曼玲看中張文。嚇，昨天，嚇，昨天的熄燈鈴響過以後，在七號宿舍裏，他們告訴我說小白臉在揭示處貼出了丁香花底一封信。嚇，你們想丁香花的一封信，媽的不知道小白臉從那兒得來的？這一封信，嚇，可是不知道怎麼被訓育主任出來幹什麼瞧見了收了去。這件事，嚇，這件事祇得七號宿舍裏一個同學偷瞧見。你們想：這件事別扭不別扭。」

「我說，老牛，」劉鼎新笑着說，「這別是小白臉失戀了，偽造的一封信來瞧瞧我們底丁香花。你想她能將一封信遺失？」

「這底下鬧得可就有趣了。」小李眯着眼釘住OX，「然而我不知道她當初怎麼會愛上小白臉？老牛你想想。」

「這沒有想頭，嚇，她三五天愛上一個，隔幾天再換一個，有誰管她。嚇，小白臉又是什麼鳥東西，那傢伙真一點兒不漂亮。嚇，他左眼角上還有個疤痕呢，不信你們瞧瞧去。」

「我們張文不知道怎麼着了迷的？老牛你得注意注意他。」

「對的，小李的話倒不錯，你得去管管張文。我們第三號宿舍的名譽不能夠給他壞掉，老牛，不是？」

「嚇，這不成問題，張文他逃不了我的手掌心。——嚇，你們想我老牛……」

可是這時候外邊隱約地有什麼聲音在「得得」地響着，這聲音漸漸大起來，透過了窗子傳到屋裏。

「老牛，老牛！」小李首先聽見了這聲音，慌忙地踢了OX一腿，「外邊什麼聲音？——不對，那話頭到了。」

「時光這麼快，弔兒朗當地傢伙又來了。」

OX一推小李走到自己牀面前，將被單拉開來，脫着皮鞋喊鼎新：

「鼎新！快快將電火熄了！」

劉鼎新伸手到牆壁上關了電門，同小李跑進自己的牀上；三個人屏着氣，一點聲音也沒有。

外邊的聲音漸漸地響着，到這聲音在窗外的時候，劉鼎新看見陳舍監昂着頭，向裏邊望望，看沒有動靜，又「得得」地響過去了。

窗外的月光更顯得明淨皎潔，從玻璃窗外射進屋裏，照見裏面一些零亂的器具和幾個不相同的臉龐。

末路

贊之

算是舖，也有貨色，同樣是面着市開着啦！

半丈見方的柴房子，新蓋的，坐東朝西。這裏有香蕉，林檎，紅柿子，還有時行的暹羅蜜柚；以及「地

球，「紫金山，「梅蘭芳」都賣。這小鋪子的貨色還可以，總是顧客罕臨，這是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兒，就是老炳伯也摸不着頭腦。

什麼彩頭都做過了，當煞哪，躲風水哪！老炳伯吩咐他的兒子牛才，再給這柴房子的額上，掛上一面獅頭八卦。

「該可以轉運啦！」老炳伯的肚子裏含着希望的微笑。

一天，二天，三天的過去了，算來已是開張的第五天了。

運氣還不見轉過來，柴房子裏多了一陣陣的爛酸的氣息。

「柚子爛啦！」牛才捧着一只挺大的柚子，翻着爛了的地方給老炳伯看：

「這麼大塊！」

「唉……」

只有太息着，老炳伯沒有話說，只是望着獅頭八卦發楞……

牛騰，牛才的小弟弟，隻手抓着空，隻手拉着牛才的衣襟，眼珠子不住地在柚子上溜着。跳着，叫着

要喫——是的，他曾嘗喫過幾次爛紅柿呢！

牛才給他一下掌巴——拍！

「啦……啦……」牛騰哭了，張着嘴巴，亮着嗓子。

「小雜種……還哭……」老炳伯本來是最愛牛騰的，今天的一肚子悶氣，也拿牛騰來發洩——

拍也給他一下掌巴

牛騰哭的更響了。

隔壁的二掌櫃跑過來：

「又打牛騰……什麼事兒……」

「這小雜種，只顧喫，這年頭……」

沒待老炳伯說完，二掌櫃接上來：

「孩子懂什麼，唉！這年頭實在當不住！」

「做生意真不易賺錢呢！」

「現在的商業，不說吧，什麼行當都要虧本哩！」

「你二掌櫃說的倒不錯。像我們這樣的鋪子，資本不到十多塊的，現在才開張，生意還不好，可是，

又要抽什麼資本捐啦！潔淨捐啦！你看，我們這里房子新新地……」

「就這幾種嗎？算來現在的捐的名目也有六七十種呢！」

「這樣怎不叫人『關門大吉』呢！像我們是種不下田的，以為做點小生意總比較種田好一

點……」

「你們是種田的？」

二掌櫃這樣的問，他似乎是要探其來歷。

牛騰止了哭了，呆呆地聽着他們的談話，眼眶裏還吊着眼淚，和牛才在一起站着。雖然是初秋的天氣，使人窒息的風，吹來陣陣灼熱的氣息。

一張寫上「開張駿發」的大年紅紙，給風吹得軋軋地響着。

老炳伯吐了一口痰，停了一刻，這鬚鬚是爲着有一回較長的談話的準備說：

「說給你二掌櫃知道：我們就是住在這鄉里外面，土名叫做壩頭的地方，那里是一個幾十家人家的小村落。在一條土隴上面，建着兩間以土塊砌成圍牆，以稻藁草爲蓋頂的小屋，這是我們的家。

「風景是再美麗沒有了。在家的右邊是一排蒼翠的綠竹，門前是一片田疇；待這樣的夏天，我們的家又面着南，有陣陣的南風，涼得很！在閒時，拿着一條長凳子，坐在竹陰下，聽着蟬聲的哀鳴，望望空中的浮雲，吸着從風裏夾來的野花的氣息……這是多麼的寫意……」

「這真是比我們困坐在鋪子裏要來得爽快。」——二掌櫃揮着葵扇，似乎覺得老炳伯說出了這個幽逸的境地，使他羨慕，而更覺得這裏的煩囂。

「可不是嗎！別說這裏比不上，就是那些繁華的都市，也怕沒有我們那地方的自然幽妙的生活哩！牛才常常說：

「我們如果是有錢人家，永遠住在這裏，那可謂是人間的天堂哩。」

這話說的到也不錯，可是，我們沒有錢，自己領幾畝田種，自耕自喫，雖然沒有享受天堂的樂趣，總算可以快活的活着。二掌櫃是嗎！也就夠啦，我們反正是出力的人……」

二掌櫃點點頭。

我們在那裏，也住下了二三十個年頭，倒還活得過。可是，近幾年可不成樣子啦！年頭一不好，不是水，就是旱，你想，這豈不是要我們種田人的命？反正租是少不得的。

上年不是旱過嗎？園貨一點沒收，我們可慌啦！怎麼還租呢？飯又不可不喫，每天總是愁着，等着租期的來臨……

一天，田主亞雄可真的來了！

「老炳伯租錢總預備好吧！」——進門他就這麼說。

「亞雄爺，今年旱，你總曉得，」

「旱可不還租嗎……」

「不是這麼說，還是一定要還的，不過……」

「不過——嗯！」

「我們現在沒錢，請爺爺再緩一緩租期……」——聲音是那樣的懇切。

「沒錢？你的兩隻豬好啦！」——聲音是那樣的兇惡，那樣的粗野。

「他轉過頭來，向着同來的兩名家人說：

「牽他兩隻豬好啦！」

「我可慌啦！爲着我們的命脈，再三的可亞雄爺哀求，可是他總是裝着鬚子。」

「兩個人像鬼般的把兩隻豬抬去，亞雄爺帶着笑。」

「『吱……吱……』——一聲聲的豬叫，夠把我的心打碎了。」

「二掌櫃，這樣怎種得下田。我們就想放下鋤頭，找點別的事做，可是……我們又這樣的住下來了。有什麼法子呢？」

「『嗯……』——二掌櫃捏一捏腦袋，像很替他們惋惜，很同情他們。」

天氣很熱，肥胖的二掌櫃，在那大肚皮的摺縫裏滲出點點的汗珠，雖然他袒着胸，揮着扇。

牛才牛騰不知什麼時候溜走了。

老炳伯的話又拉下去：

「今春一開頭，更不成樣子啦！這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一年不如一年！——二掌櫃搖着頭。」

「我們壩頭村裏面，是再平靜沒有的，住了二三十年，也不見得什麼意外。可是，現在真個出了亂子，今夜不是我失了番薯，隔天就是你失了花生；總之，每在夜裏，就有好些人在田間裏做着扒手的勾當。起初的損失還小，後來越來越兇，失去的數量也越來越大，於是，住在一起的人，出了賞格拉！」

「可是，不出賞格還好，現在出了賞格，他們更來得明目張膽：在白日間，帶着船隻，把園貨一船一船大大方方的載着去。我們有什麼法子，他們個個都有一把『駁壳』呢！」

「你以為這些人是誰，統統是隔鄉裏的這些小子，你猜他們的膽子多大：偷了人家的東西，還到

我們的村裏來，到處散着些紅紅綠綠的叫做什麼單的紙張。我是瞎了眼睛的，不識寫的是什麼。據大通兄說：他們的勢力很大，我們要和他們在一起，囤貨才得安全；不的話，後頭兒會給我們利害的。

「二掌櫃，這多可怕……」

「那可不是玩的，」——驚愕。

「我們沒有和他們在一起，當然囉，我們不得不防備，好在我們的地方很好：四面是水，只有一條小路可通隔村，那邊兒又有一圍圍牆，兩個寨門，有幾桿槍也夠啦！」

「從那時候起，每天都有人當值守夜。」

「是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天空裏的星辰扮着閃閃的鬼眼；一片美麗的田疇，都籠罩在這黑夜裏。日間的暑氣是消盡了。輕微的晚風，多情的扇着，沉寂的原野裏，只有幽沉的蚯蚓的哀鳴，與唧唧的低微的蟲聲。」

「當心啦！這黑夜……」——值夜亞歪說。

「總不會吧！」——另一個回答。

「你沒聽見嗎？他媽的今天還來了信，叫我們即刻入他們的夥，不然，總要把我們全村都搬光。」

「怕是嚇我們的！」

「嚇我們的？他又要耀元叔送他二千塊洋錢呢！」

「二千塊……！」

「耀元叔當然沒送去囉！他不過在我們這里算是比較充裕點，那里出得來二千塊？可是，今晚他準來，我以爲。」

「那我們怎麼辦呢？」

「當然抵抗他的……」

「亞歪打着胸脖子，那麼很有把握的樣子。」

「說起這傢伙，倒也很了得，個子很結實，拳頭有碗來粗，只要他的身子使一下勁兒，各部分的筋肉大塊大塊的就會突出來；力氣很大，四五百斤也挑得來，他算是這壩頭村裏的好漢，『誰不認得亞歪』他是常常這樣的誇耀着。實在誰不認得亞歪，就是那班狗弄的，也都喫過他的虧呢！」

「自從這件事兒發生後，每夜亞歪都到寨門來守衛，雖然每夜都有輪值。」

「一門『駁壳』一枝手電筒，就是亞歪的武器。」

「一條電光帶着一個高大的黑影子，來回的行着。一躍的，這個黑影子跨上圍牆，（嘿！好傢伙！）電光對着那條小路移來移去，突然的，這電光停着不動，跟着，高大的黑影子，從圍牆上翻下來。」

「阿龍哥，有火光呢……」亞歪說。

「那……」——阿龍哥睜着眼珠子，聲音有點抖。

「到上面看吧……」

「兩個爬上寨門頂的更柵子。」

「在對河的樹林裏，離河五十步外的地方，有火把在跳動着，雖然是幾點小小的火光，這可明明的告訴他們事情爆發了。」

「『劈拍……劈拍……』——隱約的。」

「『聽到麼！——槍聲。』」

「『槍聲——』」

「兩個呆住了。」

「經過了一回鎮定，亞歪猛的從更柵子跳下來，接着另一個也跳下來。」

「『劈——』」

「亞歪響了一個警號，接着大聲的吼着：

「『土匪來了——土匪來了！』」

「他做着手勢，另外的一個也照樣的吼着，兩個人像瘋了的樣子，從這邊的寨門，到那邊的寨門，吼着……全村的人們都驚覺了。」

「這時候，大概是三點鐘光景，死寂的空氣突然張緊了。人們都從牀上爬下來，男的都跑到這兩個寨門來，槍是不夠用的。全村裏合算起來，也不過三五把槍，可是個個都沒空着手——竹筴，鐵鋤，扁担，鐮刀……都湊上來，沒法兒哪，也得和那火器拚一拚。娘兒們都在小屋裏呆着抖着，最好的法兒是合着手請菩薩救救命。」

「嘩……」

「東西兩個寨門都擁滿了人。」

「寨門裏也回了幾響槍聲，除此之外，鋤頭，竹笆，鏟刀的響聲，和一團喧囂的恐怖聲，混合成一片，不能名狀……」

「這空前有的恐怖，這晴天的霹靂……」

「劈拍……劈拍……」——越近。

「寨門內的空氣越緊張。」

「這槍聲，可以聽出是在那小路上響着，只幾十步光景，就可到寨邊。」

「怎麼好！我們只有這三五把槍，怎……」

「可不是嗎，又分兩個寨門。」

「他們可有百來把槍吧！你聽，槍聲多雜！」

「大家又沈下來，心的跳動，有槍聲那麼的勁兒。」

「總之，我們槍雖少，還有這麼多的傢伙，還有我們的胳膊子……」——亞歪的聲音。

「劈……拍……」

「崩崩……」

「你聽！那邊東寨門不是給他攻打着嗎？」

「我們到那邊去擋」

「舉手一揮，隨着亞歪又一批人到東寨門去了。」

「二掌櫃，你猜他們的心眼兒多伶俐，他在東寨門攻打，足足有點多鐘光景，很厲害，而西寨門卻一點也沒有動靜，因為西寨門離小路遠，我們當然沒有想到囉！那知他們的攻東寨是虛張聲勢的，可不知他暗地裏已在西寨門擺佈了百把人，等到我們的人全部的調到東寨門來的時候，那邊西寨門已經給他們打下來了……」

「呀……」——二掌櫃失驚的神色。

「那狗養的已進來了，有二百多人，百餘桿槍，我們當然打不過他，任你有多少的鋤頭，鐮刀……那擋得住他幾下『劈拍……』」

「劈拍……劈……」

「幾下子交鋒，死的人已不少，各人都在逃命。」

「在混亂中，亞歪還在奮勇的開着手槍，和他們對抗。」

「忽地：」

「亞歪是你……」——一個聲音。

「亞歪？」——另一個聲音。

「好傢伙，今天看你使得勁麼……」

「在那裏……」

「那個高個子的……」

「亞歪正要裝子彈」

「劈拍……劈拍……」

「不知若干把槍對準亞歪的身。」

「不知着了若干處的傷，亞歪倒下來了。」

「幹呀！兄弟們，給我一門百子炮，一條火龍……」——亞歪最後的呼聲。

「槍聲，喊聲，哭聲，與牛鳴，豬叫，鵝鳴，狗吠……打成一片，這壩頭村就在這百萬聲中完了。」

「各人都在逃命，我嗎？在混亂中，也不顧什麼，跑到牛柵子裏，把一條牛牽出來，父子三人坐在牛背上渡河走了出來，總算脫了險，我們走後，壩頭村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敢去想他。」

「把一頭牛買了三十多塊錢，開了這一間小鋪子。」

一一 哥

若

下着微細的雨，刮着冷風，在擾攘混亂的羣裏我們走上火車，找定位子坐下。車快開行了，沈君站在我們坐的位子的窗外。

「下午你們是在南京了，再會！」車遲遲啓行了，沈君，北站，漸漸隱入煙雨中。

北地着實有點冷，在南方誰會說這天氣是春初呢！大衣上滿是水珠，但我們不想脫下來曬乾它，其實這是我唯一禦寒品。

楊靠住窗櫺，瞧着窗外的景色。

「楊，疲倦麼？」我說。

「眼有點痛。」

「是的，我痛得怪利害呢！哈哈，兩天多看了八場電影。」

「有點劉老老的味兒。」

「沈君也怪有興的陪着。你說從汕頭到現在，你用去了幾多？」

「多呢！八十多塊。」

「多？我沒有詳細去清算，百多元是沒見了。大衣毛織物……禦寒的已佔去了很大的數目。這僅是正當的用途。」

「是的，正當的用途，你想你二哥會來接我們嗎？」

「我不能確定。你知道的，我和二哥約的是在上海不停留，直到南京。」

「想不到會在上海玩這麼久。」

「暈船和幾晚來的遲眠，都使我疲倦不堪了。」

「楊，我想睡睡，你坐過這邊來看守行李。」

車到了真如，已有着疏落的田舍了，水渠電杆一晃便過去。

一覺醒來，楊說是喫午飯的時候了。

下午兩點，雨停了，天還陰沉着，保不住他不會再下雨。濛濛的遠地和天相接，大平原的景色，不是我們的家鄉所能看見的。我欣喜我已走進了更廣闊更複雜的社會中來。但我卻有點目眩，今後要怎樣過活呢？即是生活的舵要向那方轉動駛去呢？這裏一切似都與我相愛，但又陌生的。或者在狹小的心中會常常想到這裏的一切都卑視我，自己實是藐小得很。昔日在學校的威風已成爲可笑的一回事，——笑當時像煞有介事。

煙霧中雖看不見遠地，但我的回想已超越時空停駐在南國的家鄉，在上船的那天了。

那麼晴朗的早晨，天氣溫和得使人怪舒服，爸跟着我上了小輪船。爸吩咐旅館的茶房把行李堆在坐位旁邊。

「沿途你要留心行李呀！」爸臉上的皺紋多呢！比平常更沉靜下來。「好幾年沒寄錢與你二哥了。」

這很給我驚愕；家裏的經濟狀況我是從不顧問的，但一天不如一天是事實，隨處都覺察得出；汽燈要月多才用一用，豬肉店會上門討帳。那知道爸有年多沒寄錢與二哥了呢！

更使人駭異的，是常能想像到由廣州回來的二哥；頭光油油的，西裝有好幾套，浴後要把爽身粉搽滿全身。……一切一切都會令人驚奇這樣會花錢的二哥。

「你二哥自轉學南京後，過了半年他便說不要寄錢來了。其實我也沒法再擔負似從前在廣州每年的費用了。你這回去，須知道你的費用在你爸是怎樣掙來的。」爸的聲音是這樣溫和沉着。

船開了，到了汕頭，到坐在京滬車中，爸的話在我眼前是濃濃的似雲霧，有點隔膜。除開了初次離鄉有點悲愁外，一直是想着我已投到大社會中了。我已真正入了人羣中，什麼都給與我新鮮奇異的感覺，一切都使我喜悅，雖然一切都與我陌生。我知道了自己的藐小，但我卻似乎從此便可知道「人是怎樣生存下去。」

到了上海，二天多看了八場電影。都市的味兒已嘗了點。如今我已有一件時髦的大衣了，我的頭髮有光有香。我知道青年們都應該這樣，二哥便是這樣。

但算算袋裏的錢可不多了，這與我無關。橫豎我已來到此地，爸還會不寄錢，讓我餓死？以是我欣然的觀賞車窗外的景色。草草寫了一封信與同學，告知「上海是美麗的。」

車到了滬墅關，雨又在下着。

「你猜想南京是怎樣的城市，」我說。

「書上和人家說是龍蟠虎踞的城，人民很是淳樸。」

「我二哥說還有點鄉味呢！」

「我們區裏百多人在省城讀書，喜好繁華吧！南京不是更宜於讀書麼？」楊有點感慨。他的年歲學問都比我多。但淳樸繁華……這些字眼都似與我無關係，我只知道鄉裏人讀到了中學，便要往省

城去，穿回幾套西裝，現在我也有這樣的資格了。

「如你二哥不來候我們呢？」楊擔心的問着。

「自己去找。」

車停下了，我很快的向窗探首出去。——南京是怎樣的？

「是下關，還要進城吧！」

「楊——那末坐汽車還是坐馬車呢？」

「看風，你守定行李。」脚夫把行李搬下車來。

楊回過來「天晚了，坐汽車好，塊半。」

穿過一條油濕的路，兩旁的景色，有些似鄉村的原野，有些似市鎮，這些對於我很冷漠。

進得城來，車子繞了一個大彎。駛過一條馬路，停了一個刺目的建築物前，是圓頂的國民會議場。我們在門房處查看了二哥的住址，到了第一宿舍，是一所簡陋卻很清潔的屋子。查了幾次房間號數，都沒見到二哥的影蹤。這可糟啦！

「找余先生的嗎？他剛出去呢！」忽地有一位在說話，「那一位是他的弟弟？」

「我便是……」

雖然認識了一位同鄉，他還囑車夫載我們到旅館去。應允告知二哥來找我們，但沒見着，終使人有點懊喪。我們沒精打彩的躺在牀上，叫茶房開飯來。

「令兄去那裏了，你想？」楊很苦惱的說，我們都是生客，此地唯一的熟人便是我二哥，恐怕是和舞女們廝混了。」

「舞女？」

「對啦！我不是早先便告訴你了嗎？我二哥是摩登男子。」

「首都沒有舞女罷！」

「有沒有都不是問題，總之他會常常和女人一塊的。」

我苦惱，悽愴，有點憤恨。

喫過了飯，茶房走進來。「有位先生來找你們。」

「奇怪，誰來？」

「我二哥，定是的！」布簾掀開了，跨進的果然是二哥。

「剛才我回宿舍裏去，李君說你們到了。」

我注視我二哥的服裝，這很使我驚異；他的頭髮蓬鬆着，穿一件灰布長袍，闊頭的舊鞋，瘦了一些。

「沿途都很好？」

「壞啦！汕頭到上海的船中睡了三整日，米粒都沒進。」

顯然的他，二哥已失去了從前輕佻的氣性了，他溫和地沉默着，還定睛看衣架上我們的大衣。

「你們喫過了飯沒有？」

「剛才喫過了。」我答。

他站起來看了看我們的行李，我把在汕頭買的柑子拿出來。

「這裏是買不到這樣大而好的柑的，價錢如何？」

「最大的，頂好的，一塊錢十四斤。」

「前天下午我去下關候你們，卻空站了幾個鐘頭。」他一邊喫一邊說。「那次特快車沒見到你們，我便知道你們是停在上海了，是不是？」

「是的！我有點窘迫的說。」

「好，你們平安到了這裏是最好的了。去年冬末，我到漢口，回校來學校已開學了。所以只有住到壞宿舍的份兒，縱有稍好一點的宿舍也不能留你們住。況且在這個時候來，此地是沒有學校給你們投考的。明天便去覓一住屋，你們想是不是？」

其實我們是生客，一切都要由二哥作主的，他卻溫和的商量似的問着。

「今晚你們想出去走走嗎？」

「楊，怎樣？」

「我疲倦極了，睡眠不足呢！」

「我倒是在擁擠的車中睡了三個多鐘頭。哈哈！」我渴望着快快去逛南京城。「楊，走走好的。」

「不想，委實疲倦極了。」

「休息休息也是好的。」二哥說。

「我沒有倦意呢。」我不惜丟下同伴在孤館中。二哥知道我內心的熱望。

「你們去好了，我睡覺了，不會寂寞的。」楊說。

雨停了，路燈的火有點青，二哥和我並排着走。

「我想不到你會來南京。」二哥輕輕的說。

「爲什麼？」

「你知道家裏的情形？你在家鄉發的信說某天起身，我還以爲你是想來都市而隨便寫的。」

我奇異，我瞧着他的布袍，微彎的身軀。

「你的大衣在那裏做的？幾塊？」

「汕頭，五十多塊。」

「唔！」

「在上海買了一雙皮鞋，十四塊。因前次大哥在香港買的穿舊了。」

「唔！」

「上海是住在朋友家，二天半倒用去了三十多塊。」

「唔！」我注視二哥，他垂着頭走着。

「在上海住了二天半，看了八場電影。」

「唔！」他的頭抬起來。「我還沒有喫晚飯呢！」

穿過了幾條小街，走進一間簡單的飯館裏。過了時間吧！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客。

「我是買飯券喫飯的。很便當，一塊錢七張。」

「我不要喫了。」我說。

我站在樓前，眺視遠方的燈火。雨後的風很是清爽，雖然有點冷。

二哥慢慢的喫着。「爸給你多少錢？」

「百五十塊。」

「還剩二十多塊了吧？」

「……」

「我知道呢，唔。」他的聲音很沉重。

「你渴望來外面讀書是好事，但你便想來都市上玩玩，也是真的吧？」

「……」

「弟弟，我可憐你，我可憐這社會。我們家鄉繁榮了吧？」

「是的，你前年也回過家！有着三十多旅館和客棧，有電影院，有長途汽車，有西菜館，有幾間冰室，有時還見得着外國教士的單車。（脚踏汽車）穿西裝的似比這裏多。小學教員每人最少一套，大衣也一套。」

「唔……」他只低着頭喫飯。「我咒詛社會。弟弟！我年紀比你大，比你稍知道了一些世事。你還是小孩子，我不怪你。你來時爸有什麼話對你說？」

「他說要知道今後我的費用是由爸怎樣掙來的。」

「呵！」他驚異的抬起頭來注視我。「唔！我想不到爸的虛榮心這樣熱。」

「你奇異我現在的服裝吧？不明白我的生活吧？我告訴你，可憐的弟弟，你知道我是怎樣一位會花錢的哥哥。自那年病得那麼重，打電報回家要錢。從來爸的錢是隨我意思付來的。這次卻半月後才匯到。我的性命險些兒在醫院送掉了。病好了，爸要我回家去住，在家中住了二十多天，一切我都知道，家裏的一切我都知道。你須明白現在的社會，而個人便是社會的動物，社會上的變動，都與我們個人息息相關。社會的組織，經濟便是其基礎。一九二九年來的經濟恐慌浪潮，何處不波及。尤其是南洋，我們家鄉的唯一金錢來源，受害更重。我們的家不會受影響麼？你須知道，前數年叔父虧空了萬餘盾，萬金油——販私貨被捉。父親沒本錢，且信譽損失不少，不能幹那水客的生意了。再，年前長兄娶妻用去了二千多元。爸還能有一點積蓄嗎？水客幹的是空頭生意呢！除掉家裏有四五畝田外，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呢？如今撐持全家的是大哥了。我在家住了二十餘天，一切我都知道。爸隱瞞我，但從書信賬單及其他種種事都可察知，家是破產了。爸隱瞞，爸是要維持全家的名譽。那時爸要三哥停學，叫他從商，讓我去讀完大學。但家裏沒一文了。祖母和繼母的一些私蓄都給長兄做生意了。我要來南京，要路費，以後還要學費，怎麼辦呢！爸硬着頭皮去李世伯處借了五十塊錢。上船的那天，爸說這點是路費，

學費以後再給你籌措。到了汕頭我賣去幾套西裝，總共有七十多塊了。來南京後的第二月，爸寄來五十元，我可不知道他是如何弄來的。總之，不是家裏的贏餘是無疑的。在這裏，風氣是濃厚樸實的。回想過去在廣州，做了大學政治系學生，每天喫飽飯挾着書本上學去。閑來逛跳舞場，看電影，胡謔幾句白話詩去投稿，領了稿費請朋友喫大菜。我咒咀那社會。那裏的學生全是這樣，世事不管，只求衣食住要舒適，我們鄉裏也波及了。試想，小學教員的薪金，每年僅二百元，要穿西裝大衣，難怪你初中沒有畢業，便想爬到都市裏來。

「我在南京，住上半年，知道青年人不僅是要努力漂亮，還有更重大的責任死後面。在學生時代便可拋棄社會的一切麼？你會演劇，會在家鄉的紀念會中演說，風頭很健。但你有什麼知識？你肚裏撈得出半個字兒麼？你這只是誇張。你在這裏住上幾月，便可知你是低能兒。這裏儘多十四歲進高中會演劇，音樂，做文章的儘多着，比你能幹。你來都市上是玩玩的。你知道我現在是怎樣生活的？我每天要做文章，要做家庭教師，每天還得上學校去聽講。廣東儘多誇張虛浮的風氣，你習染了。你須知道，社會是要有學問道德的人。行屍走肉無靈魂的人，會阻止社會的進化，縱不為社會所淘汰，也為社會上人士所唾棄。」

「你聽過愛迪生的名字麼？你聽過豐子愷的名字麼……多着多着呢，他們的成功是什麼？是努力，努力於知識的求得。在現在的社會，道德學問才給人敬重。誇張浮滑，實際上有何用？」

「我想不到父親的虛榮熱一點也沒冷落。今年南洋景况稍好，父親又給你來這裏了。他也要你

撈到如我如三哥一樣的學士。但從前進學校爲着得到生活保障的豫約券，而今已不能兌現了。他以爲我在明年暑期畢了業，便有事做，分担你的費用。呵！這種理想實在是太空虛了。我悔來大學讀書呢！我寧願在三五年內學得一種技術，一種可以謀生有利社會的技術。父親送我來到這政治系，而今我獲得什麼？以後靠什麼生活？

「爸給你百多元，這是給你做路費和未入學前的費用的。如今只剩二十多塊，以後怎樣過活？」

「你知道爸給你的百多塊是怎樣來的？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一月前爸來信說要賣去那一擔半的下田，（約合一畝三分一）他說那田沒出息，會旱，又會給洪水淹。給你的百多元不是從那裏來的麼？長兄要擔負家用，要擔負三哥的費用，還要償還分期的債，還會有餘資嗎？我們的家是在沒落中，你知道嗎？」

「你過了上海，來到南京了。你見了世面，但這些於你有什么用途？要的是錢。如今你有什么本領，過這半年生活？」二哥說得有點疲乏了，倚在我對面的窗檻上，我仰首望着天空。

「好，我送你回旅館去。」提着沉重的脚走下樓梯，二哥的背更彎了。我滴了幾滴淚，踏上馬路，迎面的路燈射來，我恍惚地像在夢裏。

夢裏還家記

南昌師範 王克讓

是那麽一個初秋的早晨的模樣，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微風吹拂着河面，大地的一切，開始從夜的安息裏蘇醒過來，都市的街也在開始喧鬧着。

「起來呀，起來回家呢……」

突然間，像是從夢境裏聽到這麼一個聲音，於是，我從床上爬起，洗臉、喫飯、整理行裝……

拖着自已一個終年淪落的影子，懷着一顆幾經創痛的心，興奮地臉上泛出一層得意的歡笑，渡過一條小江，朝着火車站走去。

車站裏，月台上，蠕動着各種不同樣的人，老的……：雖則他們的臉上各有各的不同的流露——悲哀或快樂。然而，我知道，在他們的腦子裏卻有着一個共進的意識支配着，這就是說：他們誰都在熱望着火車快點開來。

不久，火車終於在那許多人的熱望中軋軋地開來了。於是，月台上就開始起了擾動，一個個像蠶缸裏的蛆一般朝着車廂裏亂竄，連那慣會維持秩序的警察先生也要鞭長莫及了。

——誰說城市裏的人不會下鄉的呢？這不是一個事實嗎？

於是我覺得一般人的所謂只有人往城市跑，沒有人回鄉去的論調有些靠不住了。

經過車頭一聲長嘯，車身便開始轟隆轟隆的蠕動。

在車中，那怪會使人感到不安的旅客們的喧鬧，車中特具的臭味，以及從車窗映入眼簾的乾枯得沒有有一點兒青綠色的禾苗，鳩形菜色的農夫、農婦……在我，始終不會有過什麼感動，因為我的

神經，我的意識，早已給家攝住了。——那便是：爸媽的問長問短，孩子們的天真可愛，左右鄰居的過從，親戚朋友的拜訪……多夠人沈醉呀！

「你到那兒的？」

當我正在把家憧憬得出神時，我的右旁的一位少年軍官突的這麼向我問。

「我到××，你呢？」

「……」

於是家的輪廓又給這位軍官的談話驅散了。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他原來也是因為沒有家才幹那麼一套的。他的家是被毀滅在某一次的民族悲劇的飛機大砲下了。

「你沒有了家總該感到難過吧？」我帶着一個同情的口吻向他問。

「唉！別提吧！」他經我這一問，眉梢立刻皺了起來，「告訴你，我就是因為沒有家，所以才幹這一套，我要復仇，替我的家復仇。」

二

「喫雞蛋糕吧……，」
「油榨豆腐吧……，」
「醬油豆腐干吧……，」
「燒餅吧……，」
「……」

車子每到達一站，車窗外便要響着各種不同調的聲音，那聲音，聲聲刺入我的耳鼓裏，使我意識到他們的悲哀，他們的一切。依稀裏，我的腦子又被那聲音構成一幅記憶畫：

那是五年前逃亡的那一次，同樣的坐在車廂裏，同樣的聽到這一類的聲音。

車抵××站，因為車頭出了毛病，需要半點鐘的時間來修理，於是叫賣的聲音更使我聽得長久。

「先生，請買一點吧，我還不會賣到一個銅子呢。」

我手靠着車窗，頭望着外面，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提着一籃醬油豆腐干跑來，央求着我買。我沒有理她，仍舊向外看着。

「先生，請買一點喲，我沒有了家呢……」

聲調是那麼低微而顫動的，眼眶裏宛如抹上了一層油，看去似乎想流淚。——爲了她沒有了家，爲了她賣不着一個銅子。

「你的家呢？」

「我的家……」

話還不會說完，兩顆水銀樣的東西早從她的眼角淌裏了出來。滴落在籃子裏的醬油豆腐干上……

看了那情景，想到自己的逃亡，眼皮癢癢地很想灑一掬同情之淚。我想：

「你賣醬油豆腐干的姑娘喲，可不是象徵了我的此去的命運嗎！」

車抵故鄉，是在午后五時。

當我從車廂裏跳下來，我的心突的空虛起來，我望着故鄉換了形，我望着故鄉變了色，我懷疑，我懷疑故鄉的一切……

於是，我就在那空虛、懷疑的情緒下，望着我的家走去。

踏進家的大門，劈頭便看到媽媽，（似乎媽媽並沒有與世長別）媽媽的頭髮已經完全銀白了，媽媽額上的皺紋更加起伏得深刻了，總之，媽媽的一切，已經不同五年前一樣了。

「孩子，你怎麼會回來的？」

媽媽苦笑着，帶着一副驚喜交集的神氣向我問。媽媽的笑，也許就是爲了要止住她的哭呀。

接着父親從房裏蹣出來，同樣的也是驚喜交集的向我問：

「你怎麼會回來的？」

於是家裏所有的人都圍住我，驚喜交集的相望着。孩子們一個個羞答答地不敢走近我的身傍。一隻灰白色的小狗，汪汪地望着我躑躅、狂吠，似乎在說：「你感到故鄉有了什麼異樣吧？你感到家裏有了什麼異樣吧？流浪了這五年。」

夜幕乘着陽光的西沉罩了下來，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蚊子嗡嗡地充滿了家的整個空間。

於是家裏所有的人便和我擠在一起長談。最初是媽媽告訴我五年來故鄉的浩劫，家况的沒落，以及她是怎樣的擔心着我……說着，她那久蘊在心頭的感傷的熱淚，便潑潑然流下了。

我沒有說什麼，我只是本能地流着淚——盡我的力量在媽媽面前流着淚，驀地，一個粗暴的巨音襲進了我們每個人的耳鼓，於是我心跳……我驚惶……我終於模糊了。醒來，太陽正從雲翳裏射到我的床頭，我的心還是不住地跳着，耳朵裏也好像還有着一種聲音在隆隆地作響，汗就像飯飯上的汽水一般地冒出。

呵！我的故鄉，夢裏的故鄉……

呵！我的家，夢裏的家……

呵！我的媽媽，夢裏的媽媽……

年尾

鄭容熙

長林坐在櫃臺後，無聊的把算盤子推上又推下。眼往鋪外面瞧着：天是一片灰白色，下着霏霏的細雨；柏油路上反射出微弱的光線。零零落落的黃包車，停在路旁，車夫在瞻望着行人的臉，行人是很稀少的。間或有汽車與電車長嘯或叮噹的風一般的馳過。

一陣陣的冷風向鋪內吹，吹得貨架颯颯的響。長林不覺的打了個寒噤，才收轉了看着外面的眼光，向鋪內巡視着那堆疊着像一座小山樣的貨物：那海味，那鮮菓，那鹹魚……貨架里是香、元寶、罐

頭……貨架上頭是鍋、鏟、沙盆。夥友們擠在一個角落裏，圍在火盆的四周。貨物都好像是原封不動的。真不相信這是年關的景象，冷落而岑寂。只聽得炭的爆炸聲與夥友們呵着的冷氣聲。坐在長林身邊的外櫃先生不住的顫抖着，牙齒扣得很響的，他羨慕的望着那火盆，但又不時望望身邊的老闆。

長林也在抖着，他並不是畏那刀刺樣的西北風，倒是爲着生意的蕭條焦急得抖起來。真的，雖然長林現在是五十多歲的人，他是沒有說過一聲冷的。他的老婆與朋友常常勸他做一件皮衣穿，但他老是竭力的反對，他益發顯出老當益壯的氣概來。他對人誇耀着說：

「我到過北方，北方比上海冷兩三倍，我只穿一件薄薄的棉衣就很夠了。上海那有北方冷？雖然我是老了，但身體仍是年青的，真的一件厚厚的棉袍已足夠了。皮，太不經濟，太奢華了。」

長林一生只希望兩件事：要永遠的健康與儘量的節省，這就是他心目中聚錢的不二法門。可巧長林就有這副特別的身軀，不怕炎熱，不怕寒冷，吃得苦，而身上穿的只是一件黑毛葛面子的厚棉袍，脚上一雙硬牛皮的圓口鞋。否則，長林怎能養得起一家八口子，掛起「胡永發」的金字招牌來呢。

說起胡永發來，他身體就好像輕鬆了許多。跨了三家門面，開了二十多年，將近二十人喫飯的鋪店，那個不知道，誰人不曉得，是××街最大最老的一家雜貨鋪。那是他卅歲的一年開張的，生意就很順遂的做下去，並且門面是擴大了。這就好比是春天的花草，一直徐徐的生長茂盛起來。那時誰是他的勁敵，對門的茂豐號真不把它放在心眼上。但兩年前生意就起首壞起來，總算是沒有蝕本，平平而過；直到今年，生意就不堪了，每天要蝕好幾塊錢。他知道這雜貨店的生意現在是難做了，但同時有個

念頭使他執拗的不相信，二十多年都很興隆的，現在就這樣糟下去？

但擺在眼前的一副淒涼的景象，只有使長林歎氣：「唉，這樣的年尾啊！」

本來，一年里只希望幾個節日與年尾的，希望這年尾把平日所蝕的本錢賺回來。但事實是大失所望，希望完全成了泡影。

一天只有稀疎的幾個客人來交易，是那麼無生氣的生意！

到晚上上了鋪門，長林結賬的時候，生意比前幾天更減色了。雖然是預料中的事，但不由得不使長林驚奇，數目是減到這麼小——九十七塊錢。還是連欠賬在一起呢！長林打量着在手裏的銀圓與鈔票，他的眼有點朦朧的，他真不相信只買九十七塊錢。半晌，他夢囈樣說：

「這怎夠開銷？這生意怎能做得？」

他望着那三家門面：三百塊錢一月的租金，十塊錢一天；還有薪工、膳食、電水、一切的捐。每天得二三十塊錢的開銷。還有他的家里，一家八口子，不說喫的，還要供給大兒子的煙錢；二兒，三兒，四兒的讀書錢；兩個女兒，媳婦與他的老婆。這麼大一堆。然而這賣買頂多兩分利。真是怎夠開銷呢！被石塊壓住的心，愈想愈往下沉，愈焦急，眼熱烘烘的，鼻尖酸溜溜的手托不住那把錢似的倒下去了。一縷縷的往昔的繁華在腦袋里漾過，這使他對於現在的情形更加悲傷。他連連的歎氣。

鐘敲了一下——十點半了。才頹然的把錢放入鐵箱里，隨後着力的拉了幾拉箱門，清理了一下賬桌上的東西，才迂緩的拖動了腳走出門外來。

天，遼闊的黑暗，帶着一股暗紅色；仍是下着霏霏的雨，像寡婦的淚一樣。

「不知要下多少天呢！」從他的經驗知道要繼續不斷地下的。他的心不禁有點怨天，因為晴天生意或者會好些。

街上寂靜得可以聽見雨的淅瀝聲，望望對面的茂豐，黑暗的。是的，這些時，茂豐的生意比他旺。他的腦袋里不覺起了一種莫名的妒恨，終於無奈的挪動步子。幾步後，又回過頭來，瞧那「胡永發」的金字招牌，牌面是漆的黑漆。牌右邊是「南北雜貨京菓」；左邊是「海味各色美酒」。每個金字掛着一條條的金紙，黑漆也都乾裂開了。像長林的臉一樣，刻着生活的疤痕。

驀的，一個車夫在他背後唬了一聲；他驚嚇了一陣，才懷着滿肚子的不舒快沿街走去。

二

雖然「胡永發」是以老招牌來吸引顧客的，但這時就失了它的效用。不說對面的生意好起來，就是同行幾家的老闆的臉也漸漸浮起一線安舒的微笑，好像單只有長林是個愁苦的臉。

他明知道生意為什麼這樣的不好，他曉得他同行的貨物的價格都比他打得低。像長林差不多一生在商場里滾的人，這點訣竅不是不明瞭的。他知道只有一個方法把生意振作起來：把價格同樣的降低。但長林不老就這樣做，是有他的苦衷的。他不能與茂豐比，茂豐的門面小得多，夥友少，開銷省。它與胡永發成一與三之比。光是胡永發的三家門面的租錢夠多利害。假若長林真的降低了價格，那

麼從前做了兩百塊錢就夠開銷的生意，現在就要做四百塊了。這個年頭，能不能做得四百塊錢的生意還是個問題。誰人敢斷定呢！這就使長林躊躇了。但眼巴巴的望着別人興奮的做生意，而他自己這般的冷落！這怎不是使他心痛心恨的事？

經了幾度的思考，他終於決定把價格同樣的打低。因了一時怒氣的衝動，有些貨物已超過最低的標準了。雖然利錢微極了，賺錢是不容易的事，但只願能夠得開銷，就是蝕本也蝕得熱熱鬧鬧的。

並且長林做了一件爲人所認爲愚蠢的事，他實行放賬！真是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這年尾上，假若「週轉不靈」的話，然而長林冒着這個險，爲的是多拉攏些生意。這就是唯一有力的方法。

果然自從長林的計劃實行後，生意是興隆起來了。鋪內不斷的有人在走動着，這是一種稀有的旺盛，不禁的使長林想到從前，從前曾有過的。於是一肚子鬱愁之氣也吐透了不少。

每逢人稍稀的時候，就撫摸着下巴腮子的鬚鬚，踱入那狹窄的賬房里，就翻開流水賬簿來的確，幾天來的生意在劇烈的增加着！一百五，兩百二，三百，四百一，五百五。一種莫名的舒快通過全身，像給一個美女按摩一樣。這才是生意，這才是過年的樣子啊！雖然利錢微弱，但積少成多，只要生意老是這般或者更加好些，仍然是可以賺錢的。然而有一點使長林引以爲遺憾的，賒賬是似乎太多些，簡直佔了全生意的三分之二。

「無本怎求利？不灌溉怎結果？」他很放心，滿不在意的泛出幾年來不曾有過的笑來。向小窗口往鋪外望去，有的貨物已將銷完了。再瞧瞧對面的茂豐，現在真是小巫見了大巫啦！

「哈哈……」他發出一聲惡意的譏笑。到底長林在商界里滾的年數多，是有方法有膽量的！翻着一葉葉的賬，就像一張張的支票與鈔票在案頭堆疊起來。

三

幾天來，那顆輕鬆了不久的心，現在又沉重起來，因為他接着三封從廣東來的催錢信。同樣的寫着：「請速付貨款，否則恕不付貨。」

三張發票並列的排在賬桌上，手輕輕的扣着，這真不是個小數目，兩張兩千開外的，一張是八百多；一共得五千多元。在往昔這區區的數目長林馬上可以拿得出來的，現在他的私蓄已差不多為生意蝕光了。身邊僅僅賸落千把塊錢，不是說出來鬼也不相信麼？而今他的全個希望是放在收賬員的身上了，因為他放出去的賬有四千餘元，雖然不能完全收足，但至少八九成總可以收得回來。再把鋪內現有的錢與自己私蓄的一湊，總付得出這筆款。以後的生意這般做下去總好賺錢的。他不禁微微的笑了，心里像解了縛樣的自由輕鬆。

收賬員回來了。照例的要鬆幾口氣，喝一杯茶，這表明他是累了。而長林正坐在賬房里等待着。

收賬員挾着黑色的皮包走進賬房里來，他的圓臉老是那麼平淡的，人們從他的臉上是猜不出他的心是快樂抑或是憂愁的。他把黑皮包放在賬桌上，然後掏出一疊疊的鈔票、銀元與支票。並有兩張退回來的發票。看到收回來的錢與那退回來發票，長林由懷疑而知道事情不妙，他用詢問的眼光

射住了收賬員，收賬員先就指着兩張退回的發票說：

「這兩家的老闆逃走了，關了門……」

「關了門……呀！」長林怔了一下，心里是紊亂的，口張得大大的，眼珠子像要突出眶外似的。

「是的，」收賬員仍是那麼不關心的聲音。他又繼續的說：「這張支票是昇泰的，除了它完全付清以外，餘的多只付了一小半！」

每一句話都像釘子一樣，深深的刺痛着長林的心胸。剛才的一場歡喜與希望，化成了輕煙消散了。留下的像一片荒蕪的土地樣的心情，假若有誰允許他哭的話，他真想哭一回，他對着支票、鈔票、銀元與發票獸住了。

收賬員丟開他的黑皮包，走到旁邊的茶几旁，他的責任是完了，預備要走到外面去。長林不禁喪氣的說：

「王先生，你怎樣收的呀！」

「每家我都坐上好些時候，今天早飯我也趕不着喫呢！他們說生意不好，留一些到過了年再說。」他理直氣壯的回答。

「你天天在外面跑的人，這倒的兩家怎的到現在才知道呢？」

「他們是今天關門的，以前那個能預料到呀！」

長林歎了口氣，無話說了，只懶懶的拿起一疊疊的鈔票數着，雖然手法很老練，但總不能掩住手

指頭的抖顫。

收賬員傲慢的踱了出去。

「倒霉——湊不到兩千塊錢！」他數完後，把錢向側邊一推。手擱在桌上搥着腦壳，一瞬間渾沌起來，突地一陣暈眩。

他想着一切，一切都使他懼畏戰慄。他是沒有預料到的！計劃是破敗了，不，人家在坍他的賬。

待他的眼光重行觸到桌面上，那紅格子的發票最是惹他的眼，也是使他最悲哀的，兩張合起來有九百多塊錢，但現在完啦，一個錢都沒收到。也許將來拍賣底貨可以多少攤些錢回來的，但那種希望是何等藐小！眼光滑到賬桌旁的催錢信。突的心被火灼炙着一般。

「怎樣付這筆錢呢？」

他完全沒有把握，像大海里一葉小舟一樣。但他知道無論如何錢是要付的，沒有錢就沒有貨，沒有貨就沒有生意做，那可完啦！不做生意怎行，一家八口子要喫要穿的啊！二十多年來生意總沒有這般困難過的。但他確實的相信，這是一門賺錢的生意。

最使長林痛心的是沒有錢來調動，這又不禁使他連想到欠他的債的鋪店，只收到一千多元的賬，怎夠調動呢？

一整個下午，長林那副馬臉老是愁苦的，本來已有許多皺紋的臉，這時皺紋更加增多了。喫晚飯的時候，也不知飯菜是什麼味道，一顆心給一塊布包得緊緊的，想前想後，但仍然想不出路子來。銀行！

談何容易。在這將近年關的時候，不但不容易借出款來，並且要保，還要在一月一號之前付清，利息重大。就是前幾項牽絆住了他，利息倒是有辦法的。

晚上，他楞望着夥友們上鋪門，他悵然的，讓這門永遠關着吧？因為這樣他可以逃避許多債務。但像幽靈一樣的，老老少少八隻不同的面孔都在淒苦祈求的望着他。這種責任打消了一切的念頭。

「養兒防老！」像是譏笑那說這話的人的愚蠢。不是他有三個成年的兒子，都可出去賺錢？但事實不能減輕長林的擔負！每天除了喫的穿的，還有許多雜用錢，大兒子還抽大煙。

歎了口氣，照例向賬房清理一下，拿起他的雨傘。

拉開門，細雨洒了一臉，冰冷的；寒風嗚嗚的吹着，悽愴而苦楚的調子。

四

在雨傘下長林沿街走去，步伐是懶懶的，因為這一個問題支配了他全身一切的機能。他的心是模糊；眼瞧着街燈分不出它的輪廓來。走着，往那里去？這不是回家的方向，但好像有一個人牽引着他，他又時時躊躇地站了一回，像覺悟了什麼似的又往前走。

拐進一條街里，在一家後門口站住了。敲了幾敲門，但是輕輕的。等了好久，屋里沒人應。最後，他仰着頭提高了嗓子喊了聲名字——

「炳軒兄。」短促的一聲，微抖着的。

接着樓梯聲響了，門開了，伸出一個禿頂的頭來，黧黑的滿了皺紋的長臉，四十多歲的樣子。

「呀，是你老兄請進來。」他搓着兩手，謙虛的讓在一邊

走進屋裏來，就有一陣鼾聲透入耳內，長林才醒悟，知道是很晚了。上了樓，走進房間里來就深深的呵了一口氣：「冷呵——夜了，打擾你了。」

「沒關係，端杯茶來。」炳軒喊着他的女人。

房里佈置的很簡單零亂，大約是點着一個十多支光的燈泡，照得房內很暗淡。就是炳軒穿的比平時更爲破爛。長林不禁的想：「這麼一個擁了幾萬的財主，比我更寒酸！」

寒暄了一陣，喝了一口茶，才談到正問題上來！

「炳軒兄，可否借點錢來調動一下？」

「哦，」眼珠子在眶內一轉。「幾多呢？」

「只兩千。」舌頭有點打結，突然的心里淒涼起來，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

「利錢呀……」擰着那短短的老鼠鬚。「一分五……」眼光與長林的碰着了。「這是年尾的時候，我的錢差不多都借完了，要到別處去……」

「好，我依你。」長林不耐煩的說。

炳軒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紙來。

「回去填寫了明天來拿錢……有保證人吧？」

「唉，大家是熟人，還要這。」長林有點失望起來。

「就是熟人我塌了幾千，你給我一分六息吧，免得再爭了。」

「好好，明天……」

「明天來，不再坐一下麼！」

長林昏迷的走到街上來。兩千塊錢，一個月得付三十二塊的利錢。多大的利息呀。想到這他打了一個寒噤。他記得平常是一分的，他不覺咒詛起炳軒來。

五

鋪內的貨物漸漸的賣完了，不管是架內箱內，都是不充實的，有的簡直見了底。時或有人來買一樣物件，長林藉故推託說貨還沒有到，或很有把握的說過幾天就有貨。這是使長林最爲痛心的事。

自從向炳軒移了兩千元後，馬上就匯還了所欠的貨款。隨着又連連的寄去催貨信，然而貨沒有催得來。貨物要一點一點被人買完了。不幸中的幸運，好得自從收不到賬後，長林立刻就停止了放賬。所以胡永發的真面目還沒有完全的暴露出來。

長林的希望貨物，好像大旱中求雨一般的迫切，而使他苦痛的，他想不出爲什麼沒有貨來？二十多年來來往的賬目，是沒有缺欠過一個錢的。

終於，有一天長林接着了信，信拿到手的時候，他的心就開始猛烈的跳動着，好像已預料到有

什麼不祥的消息會發生，因為那封信是那麼輕飄，那麼薄薄的。當他拆開了信的時候，一眼觸着的就是一：……年關緊急，一切貨物概付現款：……這兩句話是多麼嚴重，多麼惹眼啊！他失望的對着那稀疏的幾行字的信紙發楞，好像有一百磅的鐵鎚壓在胸口似的，不容易呼吸。

長林想破了頭也想不出辦法來了。到那里去弄錢呢？無錢無貨，無貨就無生意做，那只有關門大吉。貼出招盤的紅紙。這能頂得幾多銀子？那沒有貨的空舊的家具。怎樣付還欠別人的債？他自己的私蓄都匯了上去，與一個窮措大無異了！二十多年這麼一個悲慘的結果，費了多少的心血，憂買憂賣，日夜操勞，都是枉爲了的！現在的長林與二十多年前的長林何異呢！想到這里，胸口像刀戳的痛起來。

「胡永發要關門了！」

這消息像風一般的從胡永發夥友的口里傳播了出去。當然不難給生着了順風耳的炳軒聽見，馬上三脚兩步的跑到胡永發的賬房來。扯着長林的衣袖，喘着氣說：

「長林兄，我的錢，錢……」

正在爲着錢着急的長林，心更往下沉了。他謙虛的站了起來：

「呀，請坐，錢還沒有到期呢！」

「我有點用途，你現在不能給我麼？很急切的。」拭着頭上的汗水。

「是的，收了賬再說吧！」長林頹敗的低下頭，那希望的幻影仍在他腦袋里浮漾。

「嚇」炳軒譏笑了一聲。長林白了他一眼。

「無論如何，這錢你總要馬上付給我，我也不要你的利息了！」炳軒指着借據。

「你這個人，真是……說……」

「說什麼，錢，嘿，兩千！」炳軒吊起雙大的眼珠子，暴躁起來。在狹窄的賬房內踱來踱去，口里咕囔着。長林倒在椅上，使勁的把額槌了兩下，翻過不耐煩的臉，話語是生硬的：「要錢，到期就有。」

「到期，你這鋪要關了！」炳軒發狂了，他不顧一切的說。突地長林怔忡一下，心全涼了。

「瞎說！」他本想呵叱炳軒一下的，但聲音是那麼輕，喪了氣。最後，還是長林陪着禮柔和地說：

「我也是沒有辦法呀，老兄，我沒有現款了，叫我拿什麼來付給你！你得想想，往時那一次移了你的錢沒有還清呢！我總盡我的力量去弄錢就是了。我是這樣希望着，你也是這樣希望着我呵！」

「打開窗子說亮話，錢就是我的生命，因為我聽見這麼樣的一個可怕的消息，所以我不能不逼着你要了！」

「咳……」長林站起來拍了一拍炳軒的肩膊。「老朋友，就是關了，典質也要給你的。」隨後拉長了嗓子苦笑了一陣。

「你弄到錢總得先給我呀！」他把借據放入衣袋內，「我當你是朋友，相信你，你也應當對得住我才是。兩千元！」後一句說得格外低，接着把嘴唇擡得高高的，瞟了長林一眼，才放心的走了出去。

「唉！」長林的右手按在臉上，坐到椅子上。他的腦經是模糊了，耳邊嗡嗡然。

過了一會，隨手拉開手邊的鐵箱，把幾疊不高不厚的鈔票與銀元統統塞入衣袋內。眼里不覺流

下一串淚來，揩了，歎了一口氣。

他又把保險鐵箱里的抽屜一個個都拉開來，有的紙頭捏成一團，有的摺着放入口袋內。最後只剩得一張保險單了。

「五萬元！」一種思想很快的通過他的腦袋。多大的數目呵，有了這樣一筆錢，什麼債都可以付清了。這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得着這筆錢，看起來似乎是很容易，但又很困難。這企圖使長林的一切神經都混亂，他很膽怯。他隱約看見他的名子刊在報章上，他被軍警拘了去，他與那些齷齪不堪的犯人在一起生活着了，並且被判定了好多年的罪。他不覺戰慄起來，但五萬元有如一個美女那般強烈濃烈的吸引力。於是他躊躇不決，心好像是用線繫吊着的。終於，煩躁的把保險單也塞下衣袋里去。

桌上一切是零亂的，鐵箱也張大着口。長林忘記了他的任務，早飯也沒有喫，就輕蹣着走出去。天鉛白色的，沒有太陽，也沒有牛毛雨。夥友們聚集起來的一顆大眼，古怪的睜視着他。

六

「胡永發要關門了！」

自長林一家人失蹤後，這消息更快的傳遞着，於是各債主都聚集在胡永發內。

「媽的朋友。」炳軒咬緊牙根用腳向地板上一蹬。他的臉像喫了毒藥樣的痛苦着。

從此胡永發的門永遠關着了。門板上貼着一張紅的招頂說明書。

胡永發三個金字更加剝落了。

待

浙江杭州
高中 姚忠德

房屋狹窄如籠子，沒有窗，只一扇進出的門。裏面成日價像纔天亮似的黑洞洞的。屋角鋪着一張板床，幾乎佔據了全房子面積的四分之一；床上凌亂地安放着襤褸的被褥之類，黃灰的破絮都暴露了出來。床對面是一個「缸灶」，旁邊一張板桌，放着一些零落的碗筷。緊靠「缸灶」的板壁上更掛滿了柴薪的煙煤所壘積成的塵埃，像黏着一縷縷的染黑了的花絮。這就是阿炎一家四口起居于斯，飲食于斯的家。

在這裏，阿炎嫂幽靈樣地在床頭邊的屋角上「絡絲」。熟練的右手滾動着「軸兒」，（註）牽起了嘴角用唇咬着絲頭，左手則時時撥動着「絡面」，（註）上綁着的絲絞。有時絲頭忽然中斷了，則純熟地又是那麼迅速地用左手幫着嘴唇打一個「切結」，將絲頭仍復聯接住；隨即用門牙咬斷留在嘴裏的多餘的絲頭，和着唾液向右一吐，立刻黏在灰黑的板壁上。「軸兒」的軸與她坐着的凳邊上裝就的小竹筒磨擦着，獨鹿，獨鹿，聲音是那麼單調，而且帶着哀傷。

（註）軸兒，絡面，都是「絡絲」的工具。

阿炎坐在「缸灶」前的小椅子上，哭喪着臉替三歲的小兒子換尿布。換尿布的手段在他實在太不高明了：動作是非常生硬，而且尿布又換得那麼不服貼。剛換好，正將小兒子從腿上放下來扶他

立在地上，被寵愛慣了的五歲的大兒子接着走進門來。大兒子滿身骯髒，鼻下綴上了一隻灰黑的泥蝴蝶，這是鼻涕合泥沙用手無意中塗抹成了的。他一進門就喊着爸爸要銅子買燒餅油條喫，本來阿炎正燒着滿肚子的怨火，這時他顧不得兒子的痛苦了，提起手就在兒子的頰上擱了一掌，並且咆哮地叫着，似乎要想將肚子裏所有的怨火一總噴發出來：

「小鬼！這麼不懂事！死掉了倒干淨，安耽！」

兒子討錢不成，反喫了爸爸一掌，在他這是莫大的悲哀，鼻孔搨動了兩下，嘴角向下一拖，哇地哭起來了。

這一下，可痛了娘的心，阿炎嫂立刻停了手裏的工作走過來，一把抱起了兒子，帶着淒厲的哭聲說：

「阿毛爸呀！你忍心麼？自己有了懊惱就拿孩子做『出氣筒』？孩子有什麼罪過呀？——你也得想想，如今一家四口靠着誰過活？我不做，你可以每天拿一毛兩毛錢回來養活我們麼？」一面安慰着兒子：「乖乖兒的去玩，姆媽晚上去拿了工錢，明早準買燒餅油條給你當早飯……！」

這幾句話恰剜痛了阿炎的心胸，是的，他現在不賺一個小錢，而且還靠着老婆喫飯。他有什麼可說的呢？他默然低下了頭，兩手抓住了久未剃除的鬚髻長髮，他臉上一陣拘攣，不由得從眼眶裏滴下幾滴清淚。然而除此之外，他還有什麼別的办法呢？尤其使他聽了難受的是：「你可以每天拿一毛兩毛錢回來養活我們麼？」從這句話，他又聯想起了前天丈母娘來鬧的一幕，當時丈母娘歪着一張氣

臉，爲她的女兒抱不平地說：

「阿毛娘！你這樣做了，養活了他，還老要看他的嘴臉，甘心麼？你不做，你不做，看他怎樣！世界上只聽見男人養活老婆，那有相反的，老婆養活男人的事……養不活老婆兒子，當初討什麼老婆，生什麼兒子？況且是連自己也顧不到……」

他想到這一番話，他覺得自己是受了非常的委屈，但他又覺得他是世界上最羞恥的人，是最懦怯的弱者的確，他沒有養家的能力；現在，剛相反，老婆倒能絡一些絲，自己反做着老婆應做的事，淘米，洗菜，燒飯，領孩子……他想，他的男子的火氣將因此而消盡了，他的力氣也因此而喪失了；他的身體也消瘦下去，瘦，瘦，瘦得像什麼？呵！不堪設想了！

他夢幻般想起了五年前的事，他竭力想從過去的時日裏尋求一些慰安將目前的苦悶趕走。

在五年前，地方沒有變更，也是在這個城裏，那時他才二十五歲，這是他交運的一年。雖然只是做個織機工人，所得的是一些工資而已，可是在他已有了一二百元的積蓄；誠然，那時因他沒有家小，而工資較高，物價低廉，也是重要的原因。因爲事實上有許多織機需要許多人去織，而人的供給卻是感到缺乏，於是工資就抬高了。而且日間工作不夠，要夜以繼日，作夜工。機織廠是一家家的陸續地增設起來，不論規模大到鋪數十張織機，小到鋪一二張織機的。他們的生產品的銷路日益旺盛，雖然價格抬高，對銷路卻並無絲毫影響。在這城裏，尤其是下城一帶，每天一個清早，從東方發白露出一線曙光起，嗚嗚的如怪物吼叫的汽笛聲接二連三會連綿不斷地延長到一二小時。這是縲織工廠催工人進

廠工作的信號。從這時起，男女工人就一淘一淘地各拿着飯包在街上來往了。雖然大家的臉色是憔悴的，但大家存着一個希望，就是能夠獲得相當的代價——不算低的工資，因此，大家仍然是興興頭頭的。在阿炎自己也認爲日夜辛勞的代價，除能夠生活外還有盈餘，是莫大的快事，從這所得的慰安，什麼都比不上的。那景況是多麼繁榮呵！在這城市的下城一帶，無論你走的是某街某巷，「吵吵」的繅絲聲與「軋場軋場」的織機聲總能鑽進你的耳殼。阿炎就在這景氣的年頭上娶了親。娶親後一切也都安樂如前，而且各有了一個良伴，更使他們的生活臻於美滿。第二年生了孩子，更如錦上添花。那時的日子是甜美、是安適、是滿足，跟現在的窮困、苦惱、悲哀的日子相較，相差是多麼遠呵！

可是美滿的生活究竟是非常短促的，那繁榮不是能長久繼續的。當兒子三歲，又添了一個小的時，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各廠的生產品漸漸地大量的剩餘下來，銷路是一天呆滯一天。於是大一些

的繅織廠縮小範圍，減低工資；規模小的也隨着紛紛停工，從此，景況一天不如一天，到後來連大廠也關上了鐵門，只剩下規模極小的幾家苟延殘喘地維持着。煙突仍然是一個個矗立空中，不過不冒一絲煙，直挺挺地僵死了。早晨也沒有汽笛聲，各處很難聽得到機聲。總之只兩三年工夫，這種行業從繁榮的頂點轉變到極度的蕭條冷落了。

機織工人是大羣的失業了，阿炎也被捲入失業之羣的漩渦。這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呢？他們不能明瞭這原因，他們總結的答案是：命運跟他們作祟，上天不開恩保佑。但他們也懷疑，他們平時並不會做過歹事，他們是忠實的，是勤懇的，忠實勤懇的結果是換得失業麼？天決不會這麼沒眼睛不幫助幫

助窮人！

坐在家裏究竟不是個辦法，這簡直是等死。大羣的失業工人，他們需要活，他們要活的不止是自己，他們還有家，家裏有人也依靠着他們活。他們目前只有拉洋車的一條路。阿炎要養活自己和他的家，也走上了拉洋車這條路。原來，這城裏有一個全國聞名的好風景地方，每日總有不少外方人到這里來遊覽。洋車的供給實在是頗需要的。可是失業織工太多了，大家都來幹這行當，更加之公共汽車又有兩家公司，他們的生意也就寥寥了。有時拉了一日，所得還夠不上付車租。他們也知道公共汽車對他們的妨礙，曾聯合全城車夫「罷工」不拉車，躺在馬路上攔公共汽車不使牠們耀武揚威地行駛。然而官廳怎能體諒到這些車夫們的痛楚呢！他們僅派了數十個武裝警察來鎮壓和驅逐，就此平靜無事，不過捉了數十個車夫進局子去。阿炎也是被捉的一個，他不但不能拉進一個錢，並且是沒有結果地去嘗了數日的鐵窗風味。

洋車是那麼多，在街頭，在巷尾，一大簇的車夫各個竭力減低車價，搶奪主顧，因此而動武是常有的事。阿炎也曾因了爭奪生意而毆打，以致頭破血流，受了不輕的傷。車租則更積欠了許多，還不出。終於典賣了家中所有可典賣的東西，更拼湊了老婆起早落夜絡絲的工錢，才將傷醫治全愈，車租還清了。

他的老婆，他的丈母，連他自己，認為拉洋車能賺錢真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拉洋車這僅有的一條路是無論如何走不通的。體力與血汗算是白費，而且還得貼出租錢；拉洋車，老婆辛苦的絡絲工錢

也得填補出去。不拉不填，有限的幾個錢究竟也可換得幾碗粥喫。

現在，阿炎是成日在家裏做着女人的工作，他難受，他苦悶，他真不願做這種工作，他有他特長的能技，他要織綢織緞，可是事實上不能使他發展他的特長。現在，他不能供養老婆和兒子，反而要老婆來供養。他想，這是多麼羞恥？這是多麼懦弱啣！這算得是男人麼？我受不下去，我要工作，我要織綢織緞，賺錢，跟四五年以前的日子一樣……那日子會再來麼？來吧！如果從此不來，大家還是早些去死罷！罷死了，不餓也不愁，倒可少喫些苦……忽然一陣希望在心頭掠過，他又這麼想了：「天無絕人之路，『物極必反』，那已往的繁榮總會回復的吧？現在姑且忍受着，忍受着，等候那繁榮的日子重復到來！等着吧！等着吧！」

那過去的繁榮，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復呢？

夜 漁

琳 慕

慶四公公覺得這地方有些兒住不安寧，但看看那兩盆沒賣出的魚，就只索煩亂地按上一袋煙，抽着。

在往日，此刻這小小的市集正蠢動着如亂爬的螃蟹樣的人羣，吵鬧着，爭論着價錢，小販們鬨噪地喊着叫賣的怪調……但而今，卻只有鬼影子似的那麼幾個人，連說話也沒有力氣似地，畏縮地互相用探詢的眼光彼此看着。

「魚賤賣呵，百錢一斤！」

沒有人答理，慶四公公像遇了什麼難堪的事，不安地抬起頭望望天，陰沉沉地沒有太陽的影子。喉嚨裏嘆口氣，磕磕煙灰，那邊卻送過辣醬豆腐的香味來……

慶四公公一早沒喫飯，慶四奶奶一早也沒有喫飯。昨兒晚上網了一夜魚，沒合眼，現在腰也痛，肚也餓。

慶四公公站起又坐下，看看「趕集」的人們，再看看他的魚。

「不買呵，你不買呵，活蹦亂跳的！」

有些兒冷，人們瞟瞟他的魚，聳聳肩過去了，刺斜裏吹過一陣帶雨的冷風來。

「還下雨嗎？那魚也不用網，——餓死吧，活着沒意思……沒意思……」

嘮叨着，天也不屑得氣憤似地，意思喝點酒，迷糊一忽，但又像痛恨着誰，抓過來踢打一頓纔泄氣……但喫的東西譬如豆腐或鍋餅什麼的，自然更適合需要。

天終於是那麼陰沉，把這旱潦加以匪災蹂躪過後的村鎮襯得更荒涼，灰暗。

一些坍斜得不像樣的房子，一些泥濘，一些迫於飢餓的人們……

一月前，這一帶旱得地上不生草，繼之以土匪的搶劫和燒殺，幾個村子一起燬滅了。接着又是一月以上的連天陰雨，河水漲沒了田地，殘餘的人們多是逃荒走散了，偌大的村子騰不了三五家。

而今，這市集是如此的荒涼了，不再有從鄰村裏趕來的糧米車子，不再有嘶鳴着的驢馬和牛騾，

也不再有了藍布衫赤着腿子的男人和女人們……幾個人，年老或沒法跟上逃荒的行列的，留在這飢寒破碎的家裏，以一種近於絕望的期待，把日子延捱下去……所以這市集，只是些從遠遠的地方趕來賣貨的陌生人。

一直落着雨，這對於這些殘餘的人們是生命的威脅。早上難得剛露露日影，現在卻又濛濛地落起牛毛雨來。

「今晚又得回去煮魚喫呵，柴也難得有，還那兒去找乾的？」

慶四公公的心彷彿也溼漉漉地，冰涼，憂愁。破布衫爲細雨溼透，像皮要離肉似地那麼種味兒，摸摸亂髮蓬蓬的頭，枯皺的手上流下黃的水滴。肚裏響着，看看兩盆魚，一條也沒有賣出去。

人們有的走散了，然而慶四公公卻還不肯回去，躲在一家店鋪的屋簷下等着。

細雨的霧裏吹着涼風，把這小村市織在淒迷裏。街有如褪了色的水墨畫片，一些燒焦的破屋架在雨裏彷彿就要塌掉，殘破的板門哭喪着臉子……都蓋上了一層灰色的網。地上積着泥濘，踏上去吱吱的響。一些人們赤着腳，倉皇地來往張望着，其實多是餓着肚子找飯喫的人。

冷落地幾隻賣飯的鍋子，但其實沒有幾多主顧，反是外鄉來的糧食販子圍起來舀幾碗粥喝。

「你大哥來這兒一定不近哪？」

「唔，七十多里地哩。管哪兒全是一樣的，俺那莊子只差沒遭土匪燒，可是一早一潦今年再也別希圖收成！」

噓噓地喝着熱粥，他們這麼攀談着，慶四公公喉嚨簡直要冒火了，奇異的癢着。

「來這兒還好，你的買賣？」

「罷罷罷，再別說那些，一天也沒賣得出半升！」

「誰還有錢糴糧進米呵，一個銅板也早買了命了，這年頭是沒法活着，要不，要不……唉，俺早也
跟人家逃荒走了，現在這叫賣飯，連自己也沒得喫！」

「你看，你看這一些，誰是買得飽飯喫的！天爺降罰，要這一方人的命呵，天爺……」
以後又都沉默着，誰也懶得甚至沒有力量再開口，光聽見噓噓……噓……

慶四公公聽得心裏煩，他委實肚裏餓得冒火了。

看過去，看過去，誰也不像買魚的。委實是，連爭論價錢的吵噪也難得聽見。貨攤子零散地排成兩行，當中走着的人們都是貪婪的兩邊望望走過去了。這樣子，怕捱得天黑時，賣東西的人們得把貨物原封不動帶回去的了。

「來幹什麼的呵，這還成什麼集！」

慶四公公覺得有什麼東西要炸裂頭頂似地，他氣憤的癢癢嘴，手胡亂翻着盆裏的魚，再拉起眼皮斜着眼看看天。他想倒不如落下個霹靂把什麼也炸碎了的好。

「魚呵賤的，賤的買活鮮的哪，真河鯉！」

「魚呵賤的，賤的買活鮮的哪，真河鯉！」

泄憤——也或許想用了這忘記飢餓似地拉長音調這麼重複的喊着，自己也忘記了在作什麼。睜眼看時，彷彿人都被他喊得快散完了，匆忙地，負販的人們已經在收拾着他們的攤子。

雨落得大了，慶四公公惘然地看着那些溼漉漉的悽愴的人們，等自己記起該回家了時，卻楞住了——那兩盆一條也沒賣出的魚！

身上通溼，肚裏餓得發火，家裏還有那老病鬼，回去，回去……

慶四公公心抖得厲害，身上不得勁，担子也快要挑不起來。

嘆口氣，猛然担起兩盆魚，他腳底下像踩着棉花，歪歪斜斜幾乎倒下去。立住了，定一定神，像風雪裏的烏鴉樣蹣跚着回去……

放下担子，舒口氣，慶四公公頹然倒下去，他終於回到他的家了。

在宋村，慶四公公的家而今還算最完整的，此外多是爲火燒掉或坍塌了。前幾天水漲，水到會從窗眼灌到屋子裏。原也是好好的家，然而卻不得不被拆散了，兒子媳婦孫兒打夥逃荒走開去，扔下慶四公公和慶四奶奶在家裏。

「不走呵，不走呵，餓死也不出去的，終不成把老骨頭拋到外鄉去！背鄉離井呵，死也得死在老家裏。」

這樣堅決地說了，慶四公公看着一羣一羣的人們走向外方去，他甚至連兒子要留給他的二升米也沒有要。

「出門寸步也難行呵，所有的，你們都帶着走。俺老人餓死也沒什麼，」反正沒用的人了。於是和一間空的破屋一同地，有如被流放到孤島上的囚人——慶四公公和慶四奶奶兩個老年人用飢餓和忍耐打發着日子，到現在是涼秋九月了。

陰雨天，屋裏漏着雨。慶四公公飯也難得有的喫，更那有力量修補屋子，幾天來就全靠魚維持着生命。拚着一夜辛苦與不眠，慶四公公每夜上後河灘去網魚。能賣得出去，便換些米來家，否則，就煮生魚喫，但卻喫不慣，慶四奶奶病倒了，她只索一個人躺在土炕上捱日子。

但是這一天，魚既一條沒有賣出去，家裏卻又沒有了柴。

盼了一整天，卻還是挑回了兩盆魚，慶四奶奶嘆口氣又倒下。她開始想到死了。

她沒有說話，慶四公公也沒有說話。

用眼斜看慶四奶奶，他低下了頭，坐下了。

慶四公公抽起一袋烟，努力吸着，像要把烟全吞下肚去。他甚至忘記了身上的溼衣服，低下眼皮看看煙圈子，他沒有想什麼，他的腦子現在是一張白紙。

風吹着，嗚嗚地，在傾斜的籬笆上響，在倒塌的土牆邊響，飢餓的調子。天拉長着陰沉的臉子，雨不落，雲卻壓得更低更灰暗。

望望，四面空牆，煙熏得發黑，陰雨使它們放出霉潮的惡味。地上沒有一根草，漏下的雨滴積成小小的水潭，泥土的氣息直刺鼻孔。一切都潮溼寒冷……

猛然記起了什麼似地，慶四公公聞得出魚盆的腥味。他肚裏反常地咕咕響着，牙關就發疼，又有點酸……

天低得快壓上屋頂，兩個老年人都覺得有些透不過氣來，那難耐的忍受是最大的挑撥，刺激得他們簡直要發狂了。

慶四公公繞着屋轉圈子……

撥開破被子，抖抖地側過頭來，慶四奶奶茫然地看着慶四公公。她眼光無力地，呆滯地凝視着他，彷彿在沉思，或在慶四公公身上睇出點什麼東西來。

慶四公公又斜了她一眼。轉過身蹣跚地搶出門去，卻又不知上那兒好。

四望不見人，更沒有一點煙火味。一些草房坍塌得東倒西斜地，卻沒有生物的影蹤。有些牛欄棚光賸了空槽，不小心，甚至會發現死人的骨骼。大水洗去了兵火的遺跡，也帶走了人們的希望。到而今，田地裏水怕不還有半尺深。向外望，水田鋪到另一個村子再接到天邊，底下的禾苗當然早就爛完了。

橫七豎八儘是斷牆土堆子，走不上兩步就又得停住的，有如闖進了墓場，慶四公公楞在那兒。東瞧西看，那兒能找出一點喫的東西來？——燒的東西也沒有——沒有！

風吹着冷得刺骨。原野躺着廣大的淒迷，一片一片的水田上孤零地橫着幾個村子，情景有如在一個奇異的夢裏。

那飢餓，那悲愁，那些不可名說的複雜的情緒包圍了慶四公公，他沒法安排他自己。

說對於死的恐怖，那也許是，但這慘痛的遭遇實在已經把這老人的心折磨得麻木了，甚至是他幾次意識到死簡直是痛快的事情，但又覺得是難堪的，他多少還憧憬着未來。即使窮苦也吧，他相信兒子們會回來。

望着遼遠的水天，慶四公公開始幻想着兒子們的生活……

但飢餓立刻來攪擾他，他不能安靜。

不知怎樣作，他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迷亂地在破土堆裏轉一個圈子，他再回到那破屋裏。

屋子還是那屋子，四面灰黑的空牆。魚還是那盆魚，不會變成別的好喫的東西——什麼也沒有，沒有！

慶四奶奶咬緊牙根不作聲，肚裏餓想睡睡不着，握緊被子念起菩薩來，喃喃地。

牆空着，地空着，炕上除了慶四奶奶和那條被子外沒根乾草，此外一隻破鍋瞪着大眼睛……

一把炸藥在慶四公公心裏爆炸了。他咆哮着，如一隻受傷的狼，用手腳抓踢着牆，顫抖地尖銳地呼喊起來……

稍停，慢慢安靜下來，兩隻手抱着頭嗚嗚地哭起來了。

慶四奶奶不停地念菩薩，甚至後來每念一個字就拿頭在牆壁上重重地碰一下……又猛然掙扎起來拍着手喊兩聲天，接着躺下用被子蒙上了頭。

天已夜了。每一霎都在痛苦裏延捱下去，一些無可奈何的憤怒夾雜着難堪的苦痛，兩顆年老的

心是隨着四壁的黑影沉下去，沉下去……

沒有燈火，黑影蹣跚地塞滿了屋子，風不住的吹進來。

沉靜得如在荒塚裏，甚至沒有樹葉的響聲，風的調子是怪異而且淒厲。呆着呆着，兩個老人到彼此看不清面孔時，呼吸也像要停止了，除去肚裏咕咕響着，就不再有聲息。

就這麼死去嗎？想到這一些，就像有什麼蟲子爬在心在一樣難堪了，但是，但是沒有東西喫。在昏暗裏，慶四公公又一次的釘着那盆裏的魚。

這幾天來一連光喫魚。要不慶四奶奶怎會病倒的？但前些天還有柴燒，能夠煮熟喫，有時還可以有點蕃薯之類的東西。但而今，柴一點也沒有了，生喫嗎？

「生喫嗎……還是餓着吧，光那腥氣也得薰死人！」

慶四公公立刻覺有一股惡腥臭直鑽進到腦子裏。委實這幾天光喫腥魚也累得他夠了。

然而除了魚是沒有可喫的東西。能忘記了嗎？那餓，那挖去了腸胃樣空虛的難堪的餓，那頭暈眼花渾身不得勁的餓！

再次三次的想着喫的東西，慶四公公甚至想抓過條魚來撕撕生吞下肚去。但他伸不下手。他轉一個圈子，突然從屋裏又跳出去。

「拆屋草！」

立刻，如一匹兔子樣手脚齊動爬上了屋牆，他不知道自己會從那裏來這些力量。而後，紊亂地抓

下一把屋茅草，把火點燃着，雨溼的屋草冒着濃濃的青煙，立刻瀰漫在屋子內。

在火焰跳耀的光裏，照見他那張長滿鬍鬚的皺臉，眼睛放着飢餓的光芒，手忙腳亂地把魚從盆裏捉到鍋裏，水聲沸着，慢慢從白色的蒸氣裏透出着腥味。

魚煮得半熟，把鼻孔塞了，慶四公公瘋狂地把魚撕碎了，大口地吞下肚，那餓了兩天的胃是飢不擇食地容受了下去……

慶四奶奶先是沈默地看着他動作，然後猛地滾下炕來，顫着手伸到鍋裏去，撈出一片魚放到嘴裏。

「有病呵，喫魚喫得生病的……」

「病也得活呵，也得活呵！你老不死的……」

喫得東西下肚，慶四公公有話說了，就嘖叨起來：

「遇着鬼呵，這年頭，這年頭……活鮮的鯉魚一天賣不出一條，人都死絕了種呵，死絕了……明天魚沒得賣，今夜又得去網魚，天又要下雨，下雨，天反常了，反常了……」

倚着門口看看天，半個月亮在雲層裏出沒……

「唉，天可憐見，漏漏月亮影，可憐見……」

慶四奶奶喫不得幾口魚，呻吟起來。她肚裏有什麼絞着似地痛，嘔吐着，哼一聲就在炕上翻一個滾。

「不如死了呵，不如死了呵，天神爺，天……神爺！」

留一堆恐怖的黑影子在屋裏，慶四公公抹抹鬍鬚，束緊緊腰，提起網走出去。

但還是不大怎麼得勁。肚裏翻動着，猛然一陣眼暈，天地像在翻轉着，他又回到屋子裏，靠牆坐下。

「又是遇着鬼，喫下東西怎麼還這麼着？」

慶四公公定了定神，身上每根骨節都好像新換上的一樣蹩扭，又有要嘔吐那麼一種感覺，頭是重重的。

醉了自己一口，慶四公公第二次提起網出門去。

「早些回來，我怕聽鬼哭，唉……唉……」

走遠了，風把慶四奶奶的呻吟送到這老人耳朵裏。

一顛一顛的走，他奇怪路會這樣地不平，要不，自己走路怎麼會像喝醉了？其實路是平平的。

把眼睛釘着腳底下，踉蹌地走，他手臂發酸，網也挾不牢穩。他奇怪自己怎麼會這麼不濟，真是遇着鬼了！

出得村子，四望白茫茫地分不出水田和道路。遠處的村子沉在霧裏，映着月光的地方露出微白。

天上的雲飛快地奔馳，稀薄處顯出一塊灰白的月亮，射下着模糊的光。

夜風吹起慶四公公的破單衫，腳底下踩着冰涼的水走，他弓起了背脊。

約莫走到河岸，慶四公公早喘得不可開交。檢一塊乾地放下了網，他癱軟地坐下了。

寂靜透過灰白，籠蓋四週，冷的夜氣和溼的風把這曠漠的原野浸透在死的恐怖裏。沒有聲音，除了風掃着樹葉子響，彌望是一片模糊的慘白。

慶四公公毛髮豎立起來。他像被什麼野獸追着一樣急忙地跑向河濱去。在堤上一株柳樹下他暫時停住，望望天上。樹上不知什麼鳥格格叫了幾聲，劃被河面的寂靜，水面上柳樹的模糊的影子也跟着蠕動起來。

把魚籠拴牢在腰裏，提起網，慶四公公慢慢踏到河水深處，腳底下一陣涼氣攻上來，他打一個寒噤。這其間，肚裏翻動得厲害，兩腿忽然抖起來，被涼水激得也有些麻木了。他迎着水流站住。稍停，他試着抬起腿再向前走，不上兩步頭又有些暈。

「怎麼這般不濟，纔餓上兩天，就不行了嗎？」

自己暗暗在心裏罵着自己，他忘記他已是六十開外的高年了。

忽地水面起了一些水泡，接着是一陣被魚鱗撥動的水紋擴散開來。他睜大眼，釘着那水泡的方，慢慢走近到相當的地方，他迅速地撒下了網。

魚在網底下竄撞起來。他彎下腰用網網起那魚時，一陣涼水猛然打上他的胸，他抽口涼氣，腦子一陣陣熱得暈眩，接着是嗡嗡響起來，眼前晃動着一些金光，手足都癱軟了，慶四公公身不由主地栽到河水裏去。接着水灌到他口裏，把他捲到河中心隨河流飄下去了。

月亮探出頭來，照在遼闊的河面上……

開明青年叢書

中學各科學習法	夏氏等 林語堂等	七角	編輯例解	秦仲實	六角	青年與生活	金仲華	四角五分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潛	四角五分	社會科學講話	祝伯英	四角五分	國際政治講話	張明養	四角五分	文心	夏丏尊 葉聖陶	七角	少年科學大綱	胡伯懇	七角五分	科學的故事	宋易	一元	數學的園地	劉薰宇	四角五分	數學趣味	劉薰宇	八角	星空的巡禮	王幼子	四角五分	神祕的宇宙	周煦良	五角	科學在今日	秦仲實	六角	物理世界的漫遊	顧均正	二角五分	十萬個爲什麼	董純才	三角五分
化學奇談	顧均正	九角	氣象學講話	王勤培	卽出	動物珍話	賈祖璋	四角	鳴蟲之話	樓俊卿	三角	鳥與文學	賈祖璋	九角五分	我們的身體	胡伯懇	五角	談美	朱光潛	五角	藝術趣味	豐子愷	四角	繪畫與文學	豐子愷	五角	西洋名畫巡禮	豐子愷	一元六角	西洋音樂楔子	豐子愷	六角	孩子們的音樂	豐子愷	五角	世界之童年	黃素封	七角五分	人類史話	陶秉珍	七角五分	亞洲腹地旅行記	李述禮	一元五角	南極探險記	胡仲持	六角

開明書店印行

K 376

開明中學生叢書

特請各著名專家執筆 照部頒課程標準編輯

中學生課外閱讀書 名人傳記及歷史記載

第一輯

周子同	孔子	周振甫	班超	宋雲彬	王陽明
劉麟生	哥倫布	金仲華	拿破崙	張資平	赫克爾
王耘莊	晚明流寇	丁曉先	鴉片戰爭	張同光	戊戌政變
傅東華	歐文藝復興	劉叔琴	產業革命	張明養	國際聯盟

〔定價〕 全輯一元五角 每冊一角五分

教育部選定推薦

中學閱讀參攷圖書

開明書店印行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開明書店印行

敝店搜集世界名著以及國內文學家新作，選取那些足以潤澤少年人的心靈的，編成這叢書，已出五十四冊，約共二百五十萬字。少年人最喜歡親近文學，但是往往不知道挑選了那一種好。現在有這叢書，那就取之不盡了。

風先生和雨太太	顧均正	四角	土耳其寓言	王世穎	三角
魯濱孫飄流記	顧均正	四角五分	印度寓言	劉北茂	四角五分
木偶奇遇記	徐調孚	八角五分	伊利亞特的故事	謝六逸	三角五分
木偶遊海記	宋易	四角五分	豬的故事	胡愈之	三角
金河王	謝頌羔	七角	吉訶德先生	賀玉波	四角五分
如此如此	張友松	五角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	四角
玫瑰與指環	顧均正	六角	稻草人	葉紹鈞	六角
月的話	趙景深	三角	石獅	米星如	六角
夜驚	顧均正	三角五分	陶立德博士	蔣學楷	四角五分
雪后	謝頌羔	四角五分	伊索寓言	孫立源	五角
小杉樹	顧均正	三角五分	小公子	孫立源	八角
皇帝的新衣	趙景深	三角	水孩	恆信等	六角
母親的故事	徐調孚	三角五分	鼯鼠王	張志淵	四角五分
柳下	趙景深	三角	聖人和鞋匠	張志淵	四角五分
水蓮花	顧均正	二角五分	綿羊王	張昌祈	四角五分
幸福的船	巧尊等	八角	黃矮人	張昌祈	四角
三公主	顧均正	四角	青色鳥	戴望舒	三角五分
媽媽媽的故事	戴望舒	三角	美人和野獸	戴望舒	三角
列那狐	鄭振鐸	四角	給海關的童話	王魯彥	二角
西藏故事集	胡仲持	五角五分	三羽毛	章華鈞	四角五分
公平的裁判	顧均正	三角	雪婆婆	張昌祈	三角五分
愛的教育	夏丏尊	一元	跛老人	陳駿	三角五分
續愛的教育	夏丏尊	八角	驢的自傳	朱瑞廣	九角
寶島	顧均正	九角	能言樹	趙景深	四角
馮娜莎耶	月祺	九角	隱身帽	許天虹	四角五分
先生的墳	孫伯剛	三角	歐洲的傳說	鍾子岩	九角
狗的自述	文楠等	六角五分	希臘英雄傳	陳天達	六角

我與國文

北平市立一中 紹 孔

當我剛剛入世週年的那天，祖父爲要測驗他僅有的愛孫的將來，便備了什麼小鞭呀，小斧呀，算盤呀，烟袋呀，酒杯呀，紙牌呀，糖菓呀，書本呀……擺在一起，全家人的視線，都集中於全身赤裸裸的我的爬動。結果，每個人的臉上都塗了層希望的歡笑——我歡叫一聲後，揀過那本書來了。這是母親告訴我的。

六歲與七歲兩個童年，盡消失於「方塊字」和「趙錢孫李」「人之初」裏。

自八歲那年，我的教師，改由酸腐味兒的秀才充任了。整日伏在書案上，腦袋搖擺着，高聲朗誦那「學而時習之」「緇衣之宜兮」「曰若稽古帝堯」一遍又一遍，莫明其妙地唸，死唸，倘使背不熟，不但是要咬着牙照顧幾下消食木板，並且在太陽地上還要跪上半天呢。

提起作文，那更笑話了，不使人心酸。已經十四歲的人了，還只能在教師的「管仲相桓公論」「過則勿憚改說」一類命題下寫些「人生於世」「自來吾人……」每逢領文卷的時候，總要聽一套「作文已四五年了，連起承轉合還不會哼！」

晚上讀書回家，三國演義、岳封神傳等章回小說便是我燈下唯一的好友，非等到母親說「還看嗎？明早又起不來了，難怪老師罰站！」並且把燈給熄了不止。

冰心女士的寄小讀者，是我開宗謁見的新文學作品。那是在高小一年級的時候，真是「一見傾心」，便逐字逐句地讀了她。「通訊一、二、六、七、八、十、十四」和「中山雜記」中的各篇，到現在還爛熟地背得下呢；原因是當時仍用着讀「孟子見梁惠王」的方法和工夫讀的結果，她洗淨了我靈魂積罩的灰塵，重現出那顆晶石般的童心。

於是，歸雁、小雨點、趙子曰、續愛的教育、吶喊、迷羊、野薔薇、西冷橋畔、塔、西線無戰事……消磨了我整個的課餘時間，留給我不同的影像。雖然校長曾幾次的責斥我，但我對新文學的興趣卻未因此而稍減。

「一二八」事變發生，每月一晤的愛友少年殉難了，我爲他曾作過一篇悼念文。後來，由一位先生的介紹，中學生便承受了我對少年的友情，一直到現在，更生了深層的交誼。

在苦於無書可讀的時候，還時常借了先生的舊小說月報來。

高小第二學年的初期，得到先生的國文獎品，於是更增進了我的努力。

讀了聖陶先生的寫作以前（見開明函授學社出版之社員俱樂部創刊號），引起我用辭的注意，會因而讀過修辭格、國文修辭學，雖然當時不過是一知半解，但注意的結果，終換得先生的「遣辭恰適」的評語的代價。

高小最末的一學期，爲了選授中國文學ABC及現代文藝評論集作國文課補充教材的原故，

便翻弄了幾本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東西，然也不過留下幾個名詞的模糊影子罷了，如「藝術本能」、「惡魔主義」、「羅曼諦克」、「十字街頭」都在那時留根於我的腦海。

當時除掉自己倡辦國文研究會的期間，時常自動地寫幾篇短文，寫幾篇小說；其時除課內作文外，很少寫作，實因那顆少女似的心，總覺自己的產品太乏味了，羞見世人！

到××中學的第一次作文命題是夏夜，我在兩點鐘內作了首新詩交上。一星期後，一方由先生的讚勵，一方更由清幽的環境的助興，就開始三天讀一本飛鳥集，兩天看完一册心曲；並且早晨寫一章，晚上作一首，狂迷似的。終於圖書館及師友所存的詩集給我全部讀盡了；案頭的詩稿也積了厚厚的兩本。

經過破喉的狂嘶，奮臂的掙扎，畢竟奔到憧憬中的故都來求學了。

由暑假內貧病交迫的生活，我窺見了人生，認清了社會時代的葬鐘，敲碎了我的綺夢，文藝的宏潮，高喊着：

停唱你的戀歌葬曲聯

象牙塔裏的詩人！

沒聽到窗外的迅雷暴雨？

塔脚已站在濤浪中的黃葉上了。

莫讓牧歌的俗野呵，

驚醒了溪邊睡臥的羊羣；

懦者的淚，弱者的血，

那一滴不是你詩篇上的花朵！

我雖不敢自命爲詩人，也不希望成詩人，更不願他人看我作詩人。但我要探索人生，不得不撕碎過去塗描的那篇篇章章輕婉的媚語，不得不抽身從頹黯的荒墟重燃起我生命之火，烘甦已殭的靈魂；放開裂創的喉嚨，高唱闕闕的時代交響曲，震起酣睡的夢者，使他們的心弦起着同樣的反響；一面是、非、然、否的鏡子嵌在心坎上，伸出我的手臂，揭啓高低的幔幕，把內象逼真的攝進鏡子裏，筆頭蘸上不同的血，不同的淚，作出幅幅淡濃的素描，引集那些昏迷中有眼的盲者。這是否會作到成功，且不管地，我確已決心的開始向目的地進發了。

過去，我是喜歡穿緊鞋子的人，削足自是常事。如今，絕不再幹那蠢事了，要依足做鞋了。

對於詩的韻律，我拋掉字的抑揚頓挫，而求情緒的抑揚頓挫。（恕我借用戴望舒先生論詩零扎語意）

由上述可知我對國文已有相當之興趣。但我每逢拿起我的國文教本的時候，不禁的便感到心

酸，感到我們班裏二十多人的青春時光犧牲得可憐，更不知全國有多少中學生的寶貴時光犧牲得同樣可憐，並且，連想起多少的青年把國文看作蠟燭的東西，百嚼無味的，還有的看國文是個苦瓜，喫一口便要麻舌的；所以，國文班的空氣是怎樣的慘淡呵。試翻開我們的國文教本，一頁古色古香腐典澀語，一篇叮叮噹噹的濫調晦句，白話是問或可以翻見的。因為這種教材，決定了先生的教授法。每一篇文章，未授前，使學生預習——查生字（包括典故及澀語）——講授時，使學生鈔錄——釋生字，考試時，使學生註解——背生字。一學期的生字註釋本的頁數，有時超過國文教本的頁數呢。似乎國文課的目的即在弄生字。啊，誰說科舉時代的教學法已經破除了，誰說曾有過文學革命！

固然，國文選材不能任教師的完全自由；不過，國文先生們也未免太變本加厲了。就我們的國文教本說吧，月夜（莫泊桑原著）徐老僕義憤成家（馮夢龍著）是全本僅有的小說。（他文恕不論）

文學譯品缺乏，委實是中國文壇莫可諱言的現象。然而，這少量譯品中，難道在思想上描述上就沒有較月夜更高尚的？當然，月夜是代表一個時代一個派別的作品，自有它本身的價值。但選作現代中國中學生的國文教材，未免覺得無意義。我感到講完這篇頌愛的小說，大多數的人定會憶起自己那段「哥哥」妹妹的戀史，甚或再引起翻閱肉麻小說的興趣。

「犬馬猶然知恋主……爲奴一日主人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名册可傳神。」是徐老僕義憤成家的中心思想。以此等人生觀注入青年純潔的腦海，能不埋下奴隸的念頭？縱然他不願自身作人家的義僕，但也希望有個人能作自己的義僕。至於本文的描述技術，更是拙直不堪了。近

年以小說見稱的中國文學界，不信沒有一篇（更不信少有）比較徐老僕義憤成家作中學生國文教材更適宜的。

市場上的雜誌和新文學作品真是充盈書攤，但是多少的中學生經過它們面前，卻不注視一眼；雖然它們有許多是社會的素描，時代的剪影，（卑污的新文學書自然也有）誰曾告訴給他們過？無怪他們總是尋索那些小本章回小說來作興趣的寄託；課間休息十分鐘的時候，三三兩兩的談什麼「樊梨花的法寶真厲害！」「猴子阮英的本領多高明！」「羅成賣絨線大破孟州城，胡鳳蓮（？）……」蠶兒喫了桑葉，才能吐出金黃的絲，倘使喂它些野草，那它只能吐幾口綠水而已。我們需要的富含養料的食物，惟有自己去尋求，才能喫得到呢。

街頭

蘇州中學 敏 修

弟弟慌慌忙忙的從街上跑進屋子裏來，「後門不要開！」他好像有許多話要說出來。大家停止了說話問他，「什麼事？」

「街上……街上有有人在賣兒子，」他喘着氣。「一個女人，坐在對門陸家的門前，說硬要把兒子賣給陸家。他們不要。當心他來敲後門。」

弟弟的話在我的腦子裏翻出一個蒼白色的女人的臉，一個野蠻的女人。我於是走到樓上，依在

窗子前面，因為好奇而想望一望剛才弟弟所說的那一幕景象。

窗子外是街，兩旁直立着黑的牆，白的牆，人力車過去了，鈴響着。挑水的挑着大桶水喊着，「後——」

斛後斛，」後影也漸漸的消滅在人羣裏了。留在這裏的是一些地上水的漬。

「阿要買兒子哪……」我忽然聽見一聲沉重而乾枯的叫喊。我回過頭去。就在我家的三級階沿上坐着賣兒子的那婦人，青色的衣服，一塊一塊的青布白布的補孔豆腐乾似地綴在上面，髮蓬着，臘黃的臉低下了，呆望着那底下的同樣黃色的兒子的臉，兒子橫臥在她的手裏閉着眼，頸子裏束着幾根稻柴，很注目的。她沒有說話：坐着。

那邊走來了幾個巷裏的小孩子，說笑着，立在她的身邊細看着。

「賣兒子——」女人喊了一聲。

「你的柴太少了呀，應該用一捆縛在肩上，」一個小孩向她說着，帶着笑，「這樣，人家便要你的兒子了，」說着，演一下手勢在他旁邊的孩子的背上，「像他這樣很好，」另一個卻回過頭來，伸出手，那個逃走了，站在遠處，一面笑，一面說：

「你敢打！」拿出拳頭來演了一演。

一個追上去，於是轉一個彎，兩人都看不見了。

「賣兒子哪——」那婦人扭了一扭頭，又是一陣乾枯的聲音。那邊走來了一個在老虎灶上工作的漢子，一邊走，一邊學着江北調子。

說。

「賣兒子哪——賣兒子哪！」喊着，走到隔壁肉店門前，向着坐在店裏搖着芭蕉扇的那個胖子

「喂，老板，阿要買個兒子……買個兒子倒嚙啥……」

老板笑了笑，那個人走了，忽然他拉牢了一個正在走路的孩子，「兆中，替你買個兒子吧……哈哈！」

孩子掙扎着想離開他的兩手，終於逃跑了，那漢子向那坐着的婦人看了一眼，也走了。

對門陸家走出幾個人來，有女人，有小孩子，圍着賣兒子的人站着。

一個女人問：「你這孩子幾歲了？」

那婦人擡一擡頭，向周圍的人看了一眼，然後有氣沒力的說，「四歲。」

「那末，你想賣多少錢呢？」

「我——賣十塊錢。」

一個女人哼了一聲，「不要做夢了，去吧，這裏沒有這等好主顧，一塊錢還沒有人要買，荒年荒世。」

「在上海，一個山東孩子五毛錢還沒有人要呢。」

孩子們叫了起來，「祇值十個銅板！」

「送給我還不要哩！」一個女人的補充。

女人把頭低了下去，沒做聲。

路中間，一個較大的赤膊孩子走過來，對着旁邊的一個站着的小女孩說：

「阿仁，把你的弟弟賣給那女人吧，帶到江北去……」

「勿要！」女孩子用着力叫。

「那末拿你的妹妹……」

「勿要！勿要！」孩子更用着力叫。

「那末把你自己賣給他，」男孩子說着，伸手強抱着她走過去，到那圍着的人叢前，推她進去。

女孩子拉長了喉嚨哭了。「荷荷荷荷……」

圍着的人堆裏匆匆的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對着那扁着嘴的女孩子，「啥事體，勿要哭，阿仁，止哭，止哭，」女人把頭一擡，望着那肉店夥計，遠遠的站在那兒，又低下頭，用手拭着孩子臉上的淚，「勿要哭，哭做啥呀！」不耐耐的喊着，又向地上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沫。「告訴你老板，」咕嚕着，攙着哭哭啼啼的孩子進屋裏去了。

那邊圍着的人問了那女人幾句，都看戲看完似的散去了。

街上靜靜的，除了偶爾響過一陣人力車的鈴聲和車夫的急急的脚步聲外，沒有別的聲音了，那女人坐在階沿上，張開無血色的嘴唇一個字一個字的喊。

「阿要賣兒子啊——」那聲音沉重得像一塊鉛，但終於漸漸的在空氣裏失去了。

賣兒子的女人感到失望，她立起來了，抱着那腦後有着標記的兒子，孩子一驚，張了張眼，看了看

他的母親的臉，但隨即又合上了眼皮。

拖着沉重的脚步，她走了。她是走得這樣的慢，好像她的脚有一百斤重，一步，一步，走着，走了幾步便停着，站着。眼睛向四面望望。

漸漸的，終於那女人走遠了。我的耳邊卻飄過一陣「賣兒子呀」的呼聲。那聲音悽慘得像哭。我惘然的離開了那窗子。

新堤的維他命

軼羣

閃灼着的光芒燈色，

得意地照着那糖蜜的甜姐兒，從遠道

跑來了無限風流食客；

星星的幽暗火油燈光，

蟄伏了星相家在談龍說虎；

吆喝呼嘯着，

起勁地舞動了師傅的三十六路板斧，

亢旱和野狐一樣小市集中，

嗅到一些草澤的氣息。

這算是幾句開場白，這樣一個大眾的夜間俱樂部，和故都天壇一樣地繁華熱鬧，充滿着唱戲的，

談相的，賣水菓的和食品的交響曲。顧客一概都是上落工人們，小夥伴，小手工業者，找一個高貴而尊嚴的紳士或青年是不可能。

因急流而捲起了漩渦的江水，水面輕籠了一層薄暗的烟霧，在隱隱的四週，新堤的燈色代替了太陽的金紅色。灰黑色的羣衆，開始像蒼蠅撲到垃圾桶般在黑暗中蠕動，圍攏着燈光，成爲一個個奇異的弧線。

沿着西河口碼頭朝着東走，密密的渡船積成一個小島，和電杆一樣地交錯着的船桅；微弱的燈光中可見到人影的騷動。漸漸的走近東面，燈光跟着船的数量少下去，沉重的步武開始投在黑暗凹凸的石卵路上。然而遠遠的便見無數橄欖式的小艇在河面拉條直線前後緊連着，一排一排和會操裏的橫隊一樣。岸上燈光也跟着亮起來。

塵固而漆黑了的程璧光銅像，沉默地俯瞰着黑黝黝的羣衆，四面支起了帳幕，燃着煤汽燈，燒烤了的肉香氣味，濃厚地衝出來，那些店小二高聲喊着：「鷄鴨魚生粥最相宜。」互相唱和着搶奪生意。泥徑上擠擁着羣衆，每一個眼光都像飢餓的猛獸找求食糧一般流動着四望。

是一個賣藥的檔口。

一個十六七歲的後生，瘦削身材，打着靈活而清朗的江湖口吻：

「現在不再多說……第一路耍黑虎拳！第二路耍軟鞭！第三路耍耍飛陀！單刀拆棍爲第四路！雙刀拆拳爲第五路！喂，伙計！來來來！快些敲鑼！」接着那後生揚了揚腿，翻一個身，密密的鑼聲震盪了乾

燥的空氣，湧湧的人頭，給鑼聲敲得緊張起來。停了一刻，一個二十來歲的夥伴，光着身出來弄拳，肌肉因鼓動而澎漲跳躍着，發赤的面龐冒着汗珠。

隨着潮水的羣衆走去，在過海的碼頭的木欄杆旁，畸零地站着五六個少女。無數的目光，都投射在他們身上。圓圓的蛋臉塗上了白粉和胭脂，掩卻了她們黃瘦的創痕。倘你是文弱一點，一個四十許的虔婆會在耳邊微語：

「叫艇過夜嗎？」

「叫老舉呀？」

她們都是沒羞恥的動物，互相偎倚着，電火一樣的眼波溜過每一雙投射的眼。

「呸！你惡鬼，推推碰碰的幹什麼？」

「我也叫你們不要玩啦！」清脆柔媚的聲音透過桃紅色嘴唇時，重又向人們瞟了一眼，然而她們都是矮個兒，普通的祇有十六七歲的少年那麼高，過度的性底催殘，阻礙了青春的生理發展。

「呵！你印堂漸顯，那正是你的洪福，現在雖然謀事未就，但是一交三十歲，運程既啓，名利自然源源到手。唔！鄉親！左爲賓，右爲主，你的鼻可惜略歪一點，謹持明正，位協中央……」談相的，他左手握着油燈，精細地照着那神經麻木了的顧客。從額角到下顎，他都巧妙地引用神祕的經驗論處決着這人的休咎。失業和貧乏掠奪了勞動者的理智，片刻地沉醉在他的玄學裏。

一塊比較稀疏的空地，立刻一個闊面龐，灰白面色的男子跳上一張桌子上，不停地搖着摺扇，等

候人們聚攏，歇一刻，他聳起肩膀，拉高了嗓子，用一種沙而亮的聲音唱着，像一頭叫囂着的鵝一般。

「喂！那邊還有更要命的小鳥。」三個小夥計模樣的，後邊的一個，起勁地推着前頭的，用旋風一樣速率，溜過人叢裏。

「臊他的老祖宗，那野小子，想逗起老子的肝火……」兩個流氓樣的無賴拉起了衣袖，一路哼哼地走去。

河面染上藍綠色的裕泰銀牌的燈泡光芒，在河面拉起了許多線條，在急激的水面走動着，熱鬧場面裏透露了淒涼的意態。

「唔……喂！一元二你答應嗎？」

「六角錢多一些卻不……」

「啊？不要走的那麼快囉，留也留不住。」

一個三十歲的婦人，正追逐着一個中年男子，他畏怯地閃躲在一些黑暗地方，眼光祇投在閃爍着細碎光芒的海裏。

在熱鬧而繁榮的旋律中，下層羣衆的活力猛流着！

病

無錫師範 王 煜

不常拖着小病的我，這下子真的病倒了。

本來，在夠悶熱的暑天裏，發起高度的寒熱；就是家裏有電扇開足了，也沒法使病人涼快，因為病人吹不得風；卻也不能儘關在房間裏死悶，恐怕病人要發痧的。那卻糟糕透了，電扇果然買不起，房間又是這般的狹窄：一隻木板的床，床底下還塞滿了破箱子，舊皮鞋，已經洞穿的藤椅面；灰塵躲滿了空隙，果是應該，而老鼠造起窠來也是必然的。床頭擺的還是隻佔地面不十分大的半桌，可是已經狹得叫人側着身子，曲下腰（因為樑上還掛了幾隻碰得到頭的飯籃子）留心的跨二個大穩步，就踏到了病人的床跟前。窗是祇有像牢監裏的在牆上鑿一個小洞似的圓洞，風是不會和暖的送進這洞口來，可是吹起老西北風來，卻有一股刺人的勁在人頭面上刮過。現在是夏天，天哪，陽光的炎威，包圍了房間，房中像火爐的內壁；叫一個病人躺在那裏，還不是加重了他的病勢而是什麼？所以在這房間裏生了病的我，好像有神力樣的增加了我的病勢。害得媽整天不安起來，整天在這房間裏鑽進鑽出，靠到床沿口望一下自己兒子慘白的臉，滿肚子的辛酸淚也就飛快的跑到二顆眼珠裏來了。

偏是這夏天四鄉都鬧着旱荒，爸爸出鄉是靠不住有往年那樣回來就嚼着甜的瓜，舒舒服服的歇一夏天了。大哥今年又失了業，呆在家裏喫白飯，快要三個月了。自己呢，又在打算畢業後究竟幹些什事，掙一口飯喫。這許多，在被病累倒的我，正像能夠從印有小青圓花的帳頂上，床柱子上的一塊碎玻璃上，半桌上一個塗滿了鉛筆污妹妹玩厭的無錫「大阿福」身上，以及媽的那張枯瘦的苦臉上，找得出奇蹟似的在癡望着。然而過後想想這許多事也是沒什麼了不得的，何苦在腦子裏搜尋起一串悲慘的烏有的希望。千斤重的生活擔子，還不是由爹媽去挑。老人家的心在我是不瞭解的；他們雖

交給了我繼續去挑的啓示，可是誰喜歡呢？

「唔！小煜，明天叫朗之來瞧瞧吧！」媽耐不住的打破了我與她兩人間的沉默，提出這一句針對了我的病的話。

我曉得朗之這位醫生，他是個不掛牌的土醫生。醫術的好壞我不知道，但曉得前次媽發肝氣痛的時候，爸就請他來瞧了好幾次；因為他是我爸的好朋友，或者醫費可以不計交些。我想媽的心總是這般爲兒子着想的，在這沒辦法的當兒還想了個辦法。是的，那忍看着自己兒子的這副病態呢！

明天，朗之居然來瞧我的病。

這下媽的頭又探進了我的眼簾；可是我愕然了一下，媽爲什麼掛了淚痕呢？醫生瞧過了，在我躺在床上覺得舒適得多，可是爲什麼媽偏是這張哭臉呢？我忍不住的開口了。

「媽，做什？」

「朗之說，你很……」格外的加深了她的悲哀。

我知道了，一定朗之說了些危險的話，將我媽的一顆期待的心捏碎了。老人家將榮宗顯祖，光耀門庭的期待；以及自己老來想享一些清福，抵償這半世的勞苦，都寄在我及哥哥身上，所以這下聽見了醫生說我的病危險，當然免不掉流出這兩行失望與悲哀的結晶物來了。

將自己美麗的希望寄在兒子的身上，滿望着開出花朵來。但是，媽，你不要再做榮宗顯祖，光耀門庭的幻夢吧！我們在開始揭出了叛變的旗幟。爲了招討這腐化了的殘骸。

媽爲了殘退的希望而顫抖，我卻在病裏掙扎着。

陀 螺

鄭州輪扶中學 夏照濱

那天放學早了點。回到家，推開門，把身體擲在椅子上，弓着身子看當天的日報。日光已照不到院中來，光線是昏暗暗的，報紙上的小黑鉛字模糊得快要看見了。我把身體挺直起來，吁了一口氣，喊王媽掌上燈，又拿起報，找到中斷的地方繼續着看下去。

「噲——噲——噲——」是什麼聲音，怪熟悉的？我把埋在報中的眼光收了回來，惘然地凝視着暗沉沉的窗外。我用耳朵搜索着，傾聽着：「噲——噲——噲——」那很熟悉的聲音，喧囂地由四面的空氣中蕩漾開來，振動我的耳膜。

本能地放下報紙，我站了起來。那聲音已寂然了。捻亮了燈，想繼續作我的功課，但什麼事在分我的心，功課都攤在桌上，真作不下去；剛才那音響卻又重現在耳旁了。到底給我辨別出那是陀螺發出的響聲。是的，我又回味那冗長的，粗漫的音節，更證明了我的斷案。

把雙手撐着下顎，我默默地望着燈，一幅圖畫在出現。那情景在我的腦海中一幕幕映出。我不再作功課了，索性沉浸到甜蜜的往事中去。

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底下四個妹妹。人家都注意我，連自己七八歲時也常常要在人前豎起大拇指來自誇地說：「哼！我嗅香！」心裏感到滑悠悠的舒服。兒時是被母親嬌養慣了的，我的脾氣很大，

看見喜歡的玩具就死拖着母親的衣角要買；一回不隨意，我會嚎啕大哭起來。誰也哄不住的。

這壞脾氣繼續到我上學的時候。進了小學，新年時看見人家都玩一種竹子做的玩具，兩頭是兩個竹月餅，當中有根軸插在兩個月餅中間，再把一根繩子縛在兩隻棍子上，可是用繩套着那軸，左晃右晃，幾下一抖，那玩具就會噹噹地叫了起來。我馬上奇怪起來，每逢人家下課玩它的時候就一聲不響地站在旁邊，張大了眼睛，貪婪地望着，聽着那怪有趣兒的叫聲。放了學就哭着叫着媽買「竹月餅」，母親很奇怪地說：「孩子，現在是新年，又不是中秋節，那有什麼月餅？好孩子，乖乖地，明天媽媽上街給你買許多可可糖、牛皮糖，啊！好孩子。」憧憬着糖果的甜味，我不哭跳了，晚上很安恬地睡在牀上，作着嘴裏塞滿了糖果的夢！

但第二天上學又看見那個竹月餅被我的同學高興地玩着，糖果又拋在腦後了！我急欲自己也買個那玩意兒來玩玩，於是我畏怯地問同學：「你玩這個叫什麼？」噢！你問這個嗎？他把正在玩的有趣的那東西收住，輕蔑地對着我笑了笑說：「這叫陀螺呀。」回到家中，就吵着要買陀螺，母親答應明天讓廚子帶我去買之後，我滿意了，又蹦又跳跳出了大門。

陀螺終於買了來。我喜歡得什麼似的，拿起它來，用手摸摸那兩個圓圓的月餅，光滑滑地。我把它翻來覆去地玩弄了一會，就把來放在桌上，歪着頭儘看。

過一天，我把它拿到學校裏去，找那個同學教。他很熟練似的教我，如何執棍子，如何使它轉起來……我一照着他說的做法，練習了一會，不久，那陀螺轉了起來，也噹噹叫了起來，我這時心中有說不

出的快慰。

下了課，我就神氣十足地玩了起來，我身旁也圍滿了一大圈同學，羨慕地注視着。到了家，放下書包，就在胡同口抖了起來，四面的小孩都來看我，我愈起勁抖，陀螺轉動得愈快，發出更大的響聲。

新年一過，這些意趣卻鬆懈了。同學們開始踢起毬子來，我也放下陀螺，把精神又灌注到五根雞毛二個大清錢做的毬子身上了。

以後每到快過年時，同學總是玩陀螺的，我的那東西攔一年就丟了，差不多每年都得花上二毛錢買個新的來。

新年是一個個的過去，漸漸我對這過去會如何地抓着我心的陀螺淡忘了！同學們再抖它時，我看看那猴子般的舉動，聽着單調無旋律的音調，厭倦起來，苦笑了笑，慢慢地走開去。它再也勾不住我的心情了。自己也很奇怪這心理的變遷有如是之速！

慢慢地我發覺我的黃金般的童年是跟着這些心情的變化輕烟般飄過了。

昨夜

雷甄野

我把攤在面前的煙合上了，我的心在想着另一件事情。

煤油燈無力地放射着黯淡的光。這光，是弱小者唯一的力；這光，象徵了人生的全程！

我用手把這燈的紗帶旋上了些，光便突然地明亮了起來。我禁不住自傲着，因為我把一個弱者

引到強健的路上了。

這光，這剛被我由弱而引到強的光，它驕矜地顧盼着這室內的一切。

「瞧罷，我現不是弱者了，我是一個勇猛的健壯的東西了。我將永久保持這光榮的生命，我將以我明亮的光來普照這給濃厚的黑暗瀰漫着的世界！」我彷彿聽到燈在自傲地說。

「真的嗎？」我懷疑地問着自己。「不會的，不會的，這是多麼誇大的狂妄的思念呵！」不一回，我便找到了這樣的言辭來回答自己。

「嗤！」我禁不住大笑了起來。

不是嗎？光又漸漸的回復了剛才的黯淡了。

我瞧着光一分一分的弱下去，而燈花卻一分一分的增長了。「今天這燈為什麼如此的不用呢？」我想。但當我發覺煤油不是乾涸了的時候，這問題便輕易地被解決了。

消滅了罷，這自大的光消滅了罷，這自大的燈！

突然一隻地狗飛到了我的書上。是那麽肥大的一隻地狗，遠看竟像是一隻小的老鼠。

近乎超絕地，我立刻打定了捉它到燈罩裏去燒死它的念頭。

「燒死你，小東西！」

我說。我便開始我的工作。

我想：快些逃生罷！再停在這兒，一回你的生命就保不住了。然而瞧：多麼愚蠢的動物啊！當我把武

器執在手裏的時候，它卻仍是那麼泰然地呆在那兒。

「燒死你，小東西！」

這念頭又第二次在我的意識中浮現了，我於是立刻把手裏捏着的一根竹片襲到了它的背脊上，捺得它一動也不能動。

它努力地掙扎着，想在短時間內掙脫這險地。然而——小東西睜睜眼罷：認清你的敵人是怎樣的一個生物？

終於它在竭力的掙扎下給我拋到了燈罩裏。

一着實地，它便像感到了劇烈的痛苦地跳了起來。

不安地，它跳着，跳着，偶而還發出一兩聲嘶嘶的哀鳴。

這痛苦的掙扎沒有繼續多時，它便死了，帶着它臨死時的痛苦死了。

是的，它終於死了。而且還帶着臨死時的痛苦！

對着這黯淡的光，對着這一剎那以前還是活着的地狗的屍體，我的腦海突然的昏沉起來。

我惘然地俯下頭去，一個龐大的「煙」字便很快地向我的面部擊來，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煙，煙，」我低低地叫了起來。「煙，什麼都是煙！青春，生命，都不過是一陣淡淡的煙啊！」

我的心又開始在想着另一件事情。

這燈，便是我的生命；這光，便是我生命的力；而那突然的一剎那的明亮，便是我美麗的青春！

美麗的青春終於在環境的侵蝕之下消滅了，剩下來的，是污濁的滓渣——燈花——，帶來了的是黯淡的空虛！

我的青春消滅了，我那美麗的青春。

然而我還私自慶幸着，因為我生在空虛的生活中還能殺掉了一隻地狗。——一件可怕的光榮的事實。

美麗的青春是逝去了，我沒有一點悵惘；黯淡的空虛繼着來了，我也沒有悲哀。我明白的，——誰能跳過這生之懲罰呢？

然而——是的，我得永遠記住，我在空虛的生活裏也曾殺掉了一隻地狗；我創造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喜 雨

上海立學達園小 墨

下雨，一般人大概都覺討厭的吧，但要是用「美」的眼光來看它，又何嘗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呢？要是這場雨是下在夏天：

天上底雲是墨色的，時常有閃閃的電光照透了每一個天角；銀白色的金黃色的線條縱橫地錯亂着，炫耀地；迅速地；會使你不能夠看它；會使你來不及看它。接着又有「轟轟轟！」一聲聲很沉重的雷聲，間或還有一二聲清脆的霹靂夾雜着。風是吹得很緊，樹枝都當不住了，隨了它搖。雨點像黃豆

那般粗細，從雲端裏直落下來，強有力地打在地上，「禿禿禿！」地，一陣急，一陣慢，隨着那風。「晴落」中不斷地「咚咚咚……」地響着，水像瀑布般地沖出來，激成無數泡沫。不一會，地上積成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水潭；雨點打在水潭裏，激成一個個水泡，同時在水面上打起了一個個圓形的波紋，波紋漸漸地擴大，一個個交錯着。這時底聲音，雜得美；這時底景象，亂得美；這雨狂暴地擾動了一切的甯靜。一會兒雨過了，一切又恢復了以前底狀態；一片夏天的暑氣都給雨趕走了，所餘的只是涼快；天空中的黑雲也給雨帶跑了，全露出潔淨的蔚藍色，也許還留得一條美麗的彩虹。

要是這場雨是下在春天：

一切底景象都沒有夏天底那般狂暴；雨點像棉花般地軟，像麵粉般地細，下在你身上是決不會覺得濕的，只微微地感覺到一點涼。樹葉上，花草上，都聚成露珠般一滴滴地。風是靜得幾乎沒有；「晴落」中每隔好久才有「滴」地一聲，很輕脆地；野外的風景全被雨點遮得迷迷糊糊地，連天空也是一樣；在這時候你纔會相信「碧水春山野外昏」的詩句了。這時候，一切都靜得像睡着了一般，靜得像一幅圖畫。可是雨過後，大地上底一切都現出了新綠色，一切都飽含著蓬勃的生意。

要是這場雨是下在秋天：

秋天的雨又是一番不同底景象，它沒有夏天底那般狂暴，又不及春天底溫柔。天上底雲是白色的，還帶着點兒夏天底黑；雨點兒斜着飛下來，一絲絲地像線一般，它打在地上是決不會有一點兒聲息，要是打在枯焦的樹葉上，那末就會有「淅淅瀝瀝」的聲音；風是有的，但也沒有夏天底那般暴，樹

稍只稍稍地搖動；這時候也許會有幾個夏天所遺下的電光或雷聲，可是這是極少的事；雨是不會即刻就停的，因而地上往往積成了一片，雨打在水裏只有微微的波紋，並不會起水泡。要是雨止了，天也並不立刻晴朗，仍舊是灰白色；樹枝上所留着底水給風吹下來，仍舊像下雨一般。這時候，似乎是很靜，可是又有些響聲在演奏着。

要是這場雨是下在冬天：

天上的雲是灰黃色的；雨點像春天那般地細，又像秋天那般地斜，它先把地面潤濕。接着它變成一顆顆明瑩的雪珠，在地上只薄薄地鋪了一層。接着又變成了燦爛的雲花，一片片地平鋪在地上。風刮得異常地緊，它把雪旋成一卷卷地在半空中飛下來；大地上底一切都積滿了雪花，光亮得厲害，雖然天空仍舊是灰黃地，看不到太陽。雪過後，一切都是白皚皚的，一切都潔白得沒有一點玼瑕。可是一會：太陽從雲裏鑽將出來，地上底雪都化作原來底水，屋上底，樹上底，都化作原來底雨點落在地上；地上泥滯得可怕，不再像雪未融化以前底那般潔白。

無論這場雨是下在那一個時節，總是可喜的；雨完全是「動」的美，它能造成種種不同的環境：它做成了種種「美」的聲音；它又造成了種種「美」的狀態；非但這樣，它還能使我們底皮膚受到一種美的感覺；因着雨的美，我們在下雨的時候往往有思鄉、懷遠、弔古等等的情緒；因着雨的美，我們在下雨的時候往往有作文、吟詩、填詞等等的雅興；因此：下雨總是件可喜的事。

儘量地欣賞着「美」吧！當着下雨的時候。

四月裏的香草

蘆 樵

雨後，在堤上或田塍間走着，一陣陣荳花香總會夾在風裏送來的。

我不會騙任何人的；尤其在暮春時候的黃昏，麥浪翻風，細草如茵，火黃的斜陽從西邊疎落的林子裏射來，不使人感覺着悶熱而不快。

四野裏的青蛙在池塘裏狂叫，燕兒也許會在柳條間穿過，更將形成怎樣一個景色？

四月裏的香草處處生，

四月裏的香草隨地長，

四月裏的香草帶在儂頭上，

四月裏的香草插在郎的衣襟浪。

四月裏的香草比芝蘭還要香，

四月裏的香草像茉莉一般清，

四月裏的香草……

……

網船上的女郎唱着這支四月裏的香草，一手扳着櫓。船頭上的老人正張着小網，他脚下踏着片

小竹片，竹片和船板擊着聲，船慢慢前進。

船在河裏行，水被櫓打成漩渦；沿河生着些大樹，好幾叢竹林和嫩的蘆葦。

景物恰是幽靜極了。

——阿香。船頭上的老人喊。

——嗯。船梢上的女郎答。

——靠岸吧！網着條大鯽魚，今天可不弄了。你可給我打半斤老紹，再買些油花生米。

——唔。

答應着，把船靠近了岸，從艙裏拿着瓶，上岸打酒去了。

船上，只有他們父女倆，老婆子在三四年前死了，女郎雖然已許過人，可是那男孩子只鬧着到外面去賺錢。到外面去，去了，也有好幾年了，除了起初有一兩封信，後來便音信杳然，不知究竟是「死、活、存、亡？」

他們的生活極簡單，只要每天捕獲的魚足夠一天的食糧，便什麼也不管了；老人喝着酒，女郎把船裏的東西約略收拾一下，隨便做此女紅。沒有事，便在這斜陽沉沉的黃昏裏跳上岸去，尋一會花，弄一會水。

可是，近幾天來，老人的面色總帶些憂鬱。

女郎很願意知道這究竟爲什麼，但年老的父親表示極不願把這消息告訴年輕的女兒。他是她

的爹爹。爹爹，沒有一個爹爹不愛自己的女兒的。

老人看了會恬靜的晚景，又檢視了今天所捕獲的魚，阿香那苗條的影兒，已在路的盡頭，沾着酒回來。

他接了她的酒在船頭上獨酌，她稍稍整理了一會船，沒有事做，站在爹爹面前閒講。

老人聽着她每一個活躍的字音在吐出來時，總覺得特別感傷。然而女孩子是活潑的。誰個做爹爹的願意刺傷她的心呢？因此老人只有喝酒，一口口儘量喝酒。唉！天啦！爲什麼今天使她老人家易醉呢？醉了，他將要忍不住會拿那不忍使女兒知道的消息告訴她。

他醉了，醉了，確實醉了，女兒沒有能力使他不醉，女兒也沒有能力使自己避免去聽那刺傷心的話。

——可憐的孩子！

老人瞟她一眼，輕輕嘆了口氣，繼續着說。

——根發那孩子，染了時疫……

底下兩字被咬斷了，當然，那是「死了」二字啦！

老人眼睛紅了，態度更顯得頹唐。女兒的頭也有此昏沉，脚有些癱軟，可是她不願意更使老父傷心，她極力抑制着自己將流出的流。

老人望着她，沒有話說。

太陽滾進了西山，大地更灰暗了。他們都沒有話說，只充滿着悲哀與煩惱。

阿香一夜沒有睡着，一段段往事在她無限創傷的心上振盪，搖擺，展開和關閉。

第二天的太陽又升起，阿香的眼睛顯着紅紅的。這快樂的生活，又變得像三四年前老人死老婆子時一樣淒其。

阿香以後再沒有問起根發，老人也沒有重新提到這事。只每當阿香唱那支四月裏的香草時，把字句有些改換。

四月裏的香草處處生，

四月裏的香草隨地長，

四月裏的香草只有香來沒有情，

四月裏的香草帶不回我郎的命。

四月裏的香草香也要退，

四月裏的香草草也要萎，

四月裏的香草……

開明書店發行巴金之譯著

滅	亡〔三部曲之一〕	一元
新	生〔三部曲之二〕	六角
家	〔激流之一〕	一元七角
死	去的太陽	六角
沙	丁	四角
點	滴	卽出
春	天裏的秋天	四角
秋	天裏的春天 尤利·巴基原著	四角
丹	東之死 A·託爾斯泰原著	六角五分
過	客之花 亞米契斯原著	三角

作者其他譯著本店均有代售

開明書店出版

葉紹鈞之創作

城

〔短篇小說集〕

五角五分

中

倪

煥

之

〔長篇小說〕

一元五角

稻

草

人

〔童話集〕

六角

古代英雄的石像

〔童話集〕

四角

歐游雜記 朱自清著

從二十年秋季到二十一年夏季，朱先生因休假游歷歐洲，這一本書是那時候的游記。共十篇，附通信兩篇。用印象的筆法記述所見的景物，讀了不單「知道」並且「感得」那些景物如在目前。他自己說「記述時可也費了一些心在文字上，」真的，朱先生的文字，沒有不幾經洗鍊的。純粹口語，然而文學的口語。作為範文讀也很適宜。附彩色圖兩幅，單色圖三十一幅，是名畫及名勝之區的相片，印刷極精，可供參觀。

實價七角

開明書店印行

曲阜記遊

山東濰縣張鄉師

孟粹夫

前 奏

從濟南乘津浦車向南行，火車在附近的山腳下打半個圈子，再向東方望去，便會見到嶙峋的山巔了。山上密密的生着整齊的松林，從櫛比的山村間漸次的向上看去，那些蒼青排排的松樹真像在做柔軟操的軍人。你如果是坐的第一次早車，那青山的背後就有鮮血色的雲塊動盪着橫飛，山脊上發出萬丈光芒向天心射去。那時你心中如果很平靜的話，你定會想起徐志摩的遊泰山記上的一「瑪瑙液……葡萄漿，玫瑰汁」等字眼去形容牠。相比的是光明腳下峯巒的羣山，像一羣野獸樣的在那裏蜷伏着熟睡。谷中正放着朦朧的白煙。將頭伸出車窗外，鼻孔嗅着田禾的氣息，耳朵聽着軋軋的車輪和颯颯的風聲，你便會悠然遐想……我便是取道於此的。等到羣山吐出了七月的太陽，皮膚上感到熱刺刺的時候，那火車恰停在姚村，從姚村再坐十八里的人力車，就到了我國文化的策源地曲阜了。

曲阜位居魯南，南有兗州，北接泰安，地勢並不十分險要，且交通不便，地形非常偏僻，要和現在的都市相較，真有霄壤之別。但是牠在我國一般人的腦海裏，是有很大的地位的。鄉間田頭上的農夫，城中叫街的小販，如果你一提到曲阜二字，他們便會立時說道：「啊！出聖人的地方！」肅然起敬的讚美牠，像是回教徒談到麥加麥地那，那教徒談到耶路撒冷樣的有味。實在的，如果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這地

方確有相當的價值。前幾年語言學者劉半農先生在那里住了兩個來月，得到了不少的學術上的材料。尤其是一般的泰西學者來中國不到曲阜瞻仰一下，他們總以為是一件憾事，算是對東方文明沒有見到的一樣。閑言少敘，我之去曲阜，一不懂得治學，二也不是效泰西人士的好奇，主要原因是那裏有省立師範一處，我雖然沒有福氣考上，但那時我的幾個朋友和我都在做着那裏的夢哩！——時在一九三四年的八月。

泗水之濱

我們住在曲阜南關的一個小店裏，可是因為喫飯問題，每天總得進城兩三趟，因為那店只能睡覺，是不賣飯的，甚至於有時喝碗白開水也得進城，否則那只好不喫不喝。

店有前後門各一，前門向西，後門朝北。每當南關大集時，前門照例有很多賣蝦的人，行人的叫囂，買的吵、賣的鬧、嘈雜的使人頭暈，連半頁書也看不下去。我常常在這時便走出後門，躲避那些煩擾。因此那後門是我非常歡喜的。從後門進城去，比較前門近便，而且那後門外的風景也着實好玩。出後門一路之隔，便是那座古城的護城濠。濠裏生滿着密密的紅蓮花，蓮花像人頭樣大小，被熱風吹打着搖動，綠油油的大荷葉上伏着青色的蛙，夠多麼好玩啊！早晨散步，固然是很好的所在，就是夜裏我也常常出來的。尤其是雨天，後門洞下是個頂好的地方。因為不但涼快，且有老闆給講着有趣的故事（他也在那里納涼）。他生了一付大麻子的黑臉，厚厚的嘴唇，乍看的確有些凶惡，但是他一說起話來可就和平了，說話時總是「哈哈」的傻笑，一聽就知道是一個呆笨的誠實人。他知道曲阜的一切掌故，

且有一種癖氣，就是你和他談話，總得談談聖人他才喜歡，否則他不很歡迎。有一次是一個雨天，我在後門洞裏納涼，無意的問他現在孔府裏有多少財產。他高興了，指手劃腳口若懸河的說起來，沿火車路到南京都是他家的地啦，又由孔家的金人講到孔家的母雞下金蛋。鬼啦神啦的也鬧了一堆。我忍不住只是笑，他最後從懷裏掏出一個盛酒的小瓶，一行講着一行囁囁的喝的大醉。不多時便睡熟在那蓆子上了，吼吼的打着響鼻。

這時雨也漸歇，荷叢中有一層迷茫的溼烟籠罩着，放出「啾啾……」的蛙聲，自然而和諧，調勻而動聽；間或有大的雨珠打在綠的葉子上和蛙聲一樣的靜美，一樣的調和。我沿着荷池走去，像畫中人物一樣。新鮮的蓮花放出芬芳的清香，陣陣的吸入我的肺中，較早晨散步更覺美妙，心頭像澆了一瓶春酒樣的使人陶醉。

往南行不多遠，有一條長長的石橋，橋下壓着澄清的一股琮琤流水，那便是「泗水之濱尼丘陵」的泗水。水深約三四尺，鮑魚來往可見，且水流甚急，拋一枝長艸在水面上，一轉眼便衝的沒了影子。可是那橋下的水也不很固定，我剛到的那天水是在橋下流的，但第二天就將石橋淹沒了。石橋的方石還能很清楚的看見，橋在水裏淹着，我以為比在水外更有一番清趣。那日的午後水便退了好些。

泗水右岸生着嬌娜的垂柳，綠色線條被風刮起來像條條的軟的細線。柳間雜生着大葉沉沉的湖桑，一株株的像天然的旱傘。恰巧那時太陽也走出來，我身上也感到熱刺刺的難受，就走向林中去避太陽。也是我一時高興，把衣服盡行脫下，來了個河水浴。腳下踏着細小的砂粒，使腳心發癢。用手抓

把砂子對太陽照去，灼灼的發光，那砂粒都是美麗的，清潔的，絕沒有半點泥土的麤雜。水從腋下淌過，偏身感到麻醉。我漸漸走向河的中流去。水也不甚深，可是我偶一不慎，水便將我衝倒。我趕快溜到邊上。我想假若剛才我不爬起，不知流向甚麼地方去呢？或者流向一個桃花源，洞天也未可知。雖然孔聖人有一次在這水涯上站着（？）有無限感慨的說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但我全沒有這樣的感想，只感到這地方很美麗罷了。

在曲阜住着，我一切都感到合適，只有一件事實在使我叫苦，就是夜裏的蚊子太多。那裏的蚊子不但身體來的強大，且吸吮器也特別尖銳。七月的天氣睡覺時蓋一層單被已經熱的夠受，棉被當然是不能使用的。正因為這我身上那幾天總是滿佈的傷痕。起初蚊子來錐的時候，只有一個消極的方，就是牠錐我搔，但疲乏的很利害時便睡着了。等到第二次再被牠咬醒，當然的得打兩個呵欠，翻翻身體，伸伸腿腳，再睡過去。准的很，第二天早上那被單上頂少也有幾十個蚊子的死骸，夜間蚊子之多也可見一斑了。因此我常常夜裏走出去蹲在荷塘邊上看着月光下的冷的蓮葉，這樣繼續到天明也會有過。

孔廟

二十日的早飯後，我和李君同去逛孔廟。

廟院門朝東，門口一個有若無的衛兵，我們一直走進去他也沒有盤詰。進門兩旁是幾個大碑亭，看碑上的字跡大半都是清朝建的，也沒甚麼可看處。不過我對那碑亭稍有點意見，我以為將陳年古

代的東西抹上一層洋漆，地上敷上一層水泥，總覺不很調和。因為古蹟到底是古蹟呀，並不是洋樓。

前行不遠，便是往正殿去的路，兩旁密生着四五百歲的古柏，枝葉參天，以至地上永久溼漉漉的。據說那正路的門是不輕易去開，非得皇帝駕到辦不到，而且還得將城牆搗個窟窿，因為皇帝是不和凡人走同一城門的。我們也沒追正門的根源便直往後去。進二門有所謂孔子手植檜，用玻璃罩着，旁有石碑爲記。附近有杏壇（孔子設教處）石鼓等古蹟。

大成殿的式樣和下縣的孔殿也沒有大的差別。不過那殿特別來得高大、雄偉。頂上是黃色筒子瓦，色彩到很鮮明。椽下有鐵絲網蒙着，功用是防備家雀的。十根石頭柱頂着外廊，都有兩圍來粗，上邊的凸花龍取珠雕的非常工細。殿門用中式的大簧鎖閉着。因為鎖着，殿門內裏也無從窺見，便繞到東廊裏，廊裏沒有塑像，只有一排神龕。一龕內有牌位二個，不用說連對門廊裏的便夠七十二大賢了。龕前只有供桌一，香爐一，其他再無別物。還有就是椽下的蝙蝠實在多的很，屋蓋上無光的角落裏，吱吱的亂叫，肉翅子撲喇撲喇的橫飛。地上蓋着一層黑的腥臭的糞。我覺着這廊裏太荒涼了。

大約因為樹木太多的緣故，我呼吸感到像不很自然，腦子也稍爲暈暈的。走出廊來，我就主張回去。無奈李君執意不肯，他說既然到這兒，要不瞻仰瞻仰聖人像是一件憾事。他於是化了五分錢找人開了殿門。我們進去一看，闔然無光，冷氣砭人。這因為殿門只開了一扇。（闔人進去，不用有意去找他們，便將殿門開放的很大。不過見穿破衣服的人也有些例外。）心想再把殿門打開一扇不好嗎？又覺化五分錢不配多說廢話，便沒有哼聲。雕龍神龕內是孔子的塑像，龕頂有「萬世師表」匾額，下有「至

聖先師孔子之神位」牌。孔子頭戴串珠冕旒，身穿滾龍黃袍。面色微赤。所謂堯眉舜目，我看着比俗人也沒多大差異。不過眉峯稍微粗長罷了。雙脣微啓，露着兩枚白牙，雖然是露齒，我保險那不是笑，而是嚴肅憂愁的一種表情。他那一生鬱鬱不得志的遭遇，像是都挂在他臉上。有人說他是微笑，我是不相信。供桌上擺綠花燭台二，香爐一，上鑄雍正年造。再前是一個鐵製冰池，內放西瓜大小的兩塊冰，所以殿裏顯得更陰森寒冽。左右各有二神龕，兩旁還有兩排神龕，都是他的徒弟。

臨出殿又發現了個奇蹟，在黑洞洞的殿頂上嵌着像鴨卵大小的一個圓球。在黑影裏也會發光。開殿門的人說那是避塵珠，我不很相信，看了看四週的桌上確也沒有土，這樣半信半疑的才走出殿來。

殿後又有一殿，李君還想化五分錢瞻仰一下，可是開門的人似乎嫌錢少，擺擺頭說了聲「那是寢殿，不能開！」便走了。我倆將那殿繞了兩匝也沒有辦法，就悻悻的走出來。

孔 林

當日的午後，我倆又乘腳踏車去逛孔林。

出北城門三四里便到孔林，那路似乎從前修過，約有兩丈來寬，間或生着有幾株柏樹，經過一座牌坊，一座石橋，再經一座牌坊，兩旁便有兩排紅牆，靠牆根生着粗的蒼松，綠蔭遮着大路。

進正門便得將車子停下。但不見墓的所在，前行便是石築的洙水橋，石欄雕的亦很整齊。再上就是享殿。建築也非常巍峨，門釘都用金色揩抹，黃澄澄的眩人眼目。殿旁生着幾株比孔廟裏邊還大的

柏。據說有一千多年了。

享殿緊後邊的坟仍不是孔子的，上寫「泗水侯之墓」，那當然是他兒子的了。走到那個頭高頂大的坟頭才是，墓前有碑，上寫「大成至聖文宣王墓」。碑帽上雕浮龍，非常工緻，前有石桌、石香爐，匠手都是入神之作。

在早我會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元朝忽必烈時代，做中國人是不幸者，孔子的後代更其倒霉，將孔府的族人殺的只剩一個五十二代（？）聖人。那時聖人是十三歲的一個小孩，論理真是難免一刀的，也是上天保佑，他藏在老聖人的坟窟中，竟免了災殃。到現在還有避難的遺跡。」當時這故事又浮在我腦裏。好奇心的將坟頭繞了幾匝，可惜的很，連一點痕跡也沒發現。向後望去，只是叢艸沒脛，滿目荒塚。聽說凡孔家的死人都葬在這裏，也無怪坟頭那樣的多了。

在臨走的時候，從配房裏走出來一個人，「甜不雪」的臉色說：「亭子裏喝茶罷，先生！」……我知道那人的意思，便給他一角錢。他臉上仍是「甜不雪」的說聲：

「謝謝先生！」

尾 聲

我在這兒匆匆的停了幾天，對於這地方的一切當然沒有深切的瞭解和認識。但牠卻給我一個總括的感覺，那感覺就是「古老」二字。到處古香古色的廟宇、松林，固然是「古老」的表現，就是遍街石臼、石輾又何嘗不古呢？人民說話鈍鈍的聲音及迂緩的動作，都保有古老民族的風度。尤其是夜

初閉城門的時候，更表出一種深沉沉的古風。每到閉門時我就聽見這樣大喊三聲：「呵……關城門哩呵！」聲音沉鬱而粗鈍。我一聽到這喊聲，心裏便感到像在沙漠內生活樣的寂寞。

一張模糊的漢陰風景片

方 景

漢陰這個小縣分，因了交通不便的原故，牠就老是悄悄地躲在漢水的旁邊。我想，如果我們把牠比做一個美麗的小縣分，那實在是再恰當沒有了。爲什麼？因爲她底自然風景本身就是一個永遠保持着青春的美麗的姑娘，只不過是很少有外邊的人知道牠，所以牠是「鄉下的」了。再說，牠底美，是自然的，並不是胭脂與水粉抹成的，所以這個比喻更顯得漂亮而且合乎實際了。

今天，我只希望我能用我底忠實的筆，給讀者畫出牠一個大概；我並不企圖着讓讀者讀完我這篇東西以後就像親自去了一趟那樣清楚；因爲，我覺得能夠把牠形容盡致的形容詞不惟是我沒有記得有，就是所有的人也沒有一個記得有，那就是還在我們底努力創造中呢。

不過也奇怪，每一次當我夢着我又到了漢陰以後，我就非驚醒不可；醒了以後呢，我又走起現道兒——始而迴憶牠底美麗的風景，繼而想到牠近來的遭遇，最後又把我自己一點兒不剩地拋到悲痛的深淵裏去了。

現在我們還是開始我們底正當話吧。

可是，我又迷了途了！我真不知道我應當從她底那一部份畫起，從那一部份畫起才能找到我底

腦子裏的頭緒。我想先畫牠那數不盡的小孩胳膊似的田陌，女人酒渦樣的池塘，少女底奶尖似的山峯，雨後初晴稀稀疏疏躲在薄雲裏想出來而又膽怯的星星似的村莊……等等；但是我什麼時候才畫得到牠那打着燈籠火把走遍世界也找不出第二個的奶子山，紅崖寺，大石岩，菩薩泉，朝陽洞，觀音峽……這一夥牠獨有的勝地呢？至於牠那忠厚而又儉樸的青年男子，伶俐而又溫柔的姑娘，以及專門爲着「娃們」而生活，永遠隨着太陽底起落而起落的父母，這一些寧死也不肯和牠分離的伴侶，我又幾時才能畫得到他們呢？況且，她近年來不是因了一竿子浪人底任意糟蹋，把牠弄得非常狼狽的情況嗎？這些，我又如何去安頓呢？假如我要把這許許多多都隨隨便便地處置了，是不是我會被你們諸位愛牠的讀者痛罵呢？

啊，對了，我現在爲了我自己不要因了提到牠的不幸而流下淚來弄壞了稿紙終於又把牠撕了不畫了，和以往幾次一樣，現在就請允許我單單地畫一畫上面已經提到的名勝吧：

(一)奶子山 奶子山在漢陰底最東部，牠們這高不到千尺，粗不過百圍，夾着漢水一個支流名叫月河而對峙的兩個小山包，因爲看來太像女人的兩個奶子故名。牠們底當中雖然只有一兩百步的距離，可是除了讓月河悄悄東去以外還留給人們一條丈多寬的走道。當你從這條道上走過去的時候，你最好不必心急地要去探求牠們的究竟，要不，牠們馬上就給你一個脫帽鞠躬的處罰。並且，那掛在半腰上死不長的古樹，和那時刻都想掉下來不知道有多大的石頭，你看見也怕牠們會要打破你底腦袋。至於那誠心和人們開玩笑的雀子屎，也得小心，別讓牠掉到你底口裏。不過，假如你真的是

有誠心要看得周到點，你除了走到五六十步以外再站着來看以外，你還可以在牠們底東邊草和刺裏去找到你可以爬到頂上去的彎彎曲曲的一條小道。爲了儉一點懶，你就在路旁的這個奶子上去一次，你也可以看到一個大概了：那緊緊地接在東邊的那個排成「非」字形的小鎮；包在周圍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田畝；說遠又不算遠看不完的一條一條的小小山脈；看到一些還有些讓茅竹子擋住的一簇一簇的房屋；和你對面你先看見和你腳踏着的這個差不多的那個奶子，現在你可以看到牠底那邊一點還有座小小的古廟，並且你還可以看見古廟底那邊還躲着好些個土包、田園，以及那亂七八糟的這裏一個那裏一個看不清楚的小屋子。假如你底眼睛不太強看不到好些房子的話，你就可以順着鷄聲、狗聲，或者小孩子，或者女人們站在門前高起嗓子叫藏在田間你看不見的人們回家喫飯的聲音，你再去發現牠們。不過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得先告訴你，就是假如當你剛爬上這個奶子底尖端，有幾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坐在那個唯一的小坪子裏玩石子，你就向他們說來意請求他們暫時停止一會兒讓出一塊小地方你坐下再來東張西望；你可千萬別「將就一下」站定了腳跟就張開你餓鷹般的眼睛；不信，你就謹防當你看得高興了稍一動腦袋就把你給摔了下去。

如果你看完了奶子山，你最好先不要說：「漢陰還有這樣好的地方呀！」你還是按着你原來的由東而西的計劃（假如你這樣計劃）順着月河底河沿，再往西去。西去二十來里的地方，遠遠地你就可以看見一座刀切了的半邊山攔在你底前面。也許這山是個有生命的動物，被刀切了流出血又乾在上面；要不是牠爲什麼會那樣的紅呢？這個暫時放下不管，你還是繼續地前進，走不到三四里路

你就到了牠底腳下，這時你才知道牠並沒有攔住你底去路，牠只是樹在月河底北岸，你自己卻還在河底南邊這條河坎上；並且，河在這裏不惟走得更加緩慢，而且張得又寬，伸得更遠了。隔着河你第一眼看見的是那紅崖上的大一個小一個的窟窿，問一問路旁的牧牛的老漢，或者小孩子也可以，他們就會詳細地告訴你那些洞在前清跑長毛子賊的時候曾經救活了二百多人的性命的。可是你也別擔心他們會從什麼地方上去，你要是揉一揉你看花了的眼睛，你就慢慢地可以看出每一個洞底下面都有一百多或者二百多挖成的小台階。如果先爬上去一兩個年輕力壯的人，放下一條繩子，差不多的人都可吊上去。

其次，你就看見離洞不到半里遠那同一的紅崖下邊，有一個直徑約莫有一丈多，三四十丈高的紅崖一樣顏色，而且是差不多土質構成的蠟燭。這蠟燭由紅崖腳底一直達到紅崖的半腰。下半截似乎還貼在崖上，可是上半截就和紅崖分家了。牠底上下的粗細可以說是一樣，除了最尖端漏出的一截蠟嘴以外。蠟燭底上面也同崖底上面一樣什麼也沒有長得有，只有稀稀地幾根紅茅草而已。可是因了草也是紅色，所以遠點根本就只能看見一個光的紅蠟燭。這蠟燭底下邊，又有幾十塊大小不一，顏色同樣紅的三合土作成的似的東西，橫七豎八地擠在河裏，把河造成了很多黑壇。本地土人都說那原來也是一支蠟燭，和現有的這支一樣，只是因為牠們倆成了精，照得河南邊那瓦屋裏要出真龍天子；可是在天子未出世之前，天下要大亂，老百姓都要死去一大半；如是，雷神爺不答應就打壞了一支。

再往西走不到幾十步，在蠟燭底西邊，紅崖底一個稍微向裏凹的地方，你可以看見一個精緻小巧的房屋靠在半崖上；那就是紅崖寺了。

(二) 紅崖寺 在看見紅崖寺的地方，你就馬上停止西進，向北去，過河就可以看見一條小路，躲在蘆葦的裏面。這路，就是引你到廟裏去的。也許你會疑惑牠對於引你到廟裏去的職務是不勝任的，你怕牠會把你送到一個不知道有多麼危險的深山密林去；可是，你放心，在你順着牠向西走不到兩三百步遠的地方，那裏你遇見一個仄小很少看見太陽的山岔，由這裏往上爬，經過石洞，經過刺籬，然後牠又引你稍微向東拐上幾十步，你就可以看見兩尺來寬的棧道平平地一直伸到山門。你在棧道上走的時候，雖然覺得左邊的崖壁有些逼人，右邊的欄杆有些活動，再加上腳底下幾十丈遠不住地花拉花拉的河水，你底心要跳，腿要軟；但是，你要一想到牠已是多少年來就這樣以後，你也可以得着些勇氣再往前去了。要不，你越怕，牠就越可怕，怕得連往後轉也不敢了；那不是你就只有閉起眼睛聽其一下子掉下去的路了嗎？不，你爲了要圖生命的安全起見，你還是以繼續往前走的爲是。也並要不了多少步，你就到了腳踏實地的地方。當你一踏進山門，馬上你就能看見一個周倉樣的傢伙惡狠狠地望着你，放着膽子再往他跟前走上一兩步，你這才知道他只是一個泥塑的神像。人們說這神是管山上一切外交上的事情的，至於內政方面以及「保我赤子」「佑彼良民」的事情，那就是裏邊正座底責任了。這廟上地方雖然狹小，可是凡是廟上一切應有的玩意兒卻是一應俱全：神像，神桌，陪供，對聯，木額，住持，以及住持底廚房，臥室，以及香客底休息地方，都有。這時候你真要佩服當時設計者

底聰明才幹了。

(三) 大石岩 由紅崖寺出來再順着月河往上走，不過四五里就是漢陰東區唯一的大鎮澗池鄉。因為原來有一條小水從街中間經過得名。這街上約莫住有一百來人家，做生意的約佔半數，因為這裏的商業中心還在月河的南岸。澗池鄉因了她地理環境的特許，所以她佔了漢陰全縣的商業與文化甚而說是政治的中心的地位。

在這裏休息一會兒，出東門北去，有個小小的幽谷名大石溝的，就溫柔地伸出兩隻胳膊向我們表示迎迓，走進去兩三里就到了我們要去的大石岩了。

這裏，兩邊的山特別高了起來，當中留下的河道也特別顯得仄狹。一個大得難以形容的石頭兩端搭在兩山底腰間，形成了這天然的勝境。大石頭上面有一個和石頭一樣長短的亭子，穿過亭子到牠底另一端就是一個懸在半山上的古廟。不過這裏的優點卻並不在這座廟而在那個亭子。坐在亭子裏伏着欄杆往小溪底來路望去，可以見到一卷水桶那麼粗的白布似的水迎面射來，緊接着就掉到腳底下那個黑色的深淵裏去。牠發出來的聲音也很特別，當遠遠射來的時候是悄無聲息的，可是一等到攢下去就「總——」地死牛一樣地叫起來，你坐在那裏也似乎因了牠底震動而在顫動着似的。至於那個深黑色的深淵裏你連一點什麼也見不到，只有密得一個擠一個的白泡由小而大，由低而高，不斷地生長和不斷地死亡。假如你來這裏是正當炎熱的夏天，那就再好沒有了，風，牠老是舞弄着你底短髮，擺動着你袒開的衣襟；當你覺得涼爽了點扣起袒開的衣服以後，牠又似乎嘲笑你似

的「裏緊點，嬌嫩的人兒，別傷了風！」把衣襟緊緊地而又絲毫不顯得束縛地貼在你底胸前。廟裏的老和尚也就像專門爲給遊人侍奉茶水似的殷勤地給你送茶送水；臨走的時候隨便給他留下三四個大板（當二百文的銅板，一個約合洋一分）他也就非常滿意了。

（四）菩薩泉 菩薩泉在漢陰縣城底北坡上，由澗池鄉去有二十八九里的路程。如果先到縣城裏去休息休息再去菩薩泉也很適宜；並且由縣城去的路也要比較寬大和平坦；更不需要向人問路，因爲你在城裏已經就可以看到牠那一大叢的樹林和樹林裏露出來的一點一點的白牆。

這裏可比你以往逛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大，進一道門又一道門，拐一個彎子又一個彎子。最後，等你一邁進正殿的大門，不由得你又得猛喫一驚——在這裏怎麼會有叮噹叮噹的水響？爲什麼這空氣又會這般的清涼？再走進七八步以後，如在神像的左邊，那個漆黑的角落裏，你找着了一個小小的桐油燈光在那裏擺動。拿出探險家底勇氣，慢慢地往燈光跟前走去，現在你才知道牠唯一要照耀的就是一個怎麼也看不清楚的「龍壇」；壇的對面崖洞裏伸出了一個嘴裏不住地滴下水的龍頭。這口水，不管是天旱或者雨潦牠都是保持着牠底中常態度「叮噹，叮噹。」龍壇裏的水據說是沒有底的。這裏的水，他們說是龍王爺專爲治凡人底病而發的，眼睛痛，打一點上來擦一擦就好了；一身痛，喝一些也就不再痛了。記得我在縣城高小念書的時候，隨着姊姊去的那次，無論如何我要她給我向老和尚討一口那水喝，因爲我那時想到雖然身上沒有病，可是我太笨了，在班上功課老是落人之後，喝了牠也許就會把我底笨病除去；可是喝了口幾乎把眼都咽紅了。老和尚說那就是沒有病的

人去討水的處罰。

(五) 朝陽洞 由菩薩泉出來向東上一匹小山，再掉下去，拐一個彎兒，就是朝陽洞了。牠也是在半山上，一連四五个大洞，洞與洞相連。最南邊的那個較小的是經常不斷地有水往外流。這水雖然沒有菩薩泉的那麼涼得喝不下去，可是夏天暫時把牠代替檸檬水來解渴去熱，我想是絕對能勝任的；而且也絕不會有大腸菌傳染病的危險。每一個洞裏都供得有簡單樸素的神像。因為是向東，清早太陽一冒土就照到洞裏而得名。據說這洞是多年前一些老狐狸修仙之處，牠們在每天天還沒有放亮以前就盤腳打坐向着太陽出來的地方，一直等到太陽上了多高才完事。說是牠們修練了多年統統都成了仙，剩下這仙地來永遠陪着凡人度這艱苦的生活的。

(六) 觀音峽 逛完朝陽洞最好順着來路再回到縣城裏去休息一夜，等到第二天早晨再去觀音峽，因為那裏下午去有些不適宜，並且又怕時間不夠。

出了縣城的西門，先沿着月河再上去二里多再轉向北進，經過四五里的田莊，橫在前面的小河就是觀音河。順着牠上去，一里多以後，兩邊的山忽然合了攏來，把河邊的田一個個都擠到外面來，當中只留着轟轟的水聲在高得看不見天的樹林裏作響。過了一個大石門以後，在左手邊的半崖上掛着些小小的木房子，這就是觀音峽了。這會子水是在你右邊腳下響了。由這裏到那木房子裏去，經過的石級，據說是永遠沒有人數清過的。我們那次三十多同學到那裏旅行，三十多人就數出了三十來個不同的數目，最多的是四百五十多，最少的是三百九十多。到這裏來的人都愛在上石級的時候拾

些石子裝在衣袋裏，預備到了廟裏好由窗口向對岸崖上擲，驚得奇形怪狀的小鳥亂飛亂叫，也是遊人底一件樂事。假如要留在那裏住一宿，如果有月亮的話，可以看出好幾個猴子在對面崖上沒有草和樹林的地方打親。可惜這件樂事至今我也沒有享受過；因為約不到同伴的人，誰到那裏去也不等天黑都要趕快跑了。兩邊崖上的樹木長得中間只剩下兩三尺一個小縫給小鳥飛下河去喝水。這廟上的鐘鼓是只允許在太陽出土以後到未落以前打的，如果要違犯這項規定，對岸的猴王子就要發怒，第一次，猴王子命令小鳥們過來到觀音老母底頭上拉屎，啄掉打鐘鼓人底眼睛；第二次就要命令猴們總動員結束這座廟宇了。

最後，在這裏我要請求讀者一件事，就是（一）你們對於我以上幾個名勝的描繪，千萬不要給予絲毫的滿意；不然，我就要慚愧上更加慚愧了。因為我確實沒有盡完了我應盡的義務。你們要認識牠們比較清楚點，最好是請你們自己親身去看一回。（二）請你們不要誤會漢陰的自然的美，就是這一點，一下子把那我底力量所達不到給你們描繪出來的山、水、樹林、田園、村落，這漢陰所特有的偉大與溫柔，壯麗與窈窕都給埋沒了。

幾處餘姚先賢的故居

陸守懷

我的故鄉是浙江東部海邊的小小的縣城，許多人名之曰「文獻之邦」的餘姚。但並不爲了牠的「小」，牠的偏僻，而不出現於各種書籍上面，被人忽視。因為這兒是著名的「王學」的搖籃，浙東

姚江學派的健將多是這兒出產，非但這樣，這兒還有大名鼎鼎的隱士嚴子陵先生和民族革命家黃梨洲等的故居。自然，牠們抬高了餘姚的地位。

在外面有許多朋友常用了一種「不勝企慕」似的神氣來向我問關於餘姚的風景怎樣，是否有「青的山綠的水」等等的問題的時候。

「不，餘姚與其他各地的小縣差不了許多。」我往往輕描淡寫的這樣回答。

其實，餘姚確係與其他小縣差不了許多，牠不會具備西子湖的豔妝，莫干山的清涼，泰山峨嵋山的雄偉。即使一定要說一點關於牠可供外路客人遊覽的地方，那末就不得不提到幾處爲餘姚所特有的先賢的故居了。那倒可以供人瞻仰、憑弔，因而引起遐想的。兼之有幾處更附着一則或數則的耐人玩味的掌故，供遊客的咀嚼，這味兒，在老於遊歷的人諒來一定很配胃口的。

趁滬杭甬鐵路的火車，穿過餘姚，一定會有意的或無意的從車廂裏看見一座正圓錐形的高山，擺在餘姚縣城的東北方，那就是漢朝著名的隱士嚴子陵先生的故居客星山。

「這座山真生得異相！」每個遊客到了山腳會不謀而合的驚訝着。

我的家就在離這兒不遠的一個村落裏，小時候父親是不允許我們爬上這座山去的，爲的牠的四周的山崖太垂直了，立在山腳要向山頂望望保不定你的帽子會落在你的腳後跟的，那高、那圓、那筆直的矗立，他的輪廓確是奇山的代表了。非但小孩子不能爬上，就是壯健的青年要想到山頂去觀風光，也得請你先下一個偉大的決心，爬另外的山，爬另外的嶺，只要問問你自己的兩條腿喫得消

噢不消，但在這裏，腿力的強硬還不夠，還得問問你的腕力行不行，自審腕力要不來的，我還請你作罷，保不定你要到了半山嘗那「上也不成下也不成」的辣味，因為這山的怪相，所以很少有人到山巔去的，石級的山路固然不會築過，就是要從山腳四周去找一條比較坦斜點的路也不很容易，要上去就得步步用雙手拉着樹，雙腿小心的移。「爬山爬山」在這裏真的要四肢「爬」的。記得前年的秋天，我和幾個附近的同學上去，是個個爬得臉孔通紅，汗流夾背的。整個的山，佈滿了森林，在山頂向下看去，「只見樹葉，不見樹幹。」嚴氏的故居據說在山麓，嚴氏的紀念亭孤立在山之最高處，除了上面一個蓋，下面八根柱子以外，在亭子上就很難找出第三件東西來，這簡樸，我第一次看見不禁啞然失笑了。但現在住在繁華的西子湖畔久了，看見全用水泥裝飾的西子湖，覺得反不如那含蓄隱士風的嚴氏紀念亭來得「使人留戀」。

客星山我先後到過五六次，總感到秋天去有意味。你假使春天去味兒就少，滿山綠滴滴的，很像一隻放大的帶殼粽子，至多只能給你一個悅目的感覺，沒有那紅色的使你能興奮。秋天就不同了，那滿山多的是楓樹和烏桕，請你閉了眼想想看，這一幅美麗的圖畫，在全幅紅的「統一」裏面，嵌着嚴氏紀念亭，多麼有味。我覺得遊過富春江釣台的人，到我們餘姚的客星山去一趟，倒也很有意味的。

——不過要在烏桕紅楓的秋天。

到王陽明的故居去，要經過商業繁盛的一段馬路，兩旁的銀行、書店……也仿着大都市建起水泥的門面，黃包車在人叢中奔馳。當這馬路建築成功的時候，不知那個替牠取了「新建路」的名字，

暗暗的附合了王新建的「新建」這雙關的巧妙，每使我當踏上該路的時候起一點「欽佩」取名者的意思。

新建路躺在北城——餘姚縣城有二口，即南城北城是——北門與南門之間，要到王陽明的故居去，到南門，切不可出城，向右轉就會有一座高高的龍山矗立在熱鬧區域的旁邊。——這兒就是王陽明幼時長大的所在。

這座曾經孕育過聖賢人的龍山，當你看了南半部密密的叢林以後，走到後半部一定要驚奇那兒的連一尺長的野草也很難找到的光滑，假使打一個比喻，龍山的南面像南京的清涼山，那末北面就像南京南門外的雨花台那般的童山了。假使山也可以像各科植物的有某種特徵的話，這南北二半部顯明的對比，無疑的是牠的唯一特徵了。

王陽明幼時生長的那地點，後人築了一個紀念他的專祠，這祠在餘姚是婦孺皆知的，雖沒有西湖岳廟的富麗堂皇，卻也還可以裏面供着王陽明父母與他本人的偶像，那當中一個臉上塗着深紅色的魁梧的就是創造偉大功業的王陽明。他是政治家，他是軍事家，他是理學家，他是著名的王學的創始者，他是浙江姚江學派的領袖，他非但為中國人造了不朽的功業，而且他的學說，很大的影響到日本，使日本得能很順利的舉了「明治維新」的大旗，他的功業的影響非但在橫的方面擴張得這樣大，而且在縱的方面由他在世的那一代起，影響到目前，我相信更能影響到老遠的未來。——這樣一個人，怎不令人肅然起敬呢！即使你翻遍了整部的歷史書，你也難找出幾個人來，像他那麼一身兼

爲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的。

關於王陽明是有着一個幽默的故事的，故事的梗概是這樣：

據說從前紹興人曾經爲了王陽明究係紹興人還是餘姚人的問題，與餘姚人起了激烈的辯爭。紹興人說他是紹興人，餘姚人說他是餘姚人，弄得雙方都不肯罷休。事情很巧，我們餘姚城內有前面提及的那座龍山，紹興的城內同樣也有一座龍山，兼之從前餘姚是屬於紹興府的，餘姚人在外謀生，也自認爲紹興人，猶之我們目前也可自認爲浙江人一樣；因此這生在龍山之麓的王陽明，紹興人要厚着臉把他拉入紹興人的隊伍裏去了。後來餘姚人幸虧拿着了瘞旅文中一句「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的證據，才把紹興人壓痛的。

故事的真確性且不講，他——王陽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成了崇拜的偶像，這是無可置疑的。要鳥瞰全餘姚城的景色，最好是立在龍山巔的一塊大青石的上面，那青石的面積至少可容三四個人，旁邊隱隱約約還可辨得出「祭忠台明王守仁題」的字樣。在那裏俯視，是有一點飄飄然的幻覺的，南面那一條白帶似的姚江，從遠遠的西方流向遠遠的東方去，黑一塊白一塊的是多少人的家戶，紅的屋尖是耶穌教的教堂，假使在傍晚，你還可諦聽遠處古剎傳來的晚鐘，一縷縷的炊煙會逗引你的遐思。若有幾隻江鷗從你頭上掠過，那自然更美麗了。

明末反清不遺餘力的黃梨洲先生的故居，在餘姚南門外約莫有六七十里遠。假使允許我套一句王羲之的文章，就可說黃梨洲的故居「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因爲餘姚的南鄉都被高山佔據

着的，毛竹木料的產量，其數目很可驚人。不過來往很不方便的，水路沒有，旱路是一條一條的嶺連接起來的，你要去瞻，仰去憑弔，就非得勞你的雙腿不可。說來慚愧，我就是爲了腿力不濟，至今還沒有去過一次。那邊多山多嶺，不過聽人家說說而已。唉，真枉做了餘姚人當每次在書籍上看到他的姓名時，沒有聯想起他的故居現在怎樣怎樣的可能，惟有欽佩他當明末清初時民族革命的功績而已。

大連之遊

安民

船上

秋假要去大連，是兩箇月前的計劃，在理想和傳說中的淪亡了多年的「美土」——大連，早已決定我前去的目的，只以機會不湊巧，所以才遲延到現在。

因爲要避免親友迎送的麻煩，所以同T君祕密的登了輪。送我們上船的只有T君的姪兒——他是「××船行」裏的先生。

船是晚七點開，因爲沒有風，所以浪也很平靜；會湊美的一輪明月高高掛的在天空。牠灑滿了牠那雪也似的銀光，在每一個縹緲的微波上；假如沒有船機聲響，那真成了沉寂幽靜的夢裏世界。秋天的節季，空氣總是有點兒涼意；但是我鑑賞着美麗的夜月和偉大的海景，卻忘了冷。

我孤寂的一個人站在船尾上，看看天又看看海，天偉大海也偉大，心神也爲之偉大而曠逸了。我越看越覺得牠的幽美沉靜；好像每一個銀波都在含笑的對我說：「祝你們踏着幽美沉靜的銀波，去

看看淪亡了的故土！

船逐漸的加速，海風也慢慢的加大，所以天氣雖是好，究竟是秋天的夜裏；從毛衣的織縫眼裏侵襲到體內的空氣，尖淋淋的有些兒寒冷的秋意。家鄉看不見了，身上也覺得冷了。

跨進了船艙，艙裏大部份的客人已是在風平浪靜的船舖上入了甜蜜的睡鄉。T君卻是沒有睡，他在等我。

T君究竟是上了幾歲年紀，晚上總是早睡；今天他雖是破例的等待我，但是我從船面上回來的時候，他只是沒精打彩的同我談了幾句話，不久就入了睡鄉。我呢？卻是展轉的睡不下去，機器的響聲，客人的低談，腦筋裏的思想，大連的幻影，一切都是使我不能入睡的魔鬼！一陣的孤寂與苦悶，絕不是剛才看海的神曠情逸了！

錶告訴我「十二點了，」一切都沒戰勝了睡神。

*

*

*

*

一覺醒來，要到船面上去小便，天已是放出魚腹般的微白，船剛剛的進了大連灣。從烟霧迷濛半明半暗的灰色晨光裏隱約可以看見大連的面目；一層一層的洋樓，浮現在遠遠的陸岸上；一片閃爍不清的電燈，星也沒有那樣多。第一次到大連的我，竟可以遙遙的對牠出神，忘卻了晨風的冷。

船越走越慢，由一步步的邁進着，終至停止在口子外面。

天是從灰色變成了銀白；從銀白現出了紅光。初出海面的太陽放散出無數的金色長線；平射在

碧綠澄清的海面上，海面頓時成了金色的液體。我覺得好像昨夜裏從「白銀家鄉」來到了「黃金世界」。

今天有三隻輪船進口，我們的船卻居了第一位。但是因為我們坐的是中國船，所以日警檢驗的時候，卻是先到的後檢查。這是我領略帝國主義淫威的「卷頭語」。

船上鳴了鑼，日警也上了船。他們統共是五個人：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和三個中國人給日本當走狗的「大金線」。（註一）客人都站在船面的一邊，好像幾排參差不齊的雜色軍隊要迎接長官似的。不說是一羣待決的囚徒，更妥當些。每一個客人都像犯了罪似的具着一副嚴肅的面孔；比在教室裏的學生對先生還要莊重幾倍。

我因為怕北地的風雲難測，變動無常，所以穿上了西式大氅，洋洋自得的站在人羣的一端。誰知這是惹禍的根源，引他們注意的標幟。日警最注意的是穿西裝的中國青年。——據說：「日人的心理，是認為穿西裝的大概都是知識份子；恐怕到東北作何種政治活動，所以他們考查得特別嚴重而週密。」

同船的西裝客人，連我共是六個。他把我們喚在一起，逐一的詳細考問。在這種莊嚴的問詢之下，使我從洋洋自得的神情裏踏進了懼怕的路徑。並且這時已經有兩個說得不清楚的客人，要帶到衙去。我的腿有點戰慄，呼吸有些迫促；心房裏也好像一種物體壓迫着「砰！砰！」的直跳。

最後輪到問我，問我的日警是個高大的中國人，我是有名的「大塊頭」，他比我還要高大得多。

長筒皮靴，黑呢軍服；在平頂的帽沿下，露出一雙猙獰可怕的眼睛。只是高人的腰間佩上一柄短指揮刀，卻和他的身材不大調和。

「你是那裏人？」

「我是×××。」

「到這裏來幹什麼？」

「看朋友。」

「你的朋友住在什麼地方？」

「在西崗×××。」

「你是個做什麼的？」

「我是個做生意的。」

他用懷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覺得我裝束不像似的。

「你在誰家做生意？有片子嗎？」

「我在××……公司……沒有片子。」我看他那巨大的眼睛，更害怕起來。

「你在什麼學校讀過書？」

「我在××學校畢業。」

我好像經過一番嚴格的入學口試，我以為這次的口述，即不是一百分的好學生，也總在八十分

以上。誰知他問完之後，又上下的看了我幾眼。這時我更覺着他的臉比先前更大而且白了些；好像我身上有炸彈似的。他掉轉頭去對身旁的一個矮胖的同伴說：「這個人不妥當，把他也帶着！」

我心裏想：「哦！這一下可糟了！我也要到衙門去重行檢驗嗎？我不知道那一句口試答錯了，我眞的害起怕來，到衙門不是糟了嗎？」我萬分的憤恨與懊喪，爲什麼在家裏不聽朋友的勸告，徧徧穿西裝呢？一個窮小學教員，擺的什麼闊呢？我不穿西裝，大連不見得會少一個洋服窮酸吧？」

「我認識船上的m君。」我慌張的說。

「你認識他嗎？」他看了m君一眼。

「不錯，這是××船行的××先生送上來的，要到這裏來看朋友。」

「他是個幹什麼的？」

「他是個教員。」

「不對吧？他說他是個生意人。」

「不，他現在是個教員，從前住過××公司。」

「大概你認識也不大清楚，看你的面子，不帶他了。」

「謝謝！謝謝！賞臉了。」

他同m君說完了話，於是他們帶着那兩個下了船。

這時我心裏開了兩扇大門；幸而我上船的時候，T君的姪子給我介紹了m君，不然就麻煩了。

「你爲什麼說是生意人呢？」m君不滿意我。

「我因爲朋友告訴我，到大連不要說是教員；因爲教員更引起他們的注意，問的格外凶！」

「教員不教員，倒是沒有多大關係；不過你要說得確切就好了。到這裏來的中國人才倒霉呢！」

「多謝你的營救！多謝你的費心！」

「不客氣，算不了什麼。」

這一個晴天裏的霹靂，當頭一個惡雷，現在總算是雨過天晴，逃出這層難關。這是我領略帝國主義威淫的「第一章！」

這一羣無罪的囚徒現在算是被釋放了。雖然這次被帶去了的兩個同伴，我很爲他倆擔憂。

從五點一直麻煩到九點，才算踏進了目的地——大連。T君的次子，三子，已是從五點等到了現在；因爲昨天晚上，給了他倆電報，要到碼頭接我們。

我們跨進了一輛公共汽車，飛也似的駛到T君次子的店鋪裏。少不了一番的招待、介紹和應酬，吸煙、喝水與喫飯。

街上

午後我們洗了澡，又逛了不少的街。C君是我們很好的嚮導，因爲他是久居大連的老生意人。我不曉得東南西北，因爲樓外還是樓，只有頭頂上的一線青天。站在高大的建築物下的人是見得小了。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車，大概我所看見的和聽說的車，這裏都有了；上海當然比這裏更多。街上充滿了車聲的警告，走路時時要當心；因為處處都是危害你的機會。

經過窰子街，看見了不少的「料理店」招牌。（註二）在每一個料理店的門裏，都可以發現三五個誘人的妖精。臉上是厚厚的脂粉；身上是鮮豔的奇裝；他們從玻璃窗裏用誘惑的瞳光注視着街上每一個行人的面龐。我一方面看她們，一方面又要留心街上的車馬。

日本是窰子多的國家，所以這裏也不少。她們的裝束雖然和中國女人不同，模樣卻是不醜；曲線和姿態都具有誘人的能力。但是她們的門庭也和中國窰子一樣的蕭條而黑暗。

我們邁過了不少的馬路，才掙扎出粉蝶櫻花之鄉；幸而我在寺廟裏當了幾年小學教師，不然真會留戀不前。

研究「圖案」與「廣告」到這裏來卻是一所天然的課堂：店鋪的門面，電車的箱板，電桿的週圍，商家的標幟，屋頂和牆角，在在都是廣告的根據地。甚至整個的大連市場，幾乎無處不是藝術的廣告化。我領略了不少的東洋藝術風味，不啻在中國入了幾個月短期美術學校。讀死書是不如實地觀察與經驗來得親切而有味，我今天才證明了這句話。

陳舊的中國式的招牌，本來是沒有藝術上的價值和引人注意的能力。但是這裏卻有一種醒眼的舊式招牌。「××鴉片公賣所。」××煙樓。」這種招牌，差不多每一條街上都可以發現幾處。

「這裏的鴉片煙，是官的嗎？」我驚奇的問C君。

「你問鴉片煙嗎？豈但是官的，恐怕沒有比牠再好的生意了。你看××樓，是剛才建起的三層洋樓，掌櫃的總能賺幾十萬。」

「鄉孩子算開眼了，我還是第一次得見這樣多的官煙館！」

「這裏的鴉片煙，簡直是家常便飯，好像我們家裏應酬客人的煙捲一樣。你看那一個生意家、飯館子、澡堂裏，沒有幾枝大煙槍。此地沒有那個，就不能做生意。」C君很詳細的解釋給我聽。

「這裏不是還有什麼白面嗎？」

「有，有，多的很啦！比鴉片煙還厲害。日本有很多的公司，專做這種毒品來害中國人……我不怨日本人，只恨中國人；明明知道是井，偏偏向裏面跳。並且這種東西，又不是別的嗜好，沒有錢可以不用。你看大連街上有多少『披麻袋』的同胞，都是被了牠的害。老弟呀！到這裏來千萬拿定主意，那個東西可不是玩的！」C君莊重的警告我。

「我決不沾染牠，請你放心！」

C君忠誠而質樸，老練而精明；不是他自己誇口，除了他這樣的人，在大連是不容易掙錢的。他對我的席話，我很佩服他是練達世事的老江湖。

C君的話我是欽佩的，中國人本來是沒有出息。日本人畫個圈，中國人就跳不出去。什麼「抵制日貨啦」「抗日救國啦」「對日經濟絕交啦」都是五分鐘的熱血，清風的過耳，根本做到的人，就不多。

見。並且這些思想，在這裏不但不敢露，不敢說，甚至於不敢想；這裏的中國人，簡直是受了日本人的壓迫與薰陶，屈服而麻醉了。我爲被壓迫的東北同胞流幾滴熱淚；我爲受麻醉而不醒的中國人痛心！

我們隨了C君，踏進了一所俱樂部的三層樓上，因爲我最喜歡音樂，在這裏來能領受點東洋音樂，倒是難得的機會。但是失望的很，這裏並沒有樂歌與舞蹈，只有一所官准的大賭場。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特別都市。

近門的一間，是一個胖大的俄國人，說着一口極熟練的中國話，推着一手極精妙的「牌九」長桌的四週，圍滿了一羣中國賭徒。屋裏熱得很，我一望而生厭倦。

「這真掃興！這是俱樂部嗎？」我失望的催着C君走。

「你按字意來講，這不是俱樂部嗎？這裏並沒有什麼音樂舞蹈，只有這種日本政府許可的官賭場。有錢你拿來玩吧！這裏才不怕你有錢呢！」

什麼農村經濟破產，都市冷落蕭條，在關老們支配下的都市裏卻不見得啊！我覺着這裏處處伏着危機，樣樣都是可怕；日本人對於危害中國人，真有意想不到的技巧與手腕，這種消極的慢性毒藥，那才是中國人的致命傷。

電燈亮了，我們來了個「向後轉走」。在燈光之下，看見了一個曳着長刀的「大金線」。我覺得他在燈光之下，比白天還可怕些。我想：「我既不是政黨，又不是土匪，更不是間諜，又沒有違犯他們的

法律，可是我在街上走着，總覺得有他們的影子來追趕我。」

晚上看舊劇，倒很開心。

公 園

北地的風雲無常，真是「後老婆」的臉，（註三）昨天是那樣的溫暖，今天卻從狂吼的朔風裏吹下了雪片。我穿了大氅和毛衣，還會覺得冷的發顫，北地的秋寒，真勝似家鄉的嚴冬。

W君請我們去逛「電氣花園」，T君不願意去的確，在這種驟寒的天氣裏去逛公園，我也是有點畏縮，何況T君那個瘦弱的老頭子？「在屋裏真悶得很，如果不去痛快的逛一下，那何必遠涉重洋的到這裏來接受帝國主義的皮靴子腳！」我勇敢的慫恿着T君，踏向了公園的馬路。

天氣不好，公園裏的遊人也稀少了，卵石路上只有我們三個人。狂風吹下落葉，打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和臉上，覺得異樣的蕭條而淒涼！鐵欄裏的動物，也都在狂風的蹂躪之下蜷伏在鐵欄的一隅。任你怎樣的挑逗，牠是不會和你起什麼反應。大概牠是特有鐵欄的保護吧！但也許是受人挑逗慣了，或是耐不起今天的寒。

公園的場址並不大，動物也沒有什麼新奇；狼和熊都囚禁得沒有了凶氣；孔雀和雉雞，也失去了牠們的天然美麗；鶴也缺乏了清高，和雁鴨成了羣；只有一些頑冥的猴子，還沒有消盡牠們的頑皮氣。「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公例，是永遠會存在的。

這裏有一所木魚庵，是日本人用以誇示他們的工藝上的技巧的陳列所。滿屋裏純是利用廢物

和極經濟的東西，造成些巧小玲瓏的玩具和裝飾品，真有意想不到的驚人的藝術；用來作小學的工藝教材，是最適當而完善的了。我認爲這一點是日本人的特長，是世界各國所忽視，所不及的。

風越刮越大，冷到不可耐。我是沒有盡興，就被T君催着回來。T君究竟是老年人，經不起這樣的風寒，所以回來就病了。我很覺不安，不該慫恿他同去。

帝國主義的勢力

幾天以來，因爲疲乏與刺激，神經有些錯亂。所以昨晚做了些奇怪的惡夢。

飯後翻開了滿洲報，第一段的特號大字是：「我皇陛下，駕幸吉林，遙拜聖地，人民歡呼載道……」

：「日俄問題，日本決不……」日大使××在×國之外交方略……：「滿洲國獎勵小學教育方案

……：「××鴉片公賣所之盛況……」……：「我越看越不對口味，丟在一邊，還是想像我

昨晚那惡夢。

日本的政治勢力，瀰漫在東北，那是不用我說的事實；在他的勢力之下的報紙，當然不敢不給日本吹噓。至於其他像商場上的操縱，也純是中國人給日本效牛馬之勞；假設大連街上沒有了南滿株式會社，可以說就算不了一個商埠。耳聞目覩，那一點不都是南滿株式會社的雄厚勢力！其餘小資產的個人企業，當然更充滿了全市。

我會和T君的次子，到過浪速町的浪華公司，去參觀該號減價的盛況：在寬大的屋裏，排滿了各色的貨架；人是日夜擠滿了全屋；貨物的漂亮，價錢的公道，招待的殷勤，說話的和氣，管保你進去了多

少總要買點東西。

該號的店員，都是日本的青年男女，有的說着很流利的中國話。對顧客是十二分的客氣。在中國做生意人裏是不易得見的。他們的女店員更溫柔，我沒有錢買東西，卻喜歡同她講買賣；因為可以接近她的面容，聞到她的粉香。真的，誰見了都會被她誘惑。無怪許多中國名人都戀上了日本少女。雖然我並沒有買她們的東西——我不是抵制日貨，我是沒有錢。

在這裏買東西，並不把錢交給同你直接講買賣的店員，在嘈雜的人羣裏，他竟敢教你自己到儘裏邊的錢桌上交錢。據T君的次子說：「雖是在這樣的混雜人羣中，卻沒有人敢拿了東西走，不給錢。」由這一點，我連想到日本人在大連市上的安寧治安。街上並沒有警察，也沒有固定的崗位；間或可以看見幾個「大金線」的影子。但是並不發生匪案與盜情。甚至拾得的東西，都要交到日署裏去和失主二八扣分，不然遲早總會查出來的。大概「暗察」很多，誰也不認識誰是暗察，多數是中國人給他們當走狗。中國人對於防備中國人，自來是比防備敵人更週到詳細而勇敢些的。

尾聲

這個陌生的都市，剛剛和牠有了一面之識，現在又要和牠離別。我在歸來的船尾上不禁對牠灑下幾滴熱淚。我要痛哭，我要力竭聲嘶的哭！我哭我們那偉大的都市，繁華的美土，悽慘的同胞……其將永遠沉淪在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之下嗎？我彷徨在船尾上，一直到看不見牠的影子，才收住了我的眼淚。

現在我借用王獨清的我歸來了，我的故國這兩首新詩，以結束我的遊記。（註四）

在這大連市頭，在這大連市頭，在這大連市頭，
我無言無語地祇是彷徨，祇是彷徨，祇是彷徨，
我彷徨的看着這些公園，這些洋樓，這些馬路，
這些往來的日本步兵，這些步兵肩上的長槍……
哦哦，這些日本的巨砲，這些日本的兵船，
壓住了這，這可憐的大連海濤，不得流轉……
我覺得雖然太陽還晒在大連灣前，
可是，這大連已完全變作了慘白的一片……

* * *

我祈禱這一些馬路上被日人打着的中國人，

我祈禱那些被灰塵撲着的同胞，

我熱烈地祈禱他們，我熱烈地祈禱他們，

祈禱他們更換這兒慘白的色澤……

哦，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把這慘白的坟土破壞！破壞！

(註一)「大金線」是日本的警官名稱，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專司街上的治安，和中國警官的職責差不多。

(註二)「料理店」在日文裏是飯館的意思，所以日本的飯館都叫「料理店」。料理店裏可以准許妓女們去陪伴客人喫酒，却不許做皮肉生涯；雖然這裏的料理店，却全是操皮肉生涯的妓館。

(註三)「秋天是後老婆臉」這是北方的一句土話；意思做繼母的舊式女子多半對待前室的子女不良，他的喜怒無常，和秋天的風雲難測一樣。

(註四)我覺得把王獨清先生的這兩首新詩，拿來結束本文，至爲妥當。但是因爲要保存原詩的真面目起見，所以我只把地名和人物改換了，餘者並沒有敢變動一個字。祈諸位讀者原諒我不是偷竊名作。(詩見現代五月號第五卷第一期，穆木天生先做的王獨清及其詩歌)

一九三四，十一，二十。

泗水夜航

鄧懷基

船在進行中

是夜間的二句鐘了，船還不息地順着泗水的流勢而下駛着。改變了以前睡眠的慣例，這是我旅行必然的現象。過了九句鐘便睡覺的我，這時還沒有瞌睡過一刻，老是睜開眼皮望着船篷；厭了，便將視線橫掃到左邊，從篷隙望望神祕的天空或兩岸的景物。我不慣船行，更因船中的悶氣和喧噪，心裏很是焦躁，覺得這裏不是，那裏不是，直到現在。

現在船中已沒有一刻前的喧囂了。因為有兩場麻將歇了手，拍拍的碰聲，只稀疏地斷續地傳來，沒有像先前連珠炮般響着；但一聲兩聲的震動耳膜，卻夠使人心煩氣悶的不能安睡下去。他們對於麻將太狂熱了，這東西也許有點麻醉性吧，能夠支配他們的感情。在這不安適的狹小的艙中盤腳或屈膝的坐着賭，從白天到深夜，他們一些不感到辛苦和難過，很熱心地叫着「碰」和「和」。至於妨礙他人安寧的一回事，他們是無暇顧及的，還是自己的快活要緊。這卻引起我的反感，但有什麼可說，祇認晦氣。現在總算清靜了些，但極度興奮的精神，一時不能安靜下來。

這時天空的黑暗，已沒一剎那前的厲害了。是下弦時節，月亮大約快要出來吧。迷糊的天體，已漸漸地褪去深黑色，現出漿狀的灰白色。疎星幾點，從雲縫裏露出圓亮的臉，閃爍的互語着：

「我們已衝破了可怕的黑雲，重見大地！」

「勝利屬於勇敢的人！」

星兒們似乎在慶祝牠們努力的成功。我默視牠們，一會兒，我明白這個啓示而微笑了。煩惱的心給沖洗得和雨後的綠竹般清爽。

水面忽然清朗起來，原來半圓的月亮昇上鼓山了，吐着清幽的光輝。牠在中秋節的團圓的臉，不知爲了什麼，現在竟缺了一角，憔悴吧？受傷吧？天曉得！月的週遭，渲染着鮮妍的金黃色，更襯着一層素潔的日光，豔麗的變幻的彩雲，做了欄杆，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不，誰能繪出這樣生動而有靈感的圖畫？月光照在碎玻璃般的河面，波光像一條活動的金龍，屈曲地蜿蜒地跟着拖了長黑影而走的船。

走來，多可怕！牠是要吞沒我們的船吧，在一個下意識裏我想着。

兩岸很是寂靜，這時人們都在溫柔的夢鄉了。遠村傳來幾聲狺狺的犬吠，夾着河風吹動木葉的颼颼的聲息。傳說中的劍俠殺人和黑夜飛行的悲壯情景，在這深裏的夜水面上我深深地體驗着，恐怖同情一時不能辨別。

我靜臥在船上，細味着所經歷的一切，這是幸運的。一天的煩惱，卻有無上的代價。

船主

船仍是向惠城航着，麻將牌聲還斷續的響着。一陣深思，帶我離了現實之境。

是夜幕開始罩住大地的時候了，我們幾個兄弟們爬上篷面的棚架談天。這時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是整個的黑暗世界。遠處黑魃魃中不時現出星星的漁火，和斷續的傳來「呀呀」的欸乃聲，在蕭索的秋風裏消逝了。兩岸祇隱現着稀疏的竹林底黑影，向船後移退。心裏輕微地感到「日暮途遠」的悲涼，這是我們夜航的點綴了。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談了，祇靜靜的望着週遭的一切。這當兒熹弟把口琴奏着伏爾加船夫曲，幾個和唱着：

「一又厂一厂又一又厂一厂又一

大家一齊用力拉，

.....」

一陣哀怨的悲壯的歌聲震撼着我的靈魂。白天船夫們拉繹的情景，在我的腦海中縈迴着：他們四個人，在船主阿羅哥的指揮下，赤着上身，祇穿着一條短袴，褐色的肌膚，隱現着蚯蚓般粗的筋絡，雖沒有「蓬頭破眼像野人」，但強壯夠使人驚異。他們默默的把上身向前傾拉着走，遇到灣流阻隔路不通行的時候，便躍入水中，游上前面的岸，繼續的向前拉着。身上淋淋的水珠向腳跟下直流，他們滿不介意的懶理會。衛生的重要問題，對他們是失了權威的。據說壯年才可幹這工作，上了年紀便沒有這種魄力，那只好升做舵公了，如果是幸運的話。外國人譏笑中國人是病夫，他們簡直瞎了眼睛，祇在一般公子哥兒身上着眼，不瞧瞧我們雄赳赳底無名健康家。

「祈禱上蒼，誰能救我們？」

.....

口琴和歌聲悠揚地在空中流盪着。一陣呼籲求救的聲音，糾纏住我，我不禁惘然了。

「喂，華宗，你們唱些什麼？是大鵬山歌嗎？」

船主從船頭上來，發出粗獷的聲音。我們有些不懂他的說話。

「是阿羅哥嗎？請坐。大鵬山歌是怎樣的？」

黑暗中不知誰在回答。他因為是我們的同姓老華宗，我們每年去惠城掃墓坐的船，都是照顧我們的華宗，同時船錢他也肯便宜些。

「大鵬地方很盛行山歌，尤其一般在山裏割草的婦女，她們會唱怪好聽的山歌，逗得路上行人

的心癢透了，也和你們一樣的悠揚地唱着。你們不是唱山歌嗎？」

他說着，我們知他是誤會了，有點好笑。

「不，這叫做伏爾加船夫曲，在學校裏學來的。」熹弟向他解釋着。

「你們在那裏讀書是中學嗎？」

「是，在鎮上的中學。」

「秀華你們認識嗎？」

「是我們的同學，早已畢業了。是你的什麼人？」

因為黑暗的緣故，竟認不出誰和他說話。

「他是我的堂姪。」船主說。「喂，華宗，人家說中學生強過從前的秀才，我以為不一定的。像他少年盛氣，卻沒些『肚底』。幸而有人情，才找得些事情幹，但秀才也有不通，那些用錢買來的秀才，他們的『肚底』更不堪問了。說來好笑，前回我和幾個老朋友在鎮上喝酒，談起鎮上自光緒以來的秀才，乘着酒興，評論一番，最後更把他們列成一張橫單，大家如果都公認他是通的，便在他的姓名旁邊圈上三圈；否則，就在他的姓名旁邊畫上一條直線，叫那些不通的『搨杉木』。哈，這是活該！不過未免辱及斯文了。」

這簡直是儒林外史裏的話了，聽了，令我們所謂「讀書人」有點面紅。他這爽快而粗野的評論，雖然有些過火，甚至近於謾罵，但對那酸溜溜的老資格架子的「讀書人」，確受之無愧！

幸而我是和秀才相像的中學生，（據船主說的）不是正牌的秀才，不然，那「捐杉木」的滑稽劇，又要派我一個角色了。我不禁悚然而懼！

「和了滿貫哈哈！」賭麻將的人一陣狂呼打斷我的思路。我又給船中的碳酸氣悶住了。

查 關

船行着，激動流水。沙沙的奏着進行曲。船忽的戛然停了進行，當我悠然遐思的時候。

「要查關了，請各位起身。」船主說着。

是內河的地面，查什麼關？中國人都是壞蛋，不論什麼都要勞別人來查查。這時岸上來了二人：一個手提着燈和挽着一個大籃；另一個手提探針，昂然傲然的走入船中。因為不是輪船，沒有電燈，祇燃着熊熊的煤油燈。昏黃的燈光，充滿了船內。各個旅客都坐了起來，不滿的臉色，暗示着厭那無端的擾了甜夢。

「什麼？」

拿探針的把艙內的貨包刺着說。頭向左右一轉，投了一個傲慢的眼光在各個的身上，他報復了討厭他的人。輕微的絮語在船內流動着。

「先生，鹹魚，是和淡水魚行包運的。」是船主的聲音。

他這包摸摸一回，那包刺探一回，最後摸着一大包，熟練的揭開了封蓋，伸手入去拿魚。但他不知那是多刺的小魚，也許刺痛了手，臉上現出忍痛的樣子。

「哎喲！丟那媽！這是倒楣的東西。」

「這是難喫的小魚。」船主從他動作推測出他的意思了。「下面幾包都是很好喫的大鹹魚先生，我拿給你罷。」

「不，自己會來。」

也許他怕船主拿給他的數量不能滿足他的慾望，快快的阻住殷勤的船主。

他這包那包的盡量地拿，一會已把攜來的大籃裝滿了，微笑着，一臉得意的神色。這時旅客唧唧地私議着，他似乎明白他們暗地在說誰。

「喂，一概都站開！我要檢查全船的行李，看有沒有私貨！」他氣沖沖的開聲了。

船內一陣騷動，旅客是預備給他檢查。

「先生，他們是去惠城掃墓的，那有私貨？而且我們要趕到惠城卸貨呢。」

「唔……」

他無端的打起欠伸來。睡意在襲擊他吧，本來他是帶着睡態來的。多麻煩！去檢查他們，還是回去睡覺有意義些。他無條件的允許了船主的請求，把那個盛滿魚的籃交給他的同伴，滿足地安詳地走了，在暗影處消失了。

船上又是一陣騷動，罵聲、恨聲、嘆聲，交織成一片。中國人慣會背地裏說人，當面卻不敢哼個不字。後來我想那人爲什麼這樣神氣？他祇翻了幾包東西就完了，查什麼？拿去那籃魚，爲什麼，是喫呢？

還是化驗那些魚，看看是不是有毒？合不合衛生？這些疑問，模糊不清，不過這印像卻深深地嵌入我的腦海中。去問多見世故的四叔公，據說那些魚是拿回去喫的；有時候拿多了，喫不完，便拿去賣掉。這是經濟的辦法，這樣才不會把魚存久了，發起霉來。橫豎時常有魚船經過，沒有了可以再拿。最後他還現出恐懼的神情說：

「這算得神氣嗎？小孩子少出門，少見世面！海關的檢查員，見了真使人頭痛！比他更神氣，更麻煩，更……」

四叔公說了好幾個「更」字，我一時竟記不清楚。這印像都夠怕人，還有「更」的一類，真令人心寒！我寧願不見世面了，如可能的話，不再去碰那可怕的釘子了！

船仍是漾動着向前進，潺潺的流水聲不停的響着。這時全船的人都休息了，我的心境清爽了許多，不過一個可怕的印像，卻在我的腦底一隅流盪着。

佛山

滄微

歷史告訴我們，佛山在以前也曾一度繁榮過，佔着中國的工商業的重要地位，這是鼎鼎有名的中國四大鎮之一，凡是讀過歷史和地理的人都會知道的罷；可是現在呢，佛山的繁榮是和歷史一樣地一頁頁的過去了，接着的便是世界不景氣的怒潮奔騰澎湃的捲到這裏來了！

然而，佛山的各業，雖是向着沒落的途中進行；但牠的物質文明，卻隨着帝國主義的進迫而漸漸開拓。以前東方式的石板的街道，今已闢爲柏油馬路了，南堤和北堤夾着汾江成平行線的排列，昇平路和福祿路縱貫佛山的腹部，成爲全鎮的交通經緯。

其次，電燈也裝好了，在夜間點綴着全鎮，變成繁星的閃耀。電燈公司是商辦的，在去年因了公司的操縱，致激起全鎮用戶的拒用風潮，相持了數月，終算縣政府出來調停，把這場風波平息了。這很可以見得有公共性的企業，是有公營的必要的。

佛山最缺憾的便是沒有自來水的設備；但是爲着防火的原故，早已有水龍公司開設着了。

佛山最繁盛的街道，要算昇平路了。兩旁矗立着幢幢的洋房，高的低的排列着，綢緞公司啦，洋貨店啦，酒菜館啦，戲院啦……也都在這兒蒼萃了。洋貨店的銷路還不差，戲院和酒菜館的營業尙可過得去，綢緞莊和其他的營業可就糟糕了；倒閉呢，拍賣呢，便是他們的營業手段了。若果你在昇平路從頭到尾走一趟，拍賣的鈴聲，總會不斷的在你的耳鼓振動罷！

汾寧路是銀鋪和錢莊的地帶，那些經濟家是很會做種種的投機事業的；但在這經濟恐慌的年份，他們的投機事業是失敗的了，就在去年的年關，也不知倒閉了多少家呢。

歷史不是說佛山是一個工業重鎮麼？但現在因世界的不景氣，洋貨的充斥，農村的破產，製造的墨守等種種問題，把牠抓着，於是工業也隨着商業一樣的沒落了。

總之，現在的佛山經濟是枯竭了，牠不斷的吸收了農村的骨髓來填補自己的空虛，但不久又被

大都市和帝國主義吸去了，結果得的還是空虛，繁盛是建築在經濟上的，自然佛山的繁榮的繼續是成問題了。

有人說，佛山的衰落，固然是因着世界經濟破產和農村崩潰等大問題的影響，但在地理的方面仍佔着很重要的因子：第一，因汾江現在是漸漸的淤塞，各船隻的往來都不在此停泊了；第二，就是廣三鐵路完成後，廣州與西江間的貨物運輸和旅客的往來，都可以從這條鐵路直接往還，不須再像從前的在佛山停留了。

我想，這也是很精確的話罷。

二

我們在逛街的時候，就可以看見勤樸的佛山人，在各式各樣的事業上勞動着了。他們的唯一特性，便是「刻苦耐勞」和「儉樸」，他們並沒有希冀什麼享樂和閒逸，只知道勞作便是他們的天職，他們要從天職裏頭求到人生的真實意味。所以佛山的男子到了十三四歲，多半是要出來做工的了，這便是佛山手工業發達的重要原故。

我的朋友告訴我說：「這裏的教育雖不能說是怎樣普及，但這裏有一個特別的情形，就是女子和男子受教育的人數并不相差太遠，甚或有時女子比男子倒多起來的，單就我們學校裏說，女生人數已比男生多了。這就是因為佛山手工業太發達的原故，男子到了十餘歲，便可以出來當學徒，多少總可以免去家庭的負擔；然而，女子呢，就普通人家說，她們是做工的少，況且十餘歲還未到出嫁的時

期，橫豎在家喫飽飯沒事做，不如每年花十幾塊錢送她們到學校裏去——佛山的學校收費是很廉的——還比較有意義，這是一般人的心理，於是就形成女子求學的好機會了。

三

現在我要來略略講及佛山的出產了。

前面不是說過佛山是手工業的市鎮麼？那他的出產自然是手工產品佔多了，鐵器是牠的大宗產品，包括着日常的鐵器家具和農具，銷售是徧滿了整個的珠江三角洲，「歧利」的刀是最有名的，但現在歧利的刀店是滿設了全鎮和各地了，那家是真的，實在很難鑑別。

其次的產物，便是土布和紙料，也都流佈很廣。

南方人是很會喫的，佛山當然不能例外了。「盲公餅」「醞豬蹄」和「柱侯食品」都是這裏風行各地的著名食品。

「盲公餅」是銅元樣大的燒餅，鬆脆而味甘，很是可口。凡是來佛山旅行的人，沒有一個不手提一罐而歸的。據說，最初製這種餅的人，是一個盲者，所以有「盲公餅」的名字。製造「盲公餅」的鋪子，叫做合記，是在祖廟鋪的一條小街裏，我也曾和我的朋友到過，鋪子是很狹隘的；據說，終年都是開着半扇的單門，從來是未曾把正門完全開過的，因為他們的祖先一向也是這樣的營業下去的。牠的製法，是抱着「祕而不宣」的態度，但儘管他的祕密，而現在正合也起來彷彿影射牠了。

「醞豬蹄」也是很好的食品，大概是用鹵水浸醃的豬蹄罷了。做這營業的有兩處；一間是德心

齋，而另一間是得心齋，牠們的聲音是相同的，但只是「得」和「德」的字樣是差異的，他們兩家的招牌都大書着「始創醞豬蹄」和「此鋪並無分支別處」等字樣，然而，那間是始創的，也費購買者的躊躇了。

從「盲公餅」的合記和正合，「醞豬蹄」的得心齋和德心齋，也很可以窺見中國商人的道德是怎樣的了。

至於「柱侯食品」乃是用一種醬料名叫柱侯的所煮製成的食品，如柱侯鴿，柱侯鷄……等都是膾炙人口的食物，這些從佛山的任何酒菜館裏也可以喫到的。

四

跟隨着佛山的繁榮繼續長進的，要算煙賭和妓寮了。

煙館在從前是寥寥無幾的躲在深街僻巷裏的；但現在居然也跳到大街馬路來而且是很繁茂了，「戒煙室」，「談話處」，「戒煙藥膏分銷處」等等的字樣，便是牠們的大招牌了。在我們上街的時候，隨處都可見到出入其門的聳着肩的青年，老叟……甚至袒胸裸足的勞動者。呵！勤樸的佛山人是在被荼毒了。

同時賭館也應運而生了，在福祿路以至昇平路一帶，隨處都可以見到門面輝煌，電光閃耀的攤館啊，「樓上銀牌」的大字是多麼觸目，很多人的妻孥和財產都在這裏當作「孤注」了。

我們晚飯後去散步，若循着昇平路走到汾江的南岸時，就可以看見用鋼骨混凝土築成的中山

橋把南堤和北堤緊接着的連繫着，那時，就可以登上中山橋畔看看四圍的風景了。西方的雲彩是多麼美麗，混和着上游黃色的河水，黃色，金色，彩色……聯成一屏的錦帳，天空的星兒不斷的出現和閃耀，透過了大氣層，倒影在黃色的河裏，彷彿灑下了朵朵的光花，同時晚煙也從大地飄起，逐漸把全鎮都籠罩下去，那時目也倦了，電燈也光明了，於是下游婉轉的歌聲就會刺激到耳鼓來，令人轉身回顧，啊，這兒是多麼熱鬧呢！「畫舫」「花船」是互相連着，幾乎蓋着了汾江的江面。公子商人們的麻將聲，「擲擲拍拍」得漸漸起勁了，將破碎的歌喉也漸漸高響了，一會兒，歡笑聲和苦笑聲，弄情聲和嘈雜聲也打成一片喧鬧起來了。

啊，這就是佛山的「秦淮河」呢！

繁榮裏是蘊藏着罪惡的，然而，這罪惡的責任，是社會還是不幸的罪惡者負擔呢？

五

假如你要來佛山觀覽名勝風景的話，那只有是令你失望的了；因為佛山一帶都是一幅廣大的平原，幾乎行遍了全鎮都不能夠找到一個小山。水呢，又是那麼狹窄混濁的河道，山和水既然是沒有，於是又那裏來的風景和名勝呢？

佛山人雖沒有享受風景名勝的娛樂，但聰明的佛山人，又會用他們工餘的能力來做出他們的娛樂了，這便是一般人認為民間藝術的「秋色」賽會。

這「秋色」是在秋天舉行多的，不過，要是他們高興的時候，即使在任何季節也是可以舉行的。

在去年的秋天，我在佛山時，也碰到了這個賽會。

這晚正是月明星稀的良夜，他們的盛大賽會就在月光的照耀下作巡行式的舉行了。大街小巷，都鑽着密密的人頭，在等候這賽會的到來；同時，廣三車也加緊的載着各地來觀「秋色」的人們了。我就站在中山橋畔來等候，終於他們的賽會是一頁頁的展開了。

首先映在我眼簾的是一些神的偶像，繼着的，便是他們的藝術品一列列的過着，——這些藝術品便是佛山人用他們的手工天才製成的。他們用假的廢的材料，來製出逼真的美的事物，如紙的達摩像、大仙像、牲品的鷄、鴨、鵝，和果類的橙、櫻桃，及南瓜……等，色彩和線條都近乎自然，又含有藝術味。假如他不告訴你是紙製的，也許會認為真物了。

還有用介壳來砌成的畫舫，用樹根來疊成的小山和園林，都是精緻幽雅的製作，更有用各式各樣的材料來做成其他的事物，也是巧妙非常，那我是無法描寫了。

總之，佛山的「秋色」是充滿了美的真的內容和藝術的意味的。

經了約一點鐘的時間，他們的賽會便在我眼前消逝了，據說，他們在一夜中是要巡遊全鎮的。

馬家溝

子文

起頭

讀了中學生雜誌新年號的幾篇地方印象記，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決心也來作一篇。可惜我生自

鄉間，學在村里，從未到過什麼大的地方；絕不能寫出象諸位所作的全是名勝的地方或大都市的地方的印象記。我祇好給一個不大二無名的地方作一篇。想讀者諸君看慣了大而有名的地方的印象記，再來上一篇小而無名的地方印象記調劑調劑，實在是很相宜的。所以我纔寫了這篇來獻醜。這個地方就是——馬家溝。

提起馬家溝，除非有人到過的話，準會連這個地名都沒聽到過。因為它不特沒名，地方也實在太小。小拿顯微鏡在地圖上照也是找不出的。它位於河北灤縣西南九十多里。原來不過是個長不滿半里的村莊，後來因為開灤礦務局恰在這村旁設立起來，所以凡是工人所住之地，礦區所及之處，完全就叫馬家溝了。於是馬家溝纔依賴着礦務局而地面大了點，名聲遠了點。

礦務局

這裏我先要述說的，當然是鼎鼎大名的馬家溝開灤礦務局。這是開灤五礦之一。其餘四礦則分佈在唐山、林西、趙各莊、唐家莊四處。因為地處荒野，所以礦廠面積很大，高入雲霄的火煙囱整天不住的冒着黑煙。放乏氣的管子不停的呼呼、呼的噴氣。和山一樣的煤渣堆，整天要有很多的貧苦的孩子在上邊彎着腰拾煤。遠遠望去，好像一座高大的青山襯着些活動的黑點；煞是好看！比普通火車頭的水櫃還小的火車頭也有三四個。帶上二三百噸煤便要累得轟轟的喘白氣；叫人看着倒覺得可憐。最近因為礦方買賣不好，煤銷不多，滿廠中全是存的煤。幾乎把廠裏面的一條馬路全蓋上了。有風的時候，你要去一回礦務局，一去好比做白臉的顏查散，回來準變成鐵面的老包拯了。比較清潔講究的地

方當然是所謂「一礦之主」的大礦司的辦公樓。不過這不是普通工人所能進去的。礦廠的東南邊是同人俱樂部。每隔一個多月要彩排國劇一次，每星期六演電影一次，這可說是礦務局唯一的消遣所。不過所謂「同人」並不指全廠工人來說，只是賺錢多的先生們和頭子們罷了。整天困乏，混身是汗，下在七八十丈深的井裏去掘煤的勞苦的工人想看電影，戲劇是萬萬不能的。就是俱樂部的門口也是不能涉足的。便有幾個勞苦的工友想看看長這們大還沒看着過的電影，一到門口那雄赳赳的看門的便是：

「幹嗎？」

「嘿，先生——我——我想看看電影。」工友總是這樣和靄的。

「哼——沒票不許看！」接着「拍」的一聲門就關上了。工友們也只得碰個大釘子回來。這還是好的，不然保安隊出來給兩槍把子也得受着。

至於閱報室，遊藝室，網球場……更不是誰都可享受的。所以雖然叫俱樂部，依我看倒是「單樂部」呢！——哼！這幾年工潮屢起，固然原因很多，然而待人刻薄也是一個主因呢！

居 民

這裏的居民除了少數的商人，當然全是工人。工人又可分作「大員司」「小員司」和「小工」三種階級。「大員司」住洋房子，「小員司」住普通員司房，「小工」則住小工房。洋房子設備好，待遇好，當然是不用說了。普通員司房待遇也不算壞。大多是三間的房屋。少數是五間的。礦方給僱有清道

夫，倒髒水的，拾糞的整天的服務。不過比洋房子的暖氣爐，大浴池，花園……是望塵莫及的。至於工資更是有天淵之別了。大員司平均每月總得三百元以上；小員司則平均每月四十元；至於小工平均不過十七八元而已。此外大員司和小員司每月還發給煤票一張，省得花錢去買煤。小工又當然是沒有的。所以保安隊總有捉着小工偷煤的情事。

工作不用說又是小工最苦了。每當下班的時候，滿街上都是不論冬夏總是穿着棉襖，滿面烏黑的勞苦的工人。礦務局給這些工人專預備一個大浴室。一個銅元洗一回。發給胰子一小條。但是浴池不大，洗的人太多，所以極其髒。

至於工人的數目，當然是大員司頂少，小工最多。然而這數最多的「煤的發掘者」，雖然是礦務局主要的分子，可是惟有他們被人輕視，欺辱。下井有人搜他們的全身，上井則受皮鞭的驅策；不幸井下有險，也是他們蒙難，受保安隊的毒打則更是他們，而他們所得的報酬不過幾角錢一天而已。

保安署

這地方操行政大權的，要算是「保安第二署」了。有署長一人，保安隊百餘人。這裏的保安隊並不屬於政府任何部分，乃是礦務局專用的，和別的警察或保安隊不同。他們的責任就是維持礦區的治安。不過因為他們素來不練操法，不學射擊，所以對剿匪，警備等事多是些門外漢。可是抓小工，打小工，那是特別賣力氣的。上次工潮，他們居然向工人開了槍，以致工人忍無可忍也借了幾支槍和他們對付了一下。雖然結果是互有傷亡，可是他們從此曉得工人並不一定是太好欺侮的了。至於他們維

持治安的成績，說起來是更「丟人」的了。今年暑假竟眼睜睜的叫土匪進了礦務局，把一位煤司綁走。這還不算，有時這個堂堂的保安署竟在夜九點關門，大睡其覺，不管他土匪不土匪的了。

說到這裏，我要再說一件趣事，也可顯出保安署的德政。有一次一個鮮貨局的錢櫃在夜九點的時候被土匪抬走了。老掌櫃的緊忙跑到保安署去報告。誰想保安署的門已經關了。掌櫃的纔用手急拍。半晌纔出來一個睡眼朦朧的保安隊。厲聲的說：

「幹什麼？深更半夜的亂敲門！」

「唉！有土匪了。把我們的錢櫃都抬走了。向西北跑了。——現在還跑不遠，諸位一追準追上的！」老掌櫃戰慄着說。

「哼！——天生的廢物，——爲什麼不小心點去！明天再說！」「拍」的一聲大門又關了。

——這就是保安署治匪之策——

現在可是好多了。署長也換了人，無能的保安隊也漸漸的受了淘汰。操法也常練，巡邏也特別勤。我想要是能這樣繼續下去，馬家溝一定可以平平安安的。

學 校

地方小，學校當然是不多的。一共只有四個。一個開灤初級中學，一個開灤小學，一個開灤女子小學，和一個貧民小學。我是從開灤中學出身的，所以願意說一說開灤中學。

這個學校在外觀上看並不像一個學校。全部的房屋都是小工房改造，不過大一點而已。講堂都

是長方形的。上堂的時候老師從學生背後進來。操場並不大，四周圍都是乾水溝。玩球的時候一大半的時間是用在到溝裏去取球。異常的麻煩。

學生數目現在已有二百多了。教員十餘位。學生大多是員工子弟。可以分做兩樣，一樣是所謂「礦內生」，一樣是所謂「礦外生」。『礦內生』就是家長在礦局作事的。「礦外生」反之。至於待遇，「礦內生」當然是特別優待的。學費一概不收。假若成績優良，品行端正，而無力入中學的，更可向礦方要求免費。一旦允許，那簡直就便宜極了！不但一切費用全不要，每月還給一元錢的零化。假若你不住校，那末每月就要發給你飯費五元，零化一元，共賺大洋六元，拿到家裏去。不但上學不花錢，反要來賺錢。這真是一種特別而幸福的中學生，別的學校是絕對沒有的。——礦外生不特一切費用得繳，也沒有要求免費的資格。

開灤小學就在中學旁邊。講室都是洋式房子。比中學強的多。學生數目也不少。教員都是高中或師範畢業的，都有相當的教學經驗。所以畢業的學生去考學校都有很好的成績。其餘的開灤女學和貧民小學，因前者我不能涉足，後者成立較晚，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這裏的學生有兩個優點。一就是質樸，二就是勤學。因為地方偏僻，風俗敦厚，學生們除本地之外，也不過就是從鄉村來的。再者就是員工子弟，家境也不算怎樣富裕，所以學生們就多是質樸了。又因附近沒有什麼不好的娛樂場所，學生性情又天生的不好奢華，向來不好出外，加以學校管理很嚴，所以學生們多是勤學的了。外力絕對不能引誘了他們。

說來也怪，這個地方的人也是太沒見過什麼。你非呆呆板板，規規矩矩，質質樸樸的不行。舉一個例說吧，假如你穿上一身洋服，戴上一頂漂亮的海軍帽，或是學生們穿上運動衣，戴上瓜皮小帽，在任何地方一站，或在大街上走一遭，準會有許多人用着驚訝或憤恨的眼光來瞧你的。甚或在你旁邊就許有一小堆人議論你。處處使你感覺到不安，下次你準不敢再穿了。不信的話，就請你來試一試！

商 號

假如你到了馬家溝的大街上的話，你準會感覺到馬家溝的人頭髮必是特別愛長的；因為營理髮業的太多了。依我自己的意見，這些理髮約可以分做三等。頭等就是有一所房屋，門口掛着招牌幌子的理髮店。屋裏滿牆上掛的是鏡子。冬天有火爐，夏天有用人拉動的大扇子。好椅子也有四五把。時候也很周到，很能使理髮的先生們感到舒適。這固然比起大地方的理髮店是簡陋得很；然而在馬家溝卻是『瓜瓜叫』的了。二等就是所謂的「剃頭棚」。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理髮處。多設在大街的兩旁。用幾根竹竿支起一個布棚，沒見過的還許以為是蒙古包。裏面也掛上一面鏡子，擺上幾個小板凳。工友們和不甚富裕的商人總是在這裏面理髮的。三等就是擔擔兒的理髮師。俗叫「剃頭的」。手拿着一「喚它」，擔着炭爐、臉盆，各胡同穿來穿去。凡是當差役、火夫……沒有閒空的人都是等他們到了門口再理髮的。價錢比頭二等便宜的多。此外就是有小孩子的，不願出去理髮，就把這三等理髮師叫進屋來一剃，也是有的。不知怎的，馬家溝的人並不見得頭髮怎樣愛長，然而這些營理髮業的老是有加無已的。

綢緞店，棉布店，洋貨店都有，不過小而已。大一點的飯館要算「小紅樓」。雇有女招待，一般有钱的人都愛上那兒去。不過買賣最茂盛的還得屬那些賣玉黍粥，玉黍餠，大饅頭，豆腐腦……的小販。因為這些食物不特賤而且不易餓，對於一些終日在數十丈地獄裏掘煤而得資最微的勤苦工人是再好沒有的。所以這類的小販也特別多。大都集在大街旁邊的另一條街上。名叫「飯食街」。綽號人稱「窮飯市」。

這裏的鞋店也不算少。可是你要想買很貴的鞋也是沒有的。好的就是三五元的皮鞋，或是一兩元的禮服呢鞋。不好的當然等等不齊了。至於什麼高跟鞋、涼鞋……不但是鞋店裏沒有賣的，就是鞋店老板看着也得覺得新奇。不過這裏鞋店有一種特別的鞋——除了五礦鞋店以外，任何鞋店也沒有鞋——就是所謂的「窰鞋」。下窰用的鞋。（下窰即下井的別稱）凡是在井下工作的工人至少有一雙。這鞋是用極厚的牛皮做的。底子約摸二英寸厚的木板。上面還滿刷些桐油以防透水。底上前後都有釘子，鐵掌子。鞋的好處就是不透水，堅固耐久，不怕髒，但是極其笨。每天工人下班的時候，馬路上全是穿「窰鞋」的人。拍達、拍達，咯拉、咯拉，鞋的聲音特別響亮。真有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之勢。

書店只有同學書店一家。因為是開灤中學畢業同學所辦的，故名。除賣書以外，還有糖果，運動衣，文具等等。主顧當然是以開灤中學的學生為多。天天下班的時候，小屋裏就擠滿了，生意還算不壞。不過賣的都是些賤貨，賺錢是有限的。只能維持喫飯而已。

鐵道西是指由礦務局到開平車站的鐵道的西邊的地方而言，這是馬家溝的「特別區。」地方並不算大，也不屬於礦務局。其間是：白面館、嗎啡館、妓館、日本洋行的蒼萃地。土匪也是這裏的特產。稍微守一點本分的，知識高一點的都裹足不去。不過有些好花錢的小工總免不了常去蹣跚蹣跚。

鐵道西既是一個不好的地方，所以住在鐵道西的和常到鐵道西去的人往往被人輕視。如果有個人被人家說他是常跑鐵道西，他一定要受人不歡迎的。就是住在鐵道西，不論你是什麼人，也是一件不體面的事。

年來因為鐵道西日漸發達，知識低落的工人被引誘而染上惡習的確實不在少數。甚至輟工而流為乞丐盜賊的，時有所聞。當局若不急禁止，恐怕一個小小的鐵道西要把全馬家溝都毒化了啊！

結尾

從表面上看來，馬家溝真是一個整整齊齊，平平安安，飽衣足食的一個小社會的。確，前幾年真是這樣。不過自九一八以來，日人在這裏設立的「害人機關」實在太多了。加以土匪日多，把整個的馬家溝弄得內有內憂，外有外患。尤其近來甚至員司們染上吸白面，吸鴉片的惡習的也不在少數了。漸漸的把金錢都跑到日人的手裏去，日趨貧窮，整個的馬家溝正在衰落頹敗之中，比起前幾年來是相差霄壤了。嗚呼！馬家溝的人，要不急急起來自強自救，對外設防匪之法，對內人人戒除惡習，前途真是危險啊！

徽州

杭州高中 李紹忠

從杭徽路歸去

徽州舊爲州府，首縣是歙縣，可是依照地方習慣現在還稱歙縣爲徽州。

徽州就是我的故鄉，但是我生長在外地，所以徽州不過是我意識上的故鄉罷了。

去年秋天，因爲星朗的婚事，父親要我回故鄉去喫喜酒，本來我預備在星朗婚事完畢的時候就要回杭州的。誰知一到故鄉就病起來了，這樣就在故鄉住上三個多月，校中的功課自然補不起來了，只得向學校裏請求休學一學期。

當我們從杭州動身那一天，是雇了小包車在上午三點鐘出發的，十點鐘就到了昱嶺關。那時杭徽路皖境一段尙未修築竣工。我們換轎西進，經過三陽坑——這是徽州南鄉的一個大村，它在四面高山深有千丈的山谷中，杭徽路就在山頂上迴繞盤旋，從山頂望三陽坑，那村中的房屋真小得像玩具中的模型一般了。

一路經過老竹嶺，黃駝嶺，都是山高崖危。從遠處望那修長的嶺路，夾在羣山中，好像一條狹帶，現在正有數千的工人在嶺上鑿山開路。我們在路上會看到一個路工的屍體躺在路邊，聽說是早上在炸岩石時被石塊壓死的。

到霞坑天色已晚，我們就在此地留宿。

從昱嶺關西來，一路上我們遇到很多成羣結隊的驢子，這是徽州地方交通的利器，大都利用牠們運送貨物的。夜裏我們宿在小旅店的灰塵滿壁的房裏，一盞煤煙直冒的油燈，我整夜不曾好好的睡去，聽到那午夜的鷄啼，鄰村的犬吠，秋風中從遠處帶來的夜郊趕路的驢鈴聲，是那般蒼涼而富有詩意。

這裏的轎夫，大都是黑籍中人，他們五里一息，十里一停，不時的跑到村上某種地方去過癮，坐不慣轎子的人，那是真要恨死的。第二天不過五十多里路，但是從天明動身，直到晚上九點鐘才到家。

徽州的公路交通

我記得十年前，那時我才八歲，曾經隨家回徽一次。當時陸路交通不便，我們從杭州坐船由錢塘江轉入新安江而上，路程共有六百多里，但是走了半個多月才到家，一路又多駭灘，所以水路是非常不便利的。不過沿江風景很好，江村茅舍，特有一種逸趣。

現在徽州公路建設進步之速是足驚人的。除了上面所述的杭徽路以外，還有一條杭屯路——是聯合杭富、建富、建淳、淳街、屯街諸路的總稱，最近也通車了。屯溪與歙縣間早有一條縣營汽車路，可惜辦理不善，路面很壞。從歙縣到蕪湖，有一條蕪屯路，蕪屯路經過宣城，又有一條支路可達浙江長興而與京杭鐵道相接。最近因為開闢黃山，所以從巖寺（歙屯汽車路的中點）到黃山山麓，新築了一條汽車路，是為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路線之一，現在可以從上海或南京坐了汽車直達黃山之麓了。

善於經商的徽州人

徽州多山，農村生產，不足自給，所以男子十之八九都出外經商，足跡遍大江南北，號稱徽幫。所謂「徽州朝奉」這稱呼，很多地方是流行的。因此徽州地方的習俗，人家的子弟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做父兄的人就要代為着意去找生意了。不論數百里或數千里外遙遠的外鄉，只要有人介紹，就得離鄉背井到異鄉去過學徒的生活。所以我鄉有句俗諺道：「前世不修，出世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州人具有刻苦勤儉堅卓忍耐的精神，他們很遠的飄泊在異鄉逐什一之利，往往「少小離家老大回」也有很多成為大富商的，所以「徽幫」在國內商界上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的。

徽州人的山嶽生活

黃山脈盤亙在整個徽州的全境，東南鄉一帶是天目山脈與黃山脈的交結地帶，萬山重疊，田地很少，所以居民終年喫白米飯的日子極少，通常都以玉蜀黍作食料。地方風氣閉塞，而操作勤勞，生活樸素。我們回鄉時一路上看到的村婦，衣衫都極舊陋，還是纏腳梳髻，保持着十八世紀的古風。她們都下田耕耘，與男子一般的操勞農事。沿途我們更可看到很多的村姑，她們都垂着辮髮，棕紅色的健美的面龐上帶着天真的笑容，背負竹筐，三三兩兩的在山中採晚茶。教育與她們無緣，都市婦女的奢華，在她們是連做夢也無從想到的。

徽州的男子因為大都出外經商，所以他們在鄉務農的很少。每年到了秋季農事完畢的時候，徽州地方務農的壯年人並不坐在家裏等候過冬，他們都向四面八方的鄰境出動，有的是彈棉花——這是農事完畢時節的手工業；有的販了名聞全國的「徽墨」或本鄉特產的雪梨，到外面去販賣。這

樣一冬可以賺回一家好幾個月的生活費。

黃山

我曾經跟了二姨母到黃山去遊過一次。誰都知道黃山是中國東南沿海六大名山之一，現在因為有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的籌備，黃山也列入路線之一，所以黃山之名大有轟動一時之勢。黃山距歙城有一百二十里，高三六〇〇尺，上有三十六峯，以天都、蓮花二峯為最著名，天都、蓮花二峯之間為文殊台，上有文殊院。山中多古松，千形萬態，在別處是很不易看到的。本地人有句俗諺道：「黃山三十六峯，峯峯都有寶，有處不出寶，就有黃連、甘草。」據說山中某一處地方有一雙石木耳，是希世的珍寶，起風時，兩耳相拍，聲聞四處，但是無人可以採得到。黃山又有羣猿，到處可見。一般人祇曉得黃山的風景好，不知道黃山的出產更好。黃山的茶葉，遠非杭州龍井所可比擬；還有黃山一帶出產的徽州雪梨，也勝於市上的雅梨多多。可惜從前交通不便利，不能多量運到外地，以致一般人都不知道。

石橋與牌坊

現在杭徽路的終點歙縣站就在縣城的西門。一到歙城下車，最使你注目的，就是那橫亙在練江上的太平橋。這是一座很長的石橋，有十三個橋洞。橋西首還有一個古蹟——太白樓，據說李太白曾在這裏飲酒吟詩。你在月夜，獨步橋上，可以看到那月光灑在鱗波般的水灘石子上，清澈閃閃的反光，襯着倒映在水面的橋影塔影，是清幽極了。

在徽州四鄉，到處都是平闊的石板路，到處都有那富於東方藝術美的石橋，這些石橋的年齡都

遠在民國以前，建築的堅固，形式的偉美，使你要對那般高唱着中國沒有物質文明與鄙棄中國建築工程的人們起一種懷疑的。

與石橋互相輝映的是那建築在大路上的石碑坊，這是與石橋同樣為徽州地方特多而很可玩味的建築物。據鄉中父老說，石橋大多是地方上富人行善捐資建築的；而碑坊則是地方上出了功臣、賢士或貞婦、烈女、孝子……之類，皇帝賜造以揚美德的，由此可推知昔日徽州文物之盛。

煙賭戲

徽州人雖有勤苦堅忍的精神，但是徽州地方卻充滿了衰敗沒落的現象。這就是說徽州地方有煙毒的瀰漫，賭風的狂盛，兩年前，更蔓延着紅毒（紅丸）地方上一般青年子弟，都染着紅（紅丸）黑（鴉片），終日裏鑽在賭窠煙館裏過生活。最近因為當局的嚴禁，紅丸似乎絕跡了。但是鴉片和賭博，我們在鄉時，還是到處可以見到，試探究煙賭流行的由來，原因雖多，但我以為徽州地方迎神、賽會之多，實是其中最大的原因。徽州地方每年農事完畢時節，各鄉都要循例舉行酬神賽會，有汪公神有大王、二王，還有數年一度的水遊旱遊（賽會名稱）靈山六月二十四的雷公誕辰，潛口六月初二日出會，都是極盛大的神會。每次都要聘請做徽戲的戲班子來演戲。雖然社戲是農村中一年勞動收穫後應有的大衆娛樂，大家可以藉此來調劑一年來疲勞的精神，但是因演戲的機會就有好些無聊少年混在賭棚裏，染着賭癮煙癮，葬送了他們的終身。

手巾黨

徽州地方每年既有很多的社戲，在戲場中打架鬧事就是很平常的了。地方上一般無聊少年都學會了幾套拳術，呼朋聚類，每逢一個地方有神會在演戲，他們都要趕到的，尋仇闖禍，開口罵人，出手打人是他們的家常便飯。走路時，不論冬夏，臂上總披着一條大毛巾，號稱「手巾黨」，他們到處可以立刻嘯聚數百人或數千人，他們與本地一般手藝的小工「江西佬」好像人人都有世仇似的，所以「手巾黨」與「江西佬」爭鬥而鬧出人命的事是常有的，雙方都不報官，事後或賠償議和，或重振旗鼓再來打架，在早幾年，徽州各地都能隨便看到。去年我們回鄉，據親友們說打架的事這兩年已漸漸少了。

徽州農家少年，差不多人人會耍幾套拳術，他們的老師，有兩個大本營，一是河田的小四；一是田干的謝氏兄弟，據說兩方都有精深的拳術，而且門徒都有五千人以上。

尾語

徽州地處萬山中，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現在公路開闢，有一日千里之勢，交通漸便，而黃山風景之勝，更可吸引多量外方的遊客，那麼現在徽州的一切社會風俗、人情、文化、道德……正在加速度的變遷之中，這是可斷言的。

肇慶

廣東省立一中高中

區偉乾

當你聽到老人家說「端硯是最好的墨硯」的時候，你總會聯想到產端硯的端州。牠的別號叫做肇慶，是廣東省的一個小城市，假使你從廣州到廣西省的蒼梧，那麼，當你所乘的輪船走過了羚羊

峽的時候，便會聽到船夥拉長嗓子的嚷着肇慶肇慶（這是爲到肇慶的旅客們提醒的）你便把你的眼睛從窗裏射出去，就看見牠很安舒似的躺在水濱上了。

肇慶的交通雖然很便利，但從外省或廣州的貨物運到廣西，可一直的運去，無須在肇慶停留，所以商業不能很繁盛。爲了這個緣故，牠便沒有大都市的那般奢華與淫樂，而成爲一個安靜和古樸的小城市了。我很愛牠——愛牠的安靜，愛牠的古樸。

十日的寒假，我都在肇慶的懷裏生活，現在把所得的印象分別寫出來吧。

街市素描

我們離開輪船上陸，便看見一條很長的士敏土馬路，前面臨着滾滾的西江，北面靠着一排新式的兩三層樓的商店，甚麼旅店，茶室，飯店，統統在這條江濱路上，彷彿有點像廣州的長堤；向北走去，便是天寧南路和正東路，是商業比較繁盛的馬路。來往的人，除了極少數受了大都市奢侈化而塗脂抹粉的少年婦女外，大都衣穿是很樸素的。再從正東路西行，便看見未折燬的城牆，城道中間植滿了青的樹木，鋪上三合土，稱做環城路。城裏有城中路，是肇慶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許多中學校和縣政府都在那裏。南門外靠着江邊有很廣闊的飛機場，廣龍綫的飛機，常在那裏昇降；場東是南溪路，妓院、賭場、煙膏公賣處，統統集中在這路上；其他的馬路和小街巷，商店很少，可稱做住宅區吧！

肇慶的電力太弱了，別說大風扇（吊着的）推不動，就是電燈也時明時暗。

汽車在馬路上不大多見，因爲這裏的汽車只是來往郊外的鄉村的，所以在市內只好坐坐人力

車罷了。

市民游覽的園地

肇慶真是連花錢的地方都很少。這是由於多數「勤儉」的市民所做成，他們辛苦得來的金錢，除卻消費於「衣食住」外，便把餘多的儲蓄起來，對於到娛樂場的花費是不大願意的。從前的大戲和電影場，只是極少數的有閒階級和一時高興去「嘗試」的人走進去，長久起來，總是賺不到錢，所以沒人做這種事業，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間固定的戲院。市民早晚有空的時候，多是往公園散散步，吸些新鮮空氣，或是到圖書館看看書，他們便算滿意了。計這些公共場所有下列的幾處：

肇慶公園：這個公園在天寧北路，花園酒店對面，面積雖是小小的，但四周都是池塘，夏天滿園充着荷香，清快得很。園內樹木很繁密，美麗的桃花在樹梢頭露着媚媚的微笑，怪陶醉人哪！魚池的石砌上，站着一個觀音的塑像，園東的一角，建上一座石柱綠瓦的中山亭，一具播音筒掛在簷下，但總沒有音樂的聲音播出來，大概是用來點綴風景的「靜默」播音筒吧！向南穿過一條滿植垂柳的小堤，有一座小樓子，樓上是一民衆圖書館，「地下是辦事處和「閱報室」，室裏除一份上海的申報外，其餘都是廣州和香港出版的。關於圖書館的藏書，也算得豐富，可惜雜誌卻寥寥無幾，即使有幾份也是幾個月前的過時東西。

龍頂崗公園在市西的一個山崗上，繞着綠陰深深的士敏土斜坡山徑跑上去，便是一個平頂的廣場。一望之間，把那些稠密的屋宇，遠村的炊烟，如熊如虎的七星巖，矗立江干的崇禛塔（這塔在景

福西路，高九層，明萬曆十年副使王泮所建的。莊嚴闕麗的披雲樓，和江上往來的船舶，都收在眼裏了。建築物也很適宜，從山麓到山頂，沿路都有士敏土椅，花架，木亭，給遊人憩息。崗頂除兩個士敏土的小亭外，還有很美麗的「陟謁軒」，是縣人余漢謀先生建的；誰都知道陟謁是詩經描寫孝子行役思念父兄的一篇，這個「陟謁軒」的命名，就是取這個意思的。亭側有石灰三合土塑的「蘇武牧羊」，高可五六尺，披霜冒雪，皓首長鬚，莊嚴偉大的臉孔，藏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好像表示他留困匈奴十九年如一日的堅決，他對於國家這樣的忠節，是很值得敬慕的；那些屈身降志，賣國求榮的漢奸和他碰見了，不知怎地羞慚到無所自容哩！

公共體育場是肇慶公園的北鄰，有許多機械運動的設備，同時也有排球場，絨球場，和籃球場。到那裏去的多是小童和青年學生。

民衆教育館在正東路末端，是由從前的學宮改做的。有音樂，檯球，象棋等小玩意。同時附設民衆圖書館和民衆學校。每天下午都有很擠擁的民衆。

巍然屹立在環城北路上像城樓建築似的披雲樓是肇慶著名的古蹟，地勢峻峭，與龍頂崗遙相對峙。聞說這樓是宋政和年間造的，後來經過許多次的兵燹便頹圮了。現在從新建起來，改做披雲樓圖書館。我有空時逗留在那裏看書；城下婦孺的歌謠聲，常常送進耳來，卻是別有風趣的。

巍峨的「七星」

七星巖是肇慶近郊的名勝，每年外來的遊客是不不少的。我們在肇慶公園便看見牠淡青色的輪

廓，再從星巖公路走上半點鐘便到了。所謂七星岩就是石室巖、屏風巖、閩風巖、天柱巖、蟾蜍巖、仙掌巖和阿坡巖。現在把牠們分別略說一下。

石室巖南北都有個大洞口，裏面是黑黓黓的大空洞，從左面走進去是黑巖，巖石的性質是碳酸鈣(Calcium Carbonate)。牠所做成的石鐘乳(Stalactite)和石筍(Stalagmite)成爲種種的狀態，有些迎面撲來，突屹猙獰，像魔鬼一般，很是駭人的。黑巖口有石鼓石角，石鼓擊時因受空氣的震動，便發出像震鼓般的聲音，石角吹起來，也像吹角似的震天價響着。西面缺口較大，有點光綫透進來，璇璣臺和觀音石像在那裏，像上石乳紛攢，形如飛雀，土人叫牠做「百鳥歸巢」。石室巖前有一座很莊嚴的古刹，叫做水月宮，是明總督熊文燦建的，殿裏有二三十呎高的銅佛像。側間已傾圮了，現在闢爲星巖公園。

屏風巖在石室的東方，南麓有朱梁二先生祠（是紀念學者朱鼎父和梁節庵的）和純陽觀；從紆迴曲折的石級上到巖中部是三仙觀，明萬曆十八年總督劉繼文建的；再上是玉皇殿，明萬曆四十六年建的，這裏地勢非常高峻，看不清楚地上的行人了。

閩風巖是屏風巖東邊突起的一個高峯，是從玉皇殿攀登而上的，這是七星巖最高的一個可到的地方了。

天柱巖在石室巖的西方，峭削像柱一般，南有大鑿寺，跑上去有元虛洞，洞南有遺甃，不知是那個時代留下來的遺物，縣人相傳是「羣仙搗藥處」。

蟾蜍巖也是在石室巖的西方，和天柱巖距離很近，四面都是洞穴，西麓有屈人巖，持燭火走進十

來尺的地方，有很深的小潭，叫做龍媪穴，相傳是有怪物的，可是我也沒有進去逛過。

仙掌巖在蟾蜍巖西，頂上很平坦，上有擎蓮寺。

阿坡巖在石室巖西北，東麓有雙源洞，洞口高八九尺，裏面地方深廣而黑，深約百丈，通至北洞口。

鼎湖名勝

肇慶最好的風景要算鼎湖山了。

這山在市的東北，乘汽車由公路可到山麓。但這裏的汽車像跛子似的左顛右倒，不如乘電船還舒適一些。

我們從羅隱涌登岸，看見一所大亭子，題着「是岸」二字。通過了便是公路，行不多遠，有「挹光亭」對聯寫着：

大路一條，到此齊心向上；

好山四面，歸來另眼相看。

在亭裏休息了一會又走了。丁丁冬冬的水聲漸流得很起勁地，像從柔和甜蜜的戀歌奏到雄壯慷慨的進行曲一般，我們的精神當然隨着興奮起來，但林木很稠密，看不見發聲的所在；耳聞泉聲，目看綠葉，一直走到香界橋，我們便在綠陰深處的幽徑中發見流水的溪澗了。再過了寒翠橋和半山亭，泉水更急激一些，打倒鱗峒的礁石上，便濺起雪白的水花來，像珍珠似的可愛。

我們沿路談談笑笑，話東說西，不覺來到山麓了。從石級曲曲折折繞着山坡走上了十幾個灣，慶

雲寺居然把我們的去路阻住了。一位老和尚合攏着手向我們說聲「阿彌陀佛」便邀進寺去。法堂佛殿都很寬敞莊嚴。百幾十間的房子蓋在一起，是給遊人和進香客住宿的。那班「禿頭大師」在正中的「大雄寶殿」很有次序的站在木偶前敲着丁丁噹噹的鐘聲念經。

「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

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

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

候門不許老僧敲，紗窗也沒有紅……我的朋友不知怎地高興，念起昨天才看過那本西廂記的「鬧齋」來！我不覺笑了出來，他便停嘴了。

「這又不是普救寺，難道也會找到紅娘出來不成？」我打趣着他說，他微笑地看着風景，便拉他跑出來，取道東下，聽到轟隆轟隆的水聲，我們像加速度似的越跑越快了。到了「觀瀑亭」，看見珍珠組成似的水簾，從百來尺高的峭壁飛下來的瀑布，象徵着一個清潔的雄渾的大詩人，我們心裏覺得無名的快樂。

「美哉大自然！」這句話不由自主地從我嘴裏吐出來。

瀑布的水瀝到一個坑中，便成了一泓深碧的飛水潭。兩旁有男女更衣室，是供給游泳的人使用的。樹木蔽日，潭水澄潔。實在是一個最合理的游泳場，人間的「消暑殿」了。

這個小城市除了縣立和區立的小學校外，還有五間中等學校，教育算有相當的發展，可是受着經費的限制，總不能達到完善的地步——這確是一件憾事。學生不消說是本縣占最多，但從附近各縣的農村來的也不少，所以大都很儉樸。上面我曾經說過，城中路是本縣的文化中心，省立七中、省立四師、縣立女中，和私立海星中學都在那裏。散午課的時候，四個中學的學生一齊回家食飯，便像蟻羣蜂隊一般把全條城中路塞住了。

現在把這五個中學的沿革和現狀略說一說：

省立七中：這校成立於清光緒三十一年，由肇慶府多齡太守把兩廣端溪書院設辦肇慶府中學堂，民國成立後，取消「府」的名稱，改稱為廣東省立肇慶中學校。民國十四年，改做省立第七中學校。十八年增辦高級中學，二十一年又增設高中農科。這校的圖書儀器，本來是很豐富的。「棧天閣」四壁都是名人石刻，古籍二百餘箱，多是從前端溪星巖兩書院的珍本。但民國十二年一月間，聯軍由廣西入粵，在肇慶開戰，學校當作兵房，所有儀器已被兵士蹂躪得不堪設想了。到了聯軍進據廣州，西江為沈鴻英佔領，沈部張希斌旅在校駐紮，丘八一至，可憐焦土，「棧天閣」被燬了，二百箱的圖書變做了紙灰飛揚！這一場兵燹是肇慶文化空前的浩劫啊！

省立四師：這校成立於紀元前六年，由清廣肇羅道蔣式芬創立。從前是廣肇羅中等實業學堂，民國二年改辦甲種農業，名為廣肇羅甲種農業學校；十年秋季，改辦師範，稱做廣東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近年增築許多校舍，頗有可觀。現有高中師範、鄉村師範、初級中學，和附屬小學四種學級。全校人數在

五百名上下。

高要縣立中學校：這校在北門城外，前面是一個很大的魚塘，風景很好。牠的前身是「星巖書院」。清光緒三十二年，改辦高要師範傳習所，明年改辦肇慶府法政宣講所，又明年改創為縣立中學校，班級分春秋始業的。去年新建校舍和「漢謀圖書館」，想是到了進展時期了。

高要縣立女子中學校：從前叫做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民國二十一年因為初中廢了師範科制，才改稱做女子中學，現有初級中學，附屬小學和幼稚園。

私立海星中學校：這校的面積很大。因為牠是外國教會辦的，所以校舍建築，花木栽植，都是洋化了。從前是會辦專修科和小學校，後來專修科停辦了好幾年，民國二十一年才在省教廳立案增辦初級中學的。

名貴的端硯

從前所謂湖筆、徽墨和端硯是同為士林所珍貴的，但是現在物質進步了，端硯也只好當作古玩罷了。可是牠的特性是值得讚美的，牠是產生在肇慶羚羊峽的水巖裏。水巖有四個巖洞，聽說以西洞所產的最名貴，石質秀嫩細潤，質剛而堅，很能發墨，無論天氣是怎麼嚴寒，端硯上的墨水是不會結冰的，但是真否，我還不會實在知道，因為我們在南方沒有機會看到天然的冰雪的。

其他

「裹蒸」是肇慶特有的食物，到肇慶的不可不喫一頓。做「裹蒸」的方法很單簡：先把材料調

好油鹽的分量，然後分做三層，外層是糯米，中層是脫了壳的綠荳，內心是豬肉——也有用他種肉類或臘味或海味做餡的——然後再用粽葉包裹，用草細縛着，放到鍋裏炊熟，熱烘烘的，很是好喫。

政府雖然是改用陽曆了。但市民受着數千年來風俗習慣的影響，對於陰曆的佳節，仍舊是不能忘懷的。像清明的「踏青」，端午的「賽龍舟」，七夕的「女兒乞巧」，中秋的「賀月」，和重陽的「登高」等風俗，現在還是很盛行，對於舊曆的元旦尤其看重。舊曆的除夕家家都打掃得很潔淨，門前貼着輝煌的「揮春」，宰雞殺鵝的聚飲，叫做「團年」。關於「揮春」的內容，有些是很諧趣的。像「花開富貴，竹報平安」，「三羊啓泰，萬象回春」的一類聯語是最通套的了，但有些是用嵌字，或是用「典」的聯句，像「濂溪衍澤」，「虎射風威」，「派衍眉山」等，只是姓周李蘇三姓才可適用，算是別有趣致的了。

「元旦」的一天，商店統統都罷市的。這幾天裏，鄉村的農民組成一個「舞獅」的團體，到市裏打着振天價響着的鑼鼓金鏡，表演「舞獅」的技術來慶賀新年。來往的人們，碰到了相識的朋友，便滿口說着「恭喜發財」的恭維說話。還有那些穿起新衣新袴的小孩子們，更是歡喜欲狂了。

成都

成都縣立中學

亮 癡

「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長是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去碧波中」的九里三分的成都，素來便被一般騷人墨客所垂盼，城內的繁華，也是常常被人注意的。所以杜甫有「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的句子。要是一個外省人進川，經過巫山三峽的時候，必自認為身入蠻荒之地。

了誰還料到這樣好的洞天福地呢。但是你一走進成都城一望無際的平原，肥沃的田地，繁華的街市，巍峨的房舍，定會使你眼花撩亂，不知置身何處。近來的成都比以前愈進步了，竟有「小巴黎」之稱。

成都的圍城有二十多里路長，是用火磚砌的，當你走到城牆邊的時候，會令你不禁的肅然起敬。莊嚴而寬闊的城門，堅固而高大的城牆，都能使你記憶牠前代的權威，少年時的威風；城磚之重大，一人至多只能挑四個。自民國以來，時常都有盜城磚的。現在成立了一個城工會，修補城之缺廢處，並看守城磚。由新西門到南門是一帶傍河的圍城馬路，城上全是用粉筆書的廣告，一筆內可以容納十多個人，這條馬路在二三月間擁擠不堪，因為在西南角上便是青羊宮。每年舊曆二三月都要在那裏舉行一次花會，城內的商號及各縣的名產，都要到那裏集中，成一個臨時的市集，城內頂熱鬧的街市也
不及他。而都人士女都非去逛一下不可，就是外縣特為趕花會而來的也不少。在那裏，房舍全是臨時用篾笆在田內搭起來的。趕花會的汽車由南門而出，人力車及步行者出新西門，都沿着馬路而行，至城的西南的角端入場，沿途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龍」，車子可以說是行不動，雖然人行道同車道是分開的。人在場內行走，全是摩肩接踵的，氣也換不過一口。場的西端便是青羊宮，巍峨的廟宇，能攝住你的注意力，鐘磬之聲不絕於耳，三尊神像端坐於香煙繚繞之中，無數的善男信女俯首地面，籤筒噹哩嘩喇地響個不停。神畔有兩個道人，一面敲鐘，一面口內嚕嚕嚕嚕不知念些什麼。神殿的左右各有一隻銅羊，無數的小孩子在那裏撫摩，據說：「身上在那一部份有病，便去摩銅羊身上的相當部份，病便自然會好。」摩一次給道人一個銅板。上面的神像，中間便是老君。花會的由來都是因為老君的誕

期，各處來燒香的太多了而集成的會。但現在來趕花會的——除少數而外，目的都在玩耍和買物件。現在花會的名稱，政府給改成全省勸業會了。會場的南端，便是花圃。奇花異草，無所不有，一堆一叢的緊靠着路的兩旁。每一個賣花人都把他的花所佔的區域，稱為甚麼圃。在這個花徑上，人卻少了，可以悠然慢步，吐盡一胸悶氣。紅花，綠草，粉蝶，黃鶯，幾步一轉彎。微風輕輕地送些香來，將衣袂飄飄地吹起，煞是有趣。花圃雖然不大，然而走起來卻處處有新徑，好像有多大似的。圃的西面便是跑馬場。緊靠着便是百花潭，流水悠然，平靜澄清，有如玻鏡，上面雖有橋，但狹窄不能行，婦女多乘車橫渡。對岸便是康莊，係廿八軍軍長鄧晉康之花園，內面也還可觀。會場內又有擂臺，係全省英雄比武之處。城內的著名的戲園，也都移到場內來了。在遊倦歸來的途上的人們，大多數都拿着一個紙的風車，以為到過花會的標幟，沿途五色飄動，呈現出一種太平景象，誰還記得起川北的難民，榆關外的義軍！

由青羊宮向西走，有一座高聳雲端的望仙橋，相傳是神仙們來與老君祝壽必經之地。站在橋的頂端一望：遠遠的天，全覆在樹梢上；平靜的四野，時時有一陣雞鳴犬吠的聲音，車輪子陷入泥中的尖銳的聲音，牛馬項下的鈴聲，從耳傍掠過。橋西約五里路便是草堂寺，我常從外面經過，始終沒進去過一次，外面是一色的短牆，掩映樹中，離大路約有百步遠。「苔徑臨幽竹，茅簷覆落花。」是杜子美所至之勝蹟。據說：內面還有杜公祠，名聯佳句，隨處皆是，美不勝收，甚至竹上也用刀刻成了一首首的詩，習以人日（元月七日）往遊，能詩者皆必題詩一首以為榮。

浣花溪在百花潭的上游，相傳杜子美的住宅便在附近。溪傍城牆，清流宛轉，水清見石，人影樹身，

倒入其中，悠然蕩漾，舊俗四月十九日稱爲浣花日，都人士女均靚粧艷服傾城而往，乘着小小的畫舫，鼓吹其中，順流而至百花潭。現在這種風氣雖然還在，但已不如從前了。

出南門約數里路，便可望見柏樹森森的武侯寺。內面有劉備的皇墳及塑像。武侯的像，五虎大將的像。淒淒碧草，映着晶瑩的石階，一陣陣的鶻聲，透進耳膜，望着綸巾羽扇的大英雄，回想他已前的事功，及其苦心孤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傷心語，不禁愴惶欲絕地聯想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句子。現在的武侯寺已殘破不堪了。一些名聯，都被一般人當做柴燒了；別無可觀，只足以供人憑吊而已！

華西壩也在南門外，在這兒全是洋人的範圍。內面有一個高中同一個大學，及一些洋人的住宅。鄉村的野景，襯托着一堆堆的洋房。路旁全是用剪草機剪平的柏樹同青草，與柔條千縷的垂柳。每當曉風殘月之際，徘徊其間，情思悠然，多起超人之想。巍峨的鐘樓，高聳中央。樓畔有兩個池塘，背着深綠色的環境，人跡罕至，情人多借此以作情話之所，遂有「戀愛池」之稱。寄宿舍星羅棋佈，女生的宿舍被稱爲「阿房宮」，宮內學校當局特爲其主人公置有花瓶及零星的擺設物。華西壩雖是外人的範圍，但在成都的外人卻沒有像外面的外人敢蠻橫無理，這也許是交通的關係吧。

望江樓在東門外，平時很荒涼，除了自命爲騷人墨客的及初到成都者以外，人們的足跡都少有。走到那兒，但端陽一到，荒涼之地頓成繁囂之所。奇花異禽，草木台榭，與士女們的點綴，真是無限的風雅，無限的美趣。出東門過安順橋，沿江而行，路旁的斜坡上有一個奎星樓，聽說是張獻忠所建的，現在

年久失修，僅存頹牆破屋，供有心人嘆息而已。再往前進便是望江樓。當未進門之前，擁擠不堪，香氣如霧，粉汗成雨，遊人之盛多於道旁之春草。內有薛濤井，井旁有一碑，書有「薛濤井」三字，字跡勁秀，不識何人所書；碑旁有一柏，青翠欲滴，高可參天。相傳此井爲薛濤造松花箋所用，僅白紙放下去漂染一下，拿起來便成了天然美麗的松花箋。井中的泉水，清幽多味，用以烹茶，較一般的水有一種天然的雋美的味道。要是玉川先生要作成都的茶經的話，這兒的水是必須列於第一的。以故一般高人雅士都喜到此品茗。不數步臨江有一樓，卽望江樓。樓雖不高，但是登樓憑欄一望，高山怪石，都好像被着一層黑紗隱約可見。江波浩渺，起伏不定，一陣陣浪花，拍岸捲來。沙灘上倦臥着點點的沙鷗，時而一陣槳聲，驚起了牠們的美夢，便輕輕地從天空掠過。遠處水天一線的地方，可以望見孤帆遠影，由體而線，由線而點，被吞沒下去。這真是一幅天然的好圖畫。多數的送行人，都借此樓以望行者，此樓雖小，卻能載得起古今無限的離愁。樓內黏貼的離詩別賦觸處皆是。

皇城在成都城內的中央，大小可當外縣一大縣，城之莊嚴雄偉，不減於成都的城。正門的前面一條街，還有三座大橋，橋的左右有大石獅一對，高約丈餘。緊貼着正門有一座「爲國求賢」的牌坊，在牌坊與大橋之間一條街，全是賣牛肉的清真教門，人們呼此處爲「皇城壩」。皇城内現有幾個學校。正門上有「國立四川大學」六個字，川大住的是正殿同內苑，我可沒進去過。少較年長的人會指給你看：那兒是斬趙爾豐的地方；那兒是民初川軍圍攻滇軍陷城的地方。城內亦有居民，惟房舍頹廢殘毀不堪，到處皆是菜園，加上新建的矮小的草屋茅舍，與雞犬的吠聲，村婦洗衣相罵的噪雜聲，誰還記

得這是皇城呢？回想當年「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岷山。」的盛況，與現在禾黍離離的景像相比較，滄桑之感，不禁油然而生。在城的北面有一煤山，為軍事所必爭之地，前年廿四九兩軍巷戰，在此衝鋒，不知死亡若干，附近人民之遭其災者亦無數。戰後皇城内所挑出之菜，全有血痕。荒塚累累，彈痕處處皆是，人行其中，好像有無數鬼哭神號的慘景現在面前。

少城公園為成都人每日散步的好地方，公園在成都倒有好幾個，森林公園北城公園中山公園等等，但都不及少城公園。每當夕陽西下，或晨光初破的時候，遊人們攜子帶女，扶老攜幼，或情侶雙雙，徘徊其間，由正門下橋便是絕大的公共體育場，有打網球的，有打足球的，有射箭的，中間自行車往來如鯽。辛亥保路死事紀念碑，巍然獨立其中。進通俗教育館，繞過兩個壩，便是荷花池，夏天這兒是遊人集中之地，沿着池的旁邊，種着嫵媚的桃花同嬌柔的楊柳，雖然在夏天桃花已經開過了，但牠的葉子也夠人玩哪，石凳，石桌，雙人椅，散漫地置在柳陰下。池中全是田田的荷葉，以及亭亭淨植，含羞欲語的荷花。池的中央有個噴水的觀音，水線四射，微波蕩漾，池中尤多小魚及烏龜。涼風徐徐的由柳梢漏下來，坐不上多久便會感覺到涼爽的味兒。池週的幾樹芭蕉不停的搖曳，遠遠好像是翻飛的蝴蝶。時兒又有一陣「紙煙瓜子」之聲送來，沒有錢到青城峨嵋去避暑的，這兒便是絕好的避暑地。在每年九月通俗教育館都要舉行菊花會，佳種甚多，美不勝收。通俗教育館的左面是成都市圖書館，內面舊書甚多，除去國內幾處著名的圖書館外，恐怕沒有能及得上的了。在公園內有許多大銅菩薩，這是楊森在各縣移來化銅的。

春熙路爲成都商業的中心，最繁華的街市。寬平的馬路，高大的樓房，紅男綠女遨遊其間。各商店之銅鼓聲，留音機聲，幾乎震破耳膜。在晚上尤爲熱鬧，紅綠的電燈，閃爍不停。春熙舞台用電燈排成的廣告，耀人眼目，中山銅像幽靜地站在空中。路頭的「金剛」姊妹花」等廣告，在電燈下尤爲清晰。每當電影或戲劇演畢之後，車夫們爭搶雇主的聲音，頓時震動天地。在歸途上猶可聽見人們觀劇後討論的聲音。路頭賣報童子慘裂的呼叫聲，常令人起憐愍的慨嘆，尤其是在冬日的深夜。成都的汽車，除了長途車外，沒有公共汽車，全是軍人們的汽車。在街上加足馬力的開行，壓斃人是常事，至多給你十多元的卹金，甚至掉頭不顧而去。軍人們的公館外面都有武裝兵士守衛，記得有一次我走陝西街階上過，俯頭沈思，未及注意，忽聞大叫一聲道：「站下去！」我連忙走下階沿一看，原來是某旅長的公館門外站的大兵，惡狠狠地向着我。至一般文官政客的公館門外，則貼有一張「某某軍軍長令，此係公館，禁止住兵！」在四川一個團長都有很漂亮的用大兵守衛的洋房，甚者還有汽車，石肇武的肇第巍然傲立，據說吳佩孚見了爲之咋舌不已。他們的房子大半都是利用公地建築起來的。

看過了春熙路，再走到獅馬路去，那真有天壤之別，在這兒連外縣的鄉間都不及。全是一般窮人的棲息所，屋破牆坍，連風雨也遮不住，但能有此房子住者已算幸福了。

少城原是滿清時滿人所居之地，一條街的兩面，隔不多遠又是兩條相對稱的巷，好像蜈蚣的足一般。巷內的兩旁多種有樹，清幽極了。住家者多在此。

成都的學校，都是倚靠着軍閥生存的，甚至畢業須由軍部裏發憑照，教育廳幾等虛設。

成都的食品，是全川聞名的。如稷雪之麵食，守經街之包子，稻香村之餅子，鼓樓洞之蒸牛肉，洞子口之涼粉，荔枝巷之水餃子，東馬棚的太太豆瓣，北門外之麻蓮豆腐，振豬樓之飯食，都是著名的。至於姑姑筵之飲食，則天下均聞其名。

末了用李白的兩句詩來作個結果：

「九天開出一成都，

萬戶千門入畫圖。」

揚州

老丁

「呵！一個小地方！」當我說出揚州這兩個字時，你且慢這樣喊。

揚州雖小，可是具有大都會的風味。

你只站在那十字街頭一看，這時來來往往的車子及行人已包有全揚州社會的人物。

前面一輛噴漆包車，走起來鈴子響也不響，只是橫衝直撞的跑得飛快，後面跟着個佩手鎗掛皮帶的兵士，這定是掌握揚州的一等大官；十個有九個半是猜對的。

「啊！這也是掌握揚州的一等大官嗎？」

你原來看見一位女太太坐着橫衝直撞的包車，後面也跟着二位兵士；然而你猜的正不錯。她也是個一等大官，你不必驚奇。她雖是揚州一等大官的太太，也許還不是太太，她行使職權的時候，是在

枕頭邊，只要她在枕邊說一句某職員不好，某事不准辦，這個會比上峯命令還有効力一點。

這一輛鈴子喇叭鬧得烟霧障氣的黃銅包車，無疑的是揚州的富紳大賈，一個商會裏的大委員；你可莫小看，他會記得小時候爲了什麼事已忘記了，到各商店去募捐；我們那時興致很高，碰釘子是滿不在乎的。可是各商店皆一文不出，任你說得唇乾舌燥，也不能打動他們的心；他們只有一句話：

「我們不能亂捐給你們，我們是有商會的。只要商會有命令，叫我們捐一千，我們決不拿出九百九十九。」

你如看見一個穿舊長衫文質彬彬的人，或者穿着盤腳學生裝的，這都是小學教員。呵！你留心一看，真多拉。這使你有點不相信的，確不少，這些小學教員是揚州的特產；恐怕比學生還多些。

你還是到前面走走吧，十字街頭的景象是永遠看不完的。不過像你這樣賊頭賊腦的呆看，警察會把你當做嫌疑犯抓到局裏報功的。

向前第一個引起你的奇怪的我，想定是你遇見了三個謝馥春。這不算呢，你再走走。還有新謝馥春，老謝馥春，真謝馥春，再加上大馥春，謝馥香，更使你弄得頭昏眼花，索性你且不去看店名，還是看看街上景物吧。

假使你看的時候是晚上，這時候街上更熱鬧。各家店內的無線電收音機皆開了，夾着人聲，吵得不亦樂乎。每一個裝無線電收音機的店家門口，只見一圈圈的人；他們靜心聽的也有，評論好壞的也有，看熱鬧的也有，你若也參加去聽，你只能聽見些婦人喚小孩子聲，黃包車夫吆喝聲，第一還是你的

腳站穩些，不然你會被擠到牆角裏也說不定。

這些人日間各司其事，所以日間街上總清靜得多。

你現在要走時，小巷子還是不走爲妙；（尤其是一條叫多寶巷的）必須要穿過時，你先把心定穩了，手夾緊了衣裳角，帽子最好拿在手裏，這樣就不會有黑暗裏突現出一張灰白的臉，伸出一雙手來搶你的帽子，或拖着你的衣裳角，低低的喊：

「先生！先生！請到我家裏坐坐，喫杯茶！」

注意歷史的人，是不會不知道有個揚州的。禹分天下爲九州時，揚州就是其一。現在揚州這名稱，已只包括這小小一城了。

隋煬帝爲了到揚州看瓊花而開鑿運河；這個世界上有名的大工程和揚州也有關係的。在江蘇選定省會的時候，差一點揚州也許當選的。

然而每年到揚州旅行遊玩的人，仍是不知有多少。

他們的目的地是在北門外，這裏是揚州風景的集中地；也就是揚州最誘人的地方。如若把揚州比做美人，那只是此地才是美人的面孔；面孔上的眼睛就是那瘦西湖。

揚州的風景僅僅乎包圍着瘦西湖。

以辭推意，這瘦西湖當然不及杭州真西湖了。

遊湖的器具只有船。一也可以步行了去，不過這樣就不能領略湖的真面目了。

只要你一出北門，這就有一大羣聲音包圍着你：

「要船吧！先生！小金山，四角錢。」

「平山堂只要一塊錢。」

這其中或許還夾着些尖銳的腔調，這就是點綴瘦西湖的船娘。她們大都很瘦，（有些像是有意用人工弄瘦的）尤其是頭髮梳得光可鑑人，緊身的衣服顯出她們是很苗條的。她們一律穿着黑衣服，這像是她們的制服，雖然其中有綢的或者布的。她們的船多是「胡調」朋友所專利的，你如糊塗的坐了下去，在路上給她的朋友看見了，和你打起水戰來，你是喫不消的。

你現在最好裝着很幽閑的向前踱幾步，慢一點也無妨；他們就知道你是老遊湖的，會自動的減了價錢，那時你可任意揀一隻清潔一點的船坐下去。船就慢慢的蕩開去，一點聲音也沒有；比母親的搖籃還舒服一點。

這時候你已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任你有百般愁思也都蕩洗無餘了。

中間是河道，左邊是城牆，右邊是一條滿植垂柳的堤道；一陣陣從河面吹來的柔風，就像是一陣鵝毛，飛吹到身上，柔軟得像綢手絹在你身上輕拂，不覺得太冷，也不太熱，只覺正適意。又像有，又像沒有；這時有些楊柳條會垂到你的船上來，輕輕的抹拭你的頭髮；你再向前看看，只見河身漸狹，一叢綠

葉已阻住了船的去路，穿過了一叢又是一叢，你疑心河要到盡頭呢。

忽然船轉了一個方向，就現出天高氣爽，使你將穿過柳梢所受的悶氣，吐盡無餘。船先穿過一座大石橋，河面刹時擴得很大；河水清得好像看得見底，微風吹不起鄰波，像一匹整幅的綾緞。你見到此情景，一定要呪自己太殺風景，剪斷了這匹綾緞；然而天天不知有多少小隊情侶剪斷此整匹綾緞呢。

這時的景物，真使你應接不暇：你要以爲自己又到一個世外桃源了。河中是一個碧草堆，倒影水中，清晰無比。

誰也不敢高聲衝破幽靜，只讓四圍不知名的鳥聲來打破沉寂。

漸漸前進，這時河面上的船會多起來；而且有幾個以前看見的船娘，輕輕以篙點水，她們的姿態真袅娜，只見那篙子抽上來的時候，她們的手一上一下的有節制的動着；那輕盈的手勢，像是只拿着一桿蘆柴，那瘦小的腰，輕輕扭着；看樣子決不像個能撐船的船娘。

轉個彎是一個地峽，到了有名徐園及小金山了。

過了地峽，湖面像一個荷花池。水面盡鋪着浮草，船擦着發出沙沙的響聲；如果有人將瘦西湖分爲內外兩湖，此地當然是內湖了。

你且抬起頭來看看，這是一座金碧輝煌的橋；橋上共五個亭子，上面蓋着恐怕僅有北平皇宮裏才有的黃瓦；迎着太陽光反照着。呵！真好看呀！上面是藍的天，下面是綠的湖；前面一帶黃色，像是藍綠之間的界限。

樂。亭子角上微風送來一陣叮噹的鈴聲，比任何樂器還動聽，和着小鳥的叫聲，奏出大自然的交響。

一旁有法海寺的錐塔，卻是一無生氣的站着。錐上已長滿了草，做了鳥們的樂窩；黃金色的頂子，已由黃而白了。身上傷痕斑斑，伴着五亭橋立着，像是一個丫頭侍奉着她的太太。

過了橋，只見無數垂楊充滿了詩意的幽靜；現在你又走到垂楊塞路的途徑了。你想：

「河總該完了罷！」

不須要轉好幾個灣這才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方；船停在一個碼頭上，你就下來，登上前面的一座山，這裏就是平山堂。

大約登了幾十個石級，便到山上了；前面是一座廟，遊的地方還在裏面。

穿過禪堂，客廳，到一個像是私人花園的地方；只是沒有河，（山上那裏有水呢。）這裏有一個天下第五泉，早已乾涸了；下面恐怕只餘些遊人的吐沫。

後面還有一座破殿，就是歐陽修的讀書處，只存四壁破碑供人憑弔而已。

你以為這樣已遊完了揚州了吧，然而你所到的只揚州的表面而已；還有許多古蹟你還沒有去過，其實那些地方已被任何人所遺忘，以至尋也尋不着了。

鄭州

鄭州扶輪中學

壽芝

沿革的探討

我一提起鄭州，你大概會聯想到春秋鄭國史地上的關係吧；——以為這地當平漢、隴海二路交點的鄭州，就是古代鄭國的故址。其實由考據說來：鄭國始祖桓公，原為其兄宣王所封，建都在今日陝西華山縣西北的地方，後因幽王時犬戎之亂，桓公寄擊避難於虢，鄭平王東遷，桓公亦徙都於今河南新鄭地境，仍名曰鄭，至秦時始改置新鄭縣，故址早成荒墟了。如今我要來噪聒的「鄭州」實為隋朝所建，在清光緒三十一年間自開為商埠的。

經濟恐慌下的商場

當你乘平漢或隴海車到鄭州，第一個印象就是新興車站的「富麗堂皇」和附近一帶商場的「巍峨繁華」，還有銀行成立的那麼多（總有十多家以上吧，這對於我們學生，只有匯款購書的便利）使你深信鄭州是個都市，是個商場。

然而，最繁華熱鬧的街道，也只有東西通車站的大同路，和貫通南北的德化街和福壽街而已；這三條大馬路恰好構成一個整齊的出頭「干」字。

只消你將這三條馬路踴躍一遍，你一定會覺得，經濟恐慌下的鄭州商場，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了。

那每家商店的門前，都有什麼「買一尺送一尺」，「不顧血本大犧牲」，「大贈航空獎券」等等的廉價漫畫掛着；同時，又各裝置了收音機，不時的高唱着皮黃崑曲，招引許多閒散的遊民，聽着，噪着，擠

着……但，他們中十之八九是無購買力的。

幾家書店也已近於破產，高懸着「一折部」的旗幟，歡迎參觀。啊，經濟恐慌下的鄭州商場，整個的充滿了不景氣！

在滋長的繁榮中

你遊過三條大馬路，覺得很有興。但是一拐彎，由德化街北口向東經過一般所謂西關驛馬大街，當你能看見那斷續的頹廢的城垣小丘的時候，你一定會覺得剛才那一幕的繁華莫非是在夢中吧；你是決不會想到牠是在滋長的繁榮的進程中的明證吧。據當地人說，原初計劃，是為開闢環城馬路而拆毀這座古城的。不過，因種種原由，一再措施，拖延到今日。

城內的市街，也只有「西大街」，「東大街」，「南大街」和「縣前街」（即北大街）這麼四條大街，市面更是蕭條得可憐！

這裏還有鄉村的風味呢，那西南或西北角裏一片綠油油的新出的麥苗，迎風搖曳，正像頑皮的孩子，招着「春姊」的來臨。

此外西大街上的教育局，圖書館，平民運動場，和民衆教育館，這四個地方，你最好不要去；因為那裏邊不但設備不周，而規模也是極其小，小到會使你發笑的。

但是就大體說來，（我還敢說）鄭州卻是在滋長繁榮的過程中——不信，那我住的天成馬路和太康馬路，都是新近用最寬尺碼開闢的；尤其是天成路，將來興盛起來，是鄭州天字一等的馬路。因

爲牠東起第一行政公署，西抵隴海新車站，長約十里餘。另外還有汽車公路，飛機航路，也都是不久以前才建設的。

總之，處在平漢隴海二路交點的鄭州，如果時局太平的話，牠的前途是蒸蒸日上，未可限量的。

最高學府——鐵部扶中

鄭州教育的落後，說來有些慚愧。就說最高學府——鐵道部立扶輪中學吧，高中完成才只有一年的歷史。

這最高學府，位居城南郊外三馬路東口。境域的狹小，卻是使牠難於發展的主因。聽說，他們開全體大會，必須假借國民影戲院；校舍和運動場也是租借他人的。其他種種設備的不周全，更不可言而喻了。

前些年，因爲辦理不善，常鬧風潮。學生又大半是路員子弟，南方人居多，所以常擺出一種不同常人的架子——衣冠相貌，舉止行動，多少總帶有幾分流氓味來。不過，自吳校長到校後，因處理有方，引用得人，經過幾番整頓，漸入常軌。近年，更因蔣委員長提倡新生活，扶中以先的惡習早已剷除殆盡。衣冠不但軍事化，而舉動也漸趨紀律化了。

至於內部，吳校長亦不辭勞苦，屢次赴京，申請路局，大加擴充。除理化儀器，圖書設備等，多多添置，務求完善以外，一所「一九三五」式的大禮堂，又將告成，真扶中學生莫大幸福也。

鄭州最高學府——鐵部扶中啊，我祝你永久不息的前進，飛奔……我願你做全市教育的先鋒。

隊，開拓使！

遊覽之地

朋友，你想要遊覽名勝古蹟，最好是乘車西到洛陽，或東到開封，這裏是不值得留戀的。但是你非惡觀光一下才不辜負此行，我也可以告訴你幾個地方：

碧沙崗即三民主義烈士祠，在城西四十餘里。內有北伐陣亡將士遺骸和遺墨，然亦無甚赫赫有名者。

隴海花園在城西南隴海道上。除設有一所博物館外，多植松柏喬木。近年又得購買門票，更使遊人掃興。

梅山位居城西南二十里許，騎小驢一時半可至。雖不能與嵩山相較，然峯巒峻秀，大有可觀。雁塔遠望殘塔孤影，煒煒獨存於城東北角，號稱千古名蹟。

鳳凰台在東城外五里許，本亦為平俗村莊中之一。因相傳鳳凰曾棲止於此，故名鳳凰台。今此台年久失修，僅存一荒蕪小丘，四面蔓草叢生，令人生「懷古」之念。又此村莊夏日荷花滿池，水稻盈疇，大有江南風味。所謂鄭州特產「鄭州米」即出於此。

孔廟和子產祠亦居城東雁塔附近。今則兩地僅存古碑數塊，湮沒在沙土之中。

豫豐紗廠牠是促成鄭州為中國四大棉市之一的發動所，地近隴海花園。內部規模宏大，組織精密，非有團體之名義，私人不得隨意參觀。

遊覽之地，我說了上面幾個。但是各地的「情」和「景」，仍然沒有一個清楚的頭緒；恕我不能再做「識途老馬」了。

「整扭」和「鬥雞」

最後我要和諸君說的，就是關於人情風俗的兩件事：

「整扭」是鄭州人口中常說的一句話。至於這兩字作如何解釋呢？簡言之，就是「失和」。鄭州人是常好鬧「整扭」的。這不但是父子、夫婦、姑媳、朋友之間，常要鬧「整扭」；就是毫不相干的人，稍微有些言語不合，意見差別，也是要鬧起所謂「整扭」的。

鬧了「整扭」以後，其結果若是一「整」再一「扭」，兩相抵消，烟消雲散，算是一場和了；如若是一「整」而不能「扭」，或者「扭」後再「整」，這就麻煩了，算是傷「和睦」了。然而隨着「整扭」來的是什麼，就是「鬥雞」。因為一傷和睦，自然要鬥，才可分勝負。你想這是多麼可悲的事，公理盡而武力興。

「鬥雞」是兩人各抱着一隻右腿或左腿，用另一隻腳跳着，兩人對鬥。這裏頭的規則，十分複雜，有時兩人還須預先商定，恕我不能盡說了。總之，兩人對鬥，誰跌倒了或腿落了地，就算輸了。輸了，就是你以前「整扭」的話是公理，也是要被武力壓倒，毫無存在的餘地。

朋友，我來鄭州雖然約莫有三年光景，但仍欠熟習，如有不對的地方，望君指教，再會吧。

開封

省立開封初中 胡守德

啊！開封，這個黃沙迷漫的古城。

他的位置是在黃河下游一個沖積的平原上，四面盡是些沙土堆，開封便建在這些沙土堆上。

這裏自古以來會做過不少的帝都，——所謂大梁，汴梁也都是他的別名。文物方面自然有可取之處，而開封自從隴海路通過這裏，現在又做了河南省的省會，更是一天一天的趨於繁華了。

我在開封住了二年之久，對於他的印象自然很深，我謹把我自己接觸到的，來告訴大家，大概也不算巧嘴饒舌吧。

在去過開封的人一定要到相國寺去走走，或許他們以為開封的繁華相國寺要佔一個位置。相國寺也不過是這樣個美名，在歷史上也算牠是勝蹟。

其實相國寺也不是什麼不好的地方：那裏面好比一個雜貨場，什麼都有。在那裏面，有說書的，唱的，卜命的，賣藥的，玩把戲的……還有價錢很廉的飯館子。——他們的目的，是在騙一般愚夫愚婦的幾個銅子。

每逢星期日，我是常和幾個同學到相國寺去玩的，到那面看看舊攤子。或許可以找到一兩本可讀而且半價的書籍。（相國寺舊攤上的東西都是半價。）同時我們可以看見一羣羣着長衫的人，各人手中都提着鳥籠，在那裏嘻笑的鬥鳥，好像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鬥鳥。假若這些閑人，都能生產，那

麼國家的經濟，不知要多增幾何呢？

和相國寺有同樣好名聲的，還有第四巷，會館胡同，五龍宮等地方，我想大家一定不知道這些是什麼地方，不用說能領受他的滋味。老實說就是開封，饗子的所在地，並且饗子也分等級，大概第四巷是一等，會館胡同是二等，五龍宮是三等吧！（這些高明的，不是我們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所能懂得的。——開封真講究，饗子也分等級！

開封的街道很寬，平平的柏油鋪的路，很直。在街上跑的有汽車，有摩托車，黃包車等等……還有一些蠕動的人們，並且在深夜裏還有一對對的愛人在人行道上並肩慢慢的行着。

開封的洋車是特別的，像上海，武漢這樣的大商埠，或許賽不過他，街上來來往往的差不多全是洋車，空地上停的，差不多也全是洋車，可是車夫都很狡滑，他會騙些初和都會接觸人的錢，到開封南關下車到城裏去往往遭他們的騙。——騙去三毛五毛是常有的事。

從行宮角向東走，可以看見那巍峨的鼓樓，很高。從此地向南或向東，都是開封頂繁華的地方，那裏有三層四層的很高的洋樓，大字號，大買賣都在那裏設着，此地是開封全市經濟的中心地。

大約到過開封去的人，一定要上龍庭去玩玩，——龍庭是古蹟，現在改爲中山公園了。龍庭是古時羣臣朝見皇帝的地方，當你登上那麼高的石階時，——五十三級，你心中至少要發生一種感想——我們中國在數百年以前，已有這樣巍峨壯麗、堂皇、美好而堅固的大建築，我們中華文化實在並不落後。

登上龍庭，你倚着石欄，可以在黃沙迷漫的空際看見那些參差的房屋，森森的樹木，同時你可以聽見喧囂的市聲，你感到像在沙漠裏一般的淒涼。

立在龍庭上，向南看，送在你目下的，就是所謂鄱陽湖了。唉！提起鄱陽湖，也倒不過是這樣的一個美名，她不過只是約有兩頃地這麼大的兩池子水，當中襯着一些蘆葦罷了。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下午斜陽西照的時候，你可以看數十數百紅綠的女人，在那裏洗衣裳，漂布，有時你高興，也可以出四五十個銅子，僱一隻小船在湖面上逗留逗留，可是至少總有一般臭氣撲到你的鼻子邊。

開封地處在沙漠上，在開封沒有好玩的地方，更談不到什麼風景。莫說他能比上江南那樣美麗而瀟灑，就是拿他和濟南比，也不知道差幾十倍呢。

齊魯公園和南關動物園在開封算是比較清靜的地方。在齊魯公園和南關動物園內只有幾株老樹，幾點花草，一座假山，一個魚池罷了。在春夏兩季，你去玩玩，還許有好鳥唱歌給你聽，小花香氣撲你的鼻，你覺得有點快感。若是在秋冬你去逗留，那你至少要感到肅殺之氣。可是你也不至於感到寂寞，無聊，假說你有錢的話，因為開封有的是大電影院和大舞台。

提到開封的教育，說句實話，在華北不算落後，大學、高中、初中、小學等樣樣都有。

河南大學就是從前中山大學改成的。牠的位置是在開封城東北隅，校舍很寥闊地，在那裏面有廣大的操場，雄壯的大禮堂，頂講究的寢室……無論那一樣設備，都不亞於其他的國立大學，只是學生程度稍低罷了。

論起高中，公立的倒有三四個，內中頂好的要算省立開封高中，此外還有河南大學附中，私立河南高中，私立黎明兩河等學校，也都附有高中部，學生都很儉樸，學生的程度也是蒸蒸日上。初中更多，差不多有三四十所，學校辦的都很好，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開封有河南和中山兩大圖書館，中山圖書館是在鼓樓上，因為他在繁華的街上，人聲嘈雜，在那裏讀書不適當，所以去那裏的人很少，可是河南圖書館卻是擁擠異常。記得有一次，我們去借書，等了約有半個鐘頭，那管理書籍的人才把我們需要的書籍拿出來。

此外還有博物館，內藏古物很多，是考古學家的好材料。

開封的工業很發達，當你下車的時候，你可以看見林立的煙筒，那裏有火柴廠，麵粉廠，蛋粉場，製幣廠等一切漸漸發展了。

總之開封這古城，總算從馬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中掙扎出來了。在我眼中開封將來有不可遏止的發展。可是他處在沙漠中，並且氣候不良，這未免不是妨礙開封發展的一個障礙吧。

安慶

安慶高中 蘇紹業

安慶也許有好多人是面生的。她是一位半老徐娘，雖然也是一座古城，但她已勉強地脫去了龍鐘的老態，而也想學着那些摩登女郎直着腰向前邁進了。

這是一座不十分大而不很小的城。面着浩浩的長江，倚着蒼翠的龍山，像西歐中古時代的宮

堡般矗立着

「安慶究有多大呢？」似乎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但我們卻在這裏常想到一個簡單而有趣的回答：「九里十三坡。」

商業這裏一向是很冷落的，說不到繁華。四牌樓——現在雖改名「國貨街」，但是她的新改的「小字」終不及她的「大名」出色呢！——這就像南京路在上海一樣，她代表了本地繁華的中區。吃過了晚飯，假若你有空，你不妨從你靜悄的室中，踱到人聲囂雜的四牌樓來，人與人肩碰肩的來往着，車和車輪比輪的奔跑着。商店裏的無線電收音機放大了喉嚨招攬着顧客，紅綠的電燈閃爍着，引誘着那班公子哥兒，摩登小姐的購買慾……夜，這夜的半老徐娘的都市啊！

吳越街，這是新的一條馬路，最近纔繁榮的。綠燈紅燈在十字路口立着，警察雄雞般地站着，檢閱來往的人和車輛，人和車似乎無休止的來往着奔跑着。小巧的糖果店，富麗的照像館，熱鬧的小吃店，……一排排的立着，張着大口，小口吞吐着熙熙攘攘的人們。

朋友，也許你是歡喜名勝古蹟的人，你一定要問安慶有些什麼名勝和古蹟呢？這是很可憐的，不像北平杭州那麼使一般人留戀向往。若翻開什麼「志書」來，開篇就是什麼「十二景」。其實還是瞎湊湊的。這裏唯一的古蹟要算「大觀亭」了。雖已失修，但還可維持舊狀。在晴明的下午，幾個相好的朋友並着肩憑着欄杆閒閒地輕輕地談笑着，眺望那飄渺的白雲，似帶的長江水鳥般的船隻，盤踞的龍山……這裏因為僻處西郊，遊人是很少的，所以靜靜地我們可以遐思着，日光將欄影點點地

秒秒地移動着，遠遠地輕輕地隨着微風送來一陣陣的市聲……猛抬頭，振風塔獨自矗立着，成爲安慶唯一的特出點。——這裏，朋友，安慶你面生嗎？來！我替你倆介紹。那，那便是安慶城塔，高矗的塔，像旗幟般指示着你，那便是你要認識的她。我將要輕輕地指着介紹給你。名勝除了菱湖便推森林公園了。似乎後者因了人們的喜新厭舊的心理還勝於前者。

「菱湖夜月」是安慶從前稱爲最美的風景。像牛乳般的月光瀉在稀疎的荷葉上面，在湖心亭上立着，晚風微拂，飄來一陣荷香，——這是很有詩意的。但這不是那些公子哥兒太太小姐上菱湖茶社吃點心所能領略的。森林公園呢？她的好處是地域的開闊，和森林的繁茂，是新的散步的所在。

學校，在安慶卻不能說少了。大學有一個，中學有十一個，小學則太多了，這裏的學生因爲連電影院都沒有，跳舞廳更不必說了，所以大多都是很質樸的。

新聞事業這裏也不能說到「景氣」。雖有皖報，新皖報，民聲，安慶晚報，民報，商報……但銷路都不甚廣，皖報算這兒最有聲望一點的，銷路比較廣一點。

這裏假若要說有工業區的話，便推西城外了。那裏有小規模的機器廠和棉花廠，其實呢，真正的商業區也要算這裏呢，四牌樓的商業是外強中乾的。到過安慶，熟悉安慶的人，他會證明我這話沒錯。交通方面，長江是唯一的交通命脈，上起武漢下到南京上海，都是靠大輪來往的；通內地的，直至現在還只有安潛太汽車路通到潛山合肥。

朋友，安慶我大致的介紹給你了。她，這半老徐娘是想學摩登女郎了。沒落的儘管沒落着，老朽的

儘管老朽，她，安慶是想直起腰，舉起步子前進了。

汕頭

李維統

一提起汕頭，誰都知道這是在廣東澄海縣境沿海的一個商埠。雖然我只住了十來日，而且又是夏天，但是也很想談個暢快。可惜知道的太少，現在所寫的只是十來日的印象罷了。

汕頭的交通不可以說不方便。陸上，有潮汕鐵路通到潮安，汽車道通到廣州等地；海上，更有大輪船往來外洋及內地各埠。——可惜航權都操在外人手裏，所以潮梅十五屬的旅外華僑都以這裏為進出口，同時帝國主義者亦以為經濟侵略根據地之一。在世界經濟未發生恐慌以前，由華僑匯回祖國的錢，真不知有多少。所以汕頭的一切物質建設，均有蒸蒸日上之勢。

糟了，自經濟恐慌發生後，由海外回來的，只有一大批一大批不名一文的被逐華僑。銀莊商店也接續着不斷地倒閉。假如，你到街上去逛逛，便有不少「此店招租」「本店結束各貨大平賣」「停工」等的字帖觸入眼簾。如此毫無外錢流入——不但無流入，反因購外貨而流出——之汕市，自殺的屢有所聞，鬧成極度的不安。

現在南洋稍有轉機了，一般喪盡天良的奸徒們又乘機詐騙人家「鸞妻賣子」來汕候船出洋。因此，市政府又有「嚴防奸徒騙詐」的佈告出現。

小公園四週石階上，每天晚上七時起，賣新舊衣服的，賣線衫襪子的，擺棋局的，賣舊書籍的，五花

八門，應有盡有，都大聲叫賣，招徠顧客。遊玩的人雖來來往往擁擠着，但大都是兩手空空不名一文。任你叫賣的喊破喉嚨，他們也不會惠顧你一文的。這樣經過三四點鐘，那些叫賣者只得嘆息着看看空錢櫃而收拾起來。

中山公園是遊人必到的地方；園裏有廣大的公共體育場，茶館，照相店……等。園的左角又有大同戲院。所以來往的人日夜不絕。可是往戲院裏去的，茶館裏坐的，購風景片及照相的，除了少爺小姐外，終究不多。——那些沒法享受這些權利的人們，除了走走四週，和觀打球外，每天都聚滿在假山下亭子裏下棋看棋。

那假山建築得很美觀，設備亦雅致。如果白天登那頂上去望望，汕市的一切高大建築便可一覽無遺。黑夜裏更可望見高高矗立的各大公司的電燈柱。假山下便是湖，曲折數里。如果要遊覽湖景的，只要肯花些錢，那裏也有小艇可租，時間的長短還是隨你的便。

若長蛇般橫臥在海唇的是外馬路，長約十餘里。中段設有濟良所，裏面住的有幾十個女子，並照有相片掛在所外，任人擇配。那些待配的女子雖住在樓上，但總不免時向窗外探首，希望男性垂青。據說這些女子都是做過皮肉生涯，受苦不過，才進此所的。

平民工藝院也設在外馬路，離濟良所不遠，所收的是孤兒和貧民。聽說從前街市上一發見乞丐，警察就把他捉到裏面去學工藝。裏面我也去參觀過，有工場裏的各色布疋及藤織物……等出售。還附設有學校，以教導兒童。設備頗為完善。但據一個住該院的貧民說：「本院因出品無銷路，外界又難

三湖遊記

孫伏園 孫福熙 會仲鳴

合著

精本實價一元 平本實價六角

所謂「三湖」是麗芒湖，安納西湖，蒲爾志湖，都是法國的名湖，據說遊歷法國的人如果沒有遊過三湖，等於不曾去過，這好比你去杭州而沒遊西湖一樣的是一個遺憾。可惜我們不能人人有遊歐的機會——然而孫伏園孫福熙會仲鳴三先生卻替我們彌補了這缺憾，他們把法國名勝的三湖帶到我們眼前了。在這部三湖遊記裏，我們可以看見三湖的豔麗，領略三湖的風光，不單是美妙的遊記，簡直是詩，是小說，是愛情故事，並且有會仲鳴先生的長序，方君璧女士等的風景插圖，劉雪亞先生的封面，從而我們可以臥遊勝蹟了。

捐款，以致我們每天除吃二餐稀飯以外，並受盡辦事人的苛刻待遇。故我等幾次欲……重做乞兒，較為自由，但苦無機會……」由此我們便可推知裏面的情形了。

汕頭對面的礮石也是值得人們遊玩的。那裏有教會辦的學校，有居民和十餘家小店，還有建築宏偉的各國使館。汕頭市政府雖曾有繁榮礮石的計劃，但是因了商業不景氣的關係也只說說罷了。

晚鐘 菊隱

我愛聽這一串鐘聲，每天
在黃昏爬上我心的時候。

它的聲音有時是悠遠的，

悠遠得像秋天裏牧女的笛子；

然而它也有嘹亮的時候，

嘹亮得像娜娜彈奏的披霞娜。

是的，有時我聽它像聽一支 *Serenade*

因為它的聲音是溫柔的，輕婉的；

但細雨裏的鐘聲卻太淒涼了，

因為它正像一個嫠婦暗自在低泣。

它來在我不會注意的時候，

好像從那雲端裏飛下一樣；

等到我知道了，它正預備走，
它臨走給我留下一堆幻想。

我愛聽這一串鐘聲，每天
在黃昏爬上我心的時候。

夜行 菊隱

每晚，

我悄悄的溜到冷清的街上，

躡着懶散的脚步，

這是流浪的習慣呢。

夜行時的心境，

是平安的，寧靜的；

假使有銀色的月光照我，

那末我更得到些撫慰了！

我愛深邃的黑暗；
我常見天邊星墜，
那昭示我最後的歸宿的。

偶而天頂落下一陣雨點，
那更是投我所好呢，
因為我麻木的神經，
正需要一些冰冷的，冰冷的刺激。

大年夜

安慶聖保羅中學

礪

成

顛撲的生活又算打了個結頭，
人們的心都浸沒在歡喜的氛圍中；
且莫管這過去的一段旅程，
是載滿了災荒，變亂，焦急，飢寒；
卻讓忠實的辛苦刻在掙扎史上。
今夜，不知是誰定下的一個輕鬆的夜晚，

沾二兩白干，三塊豆腐，
且落個消閑的痛快！
聽外面的爆竹聲響到心底，
叫人想到山水那邊還有一個家。
那街頭的乞兒哼着討錢的調子，
緊跟在人們的屁股後邊；
懷着短刀短鎗的警察，
在監視着人們的行動；
大商店的門外炫耀着最後的亮光，
破落戶的門前也點綴着昏暗的燈籠一盞；
年幼的孩子撐着蝴蝶燈沿街打口哨，
當舖的裏面擁擠着挾包袱的人。
這時也許有人在作荒唐的夢，
盤算他終年富裕的總賬；
商店的老闆掛着一副憂鬱的臉，
思慮着明年是收歇還是開張；

也許有流亡者在唱寂寞的歌，
牽掛着遠方的孩子同他的媽媽；
吃過了年飯望着田坂的老農夫，
燃弄着灰黃色的鬚鬚顯出勁幹；
可是，一聲「天地響」
突破了黝暗的星空，

雖然沒有月亮——

人們卻引起了一個希望：

辛苦的後面得開幾朵如意的花！
這大年夜就算是啓發了吉祥嗎？

新年

杭州高中

沉思

昨夜的歡笑如夢之消逝
今日孩子的嘴邊
又掛上個歡笑的新年

年歲在人心上掩過身去
你聽，門外的喇叭吹得多高
院子裏，擠滿一院子的笑

落葉成堆的點上火
火光中，各張臉都塗上光輝
像在說：「舊的都該變成灰」

可是你敢擡頭看天嗎
一堆雲，一團灰破絮

（一個雪前的中午）

這多像去年的日子
如灰色鳥翼的裏幅的
刷滿了一天的迷糊

罪惡的黑手捏死了幸運

貓頭鷹的叫在耳畔近又遠

我們可真的還沒摸出舊的邊緣

到處有陷阱，有坑

密眼的羅網張滿天

從使有翅膀，也飛不出這個險

多過一個年，反多一身債

到人生的債積成堆

一個生命就被壓乾了血水

到那一天，喇叭的聲音吹不高

不祥的眼淚代替了笑

骷髏的眼眶中長滿了草

理想和現實都燒作灰

世界變成個荒葬堆

有新年卻再沒有拜年的孩子隊

漂洋船

杭州高中

沉

思

從阿拉斯加衝來的海浪，

可帶來有漂洋船的消息，

知道漂洋船上的人歸不歸呢？

都是爲了生活皮鞭的抽打哪，

你決定要流到無邊海洋的盡處，

去在饑餓中尋找金黃的希望！

也就在那麼個白露橫江的秋晚，

古舊的木船扯上破綴的風帆，

去了，只留下一番淒冷，在海濱；

但到現在已是第五個秋天：
並不見寄回個平安的音信，
更不見夕陽中歸來的帆片。

每天的早晨聽水鳥唱歌，

每天的黃昏聽海濱鮫人的號咷，

難道你竟不愁少婦青春消逝嗎？

莫不是你已有了家，在另一海濱？

擁着新歡便忘去舊日的恩情，

把愛情當作了秋風中的蘆絨；

不過東方的回潮終會帶給你——

思婦哀怨淒涼的嘆息聲吧，

你便不該忘去了繫在纜尾的相思。

你該記得，海濱的岩石上，

有着顆不能侵蝕的鮮紅的心，

牠在等候着歸帆帶給牠溫存。

牠挨着生活皮鞭的抽打，

在饑餓中等待着金黃的希望；

問白浪叢中的漂洋船究竟歸不歸呢？

老乞丐

耐岩

呼呼的西北風裏，

一個老乞丐提着破罐，

在入墓之前與命運苦掙！

車馬如流水般掠過；

路人徘徊穿行。

誰顧得街旁這個可憐的孤影？

誰聽得街旁這吞吐欲哭的聲？

在守這沉睡的嚴冬。

悲慘的呻吟

得到幾聲共鳴？

酸楚的嗚咽

換得多少同情？

天色晚了，

破罐裏只蒙上一層塵土！

他倒在牆角處重溫一溫青年時代的夢，

稍解得現在的痛苦。

賣卜者

片鱗

街頭搖着憔悴的燈火，

憔悴的人兒更憔悴了！

他懷着虔誠的希望，

「學生，你可要拆字八個銅子？」

饑寒的叫喊織成悲哀，

他索瑟地現出極度的不安，

誰料今宵又叫不住人來！

「媽的，這不是我自己誇張，

手下的本領不是比誰都強？

這年頭可真不容易過，

脫離了災荒的虎口也難免死在異鄉！」

寒風緊括着，從黃昏到一更，二更……

強支持重垂的眼皮和雷鳴的饑腸；

憔悴的燈火快完了！他數着

僅有的宿夜費穿過小旅舍的門牆。

舵工
澤永

你苦練的手腕把持着命運的
舵工呵！
遲疑嗎？
是經不住風浪狂暴的摧殘呢，
是厭倦了你白茫茫的前路？

風又刮起了，
曳上這邁進的舵吧。
垂暮的氛圍中，
讓失望的海鷗繚繞！

別再儘向前瞧了！
回頭看那船尾後湧起幻想的泡沫；
喝一杯酒，嚷一支歌，

陪伴你的泡沫在相繼消逝呢！

太渺小嗎；
一片白色的是海與天的啣接，
在荊棘中找你的歸途吧，
故鄉的眼睛在遠眺了。

老練的雙手泛起辛勞輾磨的重繭。
心棒着過去與未來嗎？
現在——
風暴中剝蝕的桅桿兀立，
舵工呵。

賣花女

山東膠縣瑞華中學
張文麟

籃子裏提着生活，
生活常伴着緋色的花朵。

叫賣之歌飄過長街，
終叫不出買花人來。

從清早賣到黃昏，

彷彿是賣着自己的青春；

花朵是年年一樣深紅，

青春卻漸漸地斷送。

檢垃圾的孩子

衛增本

不論是晴天雨天，

走過一條巷

又一條巷，

拜訪一個個垃圾堆，

從早晨

到夜色蒼茫。

舊鴨舌帽，

拖下破布的

齷齪衣裳，

拿一根竹夾，

背一隻大的筐。

家里有病着的爸，合

瞎眼的老娘，

他們在灰暗的小窗前期待——

孩子的竹夾

開出不平凡的花樣。

檢得一雙鞋底

兩隻燈罩，

彷彿發現了一個大的金鑽，

喜悅走他心里亮，

他在垃圾堆上巡行。

踢，搗，撥，

不怕鼻眼給塵沙迷住，

一塊布，

一個破瓶，

他全收進了筐。

他全收進了筐，

從早晨

到夜色蒼茫，

讓黃狗在身後癡叫——

口嘯的急韻

在垃圾堆上飛揚。

一幅流民圖

閉封者師蕭舟

扶着老攜着幼匆匆的走，

像污濁的水流；

瘦黃的臉上堆滿懷喪，

深埋下無限的忿恨；

無比的瘋狂！

生活的鞭子揚在背後，

驅使走向這流離長途。

但那災難侵蝕的故鄉，

死咬住心尖不放。

小三子捉住爸的衣角，

仰着臉，一句話吐到唇邊：

「我要饑呀，我餓！」

玉姐兒臉對媽的臉，

破衣袖偷偷擦着腫眼；

年青人親熱的眼光互相注望。

還有被抱着的小娃娃，

張開嘴像在說什麼？

顛不倒的老伯伯，

撕着鬚鬚，在嘆息！

（去年淹了禾畝，今年又「赤野千里」）

看情景像一個秋天，

高空裏飛着一羣哀雁：

肩着破鍋，背着破筐，

在秋野外走。

（不是走，是在流！）

老的，幼的，年青的……

一個旋渦，一個浪。

他們臉上，並未表明

流向何處？

肚子裏裝着飢餓！

瘦肩上擔着愁苦！

夜車廂里

蘇州中學

金桑戈

昏黃的燈光是那麼陰慘，

這車廂里就像是另外一個世界。

夢樣飄裊着的煙圈，

混進了室人呼吸的炭酸；

寥落的旅人彷彿是幾個幽靈，

疲倦的臉上嵌着一對疲倦的眼睛。

假了窗口，歪撐着頭，

思量的什麼也許在心底翻着過去的賬，

那知道誰是喜歡，誰是悲傷？

這一羣，同時是依着一根綫進行，然而——

有的是受着生活的鞭楚而奔走，

心板上壓着一千擔重量，一千個愁；

有的是開始走向人生軀崎的征途，

還有的乘着黑暗爬進生命的末路。

那是，不同的顏色塗着不同的心。
 教人感動的是那帶着孩子的母親，
 一邊溫柔地拍着孩子的腰，
 一邊輕輕地說：「寶貝，不要吵。」
 叫賣者的呼聲沙嘶里盪着悲哀，
 「噉，五香牛肉夾麵包來！」
 昏黃的燈光是這麼陰慘，
 這車廂里就像是另外一個世界。

朝 噉

常連陞

——羅子愷先生的「朝噉」漫畫——

沉悶的長夜去了！
 天邊湧出半輪朝陽；
 噴吐出血紅的怒火；
 迸發出四射的曙光——
 射在近日的雲上：

變成緋紅的朝霞。
 射在碧青的松針上：
 更顯得蒼翠欲滴。
 照在粼粼的江波上：
 映出萬點金光。
 照在沿岸的細草上：
 更顯得嫩綠鵝黃。
 啊！初出的太陽。
 驅逐黑夜，打破淒涼！
 造成光華美麗的世界；
 ——供萬物欣賞！

烏鴉醒了！
 飛上晴空。
 大家合唱！
 合唱！合唱！

合唱着自由的曲；
合唱着快樂的歌！
大家竭力飛——
飛呀！飛呀！
飛到天邊；
飛到海上；
飛到太陽的近旁！
孩子們起來了！
乘小舟漂搖江上
漂搖！漂搖！
努力向前搖！
大家高唱！高唱！
高唱着前進之曲！
高唱着自由的歌！
大家努力呀！努力！

努力向前搖。
莫依戀眼前的美景——碧草波光；
碧草波光——都不是我們最高的理想；
更不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大家努力呀！努力！
努力划向朝陽——
那裏有青山秀水，
那裏有碧草鮮花，
那裏有說不盡的美物！
朋友們！這才是我們最高的理想。
大家努力吧！努力搖到光明的朝陽附側；
達到我們最後的希望！
朋友們！努力吧！
努力向前搖。

憂慮

吳興東吳附中

吳小武

你能否記起？

你童年底夢：

你家底阿黃給鄰家底阿黑咬去了尾巴；

洋囡囡給老鼠拖進了洞，

不知在什麼時候

在你底腦裏已撒下了憂慮的種子，

就此會像爬山虎，薔薇般的蔓延著，

在你底腦裏網下了一個像是蜘蛛網。

有一件事伏在你底將來之路；

就像是你在昏夜的森林裏，聽見野獸在嘶

叫，

一支實彈的鎗口，微笑地對住你底胸膛！

就此

憂慮在你底面前築上了座萬險的山。

你勇敢，把牠搗得粉碎，

會像一粒火把爆竹底藥線觸怒了！

眺

吳興東吳附中

吳小武

幾行樹兒像失了光彩；

熱，人像在油鍋裏的螞蟻。

樹蔭下躺着拖出舌頭的狗！

未完成的圍牆旁邊

無數的人兒在挑泥：

一擔一個，一擔一個。

街心——

幾個裸體的小孩爲了柴枝在決鬪，

兩個皺紋滿臉的老人

合扛着一根火燒過的木頭。

這正是應該午眠的時候，

兩塊斜方的日光射進我底樓。

故鄉之秋

上海中學

沈春鴻

田舍，四周是新刈的稻桿，

老農夫的心在抖，

早煙的味道是什麼呢？

被太陽曬枯了的身軀，

更彎曲了，默默地

瞅着新翻鬆的泥土又在想。

今年種稻賠了本，

鋤頭下埋去的汗珠呢？

年年把希望種在牛糞上嗎？

前幾天掛上的笑臉消失了，

還是押去了那頭黃牛吧！

老農夫的心又種下了一個希望。

殘冬

茗

青色的月光塗着鉛色的慘情。

荒蕪的田野上有寒月的柔波。

霜雪凝凍了蔓草的殘骸。

破落的茅屋描畫着凋零的陰影。

頹垣在傷感的風裏顫動。

飢饉的火燒毀了昔日村野的繁華。

老媪幽靈般的嗚咽向黑夜隕落，

悵望着跑往都市裏去的少壯的兒子。

棄於田徑上嬰兒的飢啼，

點綴灰霽黯淡的夜。

人們全像吞了鉄塊似地悵鬱；

飢餓的火消磨了渾身筋肉，

破爛的衣服掩不住污垢的皮膚，

落着一串串凋亡的淚珠，
咀嚼着悲哀難忍過冬天。

築路

吻心

用我們底氣力，
流我們底汗，
不懂得呻吟，
也不會呼喊。
我們沉默着，
臉上畫出了嚴肅，
每個人底心裏
存一個「苦幹」
肩上背着：
冷的鐵練
粗的繩，
拖動幾千斤重的石滾；

那不是輕鬆的玩意，
誰也不能歇一下，
喘一口氣，

我們走着劃一的步子，
合着粗暴的呼吸；
這是「羣」底力量呀，
忘卻了自己。
不管太陽光的曬，
風吹和雨打；
我們祇有一個信念：
「碾平了碎石子的路，
給人們走」

旅人

壽張鄉師 徐光霄

旅人呀！
你在和沙漠上的駱駝競走麼？

(我知道。你不是這個意思。)

旅人呀!

你苦皺的臉，更黑更瘦了!

(請放下行篋來歇歇吧!)

夕陽送過流水，

黃昏落在靜靜地籬邊。

(張眼四望，哪里是歇宿的地方?)

生活沒法想；旅人呀!

正如你不知道要到的地方。

(人到哪里算哪里，想家做什麼?)

望星斗：

恰似故鄉的繁星滿院。

(旅人呀!不要再提起故鄉了!)

饑餓與災難，像鐵鞭打在你身上，

像毒蛇咬着你的心!

(旅人呀!你能否尋着個安樂的地方?)

家園已經荒蕪了，

寒鴉叫破了暮天。

(旅人呀!你太傷心了，我還說什麼!)

荒城

壽張鄉師

徐光霽

寒風中，一聲聲嗥叫——

窮苦，悲愁；淒厲的哀號!

城堞上喘噓着斜陽衰草。

灰黯罩着寂寥!

靜靜地——
夜深了。……

太陽是一罈子美酒

睡夢里，又酸又甜。

跳起來，抖一下襪襖

這一羣，像野熊

在沈寂地馬路上蠕蠕的爬行。

眼前是一片荒涼：——

禾野夾着古道。大路傍的影子

像死囚一樣地悽愴！

一步步，一步步，

遠了，遠了。……

黃昏壓住了腳根。

像蝸牛，背着苦難——

駝了背，弓了腰；

朔風捲着飛雪，

哀號又呼嘯！

饑餓，像條蛇爬上了心，

臉像苦花開在朝晨。

望着淒迷的市廛，

家家緊閉上大門。

沈默瀰漫了大街，

擔子豎在人家屋牆上，

在期待——

看，有沒有人來？

眼裏開着春花，

飛雪化作白銀，

沈澱澱地——

一擔子都是黃金。

風雪天的早市

壽張鄉師

徐光霄

哦！一片風嘯，
在市內咆哮。
黃金是幻想的夢，
雪從他白鬚上大起來了！
願主在哪里？
老頭兒，還等什麼？
時候不早了！

逃脫

北平市立一中馬際融

這頭牛，眼看着
屠夫手裏的刀開了花，
一股冷，踏遍
它的背，更鑽透它的心，
沈重的眼簾，鎖緊，
又給刀尖撥開了。

羊，剝得光光的，
倒吊上肉鈎，像是練工夫，
一刀，一片，一人攜了去，
幾抹歡笑，幾個飽。

豬，叫穿了屠場的夜，
一伸脚，也臥在水鍋了；
肺包着心，連着肝，動顫，
一掛油，一串腸，血的淚點
打着地，印上套套花圈；
血盆裏冒出咒怨，傷恨，
肉架旁飄着些無寄的冤魂。
一陣冷風飄過，
凝凍了血塊，溜走了冤魂。
屠夫的眼，調轉來盯住它，

癡笑了——看穿
 顆顆的銀元，——
 「這可並非我殘暴，
 委實是人生需要。」

它眼前遮起一片黑，
 驚悸緊牽着每絲毛尖，
 詐險的主人喲，
 怪不得，近來，草料
 整天裝滿槽，
 酷陽下，冽風中，
 一鞭來，一道紅，
 如今肉裏還刻着創痛，
 天天頸脊上嵌了木弓，
 從沒怨尤過沈重。

刀口眨着癡眼笑了，
 瞅住它的項頸。

上帝創捏了生命，
 誰個沒賦給生存的權能！
 佈好的羈繩絆環呵，
 怎好睜眼邁衝！
 卑污的犧牲，
 是叛逆上帝的意命，
 那個祖宗欠債屠夫，
 世世代代的血
 洗不淨賬本上的數目？
 生命殘焰，燃着它的靈魂，
 眼睛裏冒出紅烟，
 角尖上挑着個大膽，

挺挺腿，搖搖尾巴，
敞開粗吼的喉嚨，
掙斷鼻孔的鐵圈皮繩，
擺角觸穿了屠夫的胸，
銜着那顆棱黑的心，
跳出陰森的屠場，
北斗星給指着方向，
踏過荒山，躡過峭峯，
舒口氣，望望天空，
流泉唱着凱旋曲，
蕩柳揚起慶祝旗，
抑鬱給汗管排散了，
憤傷從呼吸吐了去；
伏上鋪就的茸茸草毯，
月亮張開柔靄給蓋了，
和風伸出少女的手，

撫摸它的毛，它的角，
疲憊的夢漾着輕鬆；
鵲雀飛在它的頭上報曉。

山脚埋起來那顆黑心，
殞葬了罪孽殘忍；
更奔上巖峯，狂吼了：
喊碎羈牢裏的蠢夢，
點燃屠場的那些灰魂，
屠刀不要再開半朵花。

△ 新 生

周定一

「別了，我不再留此徬徨！
別了，我親愛的故鄉！」
當我向着那山頭的朝陽膜拜，
當我負上滿身的行裝，

當那山頭飛着羣鴿子，
 當鴿子的翼上耀着金光，
 當山巔吻着天空的白雲，
 當曉霧在溪邊撒着薄網，
 我忍痛這樣一聲高叫，
 眼中的熱淚迸着血花。

你且莫厭這羣山的蒼老，
 雖然沒剩下半根綠草，
 然而從山頂也噴過烈火，
 他也有過青春的容貌，
 那時萬物有無限歡欣，
 衆生芸芸將生命創造，
 我也恰當青春的盛年，
 大自然裏我縱聲歌笑：
 我曾在溪中翻過石蟹，

我曾在松下睡過酣覺，
 當着些七月的炎天，
 我踏着火熱的石板，
 到荷池伴白鵝洗澡，
 當牛羣負斜陽歸去，
 我爲它拂着柳條。
 我整日聽山歌的傳情，
 在田間，在山上，
 我偷窺情侶默對的微笑。
 在繁星閃着媚眼的秋夜，
 貓頭鷹在林子裏高叫，
 此時我仰首向天，
 又數着羣雁的腳爪；
 西風從樹梢吹起。
 紅葉伴着我舞蹈，
 我常常唱一隻短歌，

沿着那紆曲的村道，
那歌聲追隨青春的歡呼，
那歌聲滲入老年的歎息，
那歌聲伴着流泉的嗚咽，
她隨着流泉悠悠地逝了，
她去到一个飄渺的地方，
我永也不能把她尋到。
我於是頓時心如枯井，
這村莊的火燄也就熄了，
到於今惟剩下一片荒山，
參天的古樹都齊聲枯倒，
溪水整日地奏着哀歌，
白鴿儘尋覓它的舊巢，
我已聽不到半句歡呼，
我已看不見一根綠草，
門裏面住的盡是豺虎，

墳對着淒淒的斜陽古道；
秋月已失去昔日的光輝，
春風不再來呼喚百草；
而每當陰雨淒涼的黑夜，
有無數厲鬼在披髮長嚎，
他們逼我挽回既逝的春日，
但我只能對蒼天一聲悲號；
於是溫泉又變成冰山，
復看見惡魔在雲端訕笑。
我溫着如錦的舊夢，
那夢境燦爛如火紅。
她既給我無量的溫熱，
又助衆生逃脫了苦痛，
當她向大地奏出一遍笙歌，
快樂從各人的心窩流過，

於是春風對百草含笑，
 山頂噴出炎炎的烈火。
 而她竟忍心捨此他去，
 我的淚水乃如春雨的滂沱。
 但我欲爲故鄉尋回那一番熱力，
 所以常沿溪高唱悲歌，
 我希望神祇聽了悲憫，
 或能挽此人類的劫運，
 我的悲哀遂如泉湧，
 我又積就了淚水一鍾，
 我將此灑遍荒蕪的鄉土，
 用一束枯槁的柳枝和梧桐；
 我於是坐上大石的巔頂，
 坐待着這村莊的蘇生。
 然而一年早過去了，
 如今別地又起了春風，

這兒怎仍是一片荒蕪呀？
 這兒怎不見半點青葱？
 我於是又離開大石的巔頂，
 我於是負上了行裝。
 故鄉，親愛的故鄉！
 我不得不離你而去了，
 我去，我當負起我應負的行裝！
 當溫熱的朝陽照在我的背上，
 我將去到一個異樣的地方，
 那兒可以激出一點溫熱，
 我再帶回我沉沉的故鄉。
 那時候你無須對我驚異，
 且看我的赤心在胸中發亮，
 牠是經過一番艱苦的磨練，
 從那龍潭虎穴之邦。
 而那時山頂又將噴起烈火，

萬物歡呼着有如瘋狂。
我於是先到田間舞蹈一回，
再陪着溪水一場歌唱；
那山上的野菓也當熟了，
我當邀松鼠摘來一嘗，
我倆漫談些興亡的舊跡，
對着一輪新生的太陽。

秋天的歌

湖南邵陽鄉師

蕙冰

——前記——

秋是深了，我心中的秋也隨着深了！流浪的生涯，
失望的情懷，因為秋深反感到了深切的興奮。看，西風
帶着有力的調子，在紅葉上鼓舞，月光明亮得再不能
更明亮了，菊花在白霜中強勁地怒放，蒼鷹唱着古
代英雄的歌。

熱情在枯萎的胸中燒着，我實在耐不住，我要唱
我的歌了！

西風發自北極冰谷中的山洞，
吹過亞細亞的廣漠與胡人的幕棚，
挾起上帝偉大吩咐的力量，
搖撼着支那人們的心與山峯。

山峯像幾條僵硬的蒼龍，
衰老的悲傷，使它淚龍鐘，
它曾記得這位少年的青春與豪富，
如今是這樣的灰頹與貧窮！

這兒是到處飛滿了誘惑的毒菌，
它會鑽進人們的心孔，
人們不知道在自己沈醉的自得裏，
還等待着個神奇的變動！

人們的劫運就在他們的眼前，
他們只說這消息是暖和的東風，
等到明天他們都要化爲骨粉，
他們只看作夢樣的輕巧與朦朧。

這確是一羣該死的人種，
他們忘卻了他祖宗的豪雄，
祖宗爲他們在傳統裏鑄着勇敢的字跡，
在他們的血管中如今已失卻了鮮紅。

他們忘卻了黃河現在還吁着它的怒氣，
緋紅的血染紅了他們祖宗的馬蹄，
郊野的燐火燒了幾千年，
如今只有黑色的豺狼哼着輕微的記憶。

那時魯陽的戈會支住了落曦，

那時瑞麟會使天上現出彩霧，
安靜的山林與田疇間，
清越地唱着霓裳羽衣。

汨羅江畔的歌，唱得多淒淒！
楚聲的四面里，項王和虞姬，
更有那高祖的大風，
在沛都的一聲長嘶。

悠揚的琵琶在深夜的潯陽，
酒中的謫仙醉倒在古老的長安，
可憐苦吟漂泊的杜甫，
半夜聽徹蜀山啼猿的哀傷。

狠心的人們呵，你更可想到，
你們的祖宗爲着你們曾關開河山，

黃帝用自己的血趕開了蚩尤，
烈烈的火燄燒死毒龍與凶狠。

那時天地相連着大水茫茫，
幾丈長的爬蟲擊起濤頭萬丈，
現在滿地開了美麗的花朵，
你可記得起九年不歸的禹王。

如今你們在別人的鐵蹄下哀喚，
不須埋怨，只怪你自己頹唐，
再沒有岳飛唱滿江紅了，
當胡兒帶着西風打入了函關。

西伯利亞歐羅巴的秋風冽寒，
如今是白色的人種稱雄持強，
只有幕棚的人們猶隱約記得。

黃人的鐵蹄會迎風響得了當。

自從那天你們失去了個美麗的靈魂，
你們的心，變得那樣殘忍，
對着自家的兄弟，睜起了眼，
拿起刀，紅了心，當了自己的敵人！

也許怪不得你，殺了自己兄弟還歡欣，
是一層利祿的魔網網住了你的靈魂，
因為你已經沒了真心呀！
在秦淮的月夜裏，消磨了你的青春。

呵！我親愛的，趁着你兄弟還沒死盡，
同胞的血肉還沒變成泥濘！
趁着我們的刀還沒有生鏽，
趁着敵人已現出了喫我們的原形。

請看呵，我們的祖國正漫着戰雲，
 四方魔鬼的牙齒，拖着我們的命運，
 火山正準備着爆發的鐵汁，
 上下左右飛舞着烈烈的雷霆。

不聽見麼？黑龍江畔睡猴的鼾聲，
 優人的呼嘯唱着得意的心情，
 可不是，三千多萬兄弟變了奴隸，
 四百萬方里的山河屬了別人。

用不着驚疑，流着的是我同胞的血，
 野狗啣着的頭顱是我中國的國民！
 太平洋的深淺可以測，要當心呵！
 最難測的，就是我們敵人的貪心。

更不可忘，「祕密國」畔的英倫，
 它已張開了它藍色的眼睛，
 眼睛射出的光你要猜猜，
 它的手爲什麼要拿起利刃？

呵！是明天呀，明天是一九三六年了！
 明天是我們靈魂肉體的生辰，
 上帝樹起了血紅的旗幟，
 向着人類的罪惡鬪爭。

呵！我親愛的，明天是一九三六年了！
 我們預備呀，就是明天的早晨，
 上帝樹起了血紅的旗幟，
 指揮我們向着人類罪惡戰爭！
 磨起你的刀，對準你的鎗，

用不着疑惑，到處是我們的敵人，
不用認清，不管是它還是誰，
一刀鑽進了它的胸，就算你的本能。

呵！親愛的，去罷，
呵！親愛的，去罷，
在我們的刀鎗下，自然會生出個渾圓的和
平。
呵！親愛的，去罷，

◀ 書 新 店 書 明 開 ▶

清人絕句選

陳友琴輯
每冊八角

中國連史紙十二開本 一百三十八頁

有清一代，文學大昌，詩人輩出。其作風兼有唐人之神韻，宋人之清新。唐宋二代絕句，或已有萬首之鈔，或已有千首之選，清人絕句，獨付闕如。陳先生因選輯清人絕句約四百家，汰其靡靡之音，分列五言七言，按作者年代之先後排比，略載作家小傳，間加評語，或附注釋，以便初學者之諷誦。一編在手，無異與清代重要詩人促膝談心，聽其訴說渾凝之詩感，誠為快事也。

絕糧 (獨幕劇)

陳 岑

時期

二十三年夏天。正午已經過了，但人們還沒有喫晝飯。

地點

湖北某縣，一個平凡的家庭裏。

人物

繆塾師 五十餘歲，老弱無能的書生。

繆妻 賢妻良母的典型人物。

繆女甲 二十三歲，像她的媽媽，柔弱，勤儉。

繆女乙、丙、丁 她的妹妹。

繆子甲 十一歲，面黃肌瘦。

繆子乙 是他們最小的弟弟，在全家常遊餓鄉的現在，獨有他還能保持着豐潤的圓黑的臉龐。

大約八歲，是一個很天真活潑的小孩子。

鄰婦 農家婦，熱心多言。

佈景

是一間客堂。充滿了古色古香的佈置，但可惜是敗落戶了，其中每一件東西，都顯示出這世代書香之家的衰敗，貧窮。

堂中有舊桌子兩隻：一為繆塾師的書桌，堆滿了線裝書。另一隻是雜用桌，什麼剪刀、扇子、尺，以及針黹之具，無秩序的放着。椅子、凳，也都零落不全，籐椅一隻，靠近書桌，在角隅。正中壁上照例掛着支離破碎的堂幅和對聯。

塵埃，凌亂，破舊，是這裏一切陳設的特徵。

幕啓後：繆妻與長女及次女圍坐着縫衣服。三女躺在籐椅上揮扇，呆看。子甲在誦讀論語，精神不足，聲音很低。

繆女丙（以下簡稱女丙） 爸爸爲什麼還不回來？

繆子甲（以下簡稱子甲） 熱來。（起立喝茶）媽，餓來，爸爸去了好多時了，爲什麼還不回來？

女丙 太陽直過了。一點鐘了吧，肚子真餓呀，早飯沒得喫，就是昨天夜飯也只喫得一碗粥。（也起立喝茶）斷命天，出不完的汗。（喝畢，坐原位）

繆女乙（以下簡稱女乙） 不要良心不足，躺在屋裏還要罵天，他們曬在太陽下面車水，那纔苦呢。

女丙 他們飯喫飽的啊。

女乙 嚙，你曉得，有什麼來給他們喫飽？日裏夜裏，夜裏日裏，輪流不息地車水，誰也無福氣暢快的喫

一頓飽飯。——米都糶完了，那些窮人家。

繆妻（以下簡稱妻） 總要望天老爺保佑，趕快落陣雨，不然，窮人真要餓死。（嘆氣）唉，真是天不

照應！

女乙 可不是嗎？倘使天不這樣乾，我家爸爸也不會沒有地方教書，合家人也不會挨餓的。

女丙 爸爸出去借米嗎？媽還不回來，我肚子餓得痛死啦。（走出門去）讓我出去瞧瞧看。

妻 不熱嗎，傻丫頭，要來總會來的，等也沒有用。（向女甲）前年水災鬧得很凶，你爸爸始終沒有被東家辭出來，不過「束修」少點；後來當掉幾件衣裳，那年總算勉強敷衍過去了。這次他竟被東家回絕，並且連得學館都一起散了。聽說那些小孩子要幫忙割草餵牛，沒有工夫念書，所以停學的。真是大家喫苦。你爸爸今天一早就出去借米，不知道有借處沒有？即使借着一石八斗，這許多人喫飯，也沒有幾天，遲早總要餓死！（揮扇）

繆女甲（以下簡稱女甲） 我想爸爸總不至於永久沒有書教，像他這樣一個忠厚認真的先生，好歹總可以找一個位置的。

妻 我也這樣想，他差不多教了二十多年書了，就是教過的學生也有二三百個，那些東家們都非常相信他的。前幾年年成好的時候，只聽得這家要請他，那家要請他，可惜來不及教。但是，現在你想，停了將近一個月了，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幾個知己朋友都已經託過他們，大家都向他搖頭。聽說城裏的洋學堂也開不成，先生都脫差事了，自然這種鄉下門館更其支持不住啦。

女乙 前天姑母不是說嗎？她家龍哥哥——省裏師範學校畢業的——下半年的差事也脫了。她們那裏總還好，有幾個積蓄的。我們可不行啦，你爸爸老了，幹不成什麼事；不然，這幾天替種田人幫忙打水，一天也有一千多銅錢好到手呢。你弟弟年紀又小，做不來什麼。我們娘幾個平常日間替人家做幾件衣服，賺兩個錢，也可補貼補貼；如今碰着荒年，你看還有甚麼人要做衣服？——所以趁現在空着，大家把這幾件破碎的衣服補一下子，那些比較完整的已經當掉了。那末，一等到秋天天冷了，就把這種穿上去罷。

女乙 媽媽還要說等到天冷，我看這樣老是不下雨，沒有到秋天，早就乾死，餓死啦。（揮扇）

妻 但是人總要希望活下去的呵。我們又沒有犯罪，你爸爸也不做什麼錯事，一點一畫的老實人。我想天有眼睛，總不會讓我們白白地餓死的。

子甲 媽媽，剛才我看見西北角上有烏雲，說不定等一會兒會下雨哩。

女甲 是的，我也看見隱隱約約有點雲頭。（手指窗外）

妻 是該下得的了，（扳指頭）四月、五月、六月，至少有三個月不落一滴雨了，地也裂開了。種田人天天曬在太陽底下車水，昨天聽說東首又熱得暈倒了兩個。但望他不論多少落幾點，涼爽涼爽。

女乙 （至窗口張望）那裏會有雨，一兩片紗樣薄，荳腐乾樣大小的雲，濟什麼事？總之去年是土匪，前年是水災，再前年是共匪，今年便來一個旱荒。（嘆息）天總要我們死！（喝茶）肚子餓，喝

些茶也覺得舒服得多。

妻 唉，真要餓死，種田人還可以上縣裏報荒，甚至索性丟掉了田，上漢口去做工也能夠活命的。像我們這種人家，報荒是不能報，工也做不動。但是處處要銅鈿，開門七件事，那一件省得下。（嘆氣）

女甲 老古話「天無絕人之路」，到了那裏是那裏，憂也沒有用。媽媽。

（母女三人靜坐縫衣，子甲看書，沉默了一分鐘。）

女丙 （自外入，手裏捧着一布袋的小麥）爸爸回來了。這裏是小麥，大姊，你拿去燒起來，哦，我餓極啦。

女甲 （回身接過小麥，入內）爸爸呢？

女丙 爸爸他到隔壁根和叔家去了，馬上就來的。（不住的揮扇）

（女乙跟着她姊姊進內去了）

繆塾師（以下簡稱繆）（穿一件破舊的夏布長衫，雙手捧一個紙包）明，你拿這個去燒，聽見嗎？

那米攪進去一同燒粥。（女乙自內出，接紙包，同時拆開看一下，進內。）這個裏頭是白米，兩升，

明白嗎？把它燒掉一半。（用手抹汗，一面不住地揮扇）熱哦，好熱啊！

妻（向女丁）給爸爸倒擦臉水。（向繆）今天從那裏借得的，去的爲什麼這樣長遠？

繆（搖頭）別說起，真是米貴如珠。跑了好幾家人家，忍氣吞聲地總算賣足了情面，七湊八合，纔借得一斗（略一計算）三升的小麥。但是我想，一向我們雖然窮，小麥當飯喫，倒還不會有過，這

種粗糙的東西，一時怎樣咽得下。所以剛才乘便到隔壁根和哥那裏，想能夠借得到幾升米最好，但他不在家裏，後來根和大嫂子量了兩升給我。——謝天謝地，今天我們總能夠飽一飽肚子了。但是小麥和米合起來祇借着一斗半，至多喫他六七天的薄粥，又要完了，還是要餓死為止。聽那德春說，城裏在求雨，打七七四十九天醮，還要上天表，斷屠斷得連雞蛋都不許賣呢。

女丙

(持面盆出)媽媽，缸裏的水又快完了。

繆

(洗臉)真想不到這裏也會缺水的。(洗完臉坐在籐椅上)求雨，天如果不為難人，也用不到你向他求的。他如果不願意下，就是你磕碎了頭也沒有用。天要你死，你就不得死。(嘆氣)

妻

你總得想想法子哪，難道眼看着一家大小八個人，活活地餓死嗎？你喫過飯還是出去找朋友看看，能得一個位置，多少總得賺他幾個錢。

繆

有法子好想，那當然要想法的囉。(嘆一口氣)但是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了，文不能測字，武不會挑水，在這小鎮上差不多用不着你這個老頭兒。至於上城去託事情，一則是沒有熟人，二則也像這裏一樣，我這個不中用的傢伙，有誰要呢？唉，從前我不是常常說：「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認為教書是一件清高的事，比做什麼事都好，那裏知道到今天竟要餓死啦。我的教書，自己知道一向是很認真的，平生也從來是非禮不行，非義不取。但是這有什麼相干，近幾天出去託事情，都看了人家的冷面孔。(發愁)

妻

(不答)……

(暫時，他們又靜下來了)

(突然間，他們聽到一陣哭聲，很悽慘，是一種悲痛一個親人死亡的號哭。這引起他們深刻地注意，差不多每個人都屏息靜氣，側着耳朵聽)

女丙 (跑出去，媽，讓我去看一下，究竟什麼事)

女甲乙 (自內出)媽，那家死了人哪？

妻 不聽得說，附近有人生病，死了誰呢？

繆 不錯，一定是死了人，不然不會這樣哭的。並且就在近段。你聽，哭聲這樣響。

女乙 (想出去看，卻又不敢，望望娘)妹妹去看了嗎？

妻 那鬼丫頭，喊都喊不住她，一下子又跑了。就是人家死了人，和她有什麼關係？

女甲 (拖其妹)妹妹，做我們的事去罷。時候不早了，大家都餓極了。喫飽了飯再講。

子甲 弟弟呢？

妻 出去玩了好多時候了。唔，小孩子連熱都不怕。

子甲 (動身欲走)我去叫他，好嗎？

妻 (吐子)不要你去，他自會回來的。

鄰婦 (匆匆自外進來) 繆師母，繆師母，隔壁根和哥嫂子上吊死了！

妻繆 | (同時站起，驚奇) 什麼?
鄰婦 | (指手劃脚地) 剛才我在洗鍋子，忽然聽得哭聲，走出去一看，原來東邊根和哥嫂，她忽然間上吊死了。

繆 | 啊呀！真的嗎？

鄰婦 | 我親眼瞧見的，氣剛才斷呢，吊就吊在房間裏，看熱鬧的人整千整萬的，根和哥也有人去叫了

纔知道，急的什麼似的。

繆 | 讓我瞧瞧。(急向外走，但出門不上十步，覺得不好，重又退了回來) 熱來，不高興去了。(態度

侷促不安)

妻 | 那末她爲甚麼要吊死的呢？究竟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體，好好兒地活着不——

鄰婦 | 這個大家都不大清楚，不過聽說剛才和根和吵了一會嘴，等根和哥一走到外邊，她就不聲不響地掛在梁上吊死了。直到她家二姐兒進去想找一把扇子，看見她媽媽硬板板地掛着(做

出吊死鬼的神氣) 你想，一個女孩兒家，還會不嚇的嗎？嚇得大哭大喊，隔壁人家都跑前來，解

了她下來，早已斷氣好多時了。(嘆氣) 唉，萬萬想不到像根和大嫂子這樣一個好人，也會落

得一個不得好死！她娶過來十多年了，從來沒有和那一家相過罵。人家有什麼東西要向她借，

她沒有不答應的。平常日間，燒飯，做衣服，管領小孩，整天沒有空。不曉得前世作了什麼孽，今天

要弄得這樣死！

(繆女甲、乙、站在門口靜聽。繆塾師垂頭喪氣，一味在徘徊)

妻 吵一會嘴，總也不至於氣得要死的大嫂子，你可曉得他們爲甚麼相起罵來呢？

鄰婦 (稍頓) 我也聽得人家這樣說——

繆 (驚問) 說什麼

鄰婦 他們說——請別見怪——你繆先生剛才到根和哥家裏去，向根和大嫂子借了兩升白米。

(繆塾師夫婦豎耳，睜眼，全神灌注地聽) 是不是根和哥不在家裏，她做主借給你的？(略頓)
後來根和哥回來，知道了這件事，他罵她不應該不告訴他，就借米給人家。這年頭自身尚且不保，那裏能管得到人家的死活。最後還要叫她把米討回來，不然無論如何不干休，樣子是非常的兇。大嫂子和她吵了幾句，就爲了這點小事，她吊死了。

繆及其妻 (默然)……

鄰婦 (自覺不好意思，略站片刻) 去了。

妻 哦，你坐一會。

鄰婦 (出外) 不要了，我去了。

妻 你究竟怎樣啦？千不借，萬不借，借到他家去，根和是出名的虎性子，你難道不曉得嗎？現在你豈不是送掉人家一條性命！

繆 (低聲嘆息)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過矣，我過矣。

妻 命裏注定要餓死，還害什麼人家。

繆 (低頭呆坐在藤椅上)……

女甲 媽，還講什麼，借米借柴家家有，爸爸又不是向他們搶來的。

妻 是的，你們快去燒飯罷。

繆 (反覆思索，長吁短嘆。覺自己罪無可赦。最後自殺之念打定，然而表面猶極持鎮靜，不露一些聲色，以免被家人覺察) 是的，飯燒好了沒有？我餓哪。(向內呼喊) 明，你把燒騰的米拿出來，待我去還給他們。

妻 還他們也沒有意思，反正人早已死掉了……但是你要還就去還罷，趁此你也該去賠個不是。

繆 (從長女明的手裏接過米，包裹好了，走出去) 我就來的。

妻 快些，回來我們一同喫。

女乙 媽，粥燒好了，我盛出來好嗎？

妻 慢着，等你爸爸回來了一同喫。

繆 (女甲亦出來，同時女丙自外入)

妻 (問女丙) 小弟弟看見嗎？

女丙 沒有，他不知道上那兒玩去了。(挨近娘前，急迫地告訴) 媽媽，隔壁大嬸子吊死了。他們說我家爸爸向她借了米，根和叔知道了要打她，就此——

妻 (揮手) 我知道, 我知道, 走走, 走走, 你做你的事, 管什麼人家死活。

女丙 但是爸爸剛才上那兒去?

女乙 爸爸他出去馬上就要回來的, 等他回來了我們就喫飯。

子甲 肚子真要餓癩啦, (哀求) 媽, 我們先喫好嗎?

妻 (厲聲叱喝) 餓死鬼, 爲了你吵餓, 餓, 連得人都餓死了。那個再敢響出來!

(當然沒有人再敢響一聲, 彼此可憐地望望。既而繆塾師從門外進來。在門口私下裏摸出白紙包的毒藥嗅一嗅, 裝做沒事的樣子, 踱方步跨進客堂去。女兒們卽入內把粥盛出, 放在桌上)

繆 (首先自食) 把餘下的米還給根和了。(乘家人不注意, 把毒藥散入粥內)

妻 他說什麼哪? (動手盛粥)

繆 (儘快地喫粥) 他不說什麼, 不過面色上總不大好看。(匆匆食至一半, 卽入內將所餘之小麥,

分別包好。妻女皆驚視)

妻 幹嗎? (放下碗箸)

繆 (不答) 走至書桌旁, 用筆在每包小麥上寫明借自何處, 還至何處。此時子女都向前觀望。)

妻 (疑惑) 你, 你究竟幹嗎啦?

女乙丙 爸爸, 什麼事?

繆 (揮手) 你們喫飯, 別管我。

子甲 爸爸，是不是把這東西還掉？

繆 | (自管自做他的事，把每包細細察看一翻) ……

女乙 爸爸，爸爸，是不是預備把這些東西還掉？

繆 | 哦，夫——復——何——言。(坐下)

妻 你要把它還掉，也不妨直說。餓死就餓死，有什麼隱瞞的！

繆 | 唔，這是我的事，不關你們的。我不能夠賺錢，不能養活你們……但是你們是不應該餓死的。

(氣喘) 唔，你們是不能餓死的。天乎人乎，而今已乎。

妻 這是什麼話？

繆 | 沒有什麼。(滿頭滿臉的汗向下淌，狠命地揮扇，女丙授他手巾，遭拒絕。) 這年頭，天是不再會

下雨的了，——唔，熱來。——等在家裏祇有餓死……你們都年紀青青，還是到城裏去……到

漢口去，自做自喫，那才不至於餓死。

女甲 爸爸，你今天怎樣啦？(回頭將他爸爸喫臍的粥碗，擎起細看)

繆 | 明，這個別動，等會兒我我再要喫的。

女甲 (目視其母) 爸爸，你，你喫了什麼東西啦？

(氣更喘，目光亦異) ……

妻 (驚惶失措) 喫了什麼啦？

女乙、丙及子乙（慌張得幾乎哭了）爸爸，爸爸。

繆（有氣無力地）請你們不要纏我，且讓我去休息去。（即移步想進內房，未到門口，毒發而仆地死了）

（妻、女子抱屍痛哭，秩序大亂）

妻

（帶哭帶喊）親夫啊！……你去了……叫我怎樣辦啊？……家裏連一個錢也沒有，又是這一批的孩子……啊！……怎樣辦啊！……和我一同去罷！……親夫啊！親夫啊！我和你一同去。（痛哭欲絕。最後立下主意，將殘羹再加麥粥少許）我的兒啊！我的兒啊！快跟你爸爸一同去了罷！（拖兒女起來，自己先呷麥粥）快喝了，和你爸爸一同去。我的兒啊！親丈夫啊！……

（兒女們即羣起爭食，食後再抱住她爸爸屍首號哭。未幾，毒發，相繼死，死狀極慘）

子乙

（跳躍地從門外進來）媽媽，喫飯了。媽媽，肚子餓哪，喫飯了。（見全家人躺着，跑前去）媽媽，媽媽，幹麼啦？（手撫母屍，見硬挺不動，急得哭起來）媽媽，媽媽，我要喫飯啦……

（幕下）

開 明 中 學 講 義

(種 四 出 先)

開 明 函 授 學 校 出 版

開 明 國 文 講 義

夏 丕 尊 本 書 選 文 一 二 冊 重 在 文 章 類 別 和 寫 作 技 術 方 面
 葉 聖 陶 第 三 冊 重 在 文 學 史 方 面 每 篇 選 文 後 附 一 解 釋 以 及 語 略 一 二 冊 每 冊 八 角

每 隔 四 篇 選 文 有 一 篇 「文 話」 用 談 話 體 裁 述 說 文 章 的 寫 作 與 欣 賞 又 有 一 篇 文 法 講 話 文 法 完 後 接 講 修 辭 後 附 習 題 以 便 演 習 第 三 冊 每 隔 三 篇 選 文 有 一 篇 「文 學 史 話」 詳 述 時 代 跟 社 會 背 景 使 讀 者 明 白 文 學 演 變 之 理 凡 不 易 了 解 以 及 要 發 生 疑 問 的 編 者 都 豫 為 說 明 與 解 釋 好 像 編 者 坐 在 旁 邊 一 般 學 校 裏 採 作 課 本 也 很 相 宜 因 為 編 者 都 教 過 多 年 國 文 大 家 當 能 相 信 其 成 績

開 明 本 國 歷 史 講 義

王 鍾 麒 宋 雲 彬 編 每 冊 六 角
 全 書 分 七 十 八 講 從 太 古 神 話 傳 說 起 到 最 近 「一 二 八」 之 役 止 把 五 千 年 來 朝 代 的 遞 嬗 民 族 的 融 合 疆 土 的 開 拓 文 化 的 演 進 以 及 社 會 狀 況 政 治 制 度 學 術 思 想 變 遷 外 交 局 勢 轉 移 等 作 扼 要 敘 述 普 通 歷 史 教 本 往 往 失 之 簡 略 宜 於 教 員 講 解 不 適 學 生 自 修 本 書 詳 簡 適 當 且 於 正 文 之 外 附 以 極 詳 細 的 注 釋 有 志 自 修 者 手 此 一 冊 不 啻 面 對 良 師

開 明 圖 畫 講 義

開 明 音 樂 講 義

角 六 豐 子 愷 編 角 四

圖 畫 音 樂 都 是 技 術 的 學 科 不 能 全 憑 理 論 而 學 得 技 術 也 不 能 全 部 用 言 語 文 字 來 說 明 豐 子 愷 先 生 是 國 內 有 名 之 藝 術 專 家 且 又 富 於 教 學 經 驗 其 講 述 自 然 更 能 使 人 領 悟 了 讀 者 讀 了 這 兩 書 可 以 得 到 一 種 正 當 的 方 針 及 必 要 的 知 識 進 而 作 技 術 之 修 進 因 為 本 書 講 述 的 對 手 為 初 中 學 生 故 甚 適 宜 於 用 作 初 中 的 教 本 因 為 講 習 的 對 手 為 獨 習 者 故 又 可 作 為 自 習 之 用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K 395